
武俠世界
第36年
1
$18.00

編者話

余破浪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鷹愁峽」刊登於本期。五雷教教主「玄心聖姑」的座下弟子「玄心聖女」燕飛霞，因盜竊鎮山之寶雷神譜予愛郎雲十一郎，險遭火祭……「玉面至尊」白千雲乃江湖有名的刀中之神，他與雲十一郎均爲年輕一輩高手，兩人都愛上燕飛霞，然而兩人愛的表達方式各不同……世間男女之愛，本是極神聖、可歌可泣的，但在武林中人來說，愛又是怎樣表達呢？他們的愛是屬於哪一種呢？是耶非耶，請君細閱本文便知。

* * *

敬愛的讀友，在第三十六年的首期，本刊貢獻給愛好者幾篇新的故事，希望你喜歡。新故事有短篇「宦海風雲」、「面壁」；中篇「棒打江山」、「朝天一棍」；長篇「虎視天下」。不論短、中、長篇故事，篇篇幽默雋永，新穎刺激，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另一篇新故事「連根拔起」，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期
（總號18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哀艷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鷹愁峽

跳崖示愛　爲博嬌心

熊熊烈火，把高高吊在木架上的女郎映照得遍體通紅，她全身冒汗，但卻連一聲悶哼也沒叫出來。

這是五雷教三年一度的「火祭會」，根據教規，正當「火祭會」，必須把教中一個罪大惡極的叛徒活活燒死，以祭天神。

倘若三年之內，五雷教中並無叛徒，便須擒獲教中最大的敵人，作爲祭品。

五雷教自創教迄今，已歷時三十載，每隔三年便得燒死一人，今屆也不例外。

木架上的女郎，並不是五雷教的敵人，而是副教主「玄心聖女」燕飛霞。

燕飛霞才十九歲，是教主「無心聖姑」慕容絕色座下女弟子，半年前，被教中三大護法擒下，囚禁於「雷心牢」內。

燕飛霞的罪名，是勾結青雲帮少帮主雲十一郎，更把教中鎮山之寶「雷神譜」盜走，送給青雲帮作爲獻媚，如此罪大惡極之叛徒，自當以烈火焚其身，以祭天神。

慕容絕色向以門規森嚴稱著，燕飛霞既犯瀰天大罪，那是任誰也保不住她性命的。

烈火已逼近燕飛霞，眼看她立刻就快被燒成焦炭。

但就在此刻，一直坐在祭壇下紫檀木大椅的「無心聖姑」慕容絕色突然給一把鋒利無比，寒氣逼人的寶刀抵住咽喉！

五雷教帮衆無不駭然，祇見在紫檀木大椅背後，不知何時竟然出現了一個黑衣幪面人，更以寶刀要脅，逼令五雷教立刻把燕飛霞釋放。

「如不立刻放了燕姑娘，這婆娘首先就會身首異處！」幪面人大聲喝叫。

此人能在「火祭會」中神出鬼沒，以寶刀脅持着慕容絕色，自非等閒之輩，權衡利害，五雷教終於把燕飛霞由木架上釋放下來。

幪面人早有打算，立刻帶走燕飛霞，其人輕功堪稱冠絕天下。

燕飛霞給一個來歷不明的幪面人挾在脅下帶走，不禁又是驚慌，又是羞愧。

「你是甚麼人？」她甫脫險境，卻又陷進另一個神秘莫測的局勢中。

幪面人冷哼一聲，並不說話，但燕飛霞耳目聰敏，其實早已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十一郎！你好壞！」

甘冒奇險前來救她的，並非別人，正是她朝思暮想，隔別已有半載的雲十一郎！

雲十一郎終於笑了，「我是個正人君子，而且重情重義，如今英雄救美，又有甚麼不好？」

燕飛霞「呸！」一聲，「你等到現在才來救我，還說甚麼英雄？」

雲十一郎嘆了口氣，「霞妹，這半年來，我無時無刻都在想念你，先後三次拚死搶入『雷心牢』，無奈這牢獄機關重重，雖然三度劫牢，結果還是徒勞無功，還損折了十幾個兄弟……」

燕飛霞「啊！」一聲叫了起來，「這太不值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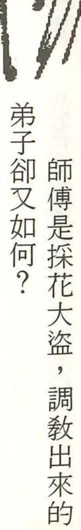
雲十一郎道：「那倒不然，大夥兒都很欽佩你的爲人，知道你雖然出身於五雷教，但卻俠義爲懷，跟五雷教的甚麼老供奉、總護法大不相同。」

雲十一郎挾着燕飛霞，脚底下輕功毫不遲滯，不到半個時辰，已把五雷教追兵遠遠拋開，兩人進入了峯巒層叠的大山中。

大山中岔路極多，甚至有些根本不是路，而祇是野獸踏過的痕跡，兩人邊走邊談，來到了一個小湖畔。

這時，月色皎潔，湖面泛着一片銀光，燕飛霞投身湖中，她要洗去身上的污穢。

雲十一郎瞧着她的背影，一顆心不禁怦然跳動，他常聽師傅告誡：「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但最妙不過的卻是，他師傅以前居然是個採花大盜！



師傅是採花大盜，調教出來的弟子卻又如何？

＊　＊　＊

燕飛霞美得令人心醉。

雖然，他並不是個採花大盜，但他畢竟血氣方剛，而且在不久之前，還喝了一杯酒。

那杯酒也不算很猛烈，祇是一般的燒刀子，以雲十一郎的酒量來說，最少可以喝它十斤八斤而面不改容。

燕飛霞死裏逃生，固然值得大大的喜悅，但她感到最高興的，還不是這一點，而是她終於又可以和雲十一郎在一起。

她並不認爲自己是個絕世美女，最少，她覺得自己的授業恩師慕容絕色的容貌，就比自己更勝一籌。

當然，慕容絕色的年紀比她大，但也並不算老，她才三十出頭。

一個三十出頭的美女，正是最成熟，最燦爛的時候。

燕飛霞雖然差點便要變成祭禮中的犧牲者，但她並沒有怨恨師傅，她認爲五雷教教規既然這樣定下來，就算自己身爲教主，恐怕也一樣會如此這般懲罰叛徒。

除非連教主也不想做，這才另作別論。

湖水清澈，燕飛霞感到這是一

生中最寧靜的時刻。

可是，當她回到岸上的時候，除了一件長袍之外，再也找不到雲十一郎的影踪。

雲十一郎眞的溜掉了，他溜到了甚麼地方？將會和甚麼人在一起？又將會做些甚麼樣的事情……

這一切一切，絕對不是燕飛霞所能猜想得到的，最少，她連雲十一郎已服下了春藥也毫不知情。

* * *

天有不測風雲，原本皎潔明亮的月色，忽然被一大片黑壓壓的雲層所遮蓋，不到片刻，更下起滂沱大雨，刮起狂風，彷彿在一瞬間變成了兩個世界。

雲十一郎幾乎全身濕透。

但他並不是給雨水淋着，令他全身濕透的並不是雨，而是汗。

* * *

燕飛霞沒有給熊熊烈火燒死，反而給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淋得牙關打顫。

她找不到雲十一郎，也找不到避雨之所，祇好躲在大樹底下仰望天色，祇盼這場雨快點停下來。

可是，這場雨愈下愈大，到後來更是雷電交加，在大樹底下避雨絕對不是辦法。

燕飛霞咬了咬牙，祇好又再衝了出去，但她全不認得路徑，一味亂碰亂撞，到最後總算給她找到了一個山洞。

正是慌不擇路，她也不管這山洞裏面是否會有毒蛇猛獸，匆匆忙忙便闖了進去。

她進入山洞之後，才察覺到山洞深處，隱隱映出火光，她蹙了蹙眉，忖道：「莫非洞裏面有人？」

初時，燕飛霞並不打算繼續深入這山洞，但她衣衫盡濕，洞口寒風不住直吹，不禁又暗自忖度：「既來之，則安之，反正連『火祭會』的烈火也傷不了我，這小小山洞裏的火光，又有甚麼值得害怕！」

心念電轉，膽氣漸壯，終於一步一步向山洞內直走進去。

初時，洞口一片黝黑，她甚麼也沒瞧見，但越向前行，洞內環境越是明亮，漸漸的，她開始看見洞壁兩旁，原來甚是平滑。

過了很久，燕飛霞才決定再向山洞內走去。

越向前行，越是明亮。

這山洞似乎有蹊蹺，到底在山洞深處，又還會有甚麼奇特的情景？

倏地，一個頭大如斗的大漢，自山洞裏直撲出來！

這大漢面目猙獰，全身長滿金毛，他蹦蹦跳跳的衝將出來，甚是可怖可畏！

燕飛霞驚惶中一脚便向金毛大漢小腹踢去。

燕飛霞自幼便苦練下盤功夫，七七四十九式「飛燕穿雲腿」早已練得火候十足，堪稱出神入化，平時臨陣對敵，不管是贏是輸，她的腿法定必瀟洒矯捷，令人嘆爲觀止。

但此時此地，她這一脚踢出，「矯捷」這兩字竟然談不上，「瀟洒」二字更不消提。

只見那金毛大漢出手如電，燕飛霞的足尖還未踢至，已給他一手抓住足踝。

由於燕飛霞一直赤着雙脚，她那雪白的足踝便毫無保留地落在金毛大漢巨掌之中。

她祇覺得金毛大漢的手掌極其粗糙，右脚足踝給他抓住，異常難受。

燕飛霞一出招便落在下風，形勢當眞差劣之極，但在此緊急關頭，怎麼說也非要扳反敗局不可，否則一旦落在金毛大漢手裏，情況自然不堪設想。

她右足被制，急急挺腰揮拳。

「看『鳳眼拳』！」燕飛霞提聲運氣，以「鳳眼拳」直插金毛大漢咽喉，無奈已失先機，更被對方重重拑制，這一拳祇能插中金毛大漢的胸膛！

燕飛霞這一拳，倒是運勁十足，但聽「砰」然一聲，「鳳眼拳」總算重重擊中了金毛大漢。

但金毛大漢若無其事，還向她咧嘴一笑。

燕飛霞又急又怒，正待變招，金毛大漢已右手食指連伸，竟在電光石火間疾點她身上五大要穴！

燕飛霞呆住了，她怎樣也想不到，這金毛大漢看似野獸一般，實則身懷絕技，武功深不可測！

燕飛霞五大要穴同時被制住，完全無法動彈，形勢之惡劣，眞是無以復加。

金毛大漢制服她之後，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神情，繼而用雙手大力拍着自己的胸膛。

他拍得很大力，簡直好像是在打鼓一樣！

燕飛霞心想：「他若是用這種蠻力拍在我胸口上，祇怕立刻就得吐血！」她的想法，倒不是過份的，金毛大漢彷彿全身上下，都有着龐然巨獸般兇悍的蠻勁，絕非尋常人可以比擬。

金毛大漢大力拍胸口之後，便伸出一雙毛茸茸的手，把燕飛霞抱了起來。

燕飛霞又是羞愧，又是驚慌，她實在無法可以想像，這個匿藏在深山洞穴裏的巨漢，將會用甚麼方法來折騰自己。

金毛大漢抱着燕飛霞，隨即昂然闊步，走進了山洞深處。

金毛大漢把她抱得很緊，燕飛霞甚至連嘴唇也緊貼着他的胸膛。

金毛大漢的胸膛，有着一種很特殊的氣味，初時，燕飛霞以爲是汗臭，但過了一會，卻又並不覺得噁心，反而有着一種說不出受用的感覺。

金毛大漢胸前的體毛，又長又密，差點把燕飛霞的鼻子掩蓋着。

她感到鼻子、臉龐以至全身上下都有點癢。

不管她的心裏有甚麼希望，有甚麼打算，她是身不由己的。

金毛大漢越往山洞裏走，光綫也越是明亮，而且洞穴也漸漸寬敞。

最後，他們似乎已來到了山洞洞穴的盡頭。

金毛大漢忽然發出一聲怪嘯。

嘯聲一響起，洞穴內突然「隆隆」之聲大作，未幾，一塊巨大的石門，緩緩地向左邊被推了開來。

推動這大石門的，是一個健美少婦。

燕飛霞並沒有看見健美少婦，因爲她的臉孔已完全緊貼在金毛大漢的胸膛上。

金毛大漢把她抱進石門後面。

石門後面，不再是個山洞，而是一個很陰森恐怖的地方，就像一個古堡。

燕飛霞向左右望去，覺得這地方很恐怖，但究竟恐怖之處在哪裏，卻是無法可以形容。

金毛大漢抱得燕飛霞更緊了，燕飛霞甚至覺得，這個遍體都是金毛的巨漢，整個人已燙熱得像是一座火山！

金毛大漢終於停止了脚步，又把燕飛霞放了下來。

燕飛霞雖然給放了下來，但看來形勢更爲不妙，原來金毛大漢竟然把她放在一副又殘又霉臭的棺木上！

而且在燕飛霞的四周，全是棺木。

極可怖的地方，極可怖的怪事！

她的臉在發燙，立刻閉着眼睛不去看。

她深愛着雲十一郎，她要保留着清白的身子，留給自己最心愛的人。

「十一郎，我是絕對不會辜負你的……」燕飛霞心裏拚命地在狂喊。

忽然間，燕飛霞聽見一個女人淫蕩的叫聲。

這個女人的聲音，燕飛霞還有着很熟悉的感覺。

但燕飛霞心裏在想：「不可能的！怎會是她的聲音？我一定是聽錯了……」

但她愈聽下去，就愈覺得這個女人的叫聲十分熟悉，到後來，她終於忍不住睜開眼睛。

終於，她看見在金毛大漢不遠處，有一對男女！

那個女人，赫然竟是燕飛霞的師傅，也是五雷教的教主——「無心聖姑」慕容絕色！

燕飛霞傻住了，她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種情況之下看見師傅。

但更令她吃驚的是和慕容絕色在一起的男人。

那是一個精壯的年輕漢子，他寬敞的胸膛上滿是汗水，頭髮早已濕透！

因爲這個漢子，赫然竟是雲十一郎！

雲十一郎，一直是燕飛霞心中的神！

他有俊美的容貌，瀟洒的神采，絕頂高明的武功，而且還經常露出充滿着魅力的笑容。

燕飛霞在夢中，幾乎每晚都有着雲十一郎的影子，她渴望有一天能夠和他並轡江湖，成爲衆所羨慕的江湖俠侶。

在燕飛霞的夢想中，雲十一郎是絕對完美無瑕的，上天下地，千萬蒼生，唯有他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男人。

可是，在這棺木處處的陰森古堡中，雲十一郎竟和慕容絕色幹着禽獸一般的事情！

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是幻覺嗎？

她很希望這祇是幻覺，但幻覺又怎會如此眞實？

古堡外，雷雨又更滂沱了，一道一道駭人的電光，使眼前這荒淫的情景，顯得更詭異，更不可思議。

在古堡裏，忽然又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穿着錦袍，臉上戴着慘白面具的神秘人！

這面具看來很陰森恐怖，祇是露出一對寒芒四射、極具威嚴的眼睛。

燕飛霞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冷厲的眼神。

幪面人一出現，就把她身上被封閉的穴道全都解開，但卻並不等於可以讓她自由行動。

幪面人抱起了她，她立刻掙扎，呼叫，把全身力量都施展出來，但幪面人的一雙手，就像是鐵拑般鎖住她牢牢不放。

任憑燕飛霞怎樣掙扎，怎樣抗拒都無補於事。

幪面人忽然開口：「你想不想得到人生最大的快樂？」

燕飛霞居然不假思索，立刻便回答說：「不想！」驟然看來，她這個答案似乎很不合情理，但祇要明白她此刻內心所想的一切，便不會覺得這答案有甚麼奇怪之處。

幪面人笑了。

沒有人能看見在他慘白的面具底下的笑容到底是怎樣的，祇能聽見他的笑聲。

他的笑聲令人想起月夜下豺狠的嗥叫。

幪面人突然伸手！

燕飛霞立刻尖叫！大聲地尖叫：「不行！快放開你的手！」

幪面人居然立刻放開了手，而且把慘白色的面具除了下來。

燕飛霞陡地呆住了。

眼前這個男人，是她從來不曾認識過的，也是連在做夢的時候也未曾想像過的，世間竟然有如此俊美的男人！

他大概三十歲，鼻樑挺直、嘴唇略厚而充滿着魅力，笑起來的時候，那種風采足以令世間上所有的女人爲之陶醉。

最要命的是當他除下了面具之後，眼神不再冷厲，也沒有再發出那種狠嗥般的叫聲，而是換上了一副柔情萬種的臉孔。

倘若他是一個魔鬼，就一定是男人中最可怕的魔鬼。

這種魔鬼，足使世間上任何類型的女子遇上了他，都得俯首投降，大大的遭殃。

燕飛霞早已肯定他是個魔鬼！

可是，當她看見這張魔鬼臉孔的時候，她還是不可避免地呆住了。

男人駭然遇見一個美艷不可方物的美人兒，也會出現這種神態。

男人可以這樣，女人爲甚麼不可以這樣？

世間上既有傾國傾城的大美人，也就有玉樹臨風，瀟洒俊俏得足以令女人心折的美男子。

世事往往很不公平，但有時候也會公平得十分巧妙。

燕飛霞並不是個淫娃蕩婦，但卻從來未曾遇上過這樣漂亮的男人！

此刻，就算用「芳心如鹿撞」這種字眼，也難以形容她內心混亂情況的萬一。

她簡直快要瘋了！她在想，這一定是個夢！

但即使這是個夢，究竟是美夢？是惡夢？還是一場足以令她畢生難以磨滅的綺夢？

然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姓白，叫白千雲。」這男人忽然道。

白千雲！他竟然就是江湖中被稱爲「玉面至尊」的白千雲。

姑蘇慕容世家，固然在武林中久譽盛名，但在姑蘇城外，還有白氏山莊，號稱「刀神貴族」，在近百年以來，簡直沒有甚麼人聽說過，這一族「刀中之神」、「刀中之聖」，有誰曾經吃過一次敗仗！

當然，這也和白氏山莊的高手，絕少涉足於武林有關，但絕少涉足武林，並不等於絕不涉足，以去年爲例，白氏山莊中人曾先後與各門各派高手交戰九次，俱獲全勝。

其中，最哄動江湖的一戰，就是白千雲竟在三招之內，把崑崙派掌門「乾坤第一刀」祝天鑑的陰囊砍掉！

這一戰，不但令祝天鑑再無顏面回崑崙山繼續任職掌門，事後還引致崑崙派三大長老憤而自盡，在崑崙派的歷史上寫下了無比恥辱，無限悲痛的一頁！

燕飛霞早就聽人說過這一戰，想不到隔不了幾個月，竟然會在這裏遇上了白千雲這個大魔頭。

但她更意想不到的，是白千雲竟然是一個這樣出色的男人！似乎連雲十一郎也比不上！

一個是白千雲！一個是雲十一郎！這兩個人的姓名，都各有一個「雲」字。

這也許就是燕飛霞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

燕飛霞想不通，她的思緒已陷進極度混亂，甚至是近乎瘋狂的境界。

白千雲也許是天下最可怕的魔鬼化身，他擁有最迷死女人的臉孔，最難捉摸的調情手段……

當燕飛霞從迷亂之中清醒過來的時候，白千雲又在她的耳畔低吼：「我要你得到世間上最大的快樂！」

她居然笑了，笑得詭異莫名，甚至還有點淫蕩。她也道：「我已得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快樂。」

白千雲就像個魔鬼戰士，他用最邪門的戰術，完全征服了燕飛霞。

她倏地驚覺，自己的秀髮早已濕透。

白千雲忽然對她說：「明天正午，我會和雲十一郎在鷹愁峽上決戰，你希望哪一個贏？」

燕飛霞楞住。

白千雲已披上了外衣，俊美的臉龐和他的話聲，都同樣足以令燕飛霞完全呆楞住……

彷彿祇是轉眼間，「明天正午」已變成了現在……

＊　＊　＊

兩個同樣出色的江湖人物，在地勢險要的鷹愁峽上互相對峙着。

東方一人，神采飛揚，臉如白玉，正是「玉面至尊」白千雲。

西方一人，神情冷漠，令人無法猜想他心中究竟在想着些甚麼……

他正是雲十一郎！

白千雲是「刀神貴族」，也可說是「貴族的刀」，但他的刀究竟是在手中？還是永遠祇藏在心裏？

雲十一郎又是否一個僞君子？他若是個正人君子，情義比天高，又怎會跟慕容絕色勾搭在一起？

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爲甚麼會相約在這裏決一死戰？

鷹愁峽上，除了這兩個江湖上極出色的男人之外，就祇有燕飛霞。

她又再遇上了雲十一郎，那本是她朝夕思念的情郎，爲了他，她甘願做任何事，冒最大的危險。

可是，僅僅在一夜之內，情形竟然有了極大的變化！

燕飛霞甚至沒有對雲十一郎說過半句話，她已深深的痛恨這個男人！

但，在深深痛恨的心底裏，是否還有着濃濃不可化解的柔情……

她無法理解，也不願再去觸動這心靈上的傷口……

「你們快決戰吧！」她心裏竟然這樣地狂喊！

在短短一天不到的時間裏，她忽然恨透了自己最關心，也最仰慕的意中人、大英雄，這種變化，若不是親自體會，她是永遠都不可能相信的。

她對白千雲又怎樣？

白千雲是她所遇見最不可思議的男人，甚至這人一出現，便完全改變了她的一生。

貴族的刀！刀的貴族！這人眞的來自貴族？還是隸屬於貴族的「一把刀」？

燕飛霞無從瞭解，她的腦海似乎已是一片空白，卻又不是眞眞正正的空白。

白千雲，你這個可惡的魔鬼！

她心裏在咆哮：「總有一天，我會把你身上每一塊肉撕掉下來！」

白千雲，是刀法名家。

雲十一郎，今天用的兵器是劍。

有人說：「十年學劍，一年練刀！」由此可見，練刀容易練劍難。

武林中，有不少劍法，的確遠比刀法精妙深奧，連劍的本身，也有着高貴，甚至君子、王者的種種象徵。

而刀，一般而言，地位不及劍。

不少武學名家都認爲，刀法易練難精，而劍法，既難練，更難精。

雲十一郎並不常用劍，他並不是那些朝夕劍不離手的人，但江湖中每一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若持劍在手，和他對敵的敵人，就祇有死路一條！

此事屢應不爽！雲十一郎就是雲十一郎，他的金漆招牌，是用無數強敵，無數武林高手的鮮血樹立成的。

但雲十一郎的劍，看來並不像是甚麼好劍，更談不上是名劍、寶劍。

那祇是很普通，很平凡的鋼劍，既沒有削鐵如泥、吹毛斷髮的鋒刃，也沒有甚麼驚人的過去歷史。

但這仍是一把劍！而祇要是劍落在雲十一郎手中，就足以令他的對手生怯膽寒。

雲十一郎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手中的劍是這樣的劍，白千雲和他的刀又怎樣？

白千雲，他的眼神，並沒有注視着這一戰的唯一對手——雲十一郎。

他的眼神，有如無窮無盡的海水，既遼闊浩瀚，更深邃莫測……而像這些海水般永無止境的眼神，卻祇傾注在燕飛霞的臉龐上。

殺機四伏的鷹愁峽，在他眼中看來，竟似是寧靜和平，祇有他對她的柔情無限。

燕飛霞竟給他的眼神瞧得怦然心動！

天氣忽然變了，原本燦爛的陽光，突然被一大片烏雲掩住。

白千雲的神情，還是一樣。

天氣變，敵人脚步所踏方位也已悄悄地在變，變得步步都是殺着。

他卻自始至終，一切不變。

不變，也是「變」的一種，這等如不動，其實也就是「動」。

一個人如果一直站着不動，他必須使出一定的力量，才能使自己一直再站立下去。

因此，這也是「動」！

雲十一郎站立的方位變了，白千雲沒有變，但也正因爲雲十一郎所處的位置已變，所以，白千雲雖不變，實則也是變了。

祇是，他那大海般的眼神仍不變。

這莫非就是魔鬼的眼神？

白千雲的刀，一直沒有出鞘，他的刀鞘已很殘舊，刀柄的式樣也很古樸，但刀鋒如何，沒有人能看得見。

曾經見過這刀鋒的人，都已成爲刀下亡魂！

天氣再三變幻，霹靂忽響，電光震撼鷹愁峽！

雲十一郎的劍終於刺出，他是否一個劍法達到登峯造極境界的劍客？就似乎全看這一劍，能否立刻把白千雲當場擊殺！

電光在空中閃起，劍光竟似比電光來得更快，也更兇狠！

也就在此時，白千雲腰間的刀也已出鞘。

刀光一閃，竟射向穹蒼！

雲十一郎撲殺白千雲，但白千雲竟全然不理會他這一劍，既不招架也不反擊，也不像是閃避，就似是根本完全看不見，又或者是根本完全不理會雲十一郎的這一擊。

刀鋒射向穹蒼，人也彷彿射向穹蒼！

燕飛霞從未見過有人能這樣子凌空直向高處飛射出去，那實在不像是一個人，而是像一支箭！

雲十一郎這一擊，當然落空，但白千雲卻又在搞甚麼花樣呢？

他沒有搞甚麼花樣來對付雲十一郎，祇是人刀合一射向穹蒼，但最後卻向萬丈深淵直掉了下去！

鷹愁峽，飛鳥難渡，據說連鷹隼目睹此峯，亦無法可以振翅飛越，故名曰鷹愁峽。

白千雲武功高，刀法獨步天下，此事衆所周知，但他再有本領，由此萬丈高峯直往下掉，也是劫數難逃的。

燕飛霞驚呆住了！

白千雲為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為甚麼？

雲十一郎的劍已入鞘，昂然地站在懸崖邊，臉上的神情洋洋自得，彷彿白千雲給他擊敗了！

但燕飛霞知道不是，絕對絕對不是！

白千雲是自己跳下去的！

燕飛霞忽然看見地上有一張紙條。

那是白千雲留下來的，上面寫着：「我已得到人生最大快樂，死無憾矣！」

燕飛霞的臉色變了，身子不斷顫抖，忽然大叫：「你是個瘋子！」

除了瘋子，又有誰能忽然闖進她的生命，隨即又遽爾而去，祇留下一張這樣的紙條？

以後，還會有甚麼事發生？

燕飛霞完全不能預測。

她到了這種地步，已完全身不由主！

斷崖上，祇有雲十一郎和她自己，這本是她一直渴望的神仙境界……

但如今，她再也不想看見雲十一郎，祇要想起了他和慕容絕色在古堡中斯混的情景，她就有着要嘔吐的感覺。

反而，她竟對白千雲有點「懷念」。

那是不可理解的，她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可是，不敢想並不等如不去想，人類最大的弱點，就是往往無法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無數創舉，無數慘劇，無數不可思議的怪事，每每由此而產生。

這就是人性。

白千雲跳崖消失了，而且將會是永遠的消失。

燕飛霞無法忘記昨夜的孽緣，更無法忘記他在跳崖前投向自己的眼神。

浩瀚如海的眼神，大海般深不可測的情意……

而且，她在白千雲跳崖之後，耳畔更聽見了他自斷崖下傳來的聲音，他說：「祇有這樣，才能令你相信，我對你是認真的……祇要你相信，生生死死卻又何足……」聲音愈來愈是遙遠，也愈來愈是細小……

以下的聲音，她再也聽不見了，她祇能聽見穹蒼霹靂再度在天地間轟隆轟隆地響起！

雷聲過後，她才又聽見一個人的聲音。

「這惡魔死了，但你可知道，他為甚麼不戰而自盡？」那是雲十一郎的聲音。

燕飛霞沒有回答，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雲十一郎的話。

雲十一郎冷笑，「我一出劍，他已知道自己必敗無疑，也必死無疑！我的劍法，正是他所有刀法最大剋星，他連一招都不敢和我交手，因為他害怕失敗！他是個懦夫！徹頭徹尾的懦夫！」

大雨來了，斷崖四周一片迷濛，黃豆般大小的雨點狠狠打在燕飛霞臉上。

她不在乎。

再大的打擊，她已在這一兩天之內連續承受下來，又怎會在乎這些雨水？

雲十一郎在她身邊斷斷續續說了一大堆話，但她連一個字也未曾聽進耳朵內。

也不知過了多久，雨點漸漸細小，陽光又再從雲層罅隙間透射出來。

陽光斜斜地照着她蒼白的臉。

她的臉雖然蒼白，但依然美麗絕倫，在雨水淋漓下，她的美更顯得悽艷而神秘，美得足以令任何男人為之動心。

雲十一郎看着這張臉，愈看愈是為之目眩。

「飛霞……」他終於伸出了手，輕輕托住她的下顎。

她不動，連眼睫毛都不動。

斷崖上忽然響起了陣陣木魚敲擊之聲。

「卜！卜！卜！卜！卜……」

木魚的聲音，總是沉實、莊嚴，令人有着出塵的感覺。

既有人敲擊木魚，來者若非和尚，便是尼姑。

但這一次，卻偏偏不是。

捧着木魚登上鷹愁峽的，居然是一個腰間用粗大鐵鍊吊着屠刀的赤膊胖漢。

這胖漢滿臉鬍鬚，胸口毛茸茸的好不嚇人，看他這副模樣，簡直

就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但他卻在敲木魚，而且是一個大得離奇的大木魚。

燕飛霞從沒見過這樣大的木魚，但卻曾經見過這肥胖得驚人的大漢。

這胖漢是個屠夫，三四百斤重的大肥豬，他很輕易就可以憑着個人之力，一口氣抬着在肩膊上，而且還可以行走如飛。

五雷教的膳食，幾乎都是這胖漢一手包辦的。

平時，燕飛霞很少和這屠夫談話，就算偶然在總壇遇上，她也不會跟這人談些甚麼。

這倒不是她瞧不起這個屠夫，而是她一直都覺得，這肥胖的大漢，對自己懷着某種野心。

說得坦白一點，就是這胖漢經常用色瞇瞇的眼光盯着她的臉。

燕飛霞在五雷教中的地位絕不尋常，除了她師傅之外，誰敢對她稍為無禮？

但這屠夫既非五雷教中人，也毫不避諱地眼光經常在她的身上掃來掃去。

可是，也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燕飛霞並沒有對這個可惡的屠夫怎樣，而且還好像對他有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

她害怕這個人，到底是為了些甚麼？

這是一個秘密，一個燕飛霞永遠都不會向任何人提起的秘密。

說穿了，也許很可怕，但也許祇是一件可笑，很可笑的事情……

這胖漢屠夫，姓丁名開山，在今天之前，燕飛霞從來沒見過這胖漢屠夫敲經唸佛。

即使在今天，丁開山也沒有敲經唸佛，他祇是敲着一個很大很大的木魚。

丁開山既然來了，雲十一郎祇好放開燕飛霞，他知道，這大胖漢並不簡單。

但他怎會來到這裏的？

丁開山桀桀怪笑，一上來便對雲十一郎說道：「雲兄，你今天艷福不淺哇！」

雲十一郎悠然一笑，「丁老大，別跟我開玩笑了，你老人家早已看上了的女人，誰敢動她一根汗毛？」

他竟然一開口，就把燕飛霞當作是丁開山的女人，這種嘴臉，不禁令燕飛霞大為憤怒。

丁開山卻搖搖頭，「雲兄，你弄錯了，不是我看上她，是她早已看上了我。」

雲十一郎面露詫異之色，「她在甚麼時候開始看上了丁兄？」

丁開山咧嘴一笑，「大概是去年中秋之夜吧……那一晚，五雷教大開他媽的方便之門，擺下流水宴，不管是認識不認識的人，祇要進入總壇大殿，便任君大吃大喝，老子與五雷教素有生意往來，這一類宴自然少不了老子一份兒……哈哈……也不曉得是喝酒多了還是喝湯多了，忽然他媽的急急要去小便……」

雲十一郎淡淡道：「人有三急，此乃人之常情。」

丁開山頷首大笑，「雲十一郎果然比誰都更明白事理，但常言有道：『飢不擇食，荒不擇路。』其實尿急也是一樣，老子一急之下，找來找去都找不着茅廁，唯有靠在一邊，他奶奶的就地解決。」

雲十一郎點點頭，「就地解決，遠勝在褲襠內解決。」

丁開山「格格」大笑，「正是英雄所見略同，祇不過老子從來不自視為英雄，說是狗熊，也是並不過份。」

他兜了一個圈子，雖然自嘲是狗熊，但也把雲十一郎拉了進去。

「英雄所見略同」遂變成「狗熊所見略同」。

雲十一郎卻是毫不動容，還說了幾句：「有相如無相，無相也是有相。英雄狗熊，原本也是凡夫俗子，祇要用屠刀一塊一塊割開，也就全無半點分別。」

丁開山立刻大敲木魚，「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老子佩服！佩服！真是他媽的由心底裏佩服出來。」

他一雙色淫淫的眼睛牢牢望住燕飛霞的俏臉，大概祇有這樣，才會愈說愈是過癮。

燕飛霞並不理他，祇當這個肥胖無比的屠夫是個死人。

她把丁開山當作是死人，雲十一郎也是個死人。

「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這兩句話，她早就已聽過自己的師傅「無心聖姑」慕容絕色說過不知多少遍，而且，也以為自己的師傅真的恨透了男人，今生今世甚至是來生再世，都不會和任何「臭男人」親近。

因此對丁開山這個屠夫，感到噁心，說不出的噁心！

此刻，她知道丁開山正在厚着臉皮，把去年中秋夜的一樁醜事直說出來，那本是她絕不想任何人知曉的秘密，但如今，她卻毫不在乎。

祇聽見丁開山接着又說道：「想不到老子正在牆角站住之際，卻瞧見有一對亮晶晶的眸子，正在一道窗戶隙縫間，目不轉睛地盯着老子！」

雲十一郎問：「哪人是誰？」這句話雖在問丁開山，目光卻瞪在燕飛霞臉上。

兩個男人截然不同的目光，同

時盯着燕飛霞的臉。

燕飛霞卻很鎮定，不等丁開山開口，已冷笑着說：「那人是我，那又怎樣？」

雲十一郎的臉陡地沉下，丁開山卻怪笑不迭道：「沒怎麼樣，沒怎麼樣！」

雲十一郎的臉色愈來愈不好看，「丁大老闆，事情早已過去，你老人家捧着大木魚跑上鷹愁峽，未知所爲何事？」

丁開山桀桀一笑，「聽說你和白千雲要決一死戰，所以專程跑上來瞧瞧，要是有誰一命嗚呼枉死在對方手下，就由老子敲敲木魚，唸幾句阿彌陀佛爲他超渡亡魂。」

雲十一郎道：「白千雲已魂斷崖下，你要敲經唸佛，任隨尊便。」

丁開山搖搖頭，「掉進懸崖之下，並不一定就此嗚呼哀哉完蛋大吉，正是死不見屍未必是死，照老子看，白千雲如今多半正在喝酒壓驚，暗呼『好險』倒是眞的。」

雲十一郎冷冷道：「自鷹愁峽直掉下去，可沒聽說過還有人可以活着的。」

丁開山哈哈一笑，「常言有道：『有備而戰，戰無不勝。』跳崖也是一樣，正是有備而跳，跳無不生。」

雲十一郎嘿嘿冷笑，「莫非大老闆也胸有成竹，深信縱使自己直跳下去，也是有生無死？」

丁開山略一遲疑，又吟哦片刻才道：「跳是可以跳的，至於死不死……可沒太大把握……但總可以一博。」

雲十一郎道：「你莫非也和白千雲一樣，都瘋了？」

丁開山搖搖頭，「白莊主算無遺策，膽色過人，豈會是個瘋漢，雲兄心知肚明，又何必在小女娃面前裝蒜？」說着，又淫邪地望住燕飛霞。

雲十一郎面色一寒，「我在裝甚麼蒜？」

丁開山轟聲大笑，笑聲直衝雲霄，「你和白千雲都知道在這鷹愁峽下，來了一個怎樣的人物罷？」

雲十一郎冷哼一聲，不答話，燕飛霞聽出事有蹊蹺，忍不住立刻追問：「鷹愁峽下來了甚麼人？」

丁開山敲響了七八下木魚才道：「那是『神鵰老怪』司空不平！這老怪物先後曾經對白千雲和雲十一郎老兄說過：『老夫近來精研占卜之術，算出明日午時之後，最少有兩人跳崖，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夫且讓大金、小金坐鎮於水濂洞，但能否化解此劫，老夫可不敢說……』嘿嘿，雲老兄，是不是有這一回事？」

雲十一郎不置可否，燕飛霞忍不住道：「這裏又不是花菓山，何來水濂洞？」

丁開山哈哈大笑，「姑娘被譽爲『玄心聖女』，聖則聖矣，但一顆芳心卻並不怎麼玄，倒似是有點傻戇戇，想天下之間，地大物博，同名異地之勝景，簡直不勝枚舉，單是羅浮山、萬梅谷、田心村之類的地名，已不知重複了多少，世上是否眞有花菓山，老子倒還不曉得，但說到水濂洞，照老子所知，已最少有七八處所在……」

燕飛霞聽得大不耐煩，不禁跺脚道：「就算鷹愁峽下也有七八個水濂洞罷……那大金、小金又是何方神聖？」

丁開山又是一陣轟聲大笑，「甚麼何方神聖？哈哈……他奶奶的祇不過是一對扁毛畜牲罷了！」

「扁毛畜牲？」燕飛霞恍然大悟，「那司空不平人稱『神鵰老怪』，莫非那大金、小金就是他所豢養的一對大神鵰嗎？」

「果然聰明，」丁開山拇指一豎，「燕副教主笨了大半天，總算忽然又再聰明起來。」

燕飛霞沉思半晌，不禁目光大亮，「你是說，白千雲從這斷崖跳下去，不一定會死……那一對叫大金、小金的神鵰……會自水濂洞飛出，把他救起？」

丁開山道：「祇要司空老怪並非胡說八道，而那對甚麼大金、小金又有力量把一個從萬丈懸崖掉下了一大半的人救起，那麼，白千雲此刻定當呼吸暢順如儀，連寒毛也不會少了一根。」

燕飛霞道：「以前曾經有人從這麼高的懸崖跳下去，而又給大金、小金救起的嗎？」

丁開山道：「照老子所知，這種事聞所未聞，因此白千雲這一跳，無異是拿自己的性命來賭博，要是輸了，必定粉身碎骨，渣滓無存！」

燕飛霞怔呆半晌，「就算是贏了……他又能贏到甚麼？」

丁開山笑了笑，神色甚是古怪。

「他若是贏了，照老子看，多半都是爲了你這位『玄心聖女』！」丁開山說：「爲博取佳人芳心，縱使腦肝塗地，死亦無悔！」

燕飛霞叱道：「胡說！簡直無中生有……」但一顆芳心，卻還是不免怦然跳動。

她當然沒有忘記，白千雲掉下深淵之際，所傳到她耳畔的話，他在叫：「祇有這樣，才能令你相信，我對你是認眞的……祇要你相信，生生死死卻又何足……」

他下面的話，她再也聽不見了。

白千雲的聲音已成絕響，但人

呢？他究竟是否已給大金、小金救起？還是聲音絕響，人也絕命嗚呼去也？

燕飛霞思潮起伏，竟給一個魔鬼般的男人弄得魂不守舍！

雲十一郎倏地連聲冷笑，「能爲女子而甘冒此險之人，若非至情至聖，便是一個白痴，否則，必然另有重大圖謀，才會以性命作爲賭博。」

丁開山桀桀怪笑道：「十一郎，你若以一己之見，概括天下男人之心而論，未免是他媽的以偏概全，老子第一個大不服氣！」

雲十一郎道：「總不信除白千雲外，還有第二人會再跳下去。」

丁開山搖頭一笑：「那倒未必，司空老怪占卜神算，天下無雙，他說今天會有兩個混蛋跳崖，就決不會或多或少，否則，他自誇的撈什子金漆招牌，早就給人拆掉！」

雲十一郎「哦」一聲：「莫非閣下打算步白千雲後塵，跳崖以博佳人一笑？」

丁開山立刻目不轉睛地凝視着燕飛霞，越看越是魂魄不齊，連口水也一串串地自嘴角流了下來，其形態之猥瑣，堪稱他媽的萬中無一。

過了很久，丁開山才夢囈般的癡笑着說：「只要燕姑娘答允我一個條件，丁某跳下去博一博卻又何妨？」

燕飛霞立刻說：「你有什麼條件，不妨直說！」

丁開山道：「老子若跳下去，固然是他奶奶各安天命，但照老子推算，那大金、小金一對扁毛畜生雖是靈禽，但畢竟只是一對雀雀鳥鳥，能否救得了白千雲，尚且難以逆料，說不定那姓白的如今已成爲枉死城內的厲鬼，倘眞如此，白千雲已是嗚呼哀哉在前，老子也將會嗚呼哀哉在後，那便一了二了，千了百了……」

燕飛霞嘆了口氣：「別再千了萬了，還是說出你的條件吧！」

丁開山桀桀一笑，又大口地吞了一口口水，才道：「燕姑娘果然快人快語，那麼老子也就不再他媽的吞吞吐吐轉彎抹角……這樣吧，只要老子跳了下去，要是化骨揚灰變成大大小小的肉醬碎骨，萬事休提！但要是老子祖上積德，司空老怪的一對扁毛畜生大發神威，自水濂洞口飛出來，把又肥又大的丁開山老兄輕輕托住，僥倖不死的話，那麼燕姑娘就得答應，跟老子……做一晚的短暫夫妻，但以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這個條件……妳可願答允？」

燕飛霞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有一個男人向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

其實，這也不能算是要求，而是一場以性命作爲賭注的賭博！因爲要是丁開山跳下去，一跳就跳到枉死城去，那麼他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和燕飛霞做「一晚的短暫夫妻」了！

丁開山，這屠夫的確猥瑣！但卻也有過人的膽氣，還願以性命作押注，以博取一夜歡娛！

因此，燕飛霞幾乎不假思索，立刻就點頭答允下來：「好！你若還能再活着找我，我就答應你的條件，決不食言！」

「好一句決不食言！」丁開山臉露興奮之色，大聲叫道：「就此一言爲定，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之後，他就再步白千雲後塵，從萬丈懸崖上直跳下去，他的人雖跳下，聲音仍自深不可測的懸崖下傳了上來：「眞……眞……眞涼……眞爽……也……」

然後，這個屠夫不見了，聲音也聽不見了，只剩下一隻巨大的木魚。

斷崖怪事　不可思議

雲十一郎笑了，笑得連眼睛都瞇了起來，道：「我們什麼時候拜堂成親？」

燕飛霞對他這一問，居然毫不詫異，只是淡淡地回答：「什麼時候都可以，但必須獲得慕容絕色同意，她和我的關係，非比尋常。」

雲十一郎的眼色立刻變了。

燕飛霞是慕容絕色座下最出色的女弟子，兩人份屬師徒，關係自然非比尋常。

但此際，燕飛霞竟然直呼師父姓名而不諱，神態間更大有藐視之意，顯見內心之中，對師父極爲不滿。

雲十一郎是聰明人，當然知道燕飛霞何以會對師父慕容絕色有此轉變。

雲十一郎忽然嘆了口氣：「世局多變，很多事情，並非妳想像中那麼簡單。」

燕飛霞絕對同意：「不錯，你這個人就已經一點也不簡單！」語氣一片冰冷，臉色更仿似罩着厚厚的寒霜。

她昂起了臉，忽然說道：「你會不會爲了我而跳崖？」

雲十一郎沉默了很久，才一字一字道：「脫掉妳身上的所有衣服！」他沒有回答，只是這樣命令燕飛霞。

燕飛霞立刻點點頭，說了一個字：「好！」然後，她就施展輕功「燕子翻」，一翻就翻向懸崖之下！

她體態輕盈，身形翻動的姿勢美妙之極，但這一縱一翻的心意，絕非存心賣弄身手，而是對塵世之

事心灰意冷，甚至是萬念俱灰，深感世情殘酷，遭遇坎坷，連心中情郎也是猪狗不如，實在生無可戀，與其被逼脫衣受辱，不如跳崖一死了卻此生也罷！

她這一跳，可不比白千雲和丁開山，雖知危險，但也指盼着司空不平的一雙巨鵰臨危相救。

在她心中，根本再也沒有去想那什麼「大金、小金。」只是但求一死了之，藉此解決千萬般煩惱。

可是，她這一跳的結果，卻和白千雲、丁開山大不相同。

因爲她一翻出去，雖然身子已懸在高空，下臨萬丈深淵絕險之境，但她還未直跌下去，已給一隻又乾又瘦，仿如鳥爪般的手輕輕托住！

這一隻手，自非雲十一郎之手。

也在此際，奇景倏生，只見一個灰袍闊袖，臉形狹長的白髮老叟，居然脚踏巨鳥，自懸崖之下直飛上來！

那頭巨鳥，眞乃巨禽中的巨禽，只見牠金眼利喙，爪如大秤，雙翅左右横伸長逾二丈，正是世間罕見的金眼神鵰。

灰袍白髮老叟輕輕托起燕飛霞，隨即抱着她躍離鵰背，面對雲十一郎嘿嘿怪笑：「老夫說過，今天會有兩人跳崖，又怎可以越跳越多，跳個不亦樂乎？」

這老叟正是「神鵰老怪」司空不平！

司空不平一面說，巨鵰一面在他身邊不斷拍着翅膀。

司空不平搖搖頭，巨鵰也搖搖頭，一人一禽竟似神情相若，甚爲奇趣。

雲十一郎目睹燕飛霞跳崖，竟似無動於衷，司空不平突然掩至，他也神色淡若，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好一個老畜牲！」雙目倏地注視着司空不平。

他分明是在罵司空不平是「老畜牲」，但司空不平卻哂然一笑，伸手一指巨鵰：「這老畜牲當然很好，遠勝許多衣冠禽獸！」輕描淡寫一兩句話，已連消帶打回敬過去。

雲十一郎嘿嘿冷笑：「尊駕抱摟摟我的未婚妻，未知有何打算？」

司空不平立時大怒，叱道：「還有什麼打算？自然是越摟抱越性起，恨不得就在這裏向她施以强暴！」

雲十一郎哈哈大笑：「果然不愧是老畜牲，老淫蟲本色！」

司空不平「咤」一聲，把燕飛霞推開，叫道：「不錯！我是一條老淫蟲，你若要活命，便快快滾你媽的臭鴨蛋，再在這裏礙手礙脚，且看老夫先把你手筋脚筋一齊挑斷，然後再斬開三百大塊來餵狗！」

雲十一郎「哼！」一聲：「想跟我未婚妻苟合之輩，多如雨後春筍，居然有老有嫩，其門如市！」

燕飛霞再也忍不住，怒叫起來：「你不是人！」

雲十一郎狂笑：「不錯，我不是人，是個頭頂綠帽的大烏龜，這都是拜妳這個賤婊子所賜！」他狂態畢露，與從前的雲少幫主完全判若兩人。

司空不平長長吁了口氣，在巨鵰背上用力一拍，怪聲道：「大金，你聽見了沒有？這負心漢寡情薄倖，除了常服春藥之外，更常罵未婚妻引以爲樂，你若有他三成功力，小金準也會跳崖自盡，免得繼續傷心下去！」

巨鵰大金竟然聽得不住點頭，似乎「一切都很明白！」

司空不平目露贊許之色，道：「你越來越懂得拍我的馬屁，很好！很好！」語聲一片柔和，但卻突然翻身一掌疾拍雲十一郎胸腹間要害！

他出手前毫無半點朕兆，但一出手便勢若奔雷，掌力轟隆而至，足可碎碑裂石，殺人於眨眼之間！

雲十一郎陡地冷喝：「好陰險的老畜牲！」右掌斜斜向上一切，身向左側倒踩七星步，立刻把對方兇猛沉渾掌力卸於無形。

「點蒼派的『鐵木神掌』原來招數光明磊落，但在老畜牲手下，竟變得鬼鬼祟祟，藏頭露尾！」雲十一郎嘿嘿冷笑。

司空不平喝道：「對付奸險小人，當用奸險手段！」身形旋轉急舞，又是連環三掌疾劈過去！

大金突然振翅飛走，頭也不回。

司空不平罵道：「主人拚命，畜牲逃命，此鳥該殺！」才罵了十二個字，竟又再攻出了一十七掌！

這一十七掌，卻是領袖武林，嵩山少室峯少林寺七十二絕藝之一的「般若禪掌」，此刻在司空不平手裏使出來，竟是快如電閃，變幻莫測。

但雲十一郎身形左右穿插，神態仍是優雅悠閒，這一十七掌又被輕輕化解。

他冷冷地說道：「『般若禪掌』博大精深，主要精義不在快速多變，而是在於沉穩浩瀚，把內力發揮至無邊無際的境界，但尊駕卻反其道而行之，實在令人扼腕浩嘆！」

司空不平嘿嘿一笑：「你年紀雖輕，對武功之道居然見識廣博，相當難得，可惜誤入魔道，這才眞眞正正令人扼腕浩嘆！」

兩人各展絕學，頃刻間雙方拚

搏了不下三十招，而且屢屢身在懸崖邊激烈爭持，險狀百出，生死命懸一髮。

司空不平臨陣對敵，每每以多種不同武功混雜施展，力道忽剛忽柔，招數倏長驟短，實在令人難以揣測，防不勝防。

但雲十一郎越戰越是沉着，司空不平雖然招數精奇，卻也一直師出無功，未能得佔上風。

燕飛霞看着這兩人展開一場莫名其妙的大戰，不禁芳心百感交集。

就在這時候，鷹愁峽下的山道，忽然傳來陣陣怪異的鼓樂聲。

鼓樂聲由遠而近，漸漸變得喧鬧無比。

倏地，一大撮五彩繽紛旗幟自山道下簇湧上來，然後，只見十八個頭罩大花臉面具，怪異莫名的彩袍人，各持各式各樣樂器，或鑼或鼓，或簫或琴，吹吹打打搖頭晃腦地走上崖頂。

在這一羣頭罩大花臉面具彩袍人後面，又有另一番奇特之極的景象。

那是十六個人，分別是八個侏儒和八個巨人，八個侏儒，都是女人。

而八個巨人，都是獨目、缺一耳、鼻孔穿着銅環的龐然巨漢！

八個獨目巨人，都是右目眇去，左耳被削，無一例外，而那八個女侏儒，雖則十分矮小，頭大身細，但看起來還是相當漂亮，絕不難看。

但最奇怪，也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這八個巨人，竟然都站在那八個女侏儒的肩膊上！

這眞是奇景中的奇景！

燕飛霞以前曾經聽人說過，在五十年前，江湖中曾出現過一對雌雄殺手，男的身高一丈，腰如大桶，女的身輕似燕，高僅三尺，每次出現，都是女的站在男的肩膊上，兩人與强敵週旋，每每出奇制勝，或由女侏儒由上而下劈出匪夷所思的內家重掌，或由巨人施展暗器奇技殺敵，總而言之，每次出手都令敵人莫測高深，防不勝防！

這一對雌雄殺手，正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大小鴛鴦」！

眼前出現在鷹愁峽上的八男八女，跟「大小鴛鴦」似乎很有點相似，但卻是巨人在上，雙脚騎在細小女侏儒肩膊間，實在是怪異加怪異，令人大大想到不可思議！

這八個女侏儒，能夠承托住肩上的巨人行走如飛，攀山越嶺，其耐力之强勁，確是耐人尋味！

這十六男女，固然是奇特之極，但在他們背後，又另有奇人奇事接踵而至。

在這八侏儒，八巨人後面，是一頂十分怪異的大轎。

這大轎眞是大得離奇，前面有三十二個轎伕，後面也有三十二個轎伕，前前後後，居然勞動六十四人來抬動這一頂大轎，而且看來還抬得頗不輕易！

由此可見，這一頂大轎，實在大得異乎尋常，簡直達到很不合理的地步。

但這一頂大轎，是沒有蓋頂的。

在大轎之上，有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

那個男的，年約五旬，衣飾堂皇儼如鉅富，他坐在大轎的一張軟兜上，不斷又吃又喝，也不斷又打又罵！

他吃的是熱騰騰的佳餚，而不斷給他又打又罵的人，正是大轎上的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雖然也是衣着華麗，但卻頭髮散亂，皮黃骨瘦，似是十幾天未曾吃過食物似的。

可是，在她面前，卻有一座火爐，爐上有鐵鍋，鐵鍋裏正在燒煮着一條又肥又香滑的梅花鹿腿。

在這一頂大轎之上，竟然有爐灶、鐵鍋、醬料、油米、各式各樣的食物，和一罈又一罈的美酒。

原來這大轎的底部，竟然是用鐵板鑄造的，在鐵板之上，雖有爐灶又有廚房種種必備之物，絕對可以一面由轎伕抬轎，一面在轎上炮製佳餚美食。

看來，那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倒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饕！

只是，這個老饕的風度和脾氣，未免是差勁了一些，可難爲了爐灶煮食物的女人，雖然早已忙碌得滿額汗水，但仍然給這中年人不斷破口大罵，甚至是拳打脚踢，毫不留情。

「他媽的，好好一條梅花鹿腿，瞧妳煮得變成什麼樣子？妳要嫁我，就得練好廚藝，要是連弄些菜餚都不倫不類，本座又何必娶妳回來嘔氣？他媽的，妳以爲自己很美嗎？眞是狗奶奶養的賤種！」中年人罵得興起，突然又一脚踢向這個女人的屁股，那個女人給踢得臉孔直貼在沸鍋裏，雖然立刻又抬起了頭，但已弄得滿臉漿汁，熱氣直冒！

在這一頂怪異絕倫大轎後面，又有一大串怪人怪事。

只見在轎後，有六個和尚、六個道士、六個叫化子，分列成三行，各自手持經書，你唸一句，他唸一句，但隨時又會有另一人大聲反駁，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瞪目翹鬍子，似乎煞有介事。

只聽見一個和尚道：「經云：『妄心招苦、空明是樂。』想來確是大有道理。」

另一個道士立刻搖頭反駁：「人無妄心，定必不思進取，空明如鏡，雖可不苦，然亦無樂。如有苦有樂，已非空明境界！」

在道士身旁的老叫化「哈哈」大笑：「和尚是出家人，牛鼻子也是出家人，既已出家，應當四大皆空，空空如也，囊空如洗，空即是色，既有孫悟空，也有妙手空空，更有崆峒派的崆……」

又有另一個和尚「嘿嘿」連聲，怪叫道：「你這話大大不對，崆峒派的崆，並非空空如也，四大皆空的空！」

一個老道士喝道：「少放屁，看掌！」人人都以爲他要出招動武，豈料他打開了一張黃紙，上面繪畫着一隻手掌，原來這老道士在研究掌紋相學。

他身邊一個叫化嘆了口氣：「一個天才，陪着十七個瘋子，唉……」

一和尚厲聲喝問：「誰敢自視爲天才？」

那叫化又嘆了口氣：「除了你，又還有誰？」

那和尚臉色一變，尚未來得及分辯，已給其餘十幾個和尚、道士和叫化揍得遍體鱗傷，鼻青臉腫！

原本冷冷清清的鷹愁峽，突然變得喧鬧無比，到底是誰的力量克臻至此？

山道上，還有一個人，正在緩緩地登上鷹愁峽的峯頂。

這一個人，不再戴着慘白色的面具，顯得神情更灑脫、更迷人、更充滿着美男子的魅力。

這人竟然就是「刀的貴族、貴族的刀！」江湖中被譽爲「玉面至尊」的白千雲！

白千雲甫自鷹愁峽絕頂險峯向下跳，居然在不到一頓飯時光之後，又再施施然捲土重來，而且「開路前鋒」排場之大，堪稱世間罕見！

鷹愁峽斷崖上，忽然間擠滿了人，而且形狀怪異百出，蔚爲奇觀。

雲十一郎和司空不平這一戰，當然再也打不下去！

十八個頭罩大花臉面具的彩袍人，是排列最前的開路先鋒。

這些彩袍人，肥瘦高矮參差不齊，最肥的和最瘦的彼此相差最少有二百五十斤！

這十八個彩袍人吹吹打打，樂聲大作，有時候音韻悠揚，十分動聽，但有時候卻又亂七八糟，比起三百隻烏鴉呱呱亂叫的聲音還更刺耳。

燕飛霞忽然盯着其中一個彩袍人的臉。

由於彩袍人全都頭罩大花臉面具，所以她所能看見的只是這彩袍人的面譜。

但燕飛霞還是認出了這個人是誰。

「丁開山！是你，你一定就是丁開山！」燕飛霞忍不住尖叫起來！

這彩袍人身形粗壯肥大，的確很像丁開山，但他眞的就是丁開山嗎？

這身形肥大的彩袍人，正在敲鑼，銅鑼的聲音十分吵耳，但卻也很有節奏，就像是丁開山敲擊木魚一樣。

彩袍人面譜上只能透射出一雙目光。

這目光很空洞，彷彿天下間除了敲打銅鑼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事情足以令他值得關注。

燕飛霞突然搶前，把這彩袍人的面譜揭開。

這人果然就是丁開山！可是……他的臉上少了一樣東西。

他不見了一隻鼻子！

原本應該有鼻子的地方，此刻只有一個洞，一個血漬仍未乾透的洞！

很可怕！很殘酷！

是誰在這短短時間內，把丁開山變成這副樣子的？

燕飛霞楞住了！她感到噁心！

她以前並不喜歡丁開山這個人。

不但不喜歡，簡直就是很憎厭這個曾用色瞇瞇眼睛盯着自己的屠夫。

可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居然爲了自己，而有勇氣在萬丈斷崖上往下直跳！

他在賭命！要是輸了，這條命早已烟消雲散，變成粉身碎骨！

但他顯然是贏了！最少，他仍然活着！

可是，他卻不見了鼻子，是誰把他的鼻子削掉的？

燕飛霞突然緊緊握着丁開山的右腕：「是誰幹的？告訴我！快告訴我！」

丁開山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跳了下去，很快便暈眩……是一隻巨鵰及時把我救起的……在那裏，有飛瀑泉水……對了，那是水濂洞……那並不是什麼花菓山的水濂洞，因爲洞內洞外都沒有猴子……只有一把很鋒利、很快很快的薄刀……突然就削掉了我的鼻子！眞是很快的刀啊……」

「是白千雲！一定是白千雲！」燕飛霞嘶叫起來。

丁開山的眼神更空洞，但臉上卻綻出了詭異的笑容：「可能就是他……他有很好的金創藥……也有很大的法力……令我很願意服從他的一切命令……他命令我穿上這些衣服，跟隨着一大隊人，一面打銅鑼，一面再登上這險要的鷹愁峽……」

燕飛霞長長的吁一口氣，半晌才說：「不管怎樣，你仍然活着……」

丁開山咧嘴怪笑，但眼神越來越是茫然，似乎一切都很明白，又似乎什麼也聽不懂！

燕飛霞忽然感到莫名其妙地憤怒：「是誰把你變成這個樣子的？」聽這種語氣，似乎很關心丁開山這個平時猥瑣齷齪不堪的屠夫。

她這一聲叫喊，雖然並不十分響亮，但嗓子清越有力，在鷹愁峽上，人人都是清晰可聞。

鼓樂之聲，戛然全面停止。

鷹愁峽上，陡地一片靜寂，只有陣陣劈啪之聲，那是大轎上爐灶上烈火熊熊所發出的聲音。

那個乾瘦的婦人還在燒菜，此刻她燒的是蝦。

中年人斜斜地躺臥在大轎上的軟兜座椅，突然問那乾瘦婦人：「賤人，妳在搞什麼鳥？」

乾瘦婦人戰戰兢兢地回答：「我……我在煮蝦！」

中年人怒道：「妳把我當作是羊牯蠢牛嗎？妳用鳥爪般的賤手東抓西抓，抓了一大把蝦放進鍋裏，當然是在煮蝦，難道是在煮繡花鞋不成？」

乾瘦婦人忙道：「繡花鞋不好吃，也不能吃，我又怎會去煮繡花鞋？我……我只是在煮蝦！」

「他媽的！煮蝦煮蝦！妳可知道蝦有多少種？又有多少種煮法？」中年人冷冷一笑，「妳且說出十種八種給我聽聽！」

乾瘦婦人道：「蝦……蝦有白蝦、毛蝦、槍蝦、明蝦、沼蝦、米蝦，還有……還有……」

中年人陡地厲聲大喝：「還有什麼蝦？快說！」

乾瘦婦人給他如此一喝，不禁爲之三魂去二，七魄去五，又驚惶又焦急之下，只好說：「還有大蝦、中蝦、小蝦……雄蝦、雌蝦和……和蝦乾！」

「放屁！」中年人倏地跳了起來，正正反反便給她賞了五六記火辣辣的耳光，「再說下去，大概連蝦鬚蝦腸蝦殼都會搬將出來，妳什麼都不懂，怎配做我的老婆！」

乾瘦婦人連吃幾下沉重的耳括子，兩邊臉頰登時高高腫起，但卻只驚不怒，急急地說：「眞對不住！我會好好去學的……我會好學不倦……努力學習煮菜！」

中年人冷哼連聲，伸手往鍋裏一指：「這一道菜，是妳自己親手煮出來的，但它叫什麼名堂，妳說得出來嗎？」

乾瘦婦人怔呆半晌，說：「這是……雞蛋火腿炒蝦。」才說完這句話，小腹已給中年人狠狠地踢了一脚！

「放妳娘的狗屁！妳不懂就不要燒這一道菜，要是給我娘親聽見妳這樣胡說八道，不捏死妳拿去餵狗才怪！」

乾瘦婦人臉如土色，雙手亂搖：「不要把我拿去餵狗！千萬不要！」

中年人「哼！」一聲：「少擔心，妳這一身賤肉，就算剁碎了煮熟，再餓的癩痢狗也不會吃！」

乾瘦婦人居然吁一口氣，說道：「你說得很對……」

中年人又冷冷地一笑，說道：「別說妳誤打誤撞，不曉得自己煮的這一道菜叫什麼名堂，恐怕普天之下，也沒幾人說得出它的來龍去脈！」

驀地，人影閃動，一個人悠閒的聲音在他耳邊淡淡地說道：「那倒未必！」

中年人愕然地擰轉身，盯着那人：「你是誰？」

那人目光閃動，臉上皮笑肉不笑，但卻連這種神態居然也很瀟灑，很好看。

因爲他的確是江湖上極罕見，極出色的男人——雲十一郎！

中年人又再看了他一眼：「你就是雲十一郎？」

雲十一郎點點頭：「不錯，你這對眼珠子，總算還有點黑白分明，可惜爲人糊塗混帳，自以爲是，以爲除了你自己之外，天下間所有的人都不懂得燒菜！」

中年人濃眉一聚：「你知道這賤婦煮的這一道菜叫什麼名堂嗎？」

雲十一郎說道：「在說出這一道菜來龍去脈之前，在下敢問尊駕高姓大名？」

中年人神氣地說道：「鄙人姓王名和德，字三尺，號『也饕』大同府人氏！」

雲十一郎又笑了笑，但仍是皮笑肉不笑，「大同府在山西，雖然也算得上是個大地方，但若論吃吃喝喝、飲飲食食之道，恐怕比諸京師、秦淮、粵府等地，差之遠矣！」

王和德點頭不迭：「正因如此，鄙人遊遍大江南北，就是要盡嚐天下間各式各樣的珍饈百味！」

雲十一郎道：「閣下大名和德，大概是包含着『飲和食德』之意，字三尺，乃是遇上了佳餚美食，難免不爲之垂涎三尺，號『也饕』，更是自命老饕而不諱，一連串名號堆擺下來，倒也直接爽快，不俗！不俗！」

王和德道：「過獎之至。」

雲十一郎卻忽然嘆一口氣，說

道：「可惜閣下心胸狹隘，不能容物，每每自以爲是，雖自號爲『也饕』，卻無眞正老饕品格，什麼垂涎三尺，只像隻餓狗，至於『飲和食德』風範，更是蕩然無存，只像個瘋子般的暴君，眞令人可嘆可笑！」

王和德大怒：「你滿嘴胡言亂語，其實什麼都不懂，你若知道這賤婦煮的蝦叫什麼名堂，我甘願吃你三掌！」

「三掌？」雲十一郎捏捏頭：「閣下未免自視過高了，你若能禁受得起我一掌，已很了不起！」

王和德「呸！」一聲：「少廢話！我說三掌便是三掌，但你必須要說出這道菜的名堂，要是說錯了……」

「那又怎樣？」

「老子立刻把你剁開一百八十塊，再用燙油把你一塊一塊一塊炸熟！」

「好！一言爲定！」雲十一郎竟似胸有成竹，燕飛霞不禁爲之愕然！

只聽見雲十一郎緩緩地說道：「這一道菜，以明蝦作爲主料，配料是雞蛋白、芫荽、熟火腿、茄醬等……」

王和德不住點頭，那乾瘦婦人也在點頭，頗有「夫唱婦隨」的味道。

雲十一郎雙眉一揚，續道：「這是唐朝宮廷名菜。相傳當年唐高宗立武則天爲皇后，時值京師長安下雪後，唐高宗仰望當空一輪明月，不禁才情勃發，撫掌漫吟：『好一個雪夜桃花』，當夜，御膳房第一道小菜奉上，唐高宗吃了一塊蝦肉，隨即拍手叫絕，問武后這一道菜是何名字？武后不假思索，立刻便回答：『這就是雪夜桃花，是皇上御口親封的名菜！』這一記馬屁拍得甚是巧妙，唐高宗自是龍顏大悅，連聲稱是，自此『雪夜桃花』揚名天下，成爲膾炙人口的佳餚！」

王和德一面聽，一面不住的點頭，但他一面點頭，臉色卻也變得十分難看。

雲十一郎又悠悠的說道：「王老饕，我說的不錯吧？」

王和德氣得不住發抖，陡地用力一拍胸膛，厲聲道：「他媽的願賭服輸，你在老子身上連轟三掌便是！」

一面說，一面解開衣襟，大有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模樣。

但也就在此際，一條瘦小身影攔在王和德面前，正是那個乾乾瘦瘦，看來軟弱不堪的婦人！

乾瘦婦人不但「霍」聲攔在王和德面前，臉上的神情不但不再懦怯，而且變得像是一條雌老虎！

她的眼神突然有如正在噴出熔岩的火山，喉嚨裏發出來的吼叫聲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她用死敵，世仇般的眼光瞪視着雲十一郎，然後吼叫着說：「不管你是什麼人，你若要動王公子一條汗毛，我一定要你死無全屍，萬劫不復！」

雲十一郎怔怔地瞧着這個乾瘦婦人，臉上流露出敬佩的神色。

「大姐，妳不但燒菜的功夫十分出色，人更出色！」

「我只是一個小婦人，你用不着向我阿諛奉承！」

「大姐，我並不是故作違心之論，而是眞心話！」雲十一郎神情肅穆：「大姐，妳可是姓蘇？」

「好說，賤妾不錯姓蘇，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蘇大大』！」

昔有才女蘇小小，名滿天下，佳妙軼事層出不窮，這「蘇大大」之名，與前者相映成趣，但卻蓬頭垢臉，終日與爐灶結下不解之緣，她到底又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雲十一郎向蘇大大拱手作揖，道：「蘇大姐果出於名門，祖上三代俱爲朝廷一品大員，可惜終爲奸人所害，以致到了蘇大姐這一代，竟爾流落草莽，與强梁巨寇爲伍。」

蘇大大沉聲說道：「英雄莫問出處，落泊莫問根由，賤妾的往事，再也休提起！」

雲十一郎拇指一豎：「果然是巾幗不讓鬚眉，可惜所遇非人，好一朵鮮花插在……」

「我不是一朵鮮花，你休要挑撥離間！」蘇大大怒容滿臉，一拍胸口，厲聲說道：「這三掌，賤妾甘心接下，你出掌吧！」

雲十一郎「嘖嘖」連聲，目光卻瞪視着蘇大大背後的王和德。

只見王和德毫無表示，蘇大大雖爲他挺身而出，但他卻淡然置之，好像這本來就是天公地道，再也合理不過的事情。

雲十一郎又再豎起拇指，但這一次卻是向着王和德說：「佩服！佩服！王公子不但飲和食德，更慷慨非常，視女人如身外物，也許連一件衣服也有所不如！」

王和德「哼！」一聲：「少在我面前胡說八道，我身上這一襲衣衫，乃湘繡錦袍，價值不菲，當然比這賤婦珍貴百倍！」

雲十一郎眉頭大皺，又瞧着蘇大大。

蘇大大居然也「哼！」的一聲：「他有什麼地方說錯了？他這一身衣衫，都是我親手縫造的，他愛惜這些衣衫，便等如是對我有情有義，誰也妒忌不來！」說着，乾瘦的臉龐居然綻出一絲甜甜笑意。

雲十一郎不禁長嘆一聲，漫吟

道：「情癡心癡一片癡，未知今夕是何年……」

蘇大大陡地怒喝道：「少廢話，快出掌！」

雲十一郎搖了搖頭：「算了罷，妳不是我的對手，也不是我要對付的人，就算我殺了妳，也是於事無補！」

蘇大大「嘿嘿」一笑：「你不殺我，我殺你！」突然抓起一個煮菜用的鐵杓，迎面便向雲十一郎怒擊過去！

這鐵杓本是廚房中平平無奇之物，但蘇大大把它揮動起來作爲武器，竟有一股逼人殺氣，直逼雲十一郎眉睫而來。

這股殺氣，挾着可怖的呼嘯聲，鋪天蓋地般罩向雲十一郎，原來看來柔弱懦怯，只懂得在爐灶旁邊燒菜的小婦人，竟在一瞬間變得殺氣騰騰，兇厲無比。

雲十一郎有劍，但他沒有使用。

殺雞焉用牛刀。

蘇大大這一招再兇厲，在雲十一郎眼中，還只不過是婦道人家用來煮菜的小巧技倆。

區區鐵杓，也許可以殺掉一些無名小卒，又怎能動雲少幫主分毫？

大轎上既有爐灶鐵鍋，也有有其他廚具，例如碗碗碟碟之類的東西……

雲十一郎隨便地用足尖一翻，已把一隻江西瓷碟弄上手。

鐵杓雖非十分沉重之物，終究還是鐵器，蘇大大以鐵杓重重擊中了瓷碟，那瓷碟又焉還不片片碎裂？

但世事難料，鐵杓分明已重重擊中了瓷碟，但瓷碟竟然分毫不損！

這還不算，最令人驚訝的，是瓷碟並未崩破，反而鐵杓竟被瓷碟撞得變了形狀！

蘇大大在一招之間，已然慘敗！

鐵杓被毀了形狀，她整個人也給雲十一郎洶湧的內力反震得遠遠倒跌開去。

王和德把她摟抱住！

蘇大大已給雲十一郎重創，王和德才摟抱住她，她立刻便「哇」的一聲狂吐鮮血。

王和德大叫：「吐得好！」

燕飛霞不禁大怒，這個乾瘦婦人爲了他而身受重傷，他不但沒有感到難過，反而大叫「吐得好」，眞是滅絕人性之極。

但燕飛霞在憤怒之餘，卻又不明白，這個混蛋何以不叫「活該！」或者是「該死！」之類的話，卻大叫「吐得好！」，究竟又好在什麼地方了？

燕飛霞毫不明白，但「神鵰老怪」司空不平卻哈哈大笑：「新鮮佳餚快要上碟，這混帳的老饕自然是他媽的興高采烈！」

燕飛霞更是莫名其妙。

只見王和德在大叫之後，以極快速俐落的手法，抓到個青花大碗。

蘇大大受了强大內力震盪，傷勢非同小可，仍然不斷狂吐鮮血，王和德急急以青花碗接住，雙目中更流露出饞涎欲滴的神情。

不到片刻，偌大一個青花大碗，竟已裝滿了蘇大大吐出來的鮮血，情形可怕之極。

司空不平撚鬚微笑，說道：「連半滴也不肯浪費，不愧是老饕本色！」

燕飛霞聞言，不禁全身猛然大震：「司空前輩……你……你不是說他會把這碗鮮血煮熟來吃罷？」

司空不平淡淡地說道：「丁開山還可以茹毛飲血，但王和德講究飲食之道，未經煮熟的鮮血，大概不會感到興趣！」

燕飛霞聽得呆住了。

只見王和德把蘇大大的鮮血裝滿一大碗之後，神情顯得極是興奮，不住地嚷道：「煮雞血煮鴨血煮什麼血都吃得多了，煮賤婆娘的血，倒是機會難逢！」

燕飛霞差點沒昏倒過去。

但更令她驚訝的事情，還在後頭。

那個蘇大大，吐了一大碗鮮血之後，一張臉已蒼白如雪，但她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她不但笑得出來，接着所說的幾句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得難以想像。

她對王和德說：「對，今天賤妾煮的菜，全都不倫不類，一時間竟沒想起『韮菜煮雞血』這道小菜來……尚幸賤妾誤打誤撞，撞出了這麼一碗……血……賤妾這就立刻去煮……」

王和德冷冷一笑：「不必了，妳笨手笨脚，就算材料再好，落在妳的鳥爪裏，也給糟蹋了！這一道菜，就由我來親自下廚！」語畢，竟一脚把蘇大大踢開，毫不理會她是死是活！

蘇大大給他踢落大轎，身子硬挺挺地撞落在大石塊上，只聽得一聲「喀喇」，骨折之聲清晰可聞，王和德這麼一踢，又不曉得把她身上的骨頭弄斷了多少根。

但蘇大大非但沒有怨恨王和德，反而臉露歡娛之色，口中兀自喃喃地說道：「王公子……他……他今天終於摟抱了我……」

她自我陶醉，雖然只是一口氣吊着半條命，但她半點也不恐懼，更沒有爲此而哀傷。

但燕飛霞卻忍無可忍了！

她突然撲向大轎，用一把匕首直刺王和德這個寡情薄倖的男人。

但她根本無法接近大轎，因爲那八個踩在女侏儒肩膊上的巨漢，齊齊阻攔住燕飛霞！

燕飛霞憤怒如狂，也不顧這八個巨漢和八個女侏儒是什麼來歷，揮動着匕首見人便刺！

她這一把匕首，並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在「神鵰老怪」司空不平腰間抽出來的。

這把匕首決非凡品，連柄把都鑲着龍眼般大小的黑珍珠，但她憤怒之下，把司空不平這把匕首直抽出來，司空不平居然只是笑了笑，絲毫並不以爲忤。

可是，那八個巨漢和八個女侏儒，個個身手不凡，而且相互之間身形轉動，顯然是有着極嚴密的陣法組合。

那八個巨漢，人人赤手空拳，倒是那八個女侏儒，各自擁有不同的武器，一時之間，尖刀利斧、短劍長鞭自四方八面湧向燕飛霞。

燕飛霞在五雷教中素有「輕功第一人」之稱，即使是她師父慕容絕色，在輕功方面也及不上這個女弟子，但如今在鷹愁峽上遇上這一撮奇形怪狀的巨漢和女侏儒，一身輕功再高明，也是施展不出來！

那八個巨漢，雖然赤手空拳，但人人肌肉堅實有如銅鐵，十六隻粗大的巨掌輪流互劈之下，簡直有如一座銅牆鐵壁，要闖過去又是談何容易？

但就在此際，司空不平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哨聲。

一隻巨大異常的神鵰，自斷崖下突然飛了上來！

牠是大金？還是小金？

燕飛霞不知道，她只知道，巨鵰是衝着她而來的。

司空不平怪叫着說道：「姑娘不必客氣，牠叫大金，會很聽妳的話和命令！」

形勢急亂，燕飛霞不再多慮，一個觔斗，輕輕翻身飛躍上鵰背，隨即向大轎那邊一指，叱道：「爐灶旁邊那個人，壞得很，咱們飛過去教訓教訓他！」

巨鵰果然極具靈性，立刻振翅飛向大轎，不等燕飛霞出手，已用利爪疾攻王和德！

王和德正在用韮菜炮製蘇大大的鮮血，雖見一人一鵰衝着自己而來，卻也毫不退避，只是用一雙長達三尺的特長竹筷，猛力刺向巨鵰大金的眼睛。

他這一刺又快又準，但巨鵰身在半空，如此靈禽身形疾動自是異常矯捷，王和德的長竹筷刺得再快再準，最後畢竟還是落了空！

巨鵰雖未曾被王和德擊中，但也同樣未能爪傷王和德。

王和德是否大不佩服，不得而知，但巨鵰大金一擊不中，隨即旋身回首，以利喙直啄王和德腦頂致命要害！

這巨鵰出招如此狠毒，倒令燕飛霞大感詫異！

這一次，王和德竟然不閃不避，也不招架，只是全神貫注地在煮血！

眼看這怪異到了極點的老饕勢必腦頂開花，慘死在巨鵰鋼鐵般的利喙下，倏地左側一條人影飛撲上來，竟以一隻右掌力拒巨鵰大金的利喙！

那人飛撲上來的勢道，堪稱神出鬼沒，快疾絕倫，但以血肉手掌力抗巨鵰利喙，卻又似是愚笨得無以復加！

可是，事情又有突變，變得令人無法逆料。

那巨鵰本已全力蓄勢猛撲而下，再也不可能改變方向，但當牠即將以利喙和那人手掌觸碰之際，竟然硬生生改變去向，恰恰旋身在那人的右掌掌緣掠過！

這變化之急速，實非墨筆所能形容，但最神奇的，是燕飛霞直踏足在巨鵰大金的背上，竟然並未給拋落下來！

王和德對這險狀橫生的情景，似乎懶得理睬，又好像根本完全不知道！

巨鵰並未傷及王和德，接着一下哨聲響起，牠又再飛回主人「神鵰老怪」司空不平身邊。

燕飛霞只好由巨鵰背上落下，一眼瞥見王和德仍在調味煮血，一臉垂涎三尺的饞嘴模樣，不禁氣得咬牙切齒，卻又完全無可奈何。

在王和德身邊，不知何時已站着了一個老叫化。

這老叫化神態木然，只是不斷視察自己的右掌！

他的右掌中赫然竟是用精鋼鑄造的！

難怪巨鵰大金不肯直啄下去，其後更聽從司空不平哨聲的指揮，飛回到主人身邊去。

大轎旁邊，已來了六個和尚、六個道士，還有五個叫化子。

連同大轎上的老叫化，一共是六個叫化子，當巨鵰飛走之後，其餘五名叫化子都是怪笑不已。

一個老和尚唸了一句「阿彌陀佛」，接道：「人無妄心，事不妄起，人不妄動，事不妄來……」

另一個老道士搖頭道：「大師，你這幾句佛偈，不倫不類，毫無意義，而且唸得甚爲難聽！」

大轎上的老叫化道：「那扁毛畜牲好聰明，竟不肯啄我這一隻手！」

就在此時，王和德已把那碗人

孟九舉起一對銅錘和雲十一郎拚命……

血煮熟，還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

鷹愁峽上，已給這一大羣人，弄得一片嘈雜，甚至可說是烏烟瘴氣！

直至一個人來到燕飛霞面前的時候，這一切方始改變過來。

這人對燕飛霞凝眸直視，似乎甚爲無禮。

而在這無禮之中，卻又偏偏彷彿充滿着柔情、深情、甚至是說不出癡情。

「都給我退下！」這人輕輕揮手，聲音並不怎麼響亮。

但他這短短的字句，就是命令！

絕對不容許任何下屬抗拒、疑惑，甚至是稍爲皺一下眉頭的命令！

片刻間，和尚、道士、叫化子、大轎巨漢、女侏儒、奏樂而來的彩袍人等等，全都悄悄地撤退……

連那個本已受創甚重的蘇大大，也急急爬上大轎之上，不敢稍作逗留。

丁開山也走了，他竟已成爲了這人的下屬！

這人當然就是「刀的貴族」、「貴族的刀」，江湖上人稱「玉面至尊」的白千雲！

* * *

白千雲又回來了，他的眼神，又再深邃有如無窮無盡的大海。

鷹愁峽上，又再只剩下三個人。

司空不平也和大金、小金飛掉了，誰也不知道飛到了什麼地方，是否還會再回來。

三個人，仍然是白千雲、雲十一郎和燕飛霞這兩男一女。

江湖上，有很多故事，都和英雄、美人脫不了關係。

一個英雄，配一個美人，往往已很動人，很轟烈，令人永遠難忘，諸如楚霸王項羽與虞姬……

但一個美人，配合着兩個英雄的故事，同樣也可以驚天動地，令人血脈賁張。

燕飛霞，無疑是美人，甚至是美人中的美人。

她一直傾慕，甚至是刻骨銘心的情郎，本來在她心目中，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大英雄。

雲十一郎的名字，早已在她腦海中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烙印。

可是，在這兩三天之內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卻是太可怕了，雲十一郎不再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而另一個魔鬼般的男人，一出現就侵佔了她所有一切，而且毫不猶豫地，由鷹愁峽的萬丈懸崖直往下跳。

他這一跳，竟似是爲了燕飛霞而跳的！

白千雲！魔鬼般的男人，他也不是什麼英雄，卻比任何類型的英雄人物，更令燕飛霞爲之悠然嚮往！

雲十一郎目注着白千雲，首先開腔：「很可惜！你遇上了我！」

這是很驕傲很驕傲的話，白千雲當然聽得出來。

但白千雲的眼神，還是只注視在燕飛霞的身上。

燕飛霞的一顆芳心，給他瞧得卜卜亂跳，她想逃避，但不能！

白千雲忽然揮了揮手，說道：「你太狂傲，但凡過份狂傲的人，最後都會死在自己的手裏，這才是眞眞正正很可惜的事情。」

他說的話，與雲十一郎完全針鋒相對。

雲十一郎狂傲，他更狂傲。

兩個同樣都是狂傲不可一世的男人相遇，而且中間更夾雜着燕飛霞這樣的一個大美人，結果恐怕只有兩個字才能解決，那是——決戰！

這一天的鷹愁峽，本來就是白千雲和雲十一郎決一死戰的地方。

但決戰過程一波三折，兩人尚未眞正動手，鷹愁峽上已人來人往，喧鬧無比。

可是，不到一個時辰，一切已再恢復原狀。

雲十一郎的劍鋒又再指向白千雲：「這一次，你大概不會再跳懸崖了罷？」

白千雲搖搖頭，突然伸手握着燕飛霞的手，說道：「我爲妳跳崖，丁開山也爲妳而跳崖，他對我說，妳欠了他『一夜短暫夫妻』的賭債！」

强敵就在他身邊，但他關心的居然並不是雲十一郎的劍，而是燕飛霞與丁開山之間的賭注！

這使得她的臉發紅，究竟是因爲白千雲緊緊握住她的手，還是因爲白千雲提起了丁開山和她的賭注？

「是的……」燕飛霞直認不諱，她雖然正直善良，但卻並不是一個懦怯的女孩，而且頗有「女賭徒本色」，輸了就是輸了，決不會賴帳。

白千雲聽了她的回答，默然半晌，才說：「丁開山沒有死，他贏了，妳打算怎樣？」

燕飛霞道：「願賭服輸。」

白千雲居然沒有生氣，微微一笑，說道：「很好！不愧是我的女人！有膽色！」

燕飛霞望住白千雲的臉：「但你好像已對丁開山這個屠夫動了手脚？」

「不錯，他雖然給神鵰救起，但一入水濂洞，已整個人落在我的掌握中！」白千雲淡淡地一笑，「我問得很簡短，丁開山也答得很爽快，妳和他的賭約，我很快便知道得清清楚楚。」

白千雲說到這裏，忽然轉過臉瞪着雲十一郎，似乎很詫異地說：「噫！你怎麼還跟在我的背後？」

雲十一郎的劍雖然早已出鞘，但始終沒有發招。

連一招，甚至是半點動靜也沒有！

白千雲故意激怒他，但他卻無動於衷，只是全神貫注凝視着劍尖！

他在找尋白千雲的破綻，但找不到，只好等。

但等了又等，仍是等不着，於是，只好一等再等。

白千雲雖然不斷和燕飛霞談話，但並不等如他的防備已在鬆懈。

不但沒有鬆懈，簡直就是潑水不進，無懈可擊！

他每一個動作，所站的方位，所移動的步伐，以至雙手擺動的姿態，無一不是針對着雲十一郎而發。

看似談笑自若，瀟灑風流，實則一直步步爲營，絕對不給予敵人有任何一分一毫的機會。

無破綻，何必急攻？不可急攻，唯有等！

武學之道，進攻是一門大學問，防守又是另一門大學問，而介乎攻守之間的戰略，乃是——等！

不動如山的戰略，就是——等！

能攻不能守，非王者之師。

能守不能攻，非王者之師。

急躁出師，應等而不等，更非王者之師。

雲十一郎卻能等，甚至是一等再等。

他能等，白千雲更能。

雲十一郎不妄動，白千雲更不急躁。

就在這時候，天上飛來了一隻色彩繽紛，異常燦爛奪目的蝴蝶。

這蝴蝶很大，竟比「神鵰老怪」司空不平的一對巨鵰更大。

世間上怎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蝴蝶？

有！眞的有！而且就在雲十一郎、白千雲和燕飛霞的眼前。

因爲這是一隻巨鳶。

巨鳶，很好看的一隻大蝴蝶。

在這大蝴蝶中間的一個人，更好看。

這個好看極了的人，當然是個女人。

一個罕見的美人，一對足以令男人色授魂與的眸子，雖然她在高空之中，還是可以令人强烈地感受出來。

雲十一郎眼前只有自己的劍，

和白千雲的性命。

他這把劍，非殺白千雲不可，因爲白千雲若不死，那麼他就只有註定接受失敗的命運。

失敗並不是死亡，但對雲十一郎來說，他可以死，但絕不可以失敗。

爲了要全神貫注對付白千雲這個强敵，雲十一郎絕不會理會天空上的任何東西。

白千雲也感受到極强大的殺氣和壓力，他並未低估雲十一郎這個人。

但天上忽然飛來一隻色彩燦爛奪目的大蝴蝶，又怎能視若無睹？

他微笑着，笑得甜膩迷人，比許多嬌俏的女孩子笑得還更好看。

但他的「好看」，卻又偏偏極具男子氣概，令人爲之心折。最少燕飛霞確然如此認爲。

當那隻大蝴蝶飛到他和燕飛霞頭頂的時候，他微笑着對她說：「妳很幸運，但凡妳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美麗的，連師父也是一樣。」

燕飛霞的師父，是五雷教教主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來了，她就在半空那隻巨大而漂亮的蝴蝶上。

蝴蝶飛翔，每在花間草叢，如今卻飛舞在萬丈懸崖之上。

「好氣勢！好厲害的臭婆娘！」在雲十一郎的背後，突然有人怪聲大叫！

雲十一郎怔住了，他自信耳力聰敏，警覺性之高罕沒有人能企及，他一直都以爲，懸崖上除了他自己，白千雲和燕飛霞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任何人！

慕容絕色駁蝶而來，那是例外。

但他背後還有一人！

這人並非來自高空，而是來自「地底」！

所謂「地底」，其實也是在萬丈懸崖之上。

在雲十一郎背後那人，竟在堅實無比的地底下挖穿了一個洞，然後藏身其內！

他是什麼人？

* * *

由地底冒出來的人，任憑怎樣猜想，也不可能是一個衣飾講究的達官貴人。

但這人偏偏是個大官！

一個全身盔甲，滿臉刀疤，容貌奇醜的將軍，竟然自地底冒出，這還不算，他更手挽强弓，搭上利箭，「颯」的一聲，一箭射向大蝴蝶上的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駁蝶而來，已是怪異莫名之事，地底下忽然冒出一個大將軍，更是怪誕之極。

但更奇的，還是這個將軍的箭。

他所用的箭，其實根本不是箭，而是一根黃金！

這一根黃金，看來並不如何銳利，但卻份量十足，黃澄澄，奪目之極。

金條一射，快逾流星，直射向在高空中的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在蝴蝶上目睹金條射至！並不驚慌，只是吃吃一笑。

她的笑聲很動人，甚至是很淫蕩，令人有着想入非非的感覺。

可是，她並不是在一張柔軟的大床上，而是在高空之中，在一隻巨鳶之上。

一個女人，能夠在如此境況下發出這樣的笑聲，實確難能可貴。

金條射向慕容絕色的胸脯。

她輕輕一拍，就把這根金條拍掉下去，一直跌落到懸崖邊。

那個將軍立刻大叫道：「使不得！那是眞金！十足眞金。」竟不顧一切，飛撲出去，把那一根黃金接住。

他總算及時收住脚步，並未爲了一根黃金而整個人摔下萬丈深淵。

慕容絕色吃吃地笑着，巨大的蝴蝶同時飄然落在雲十一郎身邊。

那個容貌奇醜的將軍大怒：「臭婆娘，果然是妳！」

雲十一郎再也不能置身事外，問道：「你又是什麼人？」

醜將軍冷冷一笑：「我是什麼人，憑你這塊材料，還不配問。」

慕容絕色卻對雲十一郎吃吃一笑，說：「他叫孟九，是賤妾以前的丈夫！」

雲十一郎「哦！」的一聲，道：「我明白了，他要謀殺老婆，然後在外面風流快活。」

慕容絕色嫣然一笑：「你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難怪我的小妮子一直對你死心塌地。」說着，神色一寒，冷冷地盯着燕飛霞的臉。

燕飛霞的臉早已一片蒼白，甚至連嘴唇都沒有了血色，但她仍然是極其動人的俏女郎。

慕容絕色的眼神，並不嚴厲，只是冷冷冰冰，毫無半點師徒的感情。

燕飛霞失望極了，她並不害怕師父對自己如何兇惡，只盼望師父的內心，對自己是善良的。

就算她對自己不好，仍屬其次，最少，她希望師父並不是一個壞女人。

但她失望了，慕容絕色和雲十一郎，兩人都同樣戴着虛偽的面具。

「殺了妳這個賤婆娘！」孟九大喝一聲，忽然自腰間抽出一對大銅鎚，一左一右，分別向雲十一郎和慕容絕色同時直砸下去！

慕容絕色輕輕側身閃開，雲十

一郎卻不閃不避，竟然用一把長劍硬擋重逾五十斤以上的大銅鎚。

以一把普通的長劍，硬拚如此沉重的兵器，決非明智之舉，除非……

除非雲十一郎的功力，自信可以遠勝對方！

果然，雲十一郎雖然手握輕盈的長劍，竟然把孟九的大銅鎚硬生生震開！

孟九連退五步，但接着又再捲土重來，同時大喝：「老子要宰了你們這一對姦夫淫婦！」

孟九罵的並不是燕飛霞，而是慕容絕色和雲十一郎，但在燕飛霞耳中聽來，卻比痛罵自己還更難過千百倍。

孟九鼓氣再上，一對大銅鎚左右開弓，氣勢很是嚇人。

可是，在慕容絕色和雲十一郎的眼中，這只不過是雕蟲小技。

這一次，雲十一郎不再理會孟九，卻由慕容絕色出手對付孟九。

燕飛霞心中極度失望之餘，卻又在想：「這孟九眞的是師父的丈夫嗎？以前，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師父是有丈夫的……可是，師父的一切，又有誰能眞眞正正明白？」

在五雷教，教主慕容絕色一直都以神聖的形象出現，即使是最親的部下，誰也不曉得她在虛假面具下的眞面目到底是怎樣的。

倘若在三天之前，忽然鑽出了一個像孟九那樣的男人，說他自己就是慕容絕色的丈夫，燕飛霞不但絕對不會相信，而且肯定會出手把這個男人重重的懲戒！

但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她甚至毫不懷疑這個陌生將軍說的話。

他說：「老子要宰了你們這一對姦夫淫婦！」

孟九狂攻慕容絕色和雲十一郎，招數沉渾有力，但卻無法傷得了兩人分毫。

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慕容絕色親自出手對付孟九，孟九固然傷不了她，但她也竟然無法把這個看來十分魯莽的軍官制服。

白千雲忽然挽着燕飛霞的手，微笑着說：「我們走吧！」

燕飛霞一怔：「走？我們走得了嗎？而且，我又爲什麼要跟着你走？」

白千雲悠然道：「不爲什麼，只因爲我是白千雲，是『刀的貴族』、『貴族的刀』，而且更是一個全心全意對你的男人！」

「不！我不是你所需要的女人，我們根本不是同一類人！」燕飛霞心中大是混亂，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拒絕白千雲。

她，甚至不知道，是否應該拒絕這個魔鬼般的男人！

白千雲接着而來的動作，更是驚人。

他竟然把鷹愁峽上的强敵視若無睹，把燕飛霞緊緊地擁抱在懷中。

他的聲音，低沉而充滿着迷人的魅力：「天下雖大，但別的事情，我們完全不必理會，我要妳知道，什麼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燕飛霞的臉立刻像火燒般紅了起來，她想起了古堡中的經歷。

燕飛霞只好拚命搖頭：「不！你別再逼我，我……我受不了！」她要掙扎，從這個魔鬼般男人的雙臂中掙脫開去！

可是，白千雲的手，卻像是鐵鉗般，把她牢牢地拑住。

燕飛霞急得眼淚也流了出來，但卻沒有再掙扎，反而呻吟起來……

她的呻吟聲很動人，而且充滿着誘惑力。

她並不是故意這樣的，但白千雲的舉動，卻使她作出了很自然的反應。

雲十一郎罵了一聲：「淫娃！」

這時候，不但慕容絕色給孟九怪異的招數緊緊纏住，連雲十一郎也被拖了下水，孟九以一人之力，把兩大絕學高手力纏不放，情形眞是怪異到了極點。

雲十一郎只是罵了一句「淫娃」，孟九的大銅鎚已險險轟在他的鼻樑上！

慕容絕色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對雲十一郎說：「小心他練成了『小吸星神功』！」

武林中，有一門驚世絕學，名爲「吸星神功」，固然是邪門之極的武功，但這套武功原來尚有旁支一系，名爲「小吸星神功」，創於五台山靈若寺，但到底是誰所創，武林中至今仍未有人知曉，只知道「小吸星神功」源出於「吸星大法」，雖然比不上「吸星大法」那麼驚世駭俗，但卻也是非同不可，又邪門又厲害，不可不防。

孟九以前的武功怎樣，慕容絕色是瞭如指掌的，想不到一別十年，孟九竟然脫胎換骨，更練成了「小吸星神功」！

雲十一郎和慕容絕色，都是武學上的一流高手，可是竟然給孟九纏得頭暈轉向，東西不分，南北不辨。

而在這時候，燕飛霞也同樣是意亂神迷。

白千雲的聲音，極具魅力，他在她耳邊輕輕地說：「我帶妳去一個美麗的地方，在那裏，有最好的酒，最好的歌姬……」

「不！我不能和你繼續這樣下去！」燕飛霞掙扎，全力掙扎。

但不濟事，全不濟事。

白千雲的手强而有力，他不會弄疼懷抱中的美人兒，卻也不會讓她脫離自己的懷抱。

他抱起了她，由另一條狹隘而險峻的小山路飛奔下去。

她不再掙扎，只是閉上了眼睛，任由白千雲怎樣擺佈。

一刀剖胸　贏取芳心

白千雲輕功之佳妙，實非燕飛霞所能想像。

她雖然是五雷教中輕功最好的年輕一代人物，但和白千雲相比……根本就是無法可比。

白千雲抱着她，遠遠離開了雲十一郎、慕容絕色、孟九，也遠遠離開了丁開山、女侏儒、巨人、王和德、蘇大大、和那些和尙、道士、叫化子……

他抱着她來到了一條玉帶般蜿蜒而下的河流。

河中有一艘金碧輝煌的畫舫。

一艘輕舟，無聲無息地靠近岸邊，船孃居然是個體態迷人的女人。

「主人，你終於來啦！」她的嗓子很甜美，說的是吳儂軟語。

白千雲嘻嘻一笑：「翠娃，妳今天準備了什麼孝敬我？」

這個叫「翠娃」的女人，眞是很特別。

輕舟在白千雲划槳之下，漸漸靠近了畫舫。

畫舫上，有一個巨漢，正抱着一條巨杉胡亂揮舞。

巨杉又粗又大，但在這巨漢舞動之下，卻像是一條蘆葦般，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巨漢看見燕飛霞就哈哈大笑，燕飛霞初時不敢看他，到了後來，忍不住瞧了一眼，一看之下，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原來這人，赫然竟是那個在古堡裏的金毛巨漢。

金毛巨漢狂野無比，燕飛霞是見識過的。

白千雲拖着燕飛霞雪白滑溜的手，撥開層層珠簾，進入畫舫船艙內。

只見這畫舫船艙，十分寬敞，內裏擺設更是奢華之極。

白千雲道：「你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沒有任何人取代，我對你是眞心的，要不要剖開我的胸膛，把我的心挖出來看個淸楚？」白千雲忽然語氣誠懇地說，半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燕飛霞卻忽然促狹地說：「好！你就把心挖出來給我看看吧！」

白千雲欣然一笑：「自當遵命。」

燕飛霞一怔，還不曾明白他的意思，倏地刀光一閃，白千雲竟已把自己的胸膛剖開！

貴族的刀！刀的貴族！

白千雲刀法之快，舉世知名！但又有誰能夠想像，只是爲了一句戲言，這位被譽爲「玉面至尊」的白少莊主，竟然會用自己的刀，把胸膛一刀剖開！

他一刀開胸，竟然還是談笑自若，對燕飛霞說：「妳瞧瞧，這是不是我的心？」

燕飛霞吃驚極了，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男人，竟然會爲了自己的一句戲言，就把胸膛剖開，把他的一顆心打開給自己看。

她眞的看見了他的心！

血淋淋的心！

「你瘋了！你是個瘋子！」燕飛霞聲音嘶啞，急得快要哭了出來！

她的心在跳，在胸膛內卜卜地跳。

白千雲的心也在跳，但卻坦蕩蕩地在燕飛霞的眼前跳。

燕飛霞急得直躲脚，忙亂之中突然大叫：「救命呀！」

燕飛霞看見白千雲滿身都是血，終於急得哭了。

「千雲……快想辦法！快想辦法！我……我求求你！」

「霞妹，妳很美。」

「你眞是個瘋子！不要命的瘋子！」

「只要妳明白我對妳的情意，區區一條賤命，又算得上什麼？」

「你好狠心……你若死了……我……我以後怎辦？」

「只要妳相信我，我大概還熬得過去……是死不了的。」

「眞的？我相信你，我眞的相信你……天下間，除了你之外，又還有誰會爲了我而做出這種傻事？」

「不！這並不能算是傻事，只有眞情眞義，才能引發出最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千雲，你別再說話了……你……流了很多血，傷口很深……天啊！我……竟然眞的看見了你的……一顆心！」

燕飛霞說到這裏，突然一陣暈眩。

「霞妹，妳怎樣了？」白千雲驚呼。

燕飛霞盡量不讓自己暈倒，但不能。

她暈倒了，她暈迷在白千雲血淋淋的胸膛上。

她在完全暈迷前的一剎那，聽見了白千雲微弱的心跳聲……

＊　＊　＊

夜已深，雲十一郎疲累得像是一條快要斷氣的狗！

曾經是衆所矚目，至今仍然是

眾所矚目的雲十一郎，此刻竟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衣衫不整，頭髮散亂，滿身酒臭，懶洋洋地從一間客棧門內走了出來。

客棧是第八流的客棧，老闆是又矮又老又醜陋的老頭兒。

但雲十一郎知道，這老頭兒藏有最好的媚藥，所以他來這裡……

＊　＊　＊

孟九雖有「小吸星神功」，但最後還是給慕容絕色找到了一點點破綻！

破綻不分大小，只要有一點點極細微的破綻，已足夠讓孟九的腦袋搬家！

孟九被殺，但慕容絕色卻像是一條貪婪的雌狼，立刻纏着雲十一郎不放。

雲十一郎是個聰明的人，他知道，慕容絕色對他來說，有多麼重要。

他和慕容絕色暗中勾結，要控制中原武林，但半途卻殺出一個程咬金——白千雲！

慕容絕色也和雲十一郎一樣，擁有極龐大的勢力，只要這個女人能夠一心一意和自己合作，稱霸中原之事，指日可待。

但這女人，表面看來孤傲不羣，骨子裏卻淫賤得不能再淫賤！

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

雲十一郎喝了不少酒，耳畔又聽見慕容絕色淒厲的呻吟聲。

「好一個蕩婦！」雲十一郎心中暗罵。

他聽得心中冒火，喃喃罵道：「婊子好快的手法，不知道又找到了一些怎樣的男人！」

房內一燈如豆，但仍然可以看見慕容絕色的媚眼，正在拋向一個肌肉結實如鐵的黑漢。

這黑漢肌膚如墨，但卻高大結實，他赤膊着上身，肌膚黑得發光，雙手有如蒲扇般抓向慕容絕色的粉臉。

他用力揑着她的臉，把她的臉揑得發紅。

她嬌喘着，神態顯得異常興奮，又咬着黑漢的耳朵，叫道：「我整個人都是你的，你甚至可以把我吞進肚子裏。」

她的嬌喘聲和浪語聲，充滿着無窮的挑逗，黑漢興奮地笑了起來。

「好一個騷貨！」黑漢叫了起來。

「好香！」他讚嘆不已。

「女兒家的身體，總是香香的，我怎能例外？」她吃吃地笑。

黑漢的眼睛忽然睜得老大，說：「我要走了！」

慕容絕色一怔：「爲什麼？」

黑漢臉露爲難之色，吶吶地說：「我不能再和妳繼續下去，否則，我對不住自己的好兄弟！」

慕容絕色奇怪地望着他：「什麼好兄弟？」

黑漢說：「我有一個結拜兄長，我曾經和他誓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現在，我若在這裏風流快活，未免是很對不起他……所以，我非走不可！」

慕容絕色卻摟住了他的脖子，膩聲說道：「你的結拜兄弟在那裏？」

黑漢道：「半個月前，我和他打家劫舍，搶了一個奸官的銀子，後來我逃脫了，但他卻給知府逮住，此刻正在牢獄之中。」

慕容絕色「唔！」的一聲，道：「你果然很夠義氣，但你爲什麼一直都不去救他？」

黑漢道：「誰說我不去救他，妳瞧！」說着，把屁股露向慕容絕色。

只見黑漢屁股的左邊，有一道刀疤，疤痕尚未痊癒。

黑漢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屁股：「五天前，我糾集了八九個好兄弟，前往大牢劫獄，可是失敗了，屁股還給那些狗腿子砍了一刀！」

慕容絕色憐惘地望住他的傷口，忽然嘆一口氣。

「好夠義氣的漢子，讓我來給你補償吧！」

本刊啟事

本刊自刊以來已達三十五年之久，承蒙各地讀者擁護，至深感謝，本刊一向宗旨取之讀者，用諸讀友，忠誠服務，始能維持至今，近年來，物價飛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仍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每本港幣十八元正，由第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日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出版社謹啟

黑漢卻還是說：「不！我是發過毒誓的，一定要和他有福同享……」

慕容絕色嬌笑起來：「別擔心，我是什麼人，你是知道的，區區一個小地方的牢獄，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它整座挑了起來，那時候，你的結拜兄弟就恢復自由了！」

黑漢大爲興奮：「妳不是騙我吧？」

慕容絕色在他臉上吹了一口氣：「我絕對不會食言的。」

黑漢忙道：「好！一言爲定！」

雲十一郎在窗外聽得很清楚，不禁暗暗嘆了口氣：「蠢材！你太不瞭解這個淫婦了。」

他也很清楚，那個黑漢卻是在自討滅亡。

慕容絕色笑得越是動人，殺機也就越是濃厚。

但那黑漢顯然如在夢中！

他竟然用自己的背脊向着慕容絕色，根本全然不曾提防，這個淫毒的女人會向他下毒手。

正如雲十一郎心中所想，這黑漢實在是一個蠢材。

也許，在別的地方，別的事情上，這黑漢很精，但在慕容絕色這個不世女魔頭的手底下，他的確是一個蠢得不能再蠢的蠢材。

只是，慕容絕色也沒有在他背後出手。

因爲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她輕輕地叫喚了黑漢一聲：「你怎麼不再瞧我啦！」這一聲叫喚，銷魂蝕骨，那黑漢聽得連骨頭都酥了。

他緩緩地轉過了身子，望向風情萬種的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突然一手拉着黑漢的胸膛。

黑漢仍是懵然不知性命即將結束，還咧嘴一笑，想俯下身子去親慕容絕色的臉。

但不到眨眼間，他就如夢初醒了。

因爲慕容絕色的手掌，突然向前用力一插，然後，她的手掌就由他胸膛前面插入，再由他的背門穿透而出！

黑漢瞪大了眼睛，臉上的神情又驚又怒，而且也充滿了絕望！

「妳這個娼婦！」黑漢嘶聲吼叫。

他極憤怒極憤怒，他要報仇！

他伸手要揑碎這個女人的脖子，但他的手才伸出去，人已氣絕畢命，跌倒下去。

慕容絕色憎惡地把他一腳踢開，臉色變得比冰還冷。

她冷笑着說了一句：「臭男人！」

雲十一郎苦笑着，忽聽得慕容絕色吊高了嗓子，冷冷道：「雲少幫主，你在外面瞧夠了沒有？」

雲十一郎不理睬她，掉頭便走。

他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語地說道：「娼婦！娼婦！好厲害的娼婦……」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燕飛霞悠悠醒轉了。

她一睜開眼睛，立刻便想起了白千雲剖開自己胸膛的可怕情景。

「千雲！」她驚呼起來。

但白千雲不見了。

她躺在一張很寬敞的大床上，而且四周環境令她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

她已不再在那畫舫上，而是在一座皇宮似的大殿中。

一切的佈置，都是金碧輝煌，奢華之極！

很大的地方！很富麗堂皇的大殿。

她看不見白千雲，卻看見了六個年輕的男女。

三個美少年，三個很可愛的少女。

「燕姑娘，妳醒了？」其中一個少年上前慰問她，手裏捧着一個碧綠的燉盅。

「你……你們是什麼人？」燕飛霞眼神詫異地望住這幾個少年男女。

這少年甜甜地一笑：「我們當然都是這裏的奴僕。」

「奴僕？」燕飛霞一怔，「你們的主人是誰？是……是白千雲嗎？」

「不，這裏並不是白少莊主的地方。」

「不是白千雲的地方？」燕飛霞吃了一驚：「他……他是不是死了？」

少年道：「這個，請恕不能透露，還是請燕姑娘喝下這一盅燕窩吧！」

燕飛霞搖搖頭：「不！我不喝！我……我只想見一見白少莊主。」

少年道：「我家主人有命，燕姑娘若不肯喝下這一盅燕窩，恐怕以後再也不能看見白少莊主了。」

燕飛霞臉色一變：「什麼意思？」

少年道：「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奴才，主人有何深意，請恕小人無法明白。」

燕飛霞冷冷一笑：「如此看來，你們似乎對我這個客人並不怎樣尊重。」

少年道：「燕姑娘要是不肯喝，我們也不會勉强，但妳若要見白少莊主，那是休想。」說到後來，語氣頗不客氣。

燕飛霞怒道：「放肆！」出手便要教訓這少年。

但少年輕功高明，以燕飛霞的能耐，竟未能沾着他身上的一片衣角。

燕飛霞要闖出這大殿，卻給這幾個少年男女擋住去路。

她出手硬闖，但失敗了！

這三男三女的武功，竟是不弱。

燕飛霞被困在這大殿內，竟無法脫身，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喝下那一盅燕窩再說。

本來，以她倔強的性格，是決不會就此屈服的，但她急於要看看白千雲的傷勢怎樣，只好投降。

在燉盅內的，的確是上好燕窩，但除了燕窩之外，還有一些很怪異的藥材、肉料等。

燕飛霞反正已把心一橫，也不管這一盅究竟是什麼東西，總之是喝了再說！

她心想：「大不了是毒藥，千古艱難唯一死，到了這個地步，生生死死又何須放在心上！」

她又有着「哀莫大於心死」的想法。

但在另一方面，她也不是眞的想死，因爲她還要看看白千雲！

三個少男少女，目不轉睛地瞧着燕飛霞的臉。

他們什麼也不必做，監視着這位「玄心聖女」，就是他們現在唯一最重要的任務。

燕飛霞忽然笑了。

但她這種笑，有點傻傻痴痴的樣子。

在正常的情況下，以她的個性來說，是不會笑成這個樣子的。

她的神經一向都沒有毛病，她平時也不是那種瘋瘋癲癲，不倫不類的女人。

但現在，她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

* * *

空虛，是一件難受的事。

一點點的空虛，一點點的難受。

十分空虛，便十分難受。

而她現在的空虛，卻是前所未有的空虛。

她蜷伏在地上，瞳孔裏發射出異樣的光芒。

她覺得身子很燙熱，似乎患了感冒。

但她卻又知道，自己並沒有患上感冒。

還是那幾個字才能貼切地來形容：她很空虛！

* * *

在大殿外，有個人正在練功。

這人練的是童子功。

他已四十五歲，能夠苦練童子功至今，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他叫冼君鐵，是這大殿的主人。

練功是他每天都必不可免的事，今天也不例外，唯一特別的，就是他今天一面練功，一面瞧着一個出色的大美人——燕飛霞！

燕飛霞喝了燕窩之後，整個人完全變了。

她彷彿變成了一個淫娃！一個蕩婦！甚至是一個充滿性飢渴的女人！

冼君鐵望着燕飛霞，依舊練功，一切程序不變。

燕飛霞忽然笑了笑，笑意淫邪無比。

她這一笑，竟然是望住冼君鐵而笑的。

冼君鐵還是繼續練功，童子功。

但燕飛霞並沒有放過他，她的脚步開始移動，一步一步地逼近冼君鐵。

冼君鐵今年四十五歲，六尺八寸，肌肉結實如鐵，而且相貌堂堂。

眞是一表人材！

冼君鐵外號人稱「君子梅」，喜以梅花爲記，亦擅畫梅，筆觸豪放細膩兼而有之。

冼君鐵，今天正面臨重大考驗。

他是否能過美人關？

* * *

燕飛霞站在冼君鐵面前，不斷搔首弄姿，令人心動。

但冼君鐵還是不動。

他眼不動，手不動，心也似是完全不動。

——童子功練至最高境界，萬般色誘也能不動心！

但冼君鐵的童子功是否已練至最高境界？

縱使眞的已練至最高境界，是否眞的能在絕色之前而毫不動心？

現在還未能證實。

因爲在冼君鐵身邊，有一座香爐，香爐上插着了一支香。

香火衹燃到一半。

有人跟他打賭，在一炷香時間之內，決不能抵受得住燕飛霞的誘惑！

冼君鐵不相信，絕不相信！

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是一個很有定力的男人。

尤其是他所練的童子功，最少已練到了第八層境界，決不會在一個女人的誘惑下，自毀神功於一旦。

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有人和他打賭，賭他在一炷香時間之內，一定逃不過美人關！

賭注？黃金萬兩！

除了黃金萬兩之外，還賭另一

件事，那是——主僕之約，他與白千雲之間的主僕關係爲期十載。

賭法是輸的一方，必須在十年之內，成爲贏家的奴僕，任勞任怨，不得稍有異議。

這一注的注碼，實在太大，絕不尋常！

但冼君鐵賭了。

因爲他對自己的定力，抱着無窮的自信。

四十五年以來，他一直都是個很有定力的人，既能泰山崩於眼前而色不變，也能坐懷不亂，不爲任何美色所惑。

所以，他賭了。

現在，賭局正在進行中。

他相信，在一炷香時間之內，任何女色都不能把他擊敗，令他破戒。

* * *

燕飛霞的身體不停地擺動着，就像是一條美麗得斑爛的蛇！

她開始冒汗。

細小的汗珠，密痲痲地鋪在她的鼻尖上，那使她看來更是誘人。

她的鼻尖在冒汗，臉頰卻是一片酡紅，世間上最上等的胭脂，也不能把任何人的臉頰變得這麼好看。

她是那樣地可愛！那樣地出色！更是那樣地嬌嫩！

冼君鐵忽然嗆咳了一下！

他練童子功幾十年，從來不曾如此心神不定。

這是破題兒第一遭。

他感到不尋常，他必須要擺脫燕飛霞的引誘。

但賭約規定，在這一炷香時間之內，他衹可以一直練功，絕不能逃避。

他一逃避開去，就算輸了。

可是，燕飛霞兩片柔軟香氣動人之極的櫻唇，突然貼在他的嘴上。

冼君鐵「啊！」地叫了一聲。

燕飛霞摟住了他的項頸。

她是個美若天仙的絕色佳人！

「來吧！難道你眞的是個木頭人嗎？」

冼君鐵知道，世間上有四種人，都是不近女色的。

第一種：是修行嚴謹的高僧。

第二種：太監。

第三種：練童子功的人。

第四種：不能人道者。

冼君鐵在分析自己的時候，把第一種和第二種人都撇除了，不必考慮。

他既不是個和尚，也不是個太監。

那麼，他究竟是否不能人道？

也不，而且絕不！冼君鐵知道，倘若是個不能人道者，根本就練不成他這一門童子功。

換而言之，他是個正常的男人，甚至比許多看來正常的男人還更正常。

可是，爲了要練成師門秘傳的童子功，他自懂人性以來，便一直禁慾，絕對不能接近女色。

這是師門祖訓，絕對不可以違背的禁令！

這是他自願的嗎？數十年來，這問題一直在困擾着他，就連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不是自己甘心情願的。

他愈是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就愈是不捨得放棄這種「成就」。

事實上，他這一門「童子功」，當他練到三十歲的時候，已經是很厲害的武功了。

他縱橫大江南北，罕逢敵手，誰也不敢當着臉，膽敢得罪冼君鐵。

但在背後又怎樣？別人是否也會同樣地敬畏他？還是把他當作一個怪物？一個被背後譏笑的對象？

冼君鐵其實還是心中有數的。

可是，他不敢面對這些背後的眼光，背後的譏笑，虛僞尊榮背後的眞實境況。

他寧願每夜借酒消愁，把幾十年的鬱結深深地埋藏着，他對自己說：「我是天下第一高手！就算今天不是，明天，後天，總會達到這個目標！」

爲了這個目標，他一直沒有破戒！

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年一年地過去，漸漸地，他深信自己決不會一手毀掉自己苦練了數十年的童子功。

直到今天……

燕飛霞出現了，她是一場賭局裏的「賭具」！

但冼君鐵自己又怎樣？他若破了戒，豈非也成爲了另一個「賭具」？

* * *

她絕不是庸脂俗粉！

她的挑逗，也絕不是虛僞的挑逗。

她變成這個樣子，全然是因爲她喝下了那一盅「燕窩」！

那一盅「燕窩」，裏面的確是有燕窩，但除了燕窩之外，還有三種威力異乎尋常的媚藥。

沒有人能禁受得起。

一般女子不能！燕飛霞也不能！

任何三貞九烈的女子、處子、尼姑，以至一輩子都冷若冰霜，把男人視如糞土的女子，也萬萬禁受不起！

一喝下去，任何女人都會變成——淫娃蕩婦！

香爐中的香火，還在燃點着，而且發出一絲絲一縷縷的煙火……

但更猛烈的慾火，正在香爐的旁邊爆發着！

洗君鐵終於栽倒在眼前這個似仙似魔的女人手下。

他輸了，這一場賭博，他輸得很慘！

他輸了一萬兩黃金！

他在十年之內，必須成爲白千雲的奴僕，任勞任怨，不得稍有異議。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苦練了數十年的童子功，已在這片刻歡娛之間，被毀滅得一乾二淨！

這是他在一天之前，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這似乎是一個極可怕的噩夢。

但這個夢來臨了，他反而覺得並不可怕！

* * *

仍然是那座金碧輝煌的大殿。

燕飛霞坐在大殿的一張黃金大椅上，兩旁分別站立着二十個俊美少男少女。

她穿上了很漂亮的長裙，比最好看的蝴蝶還更好看。

但在這大殿裏，她並不是蝴蝶，而是女王。

連洗君鐵都祇不過是她腳底下的奴僕。

因爲他在一場賭博裏，輸掉了一切。

燕飛霞高高在上，坐在那張雕龍畫鳳的黃金大椅上，她心中祇是思念着一個人的安危。

白千雲！

這個魔鬼般的男人，爲了自己而跳崖，更爲了自己而剖開了胸膛！

眞是不要命的瘋子！

他現在怎樣了？這大殿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一切都像是夢！完全難以理解，絕對不可思議的夢。

但這一切一切，偏偏又是眞的。

大殿中，氣氛詳和。

忽然間，一個臉如白玉，身型修長，神采俊朗不凡的人，無聲無息地站在燕飛霞旁邊。

這人赫然正是「刀的貴族」、「貴族的刀」，被江湖中人譽爲「玉面至尊」的白少莊主——白千雲！

白千雲凝視着燕飛霞，眼神深邃，一如無邊無際，浩瀚遼闊的汪洋大海。

燕飛霞也凝視着他。

她的瞳孔，早已充滿着晶瑩的淚。

然後，她的淚就有如斷線珍珠般，一顆一顆的掉了下來。

再然後，她有如羔羊般倚靠在白千雲的胸膛上……

又再然後……她突然由羔羊變成一條兇狠的母老虎，惡狠狠地一口噬咬在白千雲的脖子上！

她恨透了白千雲！她要咬死這個騙子！他要咬死這個魔鬼般的男人！

白千雲的脖子，迅速地染成一片血紅……

* * *

一盞紅燈，悄悄地掛在滄桑樓的飛簷下。

滄桑樓的確經歷過不少滄桑的歲月。

就連滄桑樓的主人，也曾三度易主。

現在，滄桑樓的主人，是一個女飛賊——紅玫瑰。

紅玫瑰雖然是個女飛賊，但從來沒有官府的人敢動她一根汗毛。

因爲紅玫瑰盜取別人的腦袋，就和她盜竊金銀珠寶的本領一樣快捷妥當。

她在三年前已向官府大老爺提出警告：「大人若想保住烏紗帽下的腦袋，最好就不要打擾賤妾！」

官府大老爺連忙點頭如搗蒜，表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敢騷擾她分毫。

紅玫瑰！

又美麗又可怕的紅玫瑰！

這一晚，雲十一郎帶着滿身酒氣，步伐蹣跚地來到了滄桑樓。

他要見紅玫瑰，說有很重要的事必須和她面談。

但紅玫瑰的侍婢入畫對他說：「小姐不能見你，除非你先洗個澡，再用花葉清香醺洗身體，她才會和你見面談話！」

紅玫瑰有潔癖，雲十一郎是知道的。

這時候的雲十一郎，也的確是滿身骯髒，就連他自己也忍受不了。

能夠舒舒服服地洗個澡，實在是無以復加的享受。

「好吧！」他答應了。

入畫帶着雲十一郎進入了滄桑樓。

滄桑樓到底是甚麼地方？

答案是：一個足以讓男人醉生夢死的銷金窩。

在這裏，有最大的賭場，有最好的女人，最陳年的各地佳釀，甚至有種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刺激玩意。

在長街外面望去，滄桑樓並不特別宏偉。

但進入滄桑樓之後，卻是別有洞天，通過九曲十三彎的長廊後，裏面赫然有幾十輛華麗之極的馬車停放着。

幾十輛馬車，幾十個車伕，全部屬於富豪人物所擁有。

徒步而來的雲十一郎，顯得一派寒酸。

一個豪門公子，目睹雲十一郎寒寒酸酸地走了進來，不禁嗤之以鼻，大爲不屑的樣子。

雲十一郎沒有理會他。

入畫卻突然伸手，閃電般伸手！

她伸手抓向豪門公子的臉！

豪門公子的臉立刻鮮血淋漓，他驚叫。

入畫卻立刻用一把短刀抵着他的咽喉，「別大呼小叫，再不識相，小心把你一刀閹掉！」

豪門公子臉如土色，那裏還敢再哼一聲。

入畫得意洋洋地笑了，她笑起來的時候，居然看來一派天眞無邪的樣子。

雲十一郎忍不住問：「你幾歲了？」

入畫回答：「快十七歲啦！」

十七歲的丫環，卻有三十七歲老娘的狠辣手段，卻又保持着少女嬌憨動人的笑容……

雲十一郎瞧着她的臉龐，心中不禁有着火燒一般的衝動。

入畫的外貌，並不如何突出，但卻另有一種小女兒的風韻。

入畫帶着雲十一郎來到了「夢妃池」。

入畫對雲十一郎說：「這是我們小姐沐浴的地方，除了她之外，誰也不能在這裏沐浴，但今天，你是例外的一個。」

雲十一郎道：「何以對雲某格外禮待？」

入畫「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說：「不爲甚麼，祇因爲你是雲十一郎！」

足足一個時辰後，雲十一郎才自「夢妃池」裏走出來。

他現在乾淨極了，就像是一個剝了殼的熟雞蛋。

入畫很滿意。

她對雲十一郎說：「小姐知道你遲早會找她，你既然已洗得乾乾淨淨，也應該去見一見小姐了。」

入畫帶着雲十一郎，輾轉經過幾條長廊，十幾間房舍、亭台樓閣，最後終於來到了玫瑰小築。

玫瑰小築並不小，它座落在一座平靜如鏡的小湖中央，景色美絕。

小築內，一個絕色美女，正懶洋洋地躺臥在鋪上豹皮的大椅上。

她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紅玫瑰。

「雲少帮主，你終於來了！」她的聲音，聽來也是懶洋洋的，但卻令人感到很舒服。

「你早就知道，我一定會到這裏來嗎？」雲十一郎嘆了口氣。

紅玫瑰「嗤」聲笑了一笑，「當今天下大勢，除了白千雲之外，還有誰能令你感到頭痛？」

雲十一郎道：「不！你說錯了，白千雲並不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最大的敵人，向來祇是我自己。」

「是眞的嗎？」

「當然。」雲十一郎驕傲地說。

紅玫瑰嘆一口氣，「既然這樣，你若要消滅最大的敵人，豈非首先要殺了自己？」

「我沒有必要去消滅自己最大的敵人，就讓這個大敵人一直存在下去好了。」雲十一郎說。

紅玫瑰眨了眨眼說：「你可知道，我最喜歡勇敢的男人？」

雲十一郎道：「世上女子，每多如此。」

他此時所想到的女人卻是燕飛霞……

忽然間，一桶水淋在他的頭上。

把這桶水淋在他頭上的，是紅玫瑰！

但後來，雲十一郎才知道，那並不是一桶水，而是一罈很香醇、很珍貴的酒！

對於眞正的酒徒來說，這當然是很可惜，很浪費的事情。

但雲十一郎並不是個普通的人，他甚麼場面都見識過，別說祇是一罈酒，就算是有人把一大桶炸藥迎頭倒下來，他也不會大驚小怪。

「好酒！」入畫反而搶先發出一聲讚嘆。

雲十一郎望了紅玫瑰一眼，「你這個丫頭，很聰明！很可愛！」

原來，雲十一郎已要靠媚藥、酒氣壯膽。

* * *

在同一夜，青影樓外，來了一頂轎子。

轎伕一前一後，共有兩人。

轎中人是誰？

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因爲在青影樓外，有十幾個人，正在恭恭敬敬地迎接這頂轎子的來臨，而且爲首一人，赫然竟是五雷教教主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是個很高傲的女人，連雲十一郎也給她玩弄在股掌之中。

這轎子裏的人，其來歷定必非比尋常。

豈料轎子停下來之後，從轎裏走出來的人，居然祇是一個看來祇有十歲的孩童！而在他後面，還跟着有幾個容貌不俗的少女。

這孩童一身衣服金光閃閃、手戴玉鐲，笑嘻嘻的走到慕容絕色面前說道：「你又比兩年前漂亮了！」

他一開腔，竟然語聲蒼老，聽來最少也有四五十歲以上的年紀！

慕容絕色卻不敢和他一般嬉皮笑臉，神態更爲恭謹，「尊者取笑

了。」

尊者？這小小的孩童，又算是個甚麼樣的尊者呢？

但他確是叱咤風雲，武林中人聞名喪膽的尊者！

而且，他已五十五歲。

他是魔童尊者！人稱「魔中之童，童中之魔，亦魔亦童，魔童尊者！」

* * *

魔童尊者雖然身形矮小，但卻目光烱烱，令人不敢逼視。

「慕容教主，你不是收了一個很出色的弟子嗎？」魔童尊者嘿嘿一笑。

此際，他大馬金刀地坐在青影樓內，在他面前，有酒有肉，且堆積如山，身邊更有幾個少女慇懃伺候。

「好一個美人兒！」魔童尊者瞧着慕容絕色。

「你能夠把雲十一郎玩弄於股掌間，可見十分聰明，十分難得，我保證，祇要你努力爲我效忠，將來一定大有好處。」

慕容絕色嫣然一笑，「爲甚麼要等到將來？我不依……」她竟對魔童尊者撒了個嬌！

他是個大美人，無論一顰一笑，都足以艷壓羣芳，她這個神情，的確很能令男人心動。

魔童尊者是個男人，又怎能不爲之怦然心動？

他忍不住把她摟抱得更緊。

他問慕容絕色，「你想得到甚麼樣的好處？」

慕容絕色笑了笑，一言不發。

魔童尊者狂笑，「若是別的女人，想碰碰我的身子，恐怕早已給本尊者把她的手扭斷，但你卻又不同。」

「眞的嗎？」慕容絕色嘻嘻一笑，但也就在這霎眼間，她忽然感到有點不妙！

不是有點不妙，而是大大的不妙！

因爲魔童尊者雖然在笑，但他的笑中有殺氣。

這種殺氣，一般是不容易察覺出來的。

但慕容絕色並不是一般人，她本身已經是一條很狡猾的狐狸精。

但狐狸精也有遇上尅星的時候。

魔童尊者就是她的尅星！

當她察覺到形勢大大不妙的時候，忽然聽見「喀勒」一聲，她的足踝骨已給魔童尊者捏碎。

* * *

魔童尊者殺人，往往無聲無息，這一點和慕容絕色完全一樣。

也許，這一男一女，本來就是同一類人。

若是別的女人，驟然間給身邊的男人捏碎了足踝骨，就算原本是個柔馴的小鴿子，恐怕也會立刻像是殺豬似的大叫起來。

但慕容絕色並不是普通的女人，她是五雷教教主，一個連雲十一郎都給她玩弄的女梟雄！

她甚至連笑容都沒有收斂，而且最難得的，是她仍然還能笑得那樣動人，那樣美麗，那樣好看。

「你果然不會扭斷我的手，祇是扭斷我的脚。」她仍然像是小鴿子般依偎在魔童尊者的身邊。

魔童尊者也在笑，他也好像若無其事一樣。

他甚至輕輕地在咬着她的耳朶，然後在她耳邊笑吟吟地說道：「我的心肝肉兒，我也許喝得太多了，究竟本尊者扭斷了你那一隻可愛的小脚？是左的？還是右的？」

慕容絕色吃吃一笑，「這又有甚麼關係？左左右右，反正兩隻脚都是屬於你的。」

「噢！我眞是醉了！醉得糊塗！醉得不知所謂！該打！該打！」魔童尊者一邊說，一邊用左拳敲打自己的額角，但他的右手，卻同時把慕容絕色另一隻足踝也「喀刺」一聲捏碎！

慕容絕色笑聲依然，但已有點勉强。

魔童尊者卻像是若無其事。

他的確沒有事，給捏碎一對脚的人並不是他，而是慕容絕色。

他忽然問身邊的另一個少女，「杏媚，你見過世間上最愚蠢的人沒有？」

杏媚搖搖頭，「沒有，因爲我從來都不照鏡子。」

魔童尊者大笑，「你這樣聰明，又怎會是世間上最愚蠢的人？」

杏媚笑道：「尊者謬獎了。」

魔童尊者卻又忽然嘆一口氣，「其實，世間上最愚蠢的人，往往都是看起來十分精明，十分厲害的脚色。換句話說，某些外表看來愈是精明，愈是厲害的人，其實反而是最愚不可及的蠢材！」他一邊說，一邊望向臉上早已笑意全消的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仍然和魔童尊者靠在一起，她大可以猝然發難，攻向魔童尊者最致命的地方。

但她沒有這樣做，她仍然柔馴得像是一隻可愛復可憐的小鴿子。

魔童尊者的臉上，漸漸露出了滿意之色。

「你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難怪在武林中崛起得這樣快，但我實在無法不懷疑，你是否到現在還會對我忠心耿耿？」

慕容絕色不禁幽幽地嘆息一聲：「你既然在懷疑我，何不乾脆殺

了我？」

「殺了你？」魔童尊者搖搖頭，「怎可以這樣？你又沒有犯錯，我連半點罪名都加不到你的身上，又怎可以把你殺掉？」他的臉上露出了很關心的樣子。

* * *

晨曦，露台外面的景色，又寧靜又美麗。

但慕容絕色的臉卻像是一塊冰！一塊千年積雪也沒有那麼寒冷的冰！

她無法忍受魔童尊者對自己的侮辱和玩弄！

她有上好的續骨靈藥，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把創傷復原。

但心靈上的創傷，卻是沒法子可以彌補的。

除非用仇人的鮮血！

祇有仇人的血，才能塡平她這一種創傷！

* * *

黃昏，雲十一郎在地上拾到了一塊黃葉。

一葉知秋。

秋天已降臨到人間，風中漸漸帶來寒意。

但雲十一郎的身子並不冷，不但不冷，而且像是烘爐裏的一塊鐵。

因爲紅玫瑰給了他一罈很好很好的酒。

「你一定要把這些酒全部喝掉，然後再來見我。」這是紅玫瑰的命令，但她的語氣，卻像是哀求。

雲十一郎很聽話，把這一罈酒喝了，他找紅玫瑰共赴巫山，她彷彿是另一個慕容絕色，只是比她更年輕、更明艷，但是他此時心中所想的人却是燕飛霞。

* * *

淸晨，濃霧如乳。

樹林內，白千雲正在和燕飛霞欣賞這晨曦的景色。

白千雲握着燕飛霞的手，柔聲說道：「這些日子以來，委屈你了。」

燕飛霞眨着眼，「你知道就好了。」

白千雲望着遠方，但遠方給濃濃的霧阻隔着，甚麼都看不見。

燕飛霞問：「白千雲，這是甚麼地方？」

白千雲道：「這是墳墓。」

燕飛霞道：「但我看不見。」

白千雲道：「這將是雲十一郎的墳墓，他若不死，我死！」

燕飛霞的心不禁一陣絞痛、抽搐，眼神更是充滿着無奈。

她知道，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衝突，已達到了無可收拾，無可避免的地步。

沒有人能阻止這一場決戰的開始。

也沒有人能預料這一戰將會在怎樣的情況下結束。

這是很可怕的局面，也是燕飛霞這些日子以來一直藏在心裏的噩夢。

白千雲輕擁着她，「我若眞的殺了雲十一郎，你會不會痛恨我一輩子？」

燕飛霞沒有回答。

白千雲也不再追問，祇是眼神一直凝視着遠方。

祇是，遠方有濃霧，他甚麼也看不見。

燕飛霞也同樣看不見……

一場幻夢　了此残生

十二天後，同樣是這個地方，同樣是淸晨，但這一天，天色晴朗，再遠的景物，也可以一覽無遺。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日子，也是一個很熱鬧的日子。

還沒有天亮，樹林內外已佈滿了人。

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武林中人。

這些人，甚至有些是遠自西域、塞外、苗疆等地而來的。

他們都想看一看，這場驚天動地的決戰！

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決戰！

* * *

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決戰，上一次是在愁鷹峽上展開，但結果卻大大出人意表。

有人說，那根本不能算是決戰，但也有人說，那一戰已眞眞實實的展開，祇是各有千秋，不分勝負。

但也有人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

祇是，這些爭論，已完全無關大局，最重要的一戰，還看今天。

在樹林內，有一塊很寬敞的大草坪，這就是白千雲將會和雲十一郎展開決戰的地方。

又有人大發表議論，說這一次決戰的地點，遠比愁鷹峽爲佳，因爲不必擔心在決戰的時候，有人跳崖避戰。

說有人「跳崖避戰」的人，自然都是擁護雲十一郎之輩，因爲那天跳崖的並不是雲十一郎，而是白千雲。

但也有更多的武林中人，公開表示相當佩服白千雲的勇氣。

——白千雲武功雖高，但由萬丈懸崖直跳下去，無異是拿自己的性命來當作賭注。

此人膽色，實在世間罕見。

但也有人冷嘲熱諷，說此事毫不稀奇，若因此事而把白千雲捧上

半天，那麼丁開山這個猥瑣之極的屠夫也同樣跳崖，那又該如何評價？

總而言之，衆說紛紜，各有見地，但究竟誰是誰非，恐怕就算再爭拗十年八載，也是毫無結果的。

往事不消提，一切紛爭，還看今天的決戰！

＊　＊　＊

樹林內外，人潮如湧，表面上，這些人都是來看熱鬧的，但在骨子裏，卻是劍拔弩張，殺氣騰騰。

在一株大樹上，蹲着一對巨鳥，正是「神鵰老怪」的一對神鵰。

司空不平早就混在人羣中，不斷指指點點，口若懸河，談個滔滔不絕。

「照老夫看，今天的局勢，決非單打獨鬥那麼簡單！」司空不平侃侃而談。

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老和尚，但這老和尚顯然並非眞正的出家人，因爲他正在扯咬着一條香噴噴的狗腿子。

這老和尚望着司空不平，問道：「何以見得？」

司空不平道：「白千雲、雲十一郎兩大梟雄，爲了要在武林中逞强，早已各自暗中培植勢力，其中以雲十一郎所採取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老和尚不斷搖頭道：「施主此言差矣，雲十一郎固然不擇手段，白千雲恐怕也是不遑多讓。」

司空不平道：「你這個狗肉和尚，看來也不是甚麼好人，老夫也懶得跟你再說下去！」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說得對！老衲的確不是個好人！」忽然把狗腿骨往司空不平的心臟裏插！

司空不平瞪着眼道：「你果然不是個好人！」說完這句話之後，他笑了，笑得像是一條剛捕捉到兔子的老狐狸！

老和尚的眼色倏地大變！

他手裏的狗腿骨，其實早已暗藏利刄，這一插，本來勢必要了司空不平的性命，豈料他以爲已經插進司空不平的心臟，原來卻祇是插在司空不平左脅之下的空間。

「是掩眼妖法！」老和尚慘叫！

他在慘叫之際，後腦已給一隻巨神鵰啄碎，穿了一個大洞。

司空不平怪笑。

他很得意，因爲殺戮終於開始了！

＊　＊　＊

這一天，本是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決戰。

可是，這兩大年輕高手還未碰頭，甚至還沒有亮相，林子之內的草坪，已展開了驚天動地的大斷殺！

司空不平是其中一人。

他原來與白千雲很有淵源，白千雲的事，也就是「神鵰老怪」司空不平的事。

殺聲四起。

無數武林高手，都在這一役殺紅了眼，每個人都像是着了魔一樣！

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決戰還未開始，這個原本很幽雅很恬靜的地方，竟已變成了人間地獄！

＊　＊　＊

在林外，有兩個人！

這兩人，一個是魔童尊者，另一個卻是丁開山。

丁開山！這個屠夫，他曾經爲了要和燕飛霞做一晚短暫的夫妻，不惜甘冒奇險，由愁鷹峽直往下跳。

他並沒有死，但也並未曾跟燕飛霞共赴巫山，做那一晚短暫的夫妻。

他給白千雲控制了魂魄，整個人變得痴痴呆呆。

可是，今天的丁開山，竟然又再判若兩人。

他的神態，說不出的森冷，就像是一隻冷靜而殘酷的獵豹。

魔童尊者目注遠方，良久才說道：「小丁，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丁開山是個又肥又大的巨漢，滿手血腥的屠夫，但魔童尊者卻稱呼他「小丁」。

小丁神情依舊冷漠，「我早就很明白，以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和尊者對抗，所以，我決定棄暗投明，跟隨尊者左右。」

魔童尊者臉上泛起了一絲狡猾的笑容，「你能夠深明大義，不愧是我的好兒子。」

丁開山也在笑，笑容竟和魔童尊者一般狡猾。

——世間上，又有誰能料想得到，這個屠夫丁開山赫然是魔童尊者的親生子？

沒有人能料得到。

白千雲才智武功兩皆卓絕，但這件事情，他仍然是無法料得到的……

＊　＊　＊

白千雲、雲十一郎的決戰，始終未能如期舉行。

在魔童尊者的背後，還另有人。

那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也沒有人知道他現在的一切。

現在，他就站在魔童尊者和丁開山的背後。

魔童尊者所做的一切，他都很清楚。

而這一個人，他的面貌看來相當平凡，大概三十來歲，不高不矮，不肥不瘦，穿着的衣服也是平平無奇，毫不搶眼。

但他卻是魔童尊者的主人。

這人淡淡一笑道：「你的任務已經完了，你的夢也該醒了。」

魔童尊者倏地面露驚慌之色，嘶聲叫道：「主人，屬下對主人一向忠心耿耿，並無半點異心，主人何出此言？」

這人輕嘆了口氣道：「這十幾年以來，你在其中立下了極大功勞，但我能給予你的報酬，卻是少之又少，說起來，我也十分慚愧。」

魔童尊者聽到這裏，早已冷汗如雨，聲音更是顫抖得十分厲害，「主……主人……屬下爲主人辦事……是理所當然的……屬下從來沒有想過要得到甚麼報酬……再者……主人對待屬下，已經很好……很……很好了……」

這人又嘆了一口氣道：「丁震宇，你平時面對其他江湖中人，是何等瀟洒，但在我脚下，你竟變得比一條狗還更不如！」

魔童尊者道：「這……全然是因爲主人……武功蓋世……威儀可敬之故……」

這人道：「丁震宇，你可知道我的姓名嗎？」

魔童尊者道：「主人的名諱，屬下……概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也不敢冒犯直說……」

這人淡淡道：「你跟隨了我這麼多年，連我的姓名也不曉得，實在是太委屈啦……」

「不！屬下從沒有這樣想過……」

「以前你不知道，那是過往的事，但現在，你非要知道不可！」這人道：「你若到此刻還不知道主人姓甚名誰，在枉死城內，又如何向閻王訴寃告狀？」

魔童尊者大叫：「主人開恩！主人饒命！屬下……的確曾經有一點點私心……想……想脫離主人到外面去自立門戶……但……但後來已覺悟前非……打消了這個念頭……」

「是眞的嗎？」

「千眞萬確，絕無半點虛言。」

「可惜，你的話，我連一個字都不會相信。」

倏地，魔童尊者身形鶻起，向後倒退！

他退得極快，而且在撤退之際，雙腕抖動，寒芒亂閃，最少有幾十件暗器，有如蝗蟲般向他的主人飛射過去。

這一手暗器功夫，若在當世武林中排名，絕對不會被排列在前五名之外。

他的主人沒有閃避，也沒有用任何手法把暗器擋開。

幾十件暗器，最少有一大半已射進這人的肌膚裏。

但這人毫不動容，任由這些暗器插進體內。

他祇是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魔童尊者。

「很出色的暗器功夫！很不錯的輕功！可惜你的主人，却是雲……十……一……郎！」

雲……十……一……郎！

這四個字，就像是四個轟響起的焦雷，把魔童尊者的耳朵震撼得完全爆裂開來。

魔童尊者倒下了。

他在倒下去之前，雙手又再扣滿了歹毒無比的暗器，但他連一枚也沒有發出，人已倒下。

雖然他已倒下，但卻還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一張不可思議的臉。

他跟隨着的「主人」，臉孔忽然由中間爆裂開來。

爆裂的並不是肌肉，祇是皮膚，但這景象已很嚇人。

但爆裂皮膚後的「主人」，並沒有滲出半點血水。

那就像是一隻正在褪殼的蝦。

然後，這張臉就蛻變了，由平平凡凡的一張臉，變成一張瀟洒俊朗、英偉不凡的臉！

「雲十一郎……眞的是雲十一郎……那麼……我……我的主人呢？」魔童尊者躺在地上顫聲問。

「你的主人，早已在三天之前，給我用斧頭砍掉了腦袋！」

「不！我不相信！我死也不會相信……」

「所以，你祇好死吧！」雲十一郎笑了，笑意狂傲霸絕，也殘酷無比。

沒有人能料得到他每天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爲了甚麼？

＊　＊　＊

在樹林內，羣雄期待出現的決戰，始終沒有出現。

白千雲沒有來，雲十一郎也沒有來。

但這並不表示，這地方可以天下太平。

相反地，形勢更爲混亂！

白千雲的擁護者，和雲十一郎的擁護者，漸漸形成了對峙之勢。

終於，大戰一觸即發。

這是極慘烈的一戰，參戰雙方，所動員的人數竟超逾數千！

幾千個武林人，爲了兩個出色的年輕高手，展開了激烈無比的大混戰！

參戰者，混合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有僧有俗、有叫化、有道士、有販夫走卒、有名門正派高手、有邪魔外道之士、有男有女、有海盜

有山賊、有妓女、有鴇母，甚至有飛禽走獸在內。

誰能肯定這一戰的是與非？

究竟誰是誰非？

無數人在拚命，而拚命的結果，自然是有勝有負。

但勝利者往往祇能「慘勝」。

「慘勝者」雖然是「勝利者」，但卻比死還更難受。

一些「慘勝者」，他擊敗了敵人，敵人死了，他贏了，但卻殘肢斷體，或者是被人刺瞎了眼睛，給敵人把子孫根一刀搗個稀爛等等！

說不出的慘烈！說不出的殘酷！

但沒有人認為這樣的苦戰，有甚麼不對。

戰場！這是戰場！而世間上所有的戰場，無論或大或小，根本就是人間地獄！

倒是司空不平，他斷殺了一陣之後，忽然大感厭倦，騎着神鵰悄悄走了。

沒有人問他為甚麼要走，就算有人問，他也不會回答。

因為他是司空不平，是個武林怪傑。

怪傑之所以成為怪傑，全然在於一個「怪」字。

* * *

斷殺不斷在持續，無數武林人倒下，但喊殺連天的聲音，還是十分可怕。

可是，掀起這場大火併的主角──雲十一郎和白千雲，始終沒有露臉。

終於，有人漸漸醒覺了。

「白千雲在哪裏？」

「雲十一郎呢？他又在甚麼地方？」

「白千雲！」

「雲十一郎！」

這些滿身鮮血的武林人，突然不約而同地在呼喊着白千雲和雲十一郎的名字。

叫喊着這兩個名字的聲音，愈來愈是響亮！

叫喊之聲，很快響徹整個樹林，以至樹林外的山谷、溪澗和草坪。

但雲十一郎和白千雲，就像是泡沫一樣，忽然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 * *

兩年後的一個清晨，愁鷹峽上雲霧籠罩。

倏地，一陣清越的木魚聲響起。

很名貴的木魚，其木質之堅實，世間罕見。

那是用「鐵包金、黑皮木」造成的木魚。

這木魚的價值，足可換來千畝良田，大屋十幢以上。

是誰擁有如此名貴的木魚？

雲霧中，出現了一個白衣人。

那是一個衣白如雪的和尚。

和尚自然是禿頂的，這和尚也不例外。

他很年輕，模樣也很好看，他若不是個和尚，必然是個很出色的年輕人。

他當然出色，因為他就是雲十一郎！

雲十一郎出家了，他做了和尚。

他為甚麼忽然去做和尚？他不是有着無比的雄心壯志，要成為統領中原武林的一代霸主嗎？

曾經是的。

但這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現在，他手裏握着的不是兵刃，而是木魚。

他現在要做的事，也不再是要弄陰謀，策動流血的大火併。

他覺悟了，忽然覺悟了！

這就是「頓悟」！

怎會這樣的？這件事的演變，是否太突然？太令人難以置信？

看來的確如此。

* * *

愁鷹峽，自從兩年前，雲十一郎和白千雲在這峯頂上對峙之後，一直都很平靜。

偶然，也會有些自命為英雄的人，相約在這愁鷹峽上決一死戰。

但可笑的是：這些自命為武林高手，江湖好漢的決鬥者，尚未曾正式展開決戰，已給一個老人和一對雄偉無比的巨鵰趕走。

這老人，自然就是「神鵰老怪」司空不平。

司空不平對這些決鬥者咆哮道：「你們這些芝蔴綠豆般的小人物，也配在這裏決鬥嗎？荒謬！荒謬！眞是荒天下之大謬！」

在這武林怪傑的眼中看來，除了白千雲和雲十一郎，誰也不配在這鷹愁峽上決鬥！

但白千雲和雲十一郎還會再有決鬥的一天嗎？

今天清晨，雲十一郎來了。

人，還是雲十一郎，但卻已出了家，他也不再自稱「雲十一郎」，而是：「貧僧法號了如。」

雲十一郎變成了「了如和尚」。

他在出家之前，是武林中最出色的年輕高手，他出家之後又怎樣？

不久，又有人出現了。

那是一個容顏憔悴、臉色蒼白，看來潦倒不堪的人，祇見他滿臉都是雜亂的鬍子，眼神更像是兩顆沒有生命的石珠子。

但這人身上的衣服，甚是瑰麗……

他是誰？

恐怕世上已沒有甚麼人，還能

認得出，這個究竟是何方神聖？

唯雲十一郎這個和尚例外。

也許，他看人，已不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一顆心去看。

這樣，也許反而會看得更清楚，也更透徹。

祇聽見雲十一郎這位「了如和尚」語聲平靜地說道：「白施主，久違了。」

白施主！這人姓白！

這人赫然竟是「刀的貴族」，也是「貴族的刀」的白千雲！

* * *

白千雲！兩年不見的白千雲，今天終於再度出現在這愁鷹峽上。

但又有誰能想像得到，兩年後的白千雲，竟會變成這副模樣？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就連白千雲自己也不能。

有人說：「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但白千雲曾經操控着無數人的生死，但到了今天，反而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當然是連白千雲自己也無法逆料的轉變。

問題是──誰令白千雲變成如此？

* * *

愁鷹峽上，今天無鷹。

鷹不在，鷹愁何在？

但人在。

鷹無愁，人愁。

白千雲，愁眉苦臉，連兩條腿也抬不動似的。

他愁眉面對雲十一郎，昔年的瀟洒，昔年的英氣，昔年的雄才謀略，還有昔年的風流面貌……這一切一切，竟都盪然無存。

似是已事隔多年的往事，但實則不外乎短短的兩年，但在這年輕高手身上所產生的變化，卻是如此地出人意表，甚至是如此地駭人聽聞。

他若祇是一個平凡的年輕人，那麼，無論在他身上發生怎樣的變化，對整個武林來說，都祇是微不足道的一樁小事。

但他並非別人，而是白千雲。

白千雲忽然笑了，笑聲震天。

雲十一郎仍然神態平靜，語聲更平靜，「白施主，你在笑，還是在哭？」

白千雲笑聲倏止，呆住。

俄頃之間，當眞大哭，哭聲更駭人！

白千雲似是神智不清了。

雲十一郎道：「哭是笑，笑也是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不一而足。」

白千雲聞言，立刻不哭，既不哭，也不笑，臉上木無表情。

但他這種沒有表情的神態，看來更是令人神傷、黯然、喟嘆……

不可一世的白千雲，風流倜儻的雲十一郎，今天都已完完全全地變成了另外的兩個人。

就在這時候，愁鷹峽上再出現一個人。

一個女子。

一個容貌罕世難得一見的美女──慕容絕色。

慕容絕色是個美女，也是一個淫婦，甚至是淫婦中的淫婦。

兩年前，她確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兩年後的今天，她又怎樣？

由外表看來，她並沒有像白千雲和雲十一郎般，有着重大的改變，但在骨子裏卻又怎樣？

有一句話叫「騷入骨子裏」，那是形容女子眉目傳情，令男人連骨頭都為之酥軟下來的妙絕語。

此刻，在愁鷹峽上的慕容絕色，正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她騷媚萬狀，一舉手一投足，都足以令任何正常的男子為之想入非非。

但白千雲卻突然重重一掌拍向她的臉龐！

這一掌極是沉重！沉重得連她的頭骨也給折斷！

這已是致命的一掌！

但緊接而來的一擊，更恐怖更致命！

他竟然揮刀！

誰也看不見他的刀藏在身上甚麼地方，更看不見他這一刀是怎樣揮出來的。

但祇是一刀，竟把慕容絕色整個人自腦頂、眉心、鼻樑、咽喉、胸膛一直剖了下去。

慕容絕色竟給白千雲一刀斬開兩爿！

白千雲一刀斬殺慕容絕色，鮮血漫天飛舞。

凄艷絕倫的一刀！狠辣無情的殺着！

「她早已瘋了！這一年以來，她像個母狗般到處找男人！到處勾搭！」白千雲悲傷欲絕地嘶喊！

不明內情的人，還會以為他是為了慕容絕色這個淫婦而悲傷。

但雲十一郎知道不是。

他並不是用眼睛看出來，而是用一顆心看出來。

* * *

一輪紅日，自東方雲層間透射而出。

愁鷹峽上，雲霧漸散，但血未乾。

一個心如止水的人──雲十一郎。

一個悲傷如死的人──白千雲。

兩人相對，一人手中捧着木魚，一人手中握着鋒刀，似是要展開一場可怕的生死決鬥……

但此事絕不會發生！絕對絕對不會！

那是因爲，雲十一郎早已武功全失！

雲十一郎怎會武功全失？

白千雲又怎會變成一個如此潦倒，甚至是神態失常的人？

這一切，還得追查另一個人的事。

那人正是燕飛霞！

* * *

燕飛霞雖然武功不高，但她在武林中的影響力，卻是至深至遠。

她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是因爲她的一舉一動，能夠影響及當世兩位最出色的年輕高手——雲十一郎、白千雲！

雲十一郎，本有極大圖謀。以他的才智、武功以及對付女人的種種風流手段，此人勢力擴展之神速，堪稱百載難得一見。

然而，在他內心深處，燕飛霞一直有着最重要的位置，祇是連他自己，也不能對這份深厚的感情，作出準確的判斷。當他醒悟時，悔恨已遲。

而白千雲，本是女人的煞星，脂粉陣中的第一流殺手。

但燕飛霞的出現，竟改變了他的一生。

爲了燕飛霞，他曾經以性命作爲賭注，在這鷹愁峽上直往下跳！

爲了燕飛霞，他曾經剖胸挖心，以表白對她的一片眞心、痴心。

但白千雲卻也利用了她，去征服一個苦練了多年童子功的洗君鐵。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罄竹難書。

但如今，伊人何處？

* * *

木魚聲，喟嘆聲，呼吸聲，心跳聲，此起彼落。

雲十一郎問白千雲：「誰能令施主放下屠刀？」

白千雲答：「閻王。」

雲十一郎問白千雲：「誰能令施主再展雄風？」

白千雲答：「無。」

雲十一郎問白千雲：「霸業已空，夢也空，施主何去何從？」

白千雲答：「前有去路。」語畢，大步踏前。

前面是萬丈深淵，兩年前，他曾經在這個同樣的地方，輕輕向下一跳。

今天，他再跳！

兩年前，崖下有神鵰大金、小金。

但兩年後，大金、小金又何在？

* * *

白千雲已跳往萬丈懸崖。

他知道，那一對神鵰，並不在懸崖下。

他更知道，沒有任何人能墮此崖，而可以自救性命。

白千雲知道，雲十一郎也知道。

但知道又如何？

白千雲跳了，跳而無悔。

雲十一郎並未伸出援手，因爲他知道無濟於事。

當白千雲要跳下去的時候，他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他道：「你可知道生命中最大的快樂是怎樣的？」

這是他以前常對燕飛霞說過的話。

生命中最大的快樂！

燕飛霞永遠都記得這句話。

直到在兩年前，她由鷹愁峽，就在同一地方跳下去的時候，她仍然沒有忘記。

當她跳下去的時候，她曾大叫：「我已得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快樂。」

那是兩年前的事。

燕飛霞死了！她也是由這裏直跳下去的！

她爲甚麼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白千雲明白，雲十一郎也明白。

上天下地，也許就祇有這兩個最出色的年輕高手，才明白燕飛霞的心境。

她雖然已得到生命中最大的快樂，卻也嚐盡了生命中最大的痛苦。

她的快樂和痛苦，除了她自己之外，就祇有白千雲、雲十一郎明白。

當燕飛霞生命結束後，白千雲整個人就立刻變了。

他直到那一刻，才深切地瞭解，自己對她的感情有多深！

太深！太深了！深如無底深潭！

也直到那一刻，白千雲才能深切地明白，燕飛霞對自己、對雲十一郎、對她的師傅慕容絕色有多失望。

她深深的失望，甚至是完全絕望。

人，絕望了，就會作出很多愚蠢的抉擇。

* * *

自此一天，「刀的貴族」、「貴族的刀」的白千雲，在武林中永遠除名。

雲十一郎也已除名，他早已自廢武功，跟隨着一個奇怪極了的老和尚，過着奇怪之極的流浪生涯。

（全文完）

新派傳奇掌篇故事／凌　雲・文
可　飛・圖

宦海風雲

宦海青雲路　武功勝強敵

浮雲掩月，天空中祇有幾顆寥落的寒星。

江水奔騰着，那一瀉千里的聲勢，簡直令人瞠目神搖！

* * *

這兒是緊靠川江的萬縣，岸邊帆檣林立，停泊着不少上下行走的船隻，其中一艘單桅烏篷船，是告老還鄉的御史的座舟。

也許是舟車勞頓吧，天才二鼓，岸邊所有的船隻，幾乎全都進入了夢鄉。

祇有一個人未曾入睡，他就是杜世充的獨子杜琪，這也難怪，日間睡了一整天，此時叫他如何能入睡？

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大孩子，玩性依然很重，此時雖然不敢驚動他的父母，還是忍不住由窗口眺望江上的夜色。

忽然他發現了一艘敞篷輕舟，裏面坐着六七條彪形大漢，輕舟逆流而上，正向他們的座舟駛來。

長江不是私人所有，誰都可以航行，有船駛來並不是甚麼稀奇之事。

令他駭然的是，當輕舟距離他們丈許之際，五條大漢急如鷹隼，由輕舟凌空撲來，現在他有點明白了，這般人全都手執長刀，必然對他父母不利，他正待喚醒父母，眼前又發生一項令人駭然的奇事。

敢情那五名身在空中的大漢，忽然發出了幾聲悶哼，接着像從高樓失足一般，一起跌入江心去了。

這是杜琪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雖事過境遷，但他還是在那兒呆呆的發怔。

另一點使他眩惑的是一聲輕叱「找死」，那五名彪形大漢就是在「找死」二字之後跌入江心去的。

杜琪接觸的人不多，但他對那聲輕叱，卻能聽出是他們家裡的王管事所發。

王管事約莫五十出頭，是杜世充在知府任內平反冤獄救出來的，他因爲無家可歸，所以甘心在杜家爲僕。

十多年了，王管事盡心盡力，忠誠不二，此次杜世充告老歸田，自然也將他帶來。

現在一切趨於平靜，除了滔滔江水聲，可以說是萬籟俱寂，但杜琪卻在納悶，剛才爲甚麼會有這些現象？他畢竟年紀輕，想不出來就拋到一邊去。

杜家祖籍在四川重慶西南的永川縣城，房屋座落於南門近旁的城牆之下，此地鬧中帶靜，環境頗爲怡人。

他們回籍約莫半年之後，有一晚，杜琪在三更時分感到內急，起身小解，卻又發現了一件怪事。

一條人影像飛鳥一般由簷前瀉

落，一閃之間便已毫無踪影。

他知道這條人影絕對不會是鬼魅，八成是傳說中的俠隱之流。

俠隱爲甚麼會來到他的家？他找不出答案，卻想起半年前在萬縣江邊親眼所見。

「王管事！剛才飛進來的那人莫非是他？」

這是杜琪的直覺，一經想到，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到王管事的房門外，側着耳朵想聽聽王管事的動靜。

「你這是作甚麼？少爺。」

這是王管事的聲音，但他卻來自身後，杜琪心頭一震，一臉尷尬之色的扭過頭來。

「王大叔，我……我……」

「回去睡吧，少爺，要是明早起不來，老爺會生氣的。」

的確，杜府世代書香，勤儉傳家，決不容許家人遲睡晏起。

但……

「我知道，王大叔，我祇是……有事求你……」

「有事求我？甚麼事？你說。」

「我要拜你爲師，請你教我武功。」

王管事一呆道：「我會武功？少爺是聽誰說的？」

杜琪道：「沒有人說，是我自己看出來的。」

王管事微微一笑道：「那是少爺看走了眼，要說我老王是粗人，我承認，如果說我是武人，那就不敢當了。」

杜琪道：「王大叔幹嗎跟我客氣，那天在萬縣江邊，我親眼看到你將那幾個賊人打落江心，今晚又看見你由屋簷飛落，還說你不會武功？」

王管事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對不起，少爺，就算我會武功，我也不能教你。」

杜琪道：「這爲甚麼，王大叔？」

王管事道：「少爺是富貴中人，將來投身仕途，必然會青雲得路，那裡用得到武功。」

杜琪道：「不，王大叔，習武可以强身，與讀書並沒有甚麼抵觸，你教我吧，王大叔。」

這位杜公子眞能磨人，一磨個多時辰，才說好說歹的將他勸回房去。

此後祇要一有機會，他就纏着王管事，日子一長，王管事也招架不住，在無可奈何之中，祇好勉勉强强收下了這個徒弟。

王管事本名大冲，是崑崙派的傑出人才，當年在江湖道上，神彈王大冲可是個家諭戶曉的大俠客。

他最先傳授給杜琪的祇有兩樣，一是打坐，其次是彈銅錢。

別看不起這兩樣功夫，打坐是崑崙心法，彈銅錢是他成名絕技「神彈」的絕學功夫。

杜琪每晚就寢之前必先打坐，然後躺下以手指彈銅錢，是由帳頂中央垂下的銅錢。

那是一個眼的銅錢，用二尺長的絲線繫着，絲線的另一端結於帳頂之上，用手指一彈，必然來回擺動。

王管事告訴杜琪，他必需彈開銅錢使它來回兩次都能打平帳頂，如果沒有這樣的恆心，往後就不必學了。

杜琪刻苦向學，不負所望，百日之內，便已達到這樣的要求。

往後白天以碎石子打靶，夜間打香頭，一年之後，他終於獲得王大冲的神彈絕技。

三年過去了，杜琪已經獲得崑崙派眞傳，王大冲扶持杜家二代，責任已完，所以就回到崑崙隱居去了。

翌年正逢大比，天下的舉子都必須到京師去應試，祇是荊棘遍地，盜匪橫行，這般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如何通過這迢迢長途。

年輕人誰都會有幾個要好的朋友，杜琪自然也不例外，他會武功的事，也就一傳十、十傳百，而人盡皆知。

永川隣近各縣，連杜琪在內，共有三名舉人，那兩人是劉文翊與吳尚義，他們以文論交，具有深厚的感情，如今劉、吳兩人前來相邀結件同行，杜琪自是義不容辭。

他們由重慶北上，經萬縣至陝南的鎭巴縣，這一路雖然沒有遇到甚麼意外，但警訊頻傳，令人有風聲鶴唳的感覺。

翌晨他們到達距離上司鎭約莫十餘里之處，已是落日含山的時分了，吳尚義向天色瞥了一眼道：「杜兄，天色不早了，咱們還得緊趕一程。」

「別忙，各位，鬼門關正開着呢！何必這般匆忙？」

說話的自然不是杜琪，而且語意不善，祇怕是遇到了强人了。

他們三人想法相同，也一起向發聲之處望了過去。

適才答話的祇一個，但由路邊樹叢中冒出來的卻有十多口子，看他們那惡形惡狀的長相及裝扮，必然是一批攔路剪徑的盜匪。

沒有錯，他們確是一批殺人越貨的盜匪，祇不過那爲首的人長得並不難看，如果換一個地方，多半以爲他是滿腹詩書的公子哥兒。

不管匪首長得如何斯文，劉、吳兩人已經嚇得牙根打戰，杜琪雖然不怕，心裡也有幾分發毛，不過，既然遇到了橫禍，就必須打起精神來，想辦法解決。

於是他向匪首雙拳一抱道：「

朋友，你們這是作甚麼？」

匪首嘿嘿一笑道：「很簡單，向你們打個商量。」

杜琪道：「哦？請說。」

匪首道：「漁人靠水，樵夫靠山，咱們嘛，就要靠你們這些貴介公子慷慨解囊的幫忙幫忙了。」

杜琪臉色一沉道：「樵夫、漁人都是自食其力，祇有你們這些匪賊殺人越貨，專幹喪盡天良的壞事，別說咱們祇是一些十年寒窗的窮士子，就算是腰纏萬貫，也不會給你們一個銅子。」

匪首哈哈一陣長笑道：「閣下原來是個會家子，趙七幾乎看走了眼，好，咱們廢話少說，還是在手底下分個高低吧！」

杜琪不再說甚麼，抽出行囊裏的長劍，翻身躍下馬背，大踏步往道中一站，淵停岳峙，抱元守一，一股豪邁之氣，立即奔放而出。

匪首趙七心頭一凜，他絕沒想到這位年紀輕輕的英俊書生，竟然是一位劍道中的高手。

不過粉面閻羅趙七，在黑道上可是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要是被一名年輕書生嚇退，今後他就不必在江湖道上混了。

何況，雙拳難敵四手，論人數，他們也吃定了這幾個書生。

於是他踏前了幾步，一招力劈華山，斜裡劈了過去。

這是掂掂杜琪的斤兩，卻也使出八成眞力，在他的想法，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年，內力必然不足，祇要對方出劍招架，必然可以將他的長劍砸飛了，一招便可分高下，此後就可以予取予携了。

他絕沒想到這疾雷撼山似的一刀竟然落空，杜琪藍衫飄飄，早已斜移三尺。

「好身法，再接這個……」

一片刀光，帶着一條人影像狂飆般捲了過來，這回粉面閻羅趙七不敢再作輕視之心了，刀鋒急如驟雨，展開了他成名的「追魂十九斬」刀法。

杜琪習的是崑崙派正宗絕學「大羅天」劍法，以他的成就，應該在三十招之內擊敗趙七，但他卻左支右絀，險象環生，連鬥五十招，幾乎都在被打的情況之下勉强渡過。

這不能怪他，一個毫無戰陣經驗的少年，怎可跟身經百戰的老江湖相比？

好在五十招過後，情況才逐漸穩定下來，他不僅有攻有守，而且還取得了主動的優勢。

粉面閻羅趙七大爲震驚，他知道再鬥下去，可能會栽在這位少年書生的手中，於是力貫刀鋒，一招迫退杜琪，同時伸手向後一招道：「上！」

他身後的黨羽一十四名，此時分作三批撲向三名舉子，他們不僅是以多爲勝，還要向兩名無拳無勇的書生下手。

杜琪臉色一變，明若朗星的雙目忽然射出兩縷殺機，急伸手向革囊中一抓，取出一把鐵彈子，單掌一揮，彈出如矢，這陽關大道之上，立即現出一片駭人聽聞的奇景。

十五名賊人同時左目中彈，血流滿臉，踣地不起，祇有一個粉面閻羅趙七逃走了。

在江湖道上，趙七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今陰溝裡翻船，竟然栽在一個少年書生手中，那麼這位少年書生是身懷絕技，深藏不露的了。

因此，沒有人再敢找杜琪的痲煩，此後一路平安，很順利的到達京師。

天子脚下臥虎藏龍，奇才異能之士多如過江之鯽，杜琪寄居京師不過兩天，就有人找上門來。

「杜公子，有朋友找你……」

說話的是店小二，杜琪的神色卻爲之一楞。

因爲除了父執輩，在京師他沒有朋友，而父執輩是前輩，絕不會到客棧來拜訪他的。

他心中雖然如此的轉念，口頭卻回答店小二道：「來人何在？」

店小二道：「在客棧相候。」

杜琪跟店小二來到了客棧，祇見一位面如冠玉，俊秀絕倫的白衣公子正負手而立，身後立着一名青衣書僮，長相也同樣的清秀。

雙拳一抱，杜琪施禮道：「小生杜琪，不知兄台有甚麼指教？」

白衣公子向杜琪打量了一下道：「指教不敢當，聽說杜公子在進京途中，曾以神彈懲戒盜匪粉面閻羅趙七，不知可有此事？」

杜琪道：「有，可惜趙七負傷逃脫，小生一時疏忽，未能竟其全功。」

白衣公子道：「是這樣嗎？如果有人說那趙七是杜公子故意私放的呢？」

杜琪淡淡道：「路人與盜匪格鬥，原本是具有生殺之權，奈何趙七武功高强，雖負傷仍能逃走，並非小生私放。」

白衣公子道：「好一個具備有生殺之權，你這是目無王法了！」

杜琪臉色一沉道：「小生自衞與匪格鬥，難道也犯了王法？你是誰？」

白衣公子道：「我會告訴你我是誰的，不過我祇要弄明白眞相。」

杜琪道：「閣下要明白甚麼？」

白衣公子道：「粉面閻羅趙七名震江湖，武林黑白兩道能逃過他

『追魂十九斷』的爲數不多，你居然能夠將他打得負傷而逃，本公子有些不敢相信。」

杜琪道：「我沒有要你相信，告辭。」身形一轉，舉步向廳外走去。

他覺得那白衣公子反覆問話，分明是故意找麻煩，對這種不講理的人，又何必跟他浪費唇舌。

但走出未及三步，一股凌厲的掌風忽然迫體而至，杜琪大吃一驚，急彈身一躍，將那股掌力避了過去，身形一個轉折，凌空向下撲，快如閃電，右掌突伸，一把扣着白衣公子的腕脈，左掌急吐，連點他三處穴道。

這幾下動作快如閃電驚雷，白衣公子雖身負上乘武功，他卻連閃避的機會也沒有。

杜琪一舉制住了白衣公子，然後負着雙手，沉聲叱喝道：「說實話吧，朋友，你是不是粉面閻羅趙七的黨羽？」

白衣公子氣得臉色鐵青，扭過頭去一言不發，他的青衣書僮卻咳了一聲道：「你惹下大禍了，杜公子，還不快解開他的穴道。」

杜琪冷哼一聲道：「別唬人，小哥兒，找麻煩的是他，這怎能怪我！」

青衣書僮嘆了口氣道：「杜公子，莫非你當眞要跟豫王爺作對？」

豫王爺是當今皇上的同胞弟弟，跟豫王爺作對，無異自討滅亡，任何一個愚蠢之人，也不會作出這等傻事。

祇不過當今皇上春秋已高，豫王爺的年紀該不會小於五十，這位白衣公子的年歲，最多不過二十上下，他如何是豫王爺呢？

青衣書僮見杜琪心生疑慮，遂微微一笑道：「咱們王爺當然不會如此年輕，老實告訴你吧！她是王爺的掌上明珠天慧郡主。」

這回杜琪信了，因爲她眉若春山，眼似秋水，一張吹彈即破的粉頰，嵌上一對瑤鼻櫻唇，此種天生麗質，叫人如何不信？雖然杜琪是個美男子，但如果跟她相比，卻難免生出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來。

於是曲指連彈，解開天慧郡主的穴道，然後躬身一禮道：「杜琪出手魯莽，尙祈郡主見諒。」

天慧郡主臉色一紅，她雖然身穿男服，但卻掩不住女兒家的嬌羞之態，同時柳眉輕輕一揚道：「我沒有怪你，小鈴子，咱們走。」她們走了，但小鈴子卻丟下了幾句話，「杜公子，祝你蟾宮折桂，咱們會再來看你。」

此後她們沒有再來，直到杜琪高中進士，並實授江西都昌縣令之際，才又有新的發展。

＊　＊　＊

要員作媒，豫王府郡主下嫁，幸運兒卻是新科進士、實授都昌縣令的杜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杜琪大小登科接踵而來，那份得意就不必說了。

婚後一月，他們夫妻就帶着奶娘、小鈴子及書僮祿兒走馬上任，踏上前程似錦的仕宦之途。

一晃十年，杜琪青雲得路，由知縣而知府，知府而巡撫，如今已是一位朝廷倚重的方面大員了。

他的家庭同樣美滿，天慧郡主美麗賢淑，並爲他生下兩兒一女，女兒小慧年方十九歲，頗有乃母當年豪放之風，小小年紀，文事武功都已紮下良好的基礎。

＊　＊　＊

八月十五日的夜晚，銀河皎潔，明月在天，巡撫衙門的後花院衣香鬢影，觥籌交錯的宴請客人。

正當主客酒酣耳熱之際，花園牆頭突然冒出十餘條人影，這般人一律黑衣幪面，手執鋼刀，來意十分不善，撫署衛士上前攔截，立時刀光劍影，展開了一場惡戰，在客人紛紛逃避之時，祿兒已爲杜琪取來了寶劍及彈囊道：「大人，千金之軀，最好能暫時避了。」

杜琪接過寶劍彈囊道：「來不及避讓了，你快去照顧夫人吧！」

的確來不及了，因爲賊人個個武功高強，出手兇悍無比，攔截的衛士甫經接觸，就被來人放倒了一半。

杜琪雙掌連揚，射出十餘粒鐵彈，賊人紛紛中的，揚起一片哀聲，敢情這位巡撫大人的武功，較當年更見精純。

不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在崑崙神彈之下，竟然出現了漏網之魚。

那是五名匪首，包括粉面閻羅趙七在內，他們縱橫飛躍，來勢如電，從不虛發的神彈，竟然對他們無可奈何。

杜琪心頭一凜，他知道趙七今非昔比，那四位同伴自然也不是等閒人物。

形勢雖然如此的不利，杜琪並無半分怯懼之色，他懷抱寶劍，淵停岳峙，安詳得如一尊石像，靜靜的等待來敵。

趙七等五人原是奔向杜琪的，此時神色一呆，一起在丈外處停下了腳步。

一代封疆大吏，自有他不同於常人的威儀，像趙七這等殺人越貨的大盜，驟然一見之下，也會有一股邪不能勝正的感覺。

他們五名高手之中，有一個鷹鼻鷂眼，長着一頭紅髮的老者，此人可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祇要

提起紅髮鷹王，無論黑白兩道，沒有人敢輕易招惹，他是趙七的師叔，這次復仇的行動，是由他策劃的。

一代巨魔，果然不同凡響，他祇是呆了一呆，神色立即恢復正常，同時嘿嘿一陣狂笑道：「姓杜的，還記得十年前的往事嗎？如今前賬未了，又添新仇，你說這筆賬應該怎麼算？」

杜琪冷哼一聲道：「盜匪惡行，天下共誅，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惡人會有好的收場，你等如願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本大人可以從輕發落。」

粉面閻羅趙七道：「師叔，本門弟子死傷廿餘人，血債血償，不必跟他嚕囌了。」

紅髮鷹王道：「好，大家一起上！」

趙七與另一黑衣人一躍而起，他們的身手極快，卻不是奔向杜琪，顯然兩賊居心狠毒，是想進入撫署屠殺杜琪的妻兒。

杜琪大吃一驚，正待縱身攔阻，兩柄長刀挾着閃閃的寒光卻於此時攻了上來，這兩名賊人的刀法十分凌厲，而且招招攻向他的要害，使杜琪脫身不得。

這就糟了，杜夫人雖然也會武功，怎能與這般黑道高手相比，撫署的衙役更是差勁，人數雖多，全部不堪一擊。

杜琪想到這些，立感熱血沸騰，口中大喝一聲，長劍一招北海屠蛟，全力揮出一劍，但見劍氣縱橫，有如弓弩齊發一般，一賊躲避不及，被攔腰斬爲兩段，另一賊雖能倖免，卻已嚇得魂膽俱亡，那裡還有出手的勇氣。

杜琪不再理會此人，一把神彈飛射撲向撫衙的二賊，同時身如天馬行空，挾着無比劍氣猛攻兩賊身後，寒芒閃處，趙七頭飛，這一劍威勢之強，當得是武林罕見。

祇不過他顧了趙七，卻忘了身後還有一名悍匪，及到金風襲體，他才猛然醒悟。

彈身前躍，長劍後揮，杜琪應變不能說不快，他背部依然被刀鋒劃了一道三寸長的血槽。

此時另一名悍匪也撲了上來，正碰上撫衙總捕頭吳天彪公出剛返，率領數十名捕快前來助陣，捕快雖然也會個三招兩式，但怎能抵擋黑道的高手兇招，一經接觸，非死即傷，如非吳天彪攔下這名悍匪，後果不堪設想。

吳天彪雖然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仍非這名黑道高手之敵，不過他那奮不顧身的打法，一時半刻還不至落於下風。

打得最兇的還是杜琪，因爲他身負的是黑道惡名素著的一代兇人的刀傷，他掌中一柄鬼刀，使得神出鬼沒，黑白兩道喪在他的刀鋒之下多得難以計數。

不過崑崙大羅天劍法，是以玄奧綿密見長，劍勢一經展開，便有如天羅地網一般，不僅防護得潑水不入，而且劍氣絲絲，無所不在，任是何等功力的人，在十招之內必然落敗。

鬼刀章北魁雖是功力不凡，依然沒能超過十招，當劍鋒割斷他的喉管時，他還瞪着一雙兇眼，有點死不瞑目似的。

杜琪劍斃悍匪，身形急地一轉，縱目向吳天彪一瞥，已然發現他的危機。

一個奮不顧身，以死相搏的人，他的體力必然大量損耗，吳天彪正是這樣，而且已經達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這時吳天彪剛剛避過了一刀，卻無法避過悍匪的掌，那沉重的掌力，使他口噴鮮血，並一跤摔在地面之上。

兇殘成性的悍匪，決不會放過一個落敗之人，他騰身躍起，揮刀下砍，如果讓他得手，這位總捕頭那裡還有命在！

誰知他躍起身形竟然一頭栽了下來，雙目鮮血狂噴，慘嚎幾聲就寂然不動了。

這自然是杜琪的傑作了，兩粒神彈子救了吳天彪一條生命。

這是一場慘痛的搏殺，但整個事件尙未結束，因爲這班悍匪的領導者紅髮鷹王還沒出手，此人才是一個可怕的勁敵。

杜琪身形一旋對紅髮鷹王道：「念你未曾動手，本大人網開一面，你走吧！」

紅髮鷹王嘆口氣道：「本門弟子被你誅殺殆盡，你說我可以走嗎？何況崑崙大羅天劍法，老夫嚮往已久，今日既然相遇，豈能就此放過！」語音一落，飄身前撲，十丈距離，眨眼即到，右掌曲指如勾，猛向杜琪的肩頭抓來。

杜琪心頭一凜，他知道此人一身修爲，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別看他徒手一抓，碰上了必然會折骨斷筋。

杜琪彈身後退，本欲避招還擊，但紅髮鷹王竟然如影隨形，一雙鐵爪始終距離他的肩頭不足五寸。

經過一陣的追逐，杜琪的左肩終於被紅髮鷹王一把抓碎，一聲折骨之聲，引來這位紅髮鷹王的狂笑，「哈哈……老夫……啊……」

也許紅髮鷹王得意忘了形吧，當杜琪的長劍刺進他心房之際，他的笑聲凍結了，雙目圓睜，一臉死不相信的神色……

（完）

湖海奇聞軼事／麥 高 峯・文
可 飛・圖

面壁

迴光壁前　大徹大悟

漆也似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一團光芒，那是一隻火摺子被晃着後亮起來的光芒，昏昏然的一團，十分微弱，但是已可以看見一柄長劍，在暗黃的、跳動的光芒之下，那柄長劍閃耀着一束令人心悸的光芒，它鋒利得使人不敢去撫摸它，但是卻有一隻微微發抖的手，正在劍背上撫摸着，十分緩慢，慢得令人心寒。

漸漸地，火摺子燒盡了，火光陡地熄滅了，但是，當火光還有幾點火星之際，劍刃上所發出寒森森的光芒，仍是如此之懾人。

又變得漆也似的黑暗了，再聽不到任何聲響，過了許久，才聽到有馬蹄聲漸漸地傳了過來時，已是在這所破廟的門外了，然後，又是極度的靜寂，再然後是「吱呀」一聲響，一絲月光射了進來，在青磚地上，形成一道耀目的白綫，那道白綫漸漸變寬，變得有二尺左右之時才停止。

門已開得足夠一個人走進來了，但是卻一個人也沒有，又過了半晌，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沉聲道：「張隆，你出來，我不難爲你，我一定不難爲你。」

接下來仍然是一片靜寂，月色之下，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形，從一株大樹之後，一閃而出，到了廟門旁，背靠着牆站立不動。

因爲，四週仍然靜到了極點，但突然之間，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那老者陡地一驚，循聲看去，祇見一匹馬旋風也似，衝到了近前，馬上騎的乃是一個金絲披風的少女，那少女一到了廟門旁，身形突然騰起，趁勢在馬屁股上踢了一腳，她看到人影一縮，立時喝道：「甚麼人？」

手一抖，「颯颯」兩下銳利的破空之聲過處，兩枚其薄如紙，徑可兩寸，邊沿極其銳利的金環，已向前電射而出，「叭叭」兩聲響，一齊射進了神像之中。

就在那時，那座神像突然向前倒下，向着那少女壓了下來，少女身形拔起，剛剛避開了那神像，劍光如虹，已有一劍向她當胸刺到！

那少女身形後縮，一抖手，祇聽得「鏘」地一聲響，抖起一柄柳葉飛刀來，刀身銀光燦爛，上面鑲着一隻金絲盤成的鳳凰，「鏘」地一聲響，刀劍相交，兩件兵刃一凝間，那少女不禁叫道：「好劍！」

祇聽一個漢子聲音同時道：「你，你是金鳳凰，不是老賊崔廣手下？」

那少女一呆，道：「你也不是老賊崔廣門下，你卻是誰？在這裡作甚麼？」

那漢子並沒有出聲，祇是在陰暗之中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

少女的手腕，沉聲說道：「過來，崔廣老賊就在外面。」

他那句話說得聲音十分之低了，但是外面還是響起了「哈哈」的笑聲道：「張隆、金鳳凰，你們兩個人竟然躲到一起來了，那可好，省得我多費一番手脚了。」

「砰！」地一聲響，廟門已被踢落，但是那老者卻仍不進來，祇是陰陰森森地笑着，拉着金鳳凰的那個漢子迅速的向後退去，退到了大殿後面，那是一個十分荒蕪的院子，在院子中，他們停了一停。

金鳳凰轉頭望去，祇見拉着她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而這時，又有一陣雜沓的馬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不一會，還可以聽到人聲的喧嘩，從斷牆中望出去，還可以看到火把閃耀，少說也有百餘人，正疾馳而至，來勢快絕，那年輕人和金鳳凰還想退出時，破廟已被團團圍住了。

這才聽出那蒼老的聲音道：「金鳳凰，老夫祇不過想請你到舍下去盤桓幾天，何以驚惶？至於張老弟，哈哈，老夫倒被你瞞過了，你冒稱我故人之子，卻趁我不覺，盜去了我新得的寶劍，我念你年幼無知，你將寶劍交出，我就放你離去！」

張隆滿臉悲憤，怒喝道：「老賊，我師傅爲你所害，這柄寶劍正是我恩師的遺物，憑甚麼要還給你！」

金鳳凰也斥道：「你派兩個師弟想擒捉我，要脅我師傅不得去參加中原羣雄的大會，好讓你少個強敵，獨霸中原，我會上你的當嗎？」

那老者呵呵笑着，祇聽得隨着他的笑聲，傳來了一下極沉重的脚步聲，名聞江湖，北五省第一高手鐵掌崔廣已經走了進來，當崔廣出現在院子中的時候，張隆和金鳳凰兩人神情緊張，一個執劍，一個握刀，嚴陣以待。崔廣一直來到了他們前面五六尺之外，方始站定，伸出手來道：「將劍給我。」

張隆厲聲道：「給你！」他「颼」的一劍，便刺向崔廣手腕，崔廣一縮手，中指彈出，「錚」地一聲響，正彈在劍背之上，將劍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他身形疾閃，欺身過去，反手向張隆的胸口便抓！

金鳳凰在一旁，柳葉刀當頭罩了下來，但崔廣衣袖反捲，竟將她柳葉刀捲住，金鳳凰急忙抽刀後退時，崔廣左掌一翻，「呼」地一掌，已向正在後退中的張隆拍出。

他空手應敵，可是祇發了兩招，張隆和金鳳凰兩人便已狼狽不堪，他左掌掌風湧到，張隆又不由自主向後退去，而就在這時，又有兩個人一手執火把，一手執兵刃，越牆而入，張隆身形一旋，臉色大變，大聲喝道：「金姑娘，你快逃走！」

崔廣一笑道：「一個也走不了！」

他話才一住口，祇聽突然有一個人接口道：「對啊！一個也走不了！」

那一句話突如其來，人人都一怔，連忙循聲望去，祇見院中的一株枯樹的樹枝上，斜斜地躺着一個人，那人以手作枕，躺在樹枝上面，看來十分悠閒，他究竟甚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留意。

這時，各人往他望去，他一個翻身，從樹上飄然而下，祇見他三十上下年紀，一襲青衫已洗得灰白，雖然殘舊，卻是纖塵不染，他腰際倒也掛着一把長劍，但是劍鞘更是殘舊不堪。

他站在崔廣和張隆中間笑道：「鐵掌崔廣說了，一個也走不了，那就一個走不脫，要走兩個一齊走……」他一直慢條斯理地說着，可是突然之間，祇見他倏忽一個翻身，在他的身旁，盪起了一股劍光，接着「錚錚」兩聲響，張隆祇覺得劍光奪目，向自己罩來，突然間，長劍震了兩震，把握不穩，大吃一驚，手中長劍已向上飛去。

張隆的長劍落下，閃耀的劍光斂去，那人一伸手，卻恰好將長劍接住，張隆甚至連對方用甚麼來擊落他的長劍，他也不知道！

從剛才奪目劍光看來，對方當然也是長劍出了鞘的，但可以突然間，他手中祇有自己的寶劍，他的寶劍已然返了鞘呢。

一想到這裡，張隆心神大震，失聲叫道：「閃電劍武豪！」

那人向張隆一笑，轉過身去，將手中長劍倒轉劍柄，向鐵掌崔廣遞了過去道：「我這人做事最公道，這柄劍，誰用偷雞摸狗的手法強佔了都不算數，一定要物歸原主。」

崔廣大喜，一伸手將劍接過，忙道：「多謝閣下。」

閃電劍武豪道：「口道多謝，有何用處？崔廣，你是這附近的首富，水酒也不請我喝一杯？」

崔廣哈哈大笑道：「閣下肯賞光，光臨寒舍，當眞蓬華生輝，閣下忽然來此，莫非有意和羣雄爭勝，打算進入迴光谷去面迴光壁三年嗎？」

武豪攤開了手道：「是王八蛋才想這樣。」

崔廣臉上一紅，大是不自在，因爲他三年之前，在爭勝之中，敗給了金鳳凰的師傅金環張百勝，是以未能入迴光谷，這三年來，他一直在刻意希望勝過張百勝及所有的人，他害了張隆的師長松雲道人，

得了松雲道長的寶劍，又想將金鳳凰擒來，逼張百勝的幾個師弟在比武時，不許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他還極其秘密地託人請了一個邪派中的大魔頭在家中，準備到時在暗中相助，他見到了閃電劍武豪這樣的高手出現，雖然武豪對他的態度很好，但也不無猜忌，他日思夜想，就是想進廻光谷一行，如今武豪忽然這麼一說，如何臉上不紅？但是武豪卻又分明是在說自己，不是說他，令他無可奈何。

他乾笑着道：「武英雄說笑了，張隆，我言而有信，劍已還我，我也不再向你追究其他了。」

張隆臉色蒼白，神情悲憤，武豪走前一步，低聲道：「崔鐵掌，你硬逼金鳳凰到你家去，以爲張老兒在三年之前進了廻光谷，就不會出來了嗎？」

崔廣一怔道：「這個……」

閃電劍武豪笑着壓低聲音道：「我可另有主意，這事包在我身上，可比你去請妖魔邪道好得多。」

崔廣臉色一變，强笑道：「武朋友，你說甚麼，我可不明白。」

須知崔廣所請的那個幫手，是多年之前無惡不作的一個邪派高手，後來被各門派聯手圍攻，敗走天山，跌下百丈深崖，大家都以爲死了個窮兇極惡之人。

崔廣人雖然奸詐，老奸巨猾，卻是極善僞裝，表面上聲名甚好，否則，中原武林人物爭雄，也沒有他參加的份兒，若被人知道他將這麼一個人藏在家中，那自然再也不能打着大俠的幌子來騙人了，是以他忙不迭假作不明。

武豪卻哈哈一笑道：「走，走，我們且喝酒去！」

崔廣也笑了起來道：「是啊！劍已得回，我們也該走了。」他一揮手，揚聲叫道：「收隊回家。」他和閃電劍武豪轉身便走。

他們兩人轉身走開了，張隆大叫道：「別走！」

祇見他咬牙切齒，向前疾撲了上去，可是他才撲到一半，有人斜刺裡「呼」地一聲砍了下來，將他的去路攔住，張隆突然收住了勢子，卻見發刀阻住了他去路的，竟然是金鳳凰本人。

張隆大感愕然道：「你……」

金鳳凰向他搖搖手，示意他不要出聲，這時候，崔廣和武豪走了，其餘的人也都走了，轉眼之間，四周圍又靜了下來。

張隆心中恨極，頓足道：「閃電劍武豪，在武林中也頗有俠名，不想也是這種人。」

金鳳凰嘆了一口氣道：「人的聲名如何，是難說的，鐵掌崔廣，在武林中的聲譽，又何嘗不好？但是何以行爲如此不堪呢？」

張隆咬牙切齒道：「如今崔廣老賊和閃電劍武豪勾結在一起，更是糟糕了，如果被他在爭雄中取得了第一，可以進廻光谷的話，那就更不堪設想了。」

金鳳凰祇是沉吟不語，張隆的性子十分烈，他見到金鳳凰似乎不怎麼響應自己的話，哼了一聲，一頓足向前走去。

他身形一轉間，金鳳凰已然道：「你到哪裡去？」

張隆額頭青筋暴現，眼瞪得老大道：「我去找老賊拚命去，剛才若不是你攔阻我，我早已和他拚命了！」

金鳳凰望着張隆，她的目光十分溫柔，張隆的心中本來是極其煩躁的，可是接觸到了金鳳凰這樣溫柔的眼光之後，他心中也漸漸的平靜了下來，祇是呆立着不動。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金鳳凰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去拚了命，那又怎麼呢？」

金鳳凰問得十分眞摯，絕沒有取笑之意，也正因爲如此，所以令得張隆不能不想一想她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拚了命之後，又怎樣呢？

不要說崔廣有閃電劍武豪相助，就算沒有，而且那一口利劍也在自己手中的話，自己也不是那老賊的敵手，要不然，自己也不必奮夜逃走，躲到這間破廟中來了。

自從他師傅突然死去之後，張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尋訪了多少人，才漸漸探出了頭緒，師傅生前所佩的那口利劍，是落在崔老賊手中，曾經有人見過一次，但是崔廣秘而不宣。

張隆自然明白，師傅是自刎喪生的，崔老賊立心奪劍，才殺了自己師傅，他也曾經求師傅生前幾個好朋友去助他報殺師之仇。

可是鐵掌崔廣在江湖上的聲名卻十分好，武功也高，沒有人相信張隆的話，反責張隆無理取鬧，張隆悲憤莫名，無可奈何之下，祇得假托是崔廣舊交之子，前來投奔崔廣的。

他在崔府中住了三個月之久，夜夜設法偷偷地去尋找那柄師門寶劍，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被他尋到了那柄寶劍，還偷了出來。

但是，劍一到手，便立刻被崔廣發覺，追了下來，他逃到了那座破廟，才躲了一躲，又恰好碰到金鳳凰也撞了進來，如果不是打橫裡殺出了一個閃電劍武豪來的話，他和金鳳凰聯手，祇怕可以殺退崔老賊的！

可是，閃電劍武豪卻突然現身，一出手便以他成名江湖「閃電劍法」將張隆手中的寶劍奪去還給

了崔廣這老賊，他雖不怕死，想拚命，但正如金鳳凰所問的那樣，拚了命之後，又怎麼樣？

張隆心中難過之極，想了半晌，祇發出了一下長長的嘆聲來……

金鳳凰柔聲道：「你別難過……」

張隆搶着說道：「我怎能不難過，家師死在他手上，而看他深謀遠慮，這次爭雄，他必然能奪取第一，到時，令師從廻光谷出來，他進廻光谷去，一去三年，再出來時，我還有報仇之望嗎？」

金鳳凰笑了一下道：「你好心急啊！你聽我說完可好嗎？」

張隆搓搓手道：「好，你說，你說。」

金鳳凰慢慢的踱着步子道：「第一，我聽閃電劍武豪的話中帶刺，他未必是眞的幫助崔廣，這人不但武功高，而且行事怪異，不是常人所能應付測料的。」

張隆立刻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顯然是對金鳳凰的話絕不表同意，但是他卻並未說甚麼。

金鳳凰似是知道了他的心意一樣，向他望了一眼，才續道：「是以，崔老賊不一定在這次英雄爭霸中得勝，而且，就算是得勝了，我也總是懷疑。」

她突然停了下來，張隆詫異的忙問道：「你懷疑甚麼？」

金鳳凰又呆了半晌才開口，可是她一開口，卻將話岔了開去道：「自從有人傳說廻光谷之內，廻光壁上刻着有絕頂武功至今，已有多少年了？」

張隆呆了一呆，不知何以金鳳凰忽然問起了這一點來，道：「中原武林人物爭勝，今年已是第十屆，三年一次，那麼這件事傳出至今，至少已有三十年了。」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向破廟之外緩緩走去，這時，他們來到了破廟外的一株大樹之下，金鳳凰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

張隆見她以手支頤沉思的樣子，令張隆不禁爲之出神！

他怔怔地望着金鳳凰，並不出聲，金鳳凰抬起頭來，和他四目交投，俏臉不禁一紅，忙道：「那麼，三十年前曾發生一些甚麼事，你已經知道了？」

張隆點點頭道：「是，我知道，三十年前忽然傳出廻光谷的一幅石壁上，刻有極上乘的武功秘訣，是以武林中人爭相湧進廻光谷去，傳說要在廻光壁上，悟通壁上絕頂武功秘訣，非要面壁至少三年不可，但是那麼多的人到了山谷之中，誰也不想別人得到絕世武功，於是，殘殺爭鬥就開始了。」

金鳳凰接下去說道：「是的，我聽師傅說，先是正派中人聯手，將一干旁門左道之士，全從廻光谷給驅了出來。」

張隆道：「是啊！但是正派中人，卻又自相爭鬥起來，這才終於在各派人士合議之下，訂定三年一度爭勝比試，勝者可獨自在廻光谷中，面對廻光壁三年，在這三年之中，任何人若進谷去打擾他，便是武林公敵，而三年之後，他卻必需離開。」

金鳳凰又輕輕的嘆了一聲說道：「這些往事，武林之中，可以說無人不知，聽說第一屆爭勝，技壓羣雄的是四川大俠簡西行。」

張隆說道：「是啊！人盡皆知是簡大俠。」

金鳳凰問道：「可是，三年之後，簡大俠自廻光谷出來之後，他又怎樣？」

張隆呆了一呆道：「那時候我還未出世，自然不知道，但是聽說過，簡大俠離開廻光谷之時，一言不發，從此下落不明！」

金鳳凰道：「是啊！第二屆爭勝，是玉燕門的掌門人姜飛燕勝了，三年之後，她又如何的呢？」

張隆兩道濃眉向上揚了一揚，他已然覺出金鳳凰的那些問題，問得十分有道理了，他立時道：「姜大俠聽說也是一言不發，接着便在普陀出了家。」

金鳳凰道：「是啊！第三屆、第四屆，一直到第七屆，所有爭勝的第一人在進了廻光谷之後，三年出來的人，都是一言不發，而且也是銷聲匿跡，彷彿世上再也沒有了他們這些人。」

張隆道：「金姑娘，你是說……」

金鳳凰打斷了張隆的話頭，續道：「祇有第八屆，得勝的是湖南三湘怪傑莫不先生，因爲第九屆是我的師傅得勝了，所以我跟着師傅和一干武林高手，在廻光谷外，恭候莫不先生出谷，莫不先生從廻光谷中走出來的情形，我卻是記得的。」

張隆道：「那時，他……可也是一言不發嗎？」

金鳳凰搖搖頭道：「不是，我師傅在時辰一到之際，便撞響懸在谷外古樹上的那口大鐘，催莫不先生出來，不久，莫不先生就手舞足蹈的走了出來，祇聽得他一面笑一面道：『有趣，有趣，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有人想問他，究竟是甚麼有趣，但是他早已步伐如飛走遠了！」

張隆立即道：「而且，近五、六年來，也的確沒有人知道莫不先生的下落。」

金鳳凰道：「那你還不明白我要說的是甚麼？」

張隆一面緊皺雙眉，一面點頭道：「我明白，你是說，這些人一進入廻光谷之後，三載面壁，出來之後盡皆銷聲匿跡，是以崔老賊就算取勝，進了廻光谷，也未必是好事，是不是？」

金鳳凰吁了一口氣道：「我正是此意，這廻光壁上，究竟有些甚麼？」

金鳳凰的話還未曾說完，張隆便已搖頭道：「金姑娘，你講的話也不盡然，你想，以前幾屆，進廻光谷的人，全是正人君子，而今崔老賊如此奸詐，若是被他在廻光壁上學到了絕世武功的話，那豈不是……」

金鳳凰一笑道：「唉！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在廻光谷中的那幅石壁之上，根本就沒有甚麼絕世武功刻着。」

張隆吃了一驚，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多少年來，武林中人都說，在廻光壁上有絕世武功秘訣刻着，祇要面壁三年，便可以盡悟其中的奧秘，是以人人都想要在較技之中爭勝，以求能到廻光谷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到過以往進廻光谷的人，出來之後，爲何盡皆銷聲匿跡。

非但沒有人想到這一點，而且，更沒有人對廻光壁上是不是有絕世武功秘訣一事表示懷疑，而今金鳳凰忽然提了出來，張隆自然吃驚。

呆了半晌，張隆才道：「這……不致於吧？」

金鳳凰嘆了一聲道：「事實眞相如何，我自然也不知道，我曾好幾次想偷進廻光谷去看個究竟……」

張隆絕不是個膽小怕事之人，但是他聽得金鳳凰這樣講法，也不禁大吃一驚，連忙搖手道：「金姑娘，這是萬萬不可，廻光谷外有七十餘個各派高手在互相監視着，不要說偷不進去，就算偷進去的話，一旦被人發現，那便成了武林公敵！」

金鳳凰嘆道：「是啊！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才忍了下來，反正還不到一個月，家師就可以從廻光谷出來了，我想，廻光谷中的情形究竟如何，到那時我就可以知道了，但是……但是……」

張隆看出金鳳凰秀眉緊鎖，像是有着極重的心事一樣，他忙道：「金姑娘，我們雖是萍水相逢，但你若是有甚麼爲難的事，我祇要做得到，定然不辭。」

他那兩句話，說得十分眞摯，金鳳凰的心中感到了一陣暖意，她忙說道：「多謝你的關懷，我是在想，如果師傅他自廻光谷出來之後，都和以前幾個人一樣，也是一言不發，便自疾掠而去，從此不知所踪……」

張隆一呆道：「這個……」

金鳳凰笑道：「所以，總不如自己進廻光谷看看，來得眞切實際一些。」

聽得金鳳凰這樣說，張隆不禁苦笑。

自從三十年前，武林各門派訂下了爭勝的規定之後，不是技壓羣雄的，便難以進入廻光谷半步，金鳳凰的身手雖然不俗，但是參加大會爭勝的人一次比一次多，除了固定七十門派之外，還有許多不屬任何門派的武林高人前來凑熱鬧。

到時，在廻光谷外，當然可以說是高手雲集，連鐵掌崔廣這樣名揚天下的高手，想要在爭勝大會上爭第一，也得挖空心思，盡出奸謀，金鳳凰這樣的身手，如何有機會進廻光谷？

張隆心中在想着，但是他卻沒有將自己所想的講出來。

但是金鳳凰卻已知道張隆的心中是在想些甚麼了，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望定了張隆道：「你可是說我沒有可能進入廻光谷嗎？」

張隆其實甚麼也沒有說過，但是他心中所想的，既已被人揭穿，他也不會否認，他攤了攤雙手道：「金姑娘，那……是事實。」

金鳳凰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你講的是事實，以我的武功而論，要在羣雄爭勝中獲得第一，那實在是不可能想像的事，但是……」

她講到這裡，突然將聲音壓得十分之低，並且向張隆招了招手，示意他走近些，張隆連忙向前走近去，金鳳凰道：「可是，我卻發現了另一條秘徑，是可以通到廻光谷之內去的。」

張隆一聽，更是臉上失色，忙道：「你……」

他才講了一個字，便聽得附近不遠處，忽然有「忽索」一下響聲，像是在草叢中有人躲藏着，他立時停了口。

而金鳳凰也陡然地拉住了他的手，兩人一齊向外掠去，兩人的身法都十分快，轉眼之間，已掠出兩三里，祇見前面黑壓壓地，乃是一座林子，兩人直向林中竄了進去，林中是十分幽靜。

他們剛才一口氣奔出了兩三里，一直是雙手相握的，直到此際，停了下來，兩人的心頭盡皆感到一震，才一齊鬆開雙手來。

刹那之間，兩人的心頭都是一陣劇跳，好一會，張隆才說道：「金姑娘，你剛才的話，可是說笑，還是眞實情形？」

金鳳凰搖搖頭道：「絕對不是說笑，三年之前，我師傅才進入廻

光谷，我和幾位師叔一齊離去，我心中懷念師傅，走得慢些，落了後，祇看到有一頭小鹿在我面前，我去追那頭小鹿，追進了一個山洞之中，那山洞十分之深，我愈走愈黑，黑得甚麼也看不到，一陣寒風向我捲了過來，我也不知那山洞通向何處，剛準備退出來的，卻聽到我師傅的笑聲，隱隱地傳了過來。」

張隆心中更是駭然道：「你可曾聽錯了嗎？」

金鳳凰道：「絕對沒有，當時我還叫了兩聲，卻得不到回答，我心中一害怕，便退了出來，後來我想起來了，這山洞可能是通往廻光谷的一道秘徑，而三年來我絕未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

張隆心跳又是加速，道：「你爲甚麼講給我聽？」

金鳳凰低下了頭，聲音十分之低微說道：「那……我也不知道，我一個人是不敢前去的，你……你可肯陪我一起去嗎？」

金鳳凰抬起頭來，林中雖然陰暗，但是金鳳凰的那一雙美目中，卻閃動着異常的光采，這種眼光令得張隆絕對無法拒絕她的請求。

是以，幾乎是立即地，張隆便連連地點了點頭。

＊　＊　＊

鐵掌崔廣不但是武林高人，而且是方圓數百里中的巨富，宅邸如雲，大廳上的陳設，更是金碧輝煌，眞是富麗之極。

這時候，大廳中燃着一百二十支巨燭，光亮無比，崔廣正和閃電劍武豪在開懷暢飲，一罎美酒已去了大半，看武豪的神情，也像是有了幾分醉意。

祇見他捧着一隻老大的玉杯，哈哈笑着道：「崔鐵掌，下月廻光谷外的較技爭勝大會，冠軍自然是非你莫屬了，可喜可賀！」

崔廣爲人極其深沉，他自然知道閃電劍武豪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且行事怪異，雖然他將劍自張隆手中奪了回來，交給了自己，但是他也知道武豪未必是眞心幫着自己的，而且，他是不是也會去參加爭勝大會呢？

崔廣也手捧玉杯道：「本來，在下倒頗有把握，但是武大俠既然也來了……」

他說到此處，故意頓了一頓，等武豪接下去。

武豪立時一陣哈哈大笑道：「崔鐵掌，你以爲我會去參加爭勝大會嗎？哈哈，我的閃電劍法再快，也不能不怕毒蜂神刺啊！」

一聽「毒蜂神刺」四個字，鐵掌崔廣雖然老奸巨猾，深沉之極的人，但是也不禁身子一震，他手上正捧着滿滿的一杯酒，一震之下，竟洒出了幾滴酒來，而且一時之間，他不知說甚麼才好。

當然，以他的機智狡猾而論，也絕不會僵住不說話，他祇是發出了一陣乾笑聲來。

鐵掌崔廣的心中所以吃驚的，是因爲他請來助他暗中爭勝的那位魔頭，有一門絕技，那絕技正是武豪口中所言之「毒蜂神刺」！

而崔廣所以吃驚到這種程度，是因爲那魔頭的這一門絕技，武林中是不應該有別人知道的。

這個大魔頭，昔年被各正派高手聯手，自天山的一個百丈深崖之上跌了下去得以不死，多少年來，他練的就是這一門絕技，而這一門絕技，他在練成之後，可以說是未曾使用過。

那「毒蜂神刺」是取天山一個深谷所出的一種極其歹毒的毒蜂尾刺來作暗器，那種毒蜂本就不大，尾刺更不過寸許，其細如髮，可是那種毒刺卻是硬如鐵，而且更厲害的是，刺上的毒性極烈，一個人祇消中上了三五枚，便會毒發身亡！

而那魔頭在幾十年來，搜集了盈千上萬這種毒蜂的尾刺針，發時一蓬蓬的撒了出去，還易躲避，最可惡的是三五枚一發，蜂針又小，可以說是了無聲息，那實在是最厲害的暗器了。

那魔頭和崔廣，早在數十年之前，暗中便有勾結，這次兩人又狼狽爲奸，崔廣和他約好，廻光谷爭勝，如果他一旦有敗象，那魔頭便暗中發針相助，那麼，他就可以穩操勝券了。

這本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情，在破廟之外，閃電劍武豪提起了，崔廣的心中雖然吃驚，但是當時祇是當作凑巧而已。

可是此際武豪已然明明白白的講出了「毒蜂神刺」這四個字來，那就絕不是凑巧，而是說，武豪已經知道了一切的內情了。

在那一刹間，崔廣的心中吃驚程度實在難以形容，他一面捧着酒杯乾笑，一面心念電轉，已然起了殺機。

他笑了半晌問道：「武大俠說笑了，甚麼叫做『毒蜂神刺』，在下從沒聽聞過。」

閃電劍武豪突然將酒杯一放，雙目烱烱生光，望定了崔廣道：「崔鐵掌，明人面前何必多說暗話？何不請這位朋友出來見見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崔廣想賴，也是賴不過去了，他爲人何等奸猾，立時呵呵一笑道：「那麼，請武大俠稍待。」

「待」字出口，已然「霍」地站起身來，而就在他一站起身之際，手背倏地一震，「錚」的一聲響，一劍已然向武豪疾刺飛來。

這一招，可以說的是來得突然之極，而且刺的又是武豪咽喉要害。

崔廣的內功極深湛，那一劍在刺出之際，挾起了一陣「嗤嗤」的勁風。

崔廣不惜反臉，刺出了這一劍，以為那一劍必然可以得手的，卻不料武豪外號人稱「閃電劍」，那不但說他出劍快絕，而且他的動作也十分快捷，心思也十分靈敏，在崔廣一口答應之際，他已知道了這老賊不懷好意，他早已有了準備。

就在崔廣身形暴起之際，他也不站起來，祇是身形一轉，已經從側邊離開了椅子，立時伸手握住椅脚，將椅子向上一舉！

他這裡才將椅子舉了起來，崔廣的那一劍祇聽得「叭」地一聲響，崔廣那一劍，用的力道極大，而那柄寶劍，又是極其鋒利的寶劍，是以一劍刺到，已將那張檀木椅子的椅背刺穿，劍尖透過椅背有尺許長短。

這一切的情形早在武豪的意料之中，一見劍尖急刺透過椅背，武豪立時哈哈一笑，雙足一點，整個人向上疾拔而起！

他這一下向上拔起的勢力也是强勁之極，崔廣一劍不中，想要收劍時，武豪已然向上拔，那張被他握住了椅脚的椅子，自然也跟着向上呼地的升了起來，而崔廣的長劍卻插在椅背之上！

剎那之間，他收劍不迭，祇覺得一股極强的力道，幾乎將他的手背向上拉去，崔廣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連忙鬆手撤劍！

武豪的動作當眞快絕，崔廣才一鬆手撤劍，他身形一縱，一轉手，已將那柄劍拔了下來，同時，身子也坐在那張椅上，椅子下沉，「叭」地一聲響落了下來，武豪仍然穩穩地坐在椅子上，而且仍在桌邊，一切似乎看來一點變化也沒有，但是那柄寶劍卻已然轉到了閃電劍武豪的手上了。

武豪握住了劍，哈哈笑着道：「崔鐵掌，你出手好快啊！如果我避得慢了些，現在豈不是一命歸西了？唉，人生無常，且多喝酒！」

他手中的寶劍「叮」地一聲，擊在玉杯之上，劍身立時順着杯沿，向下一滑，「颼」地一聲，劍身已然塞進了杯底，緊接着，一抬劍尖，那玉杯飛了起來，杯中的酒也傾了出來，卻一下倒進了他的口中。

武豪也不去接那玉杯，任由那杯子「倉郎」一聲，在地上跌成了碎片，他「骨嘟」一聲嚥下那一口酒，道：「乾杯啊！崔鐵掌！」

崔廣的臉色青白不定，「嘿嘿」乾笑着道：「武大俠果然好身手，你此來究竟想幹甚麼？正如你所說，明人眼前不說暗語。」

武豪哈哈笑道：「在下祇不過想見一見昔年墮崖不死的那位高人。」

崔廣沉住了氣，心想：他既已知道了這件事，若是自己再推三阻四的話，卻祇有弄巧反拙了。

而且對方的身手甚高，自己自然不至於不敵，但要將他捉住，或者是殺之滅口，倒也不是件易事，難得他要見一見那魔頭，就等那老魔頭出來，以二敵一，那麼形勢自然大不相同了。

是以立時揚聲喝道：「去請天山雪仙……」

那「天山雪仙」，其實是武林中人都稱之為天山雪妖，崔廣有事求他，故改妖為仙，自也不以為異。

武豪年紀不是十分大，天山雪妖在武林橫行之時，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自從學武以來，天山雪妖的名字卻聽過不知多少次，這時，想到就要和這樣的魔頭見面，他的心中也不禁十分緊張。

而且，他已經知道，天山雪妖在這幾十年中，又練成了「毒蜂神刺」的絕技，那簡直可以稱是防不勝防的歹毒暗器，是以崔廣的話才一出口，他便屏息靜氣，全神貫注。

然而，他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的心中儘管緊張，但是在表面上看，卻是一點也看不出來的，他仍然是一派毫不在乎的神氣。

崔廣的話一出口，立時有人應聲而去，大廳之中，誰也不敢出聲，祇有偶然傳來兩下燭花的爆裂聲。

等了約有一盞茶時分，祇聽後宅有種十分異樣的笑聲傳了出來，那笑聲傳來，十分蒼老，但是在蒼老之中，卻又十分尖銳，令人聽了之後，不禁有坐立不安之感覺了。

武豪一聽到那種笑聲，臉上的笑容便不像剛才那樣自然了，那種笑聲迅速自遠而近傳了過來，愈是傳得近，聽來愈是不舒服。

突然之間，笑聲停止了，祇見一個人掀開簾子走了進來。

那人一進來，武豪便覺得眼前一亮，祇見他的身上，穿一件雪也似白，泛着銀光，也不知道是用甚麼東西織成的長袍。

那人的年紀已然十分之大，白髮、白眉、白鬚，似乎他的身上，無一不白，連他的眼珠也是淺灰色的，看來像是一個盲者一樣。

他的臉色更是怪異之極，像是不知塗了多少層白粉，但是臉上的皺紋，卻又淸楚可見，顯然他臉色如此之怪異，是天生如此的。

那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向前走了進來。

鐵掌崔廣早已站了起來道：「雪兄，來來來，替你介紹一位朋友。」

天山雪妖來到了桌前，一雙怪眼祇停在武豪的臉上，望得武豪的心中更是十分不自在。

祇聽得雪妖冷冷地道：「這位朋友，面生得很啊！」

雪妖自然一進來就看到了崔廣的那一柄劍，這時握在武豪的手中，是以他也知道對方的年紀輕輕，但是卻絕對不是好相與的人。

所以，他倒不便十分托大，祇是冷冷的問了這句。崔廣道：「這位朋友，是武林中後起之秀，人稱『閃電劍』，姓武名豪。」

雪妖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了，必然是雷電雙劍的門下。」

武豪本來是一直坐着的，而他一聽到「雷電雙劍」四字，便站了起來說道：「不錯，雷電雙劍正是我兩位恩師的外號。」

天山雪妖翻着雙眼道：「不知尊駕要見我，有何見教？」

武豪沉聲道：「豈敢見教兩字，祇不過有一事相詢而已。」

天山雪妖道：「請說！」

武豪一字一頓的道：「有三個人，自稱姓葉，是西域人，他們是三兄弟，閣下可相識嗎？」

天山雪妖的臉色本來白得像灰一樣，是以也根本看不出他在聽了武豪的話後，臉上神色有甚麼變化，但是他不斷在轉動着的眼珠，卻突然停了一停，接着又聽得他道：「我不認識此三人。」

武豪冷笑道：「但是這三個人，對閣下的事卻知道得十分詳細。」

天山雪妖也冷笑道：「是嗎？這三人在何處？」

武豪道：「已死在我的劍下。」

天山雪妖奸笑了起來，「是嗎？可惜，可惜那就成了死無對證了。」

閃電劍武豪的聲音漸趨嚴厲道：「可是這三人在臨死之前，卻還告訴我一件事，他們說，廻光谷……」

閃電劍武豪說「廻光谷」三字才一出口，天山雪妖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同時，祇聽得武豪也發出了一聲驚呼，劍光閃動，他人向後疾退而出。

隨着武豪向後面疾退而出，祇見十數枚其細如髮，已被削斷的毒鋒神刺，已紛紛落了下來。

這一下子，他們雙方，發針的發得快，擋針的也擋得更快，雖然祇是電光石火，一剎那間的事，但卻是驚心動魄之極。

連鐵掌崔廣這樣一流的高手，心中也不禁大吃一驚，一時之間，也不及去懷疑武豪究竟要說些甚麼了。

祇見武豪一退了開去，便一聲大喝道：「雪妖，你雖不答我，但是，我已知那三人所說的是事實。」

他一面說，一面不斷的向後退出，轉眼之間，已退到了窗前。

武豪動作極快，在他退到了窗前之際，天山雪妖和崔廣兩人還未曾採取甚麼行動。

但是突然之間，天山雪妖一聲大喝，帶起一股勁風，向前疾撲了過來。

天山雪妖向前欺近之勢，快得更是難以形容，武豪正待拔身而起，自窗中穿了出去，可是天山雪妖竄向前來的那一股勁風，已然疾壓而至，令得他不能不出劍以禦。

他劍如閃電，「颼」地一劍刺了出去，等他這一劍刺出之際，天山雪妖已到了他的近前。

天山雪妖身上那一件長袍本就銀光燦爛，這時他的身子向前欺了過來，更同時捲起了一團銀輝一樣，武豪見一團銀輝直迫了過來，心知自己這一劍，是可以一刺中的了。

他正在這樣的想着，突然之間，覺得劍身突然一緊，武豪大吃一驚，連忙定睛看去，祇見天山雪妖衣袖翻轉，已將他的長劍捲住。

武豪此際用的長劍，乃是松雲道長的故物，被崔廣奪去的，極其鋒利，而天山雪妖的衣袖，竟然可以將之捲住，他又如何不驚？

尚幸他當機立斷，一看淸了自己手中的長劍已被對方衣袖捲住，當機立斷，身子一躬，突然向窗子倒撞了過去，「砰」地一聲響，將窗門撞散了，人已出了大廳，到了走廊之中。

但是，也就在此際，他祇覺得左肩之上連痲了兩痲。

那兩痲之處十分輕微，但是閃電劍武豪也可以知道，那是已中了天山雪妖的「毒蜂神刺」了！

他一咬牙，左手一探，將劍拔在手中，舞起劍花，向前直闖了出去，雖然有不少人迎上來，但是怎敵得閃電劍武豪的劍招。

轉眼之間，他已到了後院，身形拔起，上了屋頂，縱躍如飛，將追他的人愈抛愈遠，終於，他奔到了大路之上，在黑暗之中向前飛掠着，不敢停留。

他左肩上痲木之感在迅速地擴大，等到他奔出十多里之後，他的左腿也開始變得痲木了，身子一個踉蹌，已然仆倒在地上。

武豪喘了一口氣，左手在地上用力按着，想要勉力站起來。

可是，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得有兩個人的話聲傳了過來，在說話的是一男一女兩人，那女的問道

：「咦，這是甚麼聲音？」

男的則道：「聽來好像是有人倒地之聲。」

女的道：「奇怪，那何以聽不到有人動手？我們過去看看。」

武豪聽了幾句話便已認出，那正向自己倒地之處走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金鳳凰與張隆兩人，本來，他在聽了人聲之後，準備勉力滾進路邊的草叢中去的，但此時已然聽出了那是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他也不再做這個打算了。

轉眼之間，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已然走近了他身前，雖然天色十分黑，但是張隆和金鳳凰兩人也可以看得出，確是有一個人倒在地上。

他們兩人身形一凝，便異口同聲大喝道：「是誰？」

武豪立時道：「是我！」

金鳳凰和張隆立時一呆，金鳳凰首先道：「是閃電劍武大俠嗎？」

武豪苦笑了一笑道：「正是我，兩位如能幫我一幫，我無比感激。」

一聽是閃電劍武豪，張隆心中已然大怒，再聽得武豪要他們幫忙，張隆立時哈哈的大笑了起來道：「金姑娘，我們走吧！」

閃電劍武豪剛才搶走了他用盡心機，冒險奪回來的寶劍，他的心中如何不恨，是以非但不準備幫助武豪，而且看到武豪仆倒在地，心中還感到一股有說不出來的愉快之感。

可是，在他叫金鳳凰離去之際，金鳳凰卻已蹲下身去問道：「武大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武豪道：「說來話長，兩位……麻煩兩位將我扶到前面山中再說，我中了『毒蜂神刺』，毒已發作，半邊身子麻木不能動了。」

金鳳凰也不知甚麼是「毒蜂神刺」，她是一個少女，要叫她去扶一個男子，她心中實在是不免猶豫，如果祇是她一個人在的話，那麼為了救人，她可能毫不猶豫，但這時候有張隆在，她自然而然的向張隆望去。

可是張隆卻偏過頭去，連望也不望向武豪，冷笑道：「金姑娘，救人也得要揀好人救，不要救了壞人，那就害了自己了！」

金鳳凰忙道：「閃電劍武豪可不是壞人。」

張隆仍然是不住的冷笑道：「是啊！他不是壞人，可是他卻搶了我的寶劍，還給了那個老賊。」

金鳳凰聽了，不禁語塞。

閃電劍武豪卻苦笑道：「張朋友，那一柄寶劍包在我身上，仍然會還給你，我當時奪劍，無非是為了要和崔廣結識，到他家中去，見一個極其危險的人！」

張隆仍是不轉過頭來，看來他仍然不信。

金鳳凰則問道：「甚麼人在老賊的家中？」

武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天山雪妖，我就是中了他所發的『毒蜂神刺』了。」

這「天山雪妖」四個字，一傳進了張隆和金鳳凰兩人的耳中，兩人也不由一驚！

武豪又忙道：「還有一件事，本來我是準備自己去做的，但現在眼看是不可能的了，要相煩兩位，到廻光谷去……」

他講到這裡，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不禁對望了一眼，因為他們兩人正要到廻光谷去。

武豪喘了口氣又道：「兩位要去告訴準備爭勝的各人，天山雪妖到時會混在其中，暗箭傷人，千萬小心，而且，大家也不必動手了，因為廻光谷的廻光壁上，根本沒有甚麼絕世武功。」

張隆本已等得不耐煩，準備拉了金鳳凰便走了。

可是，一聽到閃電劍武豪說：廻光谷中的廻光壁根本沒有甚麼絕世武功，他也不由一呆。

而武豪的說法，更和金鳳凰所懷疑的相同，是以金鳳凰更是急急問道：「廻光壁上眞的沒有武功秘訣，你怎麼知道的？快告訴我！」

武豪道：「好，我……」

他才說了兩個字，突然聽到一陣馬蹄聲，夾雜着閃耀不定的火把，迫近來了，他立時說道：「兩位，快！崔老賊和天山雪妖來了！」

金鳳凰也忙道：「快……快扶武大俠起來，張大哥！」

張隆本來不願意幫忙武豪，可是在金鳳凰在猝然之間叫了他一聲：「張大哥」，卻令他不能不聽金鳳凰的話了。

他連忙踏前一步，將武豪攙扶了起來，和金鳳凰一道，三人一齊向前疾奔而去，不到一個時辰，他們便已奔進了山中。

到了山中之後，他們在一個小山谷停了下來，張隆將武豪放在一塊大石之上，側耳聽去，山中靜到了極點。

金鳳凰問道：「武大俠，你覺得怎麼樣？」

她連問了兩聲，卻得不到武豪的回答，金鳳凰心中陡地一驚，一揮手，晃着了火摺子，定眼向武豪望去，不禁發出了一下驚呼。

張隆也連忙向石上的武豪望去，祇見武豪雙目緊閉，口角處有白沫流了出來，顯然已是不省人事了！

張隆連忙伸手探探他的鼻息，祇覺得他鼻中噴出來的氣，熱得燙手，金鳳凰頓足道：「唉！我們不

知他中了甚麼『毒蜂神刺』，怎麼辦才好？」

張隆雙眉緊皺道：「若是一定要救他的性命的話……」

他的話祇說了一半，便停了下來，他的意思祇要金鳳凰說，不救他也無妨。

可是金鳳凰卻道：「張大哥，一定要救他的，他師傅雷電雙劍和家師甚有交情，是絕無不救之理！」

張隆道：「金姑娘，我師傅生前，練有一種靈丹……」

金鳳凰「啊」了一聲道：「是啊！我如何忘了松雲道長的松雲丸？松雲丸可治百毒，你身上有嗎？快給他服下，他就有救了。」

張隆道：「可是那松雲丸……」

金鳳凰道：「我知道，松雲丸十分珍貴，這你就算是幫我忙，難道你也不肯嗎？」

張隆道：「我當然有的，可是……我對這人……」

金鳳凰將手放在張隆的手背上，語氣神情，全然將張隆當作了自己人！張隆心中大慰，連忙從懷中取出了一隻玉瓶，倒出三顆丹藥來，將其中一顆給了金鳳凰，金鳳凰捏開了武豪的口，塞了進去。

她同時還抬起頭來道：「一顆夠了嗎？」

張隆想了一想道：「如果是尋常有毒的暗器，一顆便足夠了，但剛才他說是中了天山雪妖的甚麼『毒蜂神刺』，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暗器，但是要他服下一顆之後，總可以醒轉過來的。」

金鳳凰半晌不語，天際已然現出了一片濛濛的曙光來，又過了不久，朝陽已然浮現，映得山谷之中所有的草木山石，都已然現出一股金色的光芒來。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一直都坐在武豪的身邊，直到天色大明之後，才聽得武豪發出了一下低微的呻吟聲來。

金鳳凰立時道：「他醒了！」

她一面叫着，一面便伸手將武豪的頭托了起來，張隆在一邊，緊皺着雙眉，他看到金鳳凰對武豪那麼好，心中有說不出的不自在。

他忙道：「金姑娘，他不一定醒過來的，還是讓他多躺一會的好。」

金鳳凰揚手向張隆一笑道：「張大哥，你看，他已睜大了眼睛來了。」

張隆定睛望去，祇見武豪的雙眼果然已睜了開來，同時，也聽得他在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之聲來，實在是駭人之極，張隆看到了這等情況，不禁奇道：「咦？他……像十分痛苦……」

他一言甫畢，祇見武豪的身子陡地一震，掙扎着道：「張朋友，我怕……怕不能替你們取回那寶劍了，你……你要原諒我。」

張隆心中也不禁怔了一怔，連忙說道：「不會的，你已經服了松雲丸，百毒可解治。」

可是武豪搖着頭，在他的臉上現出絕望的神情來道：「不行了，我中的毒針，無藥可治，金姑娘，多謝你們……兩人照顧我……請告訴所有廻光谷外的武林朋友，廻光壁上根本沒有甚麼……絕世武功……那全是天山雪妖差人散播的謠言，叫他們別為此動手爭鬥……而傷了和氣……造成武林中浩劫！」

金鳳凰忙問道：「武大俠，你說廻光壁上根本沒有絕世秘訣，祇不過是謠言，那未免……」

金鳳凰本來是想說「那未免說不過去」的，因為歷來，好幾個高手自廻光谷出來之後，全都踪跡不見，那說明了在廻光壁上，總有些東西的，不會全是謠言。

可是，金鳳凰的話還沒有說完，祇聽得武豪的口鼻之中，一齊發出了「嗤」地一聲響，透過了一口長長的氣來，金鳳凰吃了一驚，連忙叫道：「張大哥，他怎麼了？」

張隆連忙道：「你放他下來，他要死了！」

金鳳凰將武豪的頭慢慢地放了下來，等到她站起身來，武豪的臉色也已經變了！

他的臉色變得十分之快，轉眼之間，成了死灰之色，張隆俯下身去，去探他的鼻息之際，已經氣息全無了，張隆嘆了一口氣道：「他死了！」

金鳳凰呆立了半晌，才「嚶嚶」地哭了起來，張隆雖然恨武豪奪了他的寶劍，但對方人已死了，還有甚麼可以記恨的事，他也是唏噓了艮久，默然而立。

* * *

那是一個十分狹窄的山洞，而且在山洞的洞口，還滿是山籐蘿蔓，不是細心拉開那些遮住了洞口的山籐，根本發現不了那山洞的。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在葬了閃電劍武豪之後，一連趕了七八天的路，才到了廻光谷的谷口，找到了這個三年前金鳳凰走進過去的那個山洞。

廻光谷口，由於有七十餘門派都長年派有高手防守之故，整個曠地，倏然也是一個小鎭，而且各門派暗中也在鬧鬥，是以房舍愈來愈多，器皿飾物，無不各求名貴，那空曠地方雖然不大，但卻是氣象萬千！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全是名門之後，尤其是金鳳凰，她師傅張百勝還在廻光谷中，若是他們在廻光谷

口出現，再想脫身，那就不易了，是以，他們祇是遠遠地繞了過去，才不爲人注意，而來到了洞口的。

金鳳凰撥開了洞口的山籐，洞中捲起了一陣陰森森的寒風，向外吹來，令得金鳳凰與張隆兩人都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張隆問道：「就是這裡嗎？」

金鳳凰點點頭道：「是的，三年前，我從這個山洞一直走進去，曾聽到我師傅的笑聲！」

張隆吸了一口氣說道：「那可好，我們就走進去看看，待我紮一個火把來。」

金鳳凰點點頭，兩人一齊找了兩紮多油的松枝，燃起了火把，那山洞的洞口十分之窄，祇能容一人側身進去，張隆在前，金鳳凰在後，擠進了山洞，祇走了十來步，便已寬了許多了。

在火把照耀之下，祇見山洞之中，除了嶙峋的岩石之外，甚麼也沒有，有時會有一股極細的泉水，自石縫中流了出來，發出淙淙的聲響。

他們一直向前走着，那山洞時寬時窄，有時又曲折無比，他們兩人在山洞寬時並肩而行，不然就一前一後，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在那深邃的一個山洞中，會有甚麼意外發生。

他們兩人一直向前走着，算來已走了三個時辰，少說也走出了二十餘里了，可是那山洞居然還沒到盡頭，張隆心中駭然道：「金姑娘，看來這山洞，確然可以通到廻光谷中去的。」

金鳳凰道：「可是，現在我們已過了我三年之前，聽到了家師笑聲的地方很遠了，這樣下去，不知何時方是出口之處？」

這一個問題，令得張隆也祇好苦笑，他從來也不曾到過這山洞，怎知道甚麼時候才是盡頭？他手中的火把，已燃燒得抓不住了，祇好拋在地下，而又走出了半里之後，金鳳凰手中的火把也逼得要拋丟了。

兩個火把相繼熄滅之後，他們眼前一片黑暗，他們兩人也靠得很近，又是足足走過了三五里之多，兩人一齊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來。

他們看到了光亮了。

那光亮是極其微弱的，在他們的面前，離他們還是相當遠，但即使相當遠，即使那光亮十分微弱，也能使他們二人高興了。

因爲，前面有光亮，那就表示已經離出口處不遠了。

他們二人歡呼了一聲之後，張隆忙道：「金姑娘，我們偷入迴光谷去，假如令師看到了我們，會不會責怪？」

金鳳凰一呆，她一心是想到迴光谷看個究竟，卻是未曾想到這一個問題，這時，被張隆提了起來，她想起師父出了名的古板嚴肅，那怕是他的心愛弟子進了迴光谷，他一樣也會大發脾氣的。

她搖頭道：「我不知道，唉！剛才我們的那一下叫聲，不知是不是被他聽見了。」

金鳳凰擔心自己的聲音已被她師父聽見，那分明是說，她師父會責怪她的了。

張隆忙道：「那我們別再出聲，剛才的叫聲，他未必聽得見的。」

金鳳凰笑了起來，道：「我最怕師父，若是惹了他，可不是玩的。」

他們商量了幾句，繼續向前走去，那光綫越來越近，但是他們兩人的心，卻也越來越向下沉，剛才乍一看到光芒那興奮的心情，終於蕩然無存了。

因爲那股光芒在他們乍一發現時，只是一綫之微，他們只當越向前走，光芒必定越來越强烈的，可是當他們二人向前走近時，光芒却仍然只是一綫。

那也就是說，那道光芒並不表示前面有了出路，只不過前面有着一道石縫而已。

發現了光芒之後，他們又再向前走出了半里許，終於，他們來到了山洞的盡頭了。

在那一綫山洞中的光芒的照映之下，可以看出，他們已走到了盡頭，前面已沒有了去路，而那道石縫，就在前面的山壁之上。

那道縫十分之窄，連手指也伸不進去，約有二尺來長，金鳳凰首先湊在那道縫中，向外望去，外面的光線十分强烈，才一開始之際，她什麼也看不到。

過了片刻，她已漸漸可以看清楚外面的情形了，她陡然一驚，向後退了一步。

在她退出一步之際，她看到就在她身邊的張隆，也向後退了一步。那顯然是張隆也看清了外面的情形，感到同樣的吃驚！

他們兩人還同時吸了一口氣，張隆立即低聲道：「金姑娘，那是……」

金鳳凰不等他說完，便道：「那是我的師父。」

原來，他們二人向外一望，只見一個人，離他們只不過四五尺距離，髮長鬚長，正在盤腿而坐，他們身在山洞之中，面前乃是石壁，那石壁只不過是兩尺來厚，他們絕想不到就如此之近，便有一個人坐着，是以都不禁大吃一驚。

張隆一聽那人就是金鳳凰的師父張百勝，心頭更是一凜，低聲道：「原來這幅石壁就是那迴光壁。」

金鳳凰道：「聽說那一幅石壁光滑如鏡，是以稱爲迴光壁，連迴光谷的名字，也由此而來的，現在，師父看情形正在參詳壁上的武功，你看，他不是正在聚精會神地看着前面麼？」

他們講完話，又湊在石縫上向外望去，是以再度看到坐在外面的張百勝，只見張百勝皺起二道長眉，這時張百勝的一雙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面，看來，一定是他面前的石壁上，有着極吸引他的事物在。

而張百勝在迴光谷，再過幾天，便已然足有三年，他天天對着那幅石壁已有三年之久，而他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如此之專注，可知那石壁的物事吸引力之强，實是無以復加。

而對一個學武之人來說，還有什麼比絕世武功更具吸引力的？

張隆低聲道：「金姑娘，妳的猜想和武斷的話，都不對了，妳看，張老英雄只怕到現在，仍然未曾參透石壁上的絕世武功要訣。」

金鳳凰的心中也是莫名其妙，她也難以想像師父除了武功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吸引他的？她呆了一呆，道：「可是，何以……」

她的話還未說完，便又突然停住了。

而張隆也低聲叫道：「妳看！」

金鳳凰就在他身邊，他們是一齊向外張望的，張隆看到了些什麼，金鳳凰自然會看到些什麼的，但是因爲張隆看到的情形實在太突兀了，是以他才不由自主，叫金鳳凰注意的。

這時，只見張百勝忽然緩緩地搖起頭來，在他搖頭之際，剛才那種專注的神情，已然消失了，忽然間他笑了起來，而令得張隆叫金鳳凰看的，却是張百勝忽然之間，做了一個鬼臉。

金環張百勝在武林之中名頭何等响亮，武功何等之高，當眞可以算得上德高望重，金鳳凰乃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提起他來，心中尚且駭然，因此也可知他平日爲人何等嚴肅了。

可是，這時候，他却做起了鬼臉來。

他不但做鬼臉，而且那一張鬼臉，還做得十分滑稽，突眼呶嘴，歪臉聳鼻，實在是任何一個人見到了，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但是張隆和金鳳凰二人却並沒有笑出聲，那並不是他們二人不想笑，而是他們二人一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實在太驚訝了。

他們剛才看到張百勝的那種全神貫注的情形，自己立時想到他在詳參迴光壁上的武功，可是忽然間，張百勝却做起了鬼臉來了。

有什麼武功，是要練功的人做鬼臉的呢？除非是這時候，他在練一門絕頂怪異的武功。

金鳳凰甚至驚訝得要怪聲叫了起來，可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却更令她張大了口，却出不了聲，只見張百勝做了半晌鬼臉，忽然又笑了起來，用手指拉開自己的口，接着，他便像孩子一樣，雙手撐地，倒豎起來「走」了幾步。

在以手代足「走」了幾步之後，他突然一個翻身，站了起來，手指向前指來，道：「你，你，我到今天，才算看清楚了你。」

這兩句話，從石縫中傳了進來，金鳳凰和張隆兩人聽得清清楚楚，兩人都大吃一驚，而最吃驚的自然是金鳳凰。

張百勝的手指直向前指着，簡直就是指住了她一樣，而且那兩句話，也像是對她而發。

在那一刹間，金鳳凰實在是驚得呆了，是以她出了一身冷汗，却並沒有出聲。她只是緊握着張隆的手，身子也在不住的發抖！

而張隆在那一刹間，也不知該說一些什麼話去安慰金鳳凰才好，因爲他以爲自己和金鳳凰兩人的行踪，已被張百勝發現了。

可是，就在這時，却又聽得張百勝發出了一種異樣的笑聲來。

這一種笑聲才一入耳時，聽來似是張百勝的心中正感到十分之高興，可是聽不了一會，却又像張百勝的心中，實在是十分凄苦！

而且，不到一盞茶時間，張百勝的笑聲，竟然成了號啕大哭之聲。

金鳳凰和張隆二人自從來到了這山洞盡頭，從那石縫中張望過去，看到了張百勝之後，心中的驚詫不絕，這時聽得張百勝忽然哭了起來，兩人心中更是奇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隆吸了一口氣，道：「金姑娘，張老人家剛才的話好像……並不是對我們說的。」

金鳳凰的身子也停住了發抖，她連忙又湊到那石縫，向外望去。

只見張百勝在手舞足蹈，一面哭着，一面却又像是十分高興，而他仍然是面對着金鳳凰和張隆二人，也就是說，他仍然是對準了迴光壁的。

但是，他究竟在做什麼呢？兩人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們兩人看了一會，金鳳凰突然道：「張大哥，我師傅他……瘋了！」

張隆吃了一驚，這句話他心中早已想到了，但是爲了怕金鳳凰心中難過，是以並未出口說了出來，這時，金鳳凰叫了起來，張隆却是個直率人，立時苦笑了一下，道

：「多半是瘋了！」

金鳳凰再也忍不住，突然大叫了起來，道：「師傅，師傅……」

她突然之間大叫，聲音在山洞之中立時响起了嗡嗡之聲，以致令她叫出來的聲音，聽來也模糊不清，而她叫了兩聲，只見又哭又笑，手舞足蹈的張百勝忽然又停了下來。

此時張百勝停下來之後，雙眼睜得老大，瞪着前面。

金鳳凰一見師傅這等情形，心中一凜，未曾再叫下去，她這時在石壁之後，向外張望，可以看到她的師父張百勝，而張百勝是絕對看不到她的。

可是，正由於她可以看到張百勝的一舉一動，所以在感覺上而言，就好像張百勝也可以看到她一樣，張百勝一瞪眼，她心中一害怕，就不敢再出聲了。

剎那之間，山洞中靜到了極點，而張百勝也似是僵了一樣，一動不動，一聲不出。

過了足足一盞茶時光，才看到張百勝的臉上現出了十分異樣的神色來，接着，便看見他的嘴唇哆嗦着，發出了如同呻吟也似的聲音來，道：「我……我聽到了什麼？」

金鳳凰剛想說：「師父，你聽到了我的聲音。」可是她一張口，還沒發出聲音來，只見張百勝突然伸手，緊緊捂住了雙耳，同時怪聲叫了起來，道：「不！不！我不是聽到鳳凰的聲音！」

金鳳凰實在忍不住，又大叫道：「師父，是我，是我在叫你！」

可是張百勝這時候自己在狂叫着，而且伸手緊捂住了他自己的雙耳，金鳳凰的叫聲，他卻聽不到了，他叫了兩聲，又喘起氣來，道：「鳳凰、鳳凰，我偶然聽到了妳的聲音，我……可知我一直都在想妳！」

金鳳凰聽得她師父如此蒼老的聲音，說出了這樣的話來，可知師徒情深，她的心不禁一陣的感動，剎那間熱淚盈眶。

可是，張百勝在講了那一句話之後，突然又發出了一陣十分難聽的顫抖聲來：「鳳凰，妳可知我在想念妳了？妳一定想不到的，妳有少年郎在伴你，絕不會想到我這個老頭的了！」

金鳳凰聽到這裡，不禁陡然一呆，她失聲道：「張大哥，這是什麼話？」

張隆也愕然的道：「金姑娘，他……他可是令師張老人家麼？」

金鳳凰頓足道：「怎麼不是？我和師父分別了只不過才三年，我如何不認得他了？」

張隆猶豫道：「可是……可是他說的話……」

張隆才說到這裡，只看見張百勝的身子蹲了下來，雙手在地上搥打起來，發出「蓬蓬」的聲响來，一面啞着聲道：「鳳凰，妳可知道，在妳十五歲那年，妳在山中裸浴，給我看到了之後，我便開始魂牽夢縈地想着妳，妳可知道？」

金鳳凰突然之間聽到張百勝講出了那樣的話來，她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她緊緊的握住張隆的手，像是整個山洞，都在天旋地轉一樣，她甚至站立不穩，發出了一下呻吟聲，身子一側，跌進張隆的懷中去。

張隆連忙扶住了金鳳凰，張百勝的話，張隆也自然聽得到的，他也是被嚇呆了，不知說什麼才好。

可是張百勝絕不知道他的話會給兩個人聽到，而且其中有一個，還正是金鳳凰，他只當是自己自言自語，所講的是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是絕不會有人聽到的，所以他還在繼續的說着。

他喘着氣，道：「鳳凰，那年，妳雖然只有十五多歲，但是妳完全長大了，妳是我一生中見到過的，最美麗的少女，我……」

他說到這裡，連連嚥了幾口口水，臉上也現出了一種十分淫邪的表情來。

這時，金鳳凰緊緊閉着雙眼，但是她的耳朵卻仍然可以聽得到張百勝的話，她眞難以相信，這樣的話，會出自她的師父之口。

這怎麼可能？她的師父這麼莊嚴，這樣不苟言笑，傳授武功之外，從來也不會對她說過一句別的話來的師父，在武林中有着這麼崇高的威望，而且是屆花甲之年的師父，這實在是不可能的。

她嘴唇抖着，道：「張大哥，說這話的，可是我師父麼？」

張隆苦笑道：「我正要問妳哩！」

金鳳凰明知那是她的師父，可是她卻沒有勇氣去肯定，甚至她也沒有勇氣再睜開眼來去看。

只聽得張百勝卻又在笑了起來，他「咯咯」地笑着，笑得十分邪門，絕不像是一個武林高手所發出的笑聲，他一面笑着，從笑聲聽來，他的心中，像是十分得意，他笑着，又自言自語道：「鳳凰，妳或許不知道，我看妳裸浴，並不是偶然撞見，而是特意前去的，我知道妳在做什麼，特意前去的。」

他急急地喘起氣來，道：「可是，那卻害我自己，我看到了妳這樣之後，閉上眼睛就想妳，可是我卻是妳師父，鳳凰，妳看到別人，總是笑面迎人，可是看到我，卻總是沉着臉、低着頭，妳爲什麼對我笑一下也不肯？而我又爲什麼不敢

對妳說，世上老夫少妻本來是多的是，所以……」

金鳳凰在山洞中，一聽到「老夫少妻」這四個字，她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叫道：「張大哥，快，扶我出去！」

她的一聲「張大哥」叫得極其响亮，但是接下來的那句話，卻又說得很微弱。

只見張百勝又陡地一笑，臉上現出了驚喜莫名的神色來，雙手向前伸着，像是要將什麼東西接了過來一樣，他甚至緊張得有些口吃，他道：「我又聽到了，鳳凰，我又聽到了妳的聲音，妳叫我什麼？妳叫我……張大哥……鳳凰……那，唉！一定是我想得妳太甚了，是以才會有這樣的幻覺，妳是不會叫我張大哥的，妳只叫我師父，師父，爲什麼妳要這樣的叫我……」

金鳳凰喘息道：「張大哥，扶我出去，快扶我出去！」

張隆本來還想聽聽張百勝究竟還會說出一些什麼令人難以置信的話來，可是他一回頭間，看到金鳳凰星眸緊閉，臉色慘然，他吃了一驚，忙答道：「是！」

他一面答應，一面扶着金鳳凰，轉過身，金鳳凰的身子發軟，整個靠在張隆的身上，一口氣走了三五里，仍然可以聽到張百勝的笑聲隱隱地傳過來，而且，張百勝顯然還說了些什麼，但是，他們二人卻聽不眞切了。

一直走出了七八里，才算是什麼聲音也都聽不到了，金鳳凰才道：「扶……扶我坐下來。」

山洞之中，漆似的黑暗，張隆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坐，他略呆了一呆，便扶着金鳳凰在地上坐了下來。

金鳳凰仍是靠在他身上，喘着氣，過了很久，她才叫道：「張大哥！」

張隆忙道：「金姑娘，妳……覺得怎麼樣啊？」

金鳳凰苦笑道：「我眞想不到，他年紀這麼大了，竟然還這等……禽獸不如！」

張隆聽得金鳳凰這樣的責罵張百勝，他心中陡地一震，這近十天來，他和金鳳凰在一起，他何嘗不是對金鳳凰魂牽夢縈。

金鳳凰是如此的一位美麗姑娘，每一個人見到了她，便生出愛意，這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之事，金鳳凰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心意，會不會也這樣罵自己呢？

想來是當然不會的，因爲自己和她的年紀相若，兩情相悅，那麼，張百勝只不過是在暗中戀着自己的徒弟，難道就算是禽獸不如了？

張隆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金姑娘，妳不可太苛責令師。」

金鳳凰道：「還說不能苛責他，你想想，他身爲人師，卻窺我……裸浴，他……他……」

金鳳凰一面說，一面身子又不住的抖了起來，張隆抱住了她的肩頭，道：「妳想想，他只是將心中對妳的愛慕，放在心中，而沒有做出什麼事，那是他自己也知道，這絕不應該之故，妳別把他當作師父，只將他當作一個男人，一個男人能夠和妳這樣一個美麗的姑娘日久相處，而仍然將他心中所想的事深深的藏了起來，只是沒有人的時候自言自語，那豈是一件容易的事？」

張隆自己也不知道，何以會有那麼多長篇大論的話要說，他一口氣講完了，只覺得心中頓時舒服了許多。

因爲那一番話中，他雖然絕口未曾提到他自己，但是卻已將他的心事講了出來。

金鳳凰是何等聰明之人，焉有聽不出他話中弦外之意的道理，在張隆說完之後，金鳳凰呆了半晌，才道：「那麼，你呢？」

張隆的雙頰登時熱辣辣地紅了起來，當然在黑暗之中，可以掩飾他一部份的窘態，他心頭狂跳，說道：「什麼……我呢？」

金鳳凰的聲音十分輕柔，聽了之後，令人的心中產生了一股說不出的異樣之感，她道：「你剛才說的，和我在一起，要將心中所想的不講出來，是十分痛苦的事，你也是麼？」

張隆一字一頓地道：「是的……我也是！」

金鳳凰低下了頭，張隆可以覺出，金鳳凰將頭完全躭在他的肩頭上，只聽得金鳳凰說道：「那你，你爲什麼不對我說呢？」

金鳳凰那一句話，是附在張隆的耳邊講出來的，張隆的頰邊，被自金鳳凰口中噴出來的暖氣弄得癢酥酥的，他聽得金鳳凰那麼說，心頭狂跳了起來，道：「我……我……我……」

他一連說了三個「我」字，停了片刻，才道：「我現在說了！」

金鳳凰「嗯」地一聲，張隆心跳得更劇了，他是一個膽色極壯的人，要不然，他不會假充是鐵掌崔廣友人之子，混進崔府中去了，但這時候，若不是金鳳凰一再鼓勵，他是絕不敢將心中的話說了出來的。

饒是如此，他鼓足了勇氣之後，聲音仍不覺有些異樣，他道：「金姑娘，我心中想的是，如果我能有妳這樣的一位妻子……」

他才說到這裡，突然有一隻軟綿綿的手，向他的口掩來，同時聽

得金鳳凰嬌聲的道：「別說了！」

張隆大吃一驚，惶惶的說道：「可是，可是妳不願聽？」

金鳳凰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道：「不，我願意，你只管說，我願意。」

張隆在那一剎那間，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了。

他擁住了金鳳凰，在那時，他倒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他們兩人緊緊地靠在一起，張隆可以聽到他自己的心跳聲音。

他不但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而且，也可以聽到了金鳳凰的心跳聲！

* * *

迴光谷的曠地，除了房舍之外，餘下的仍有三畝許空着，在那空地中，有着許多整齊的石塊，當作石櫈，這樣的石塊，不下數百塊之多。

但這時，却還有不少人，坐不到石塊，而是站着的，當然站着的人，全是武林中的無名小輩，他們來到了迴光谷口，也絕不是想去爭勝，而只是來看看熱鬧，見識一下而已！

事實上，每年迴光谷口的爭勝盛會，眞正下場動手的人，每一次都只不過七八個人而已，最少的一次，甚至只有三個人，其他全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來。

這道理十分簡單，像現在那樣，鐵掌崔廣已然到了，自認不是他的對手的人，誰還會貿然走出來獻醜？輸了還不要緊，拳脚上可不帶眼，若是送了性命，那可太寃枉了。

是以每一次準備動手的人究竟有多少，與會的人是早可以看得出了，準備動手的人，都是坐在最近空地中心的大石上。

這時，坐在那幾塊大石之上的，除了鐵掌崔廣之外，還有金環張百勝的一個師弟神鈎胡應龍，他兩柄帶尖鈎劍，分掛在兩邊。

還有一個矮小乾枯的老者，那是淮北鹽幫的海幫主海蒼天。

海蒼天生得其貌不揚，他是剛來到的，本來，大廳上還有幾個人，可是一見海蒼天來到，那幾個人便都搭訕着離去了。

本來，這個爭勝大會，參加者只限於是正派中的七十餘門派的，淮北鹽幫雖然不是什麼邪魔外道，但絕不是名門正派，本來，鹽幫的海幫主是不能前來參加爭勝大會的，但是在近幾個月來，規矩早已鬆了，鐵掌崔廣自己就不是任何門派中人，是以他看到了海蒼天，雖然心中不自在，也提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來的。

太陽漸漸移到了頭頂，一至午時，便見一個長髯飄然的老者緩步走了出來。

那老者氣度雍容，令人望而生畏，武林中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他，那老者是太極門的掌門人王泰來，他是武林羣雄的爭勝大會的主持者，已歷三屆。

這時，只見他來到空地正中，向四面八方作了一個羅圈揖，揚聲道：「各方豪傑，再過三天，便是張百勝面壁三年期滿之日了，到時，張百勝自會由迴光谷中走出來的。」

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

王泰來說的那一番話，每一屆皆是如此，有不少人已聽了三四次之多了，但是，每一個人，都是聚精會神地聽着，絕對沒有出聲。

王泰來又道：「至於張百勝是否在迴光壁上，參悟了絕世武功，那要等他離開山谷，我們見到他之後，才可以知道，但是……」

王泰來捋了捋長髯，咳了一聲，才又道：「但是證諸以往各屆，自迴光谷中出來的高人，都是一聲不出便自離去，可知他們三年來的工夫，全屬白費，從此心灰意懶，是以，這屆爭勝的朋友少，可能也與此有關！」

他向鐵掌崔廣、雙鈎胡應龍和海蒼天三人望了一眼，這一屆準備動手的，竟只有三個人，那確是最少的一次了。

而武林中人都知道，爭勝是在三年期滿前三天開始，三天之內，決定誰取得勝利之後，得勝者便守候在谷口，只等上一次入谷之人出來，便忙不迭地奔進迴光谷去，絕世武功秘訣，對於一個學武之人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吸引人的了。

但這次只有三個人，只怕一日之間，便可以決勝負了，是以王泰來也不急於叫各人動手，又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才道：「動手只是點到為止，但是兵刃無眼，拳脚無情，如有死傷，也絕無怨言，在下一退，有意爭勝者，便可以動手了。」

他話一說完，又向各人作了一揖，這才緩緩的離開向外踱了出去。

王泰來才一踱開，只見鐵掌崔廣已然滿面笑容站了起來。

看他的神情，好像滿不在乎，但是他雙眼却望住了海蒼天和雙鈎胡應龍二人，目射精光，會家一看，便知道他已然全神貫注。

只聽得他雙掌互擊，發出鏗然之聲，竟像是兩塊鐵板，在互相撞擊一樣，他外號「鐵掌」，這掌上功夫，確是非同小可的。

崔廣向前走出了幾步，沉聲說道：「海幫主，胡老師，你們兩位，是誰先上來指教？」

海蒼天和胡應龍兩人對望了一眼，兩人似乎都未曾聽到崔廣的話，連望也不向崔廣望一眼，仍然坐在石上，不曾起來。

崔廣的心中不禁有氣，「哼」了一聲，說道：「若是怕動手，想揀現成便宜，那麼到迴光谷來可以說是揀錯地方了。」

海蒼天與胡應龍二人，剛才不願意動手，倒的確是因為想揀便宜之故。

因為，誰先和崔廣動手，就算勝了，但還要和另一個高手再打一場的。

雖然其間可以休息，在內力消耗上，不至於有什麼吃虧的，但是招式的精異之處，在先和崔廣動手之際，都難免為人所見了。

須知在這種場合之中，動手的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不能將精妙的招式藏而不用，更不能令對方不將自己絕招的妙處看破。

要是一給對方看破了妙招，那麼在下一次再施展之際，便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了！

但海蒼天的性子却十分烈，一聽得崔廣口出惡言，他已是沉不住氣了，只聽他冷笑了一聲：「崔鐵掌，你說誰想揀便宜？」

崔廣只怕兩人仍然若無其事，這時海蒼天既已出了聲，他却是得其所哉，也冷冷地回答道：「誰再坐着不動，便是想揀便宜的無用之輩。」

海蒼天一生闖盪江湖，自然明白崔廣是在激怒自己，好叫自己立時和他動手，但是武林中人最重視聲名，就先和崔廣動手了，不免吃些小虧，這時，他也非起而應戰不可的了！

只見他一聲怪叫，身形已拔了起來。

海蒼天和崔廣兩人年齡相若，但是兩個人一個是身形矮小削瘦，另一個却是魁偉高大，一齊站了起來，更是明顯。

崔廣一見海蒼天一躍而起，他身形聳動，便向前踏出了兩步，而且，他唯恐海蒼天躍起之後，又轉變了念頭，是以也不說什麼，身形一踏向前走，雙掌一錯，便呼地發出了一掌，擊向海蒼天的胸前，迫得海蒼天非還手不可！

而海蒼天只要還了手，那麼他們二人就算了動過了手，海蒼天再想住手也不容易了。

是以崔廣那一掌去勢極快，而且力道也十分沉猛，海蒼天見了，心中更是大怒，怪叫道：「好啊，說打就打麼？」隨着那一聲怪叫，他身形陡地一轉，已經轉到了崔廣的身側。

崔廣一掌發出，海蒼天人已不見了，令得崔廣的心中也不禁暗叫了一聲好！

他已知道海蒼天來到了自己的右側，但是，他却假裝呆了一呆，海蒼天一到崔廣右側，五指如鈎地向崔廣腰際抓了出去！

而就在海蒼天出手之際，崔廣左掌突然自右臂穿出，一掌直向海蒼天攻來。

那一掌在乍發之際，由於崔廣身子掩着，海蒼天全然看不到的，等到海蒼天覺出勁風撲面時，崔廣的那一掌，已然自脅下突出，直達他的面門了。

這一招，是崔廣二十七招鐵掌之中，有名的一招「袖裡乾坤」，最是變幻莫測的，攻敵之所不備。

海蒼天轉到了崔廣的右側，本來是想一抓抓向崔廣的腰際，抓得中最好，如果抓不中，好歹也將他掛在腰際的長劍抓下來，那也算是佔了上風，可是他却想不到，對方的掌勢來得如此之快！

這時，他五指離對方的腰際還有半尺，崔廣的手掌便已逼到，如是不顧一切的抓下去，那麼自己的腦袋非被對方拍偏不可了。

海蒼天心中大驚，但是他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臨危不亂，剎那之間，陡地吸了一口氣，將疾發而出的那一抓，硬生生地收了回來。

而且，一面收招回來，一面又要內力疾運，五指一併，改抓為掌，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響，他已和崔廣交了一掌。

海蒼天的那一掌，可以說是在倉猝之間發出來的，而且崔廣最厲害的正是掌上功夫，那可以說是以己之短，去攻敵之長了。

而海蒼天也知道這一點的，他心知雙掌一交，自己勢必被對方的掌力逼退，那時變了敗象，反為不美，是以他在一掌送出之際，足尖一點，身子已準備向後退了開去，崔廣的掌力湧到，更助了他後退之勢，只是他身形倏地向上拔了起來，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半圈，又飄然而落，落在三四丈開外。

這一來，他不但未呈敗象，反倒露了一手絕頂的輕功，贏得一陣掌聲。

也就在衆人喝彩聲中，只聽得崔廣冷笑不絕，便待向前逼過去，可也就在此際，只見兩條人影，疾如流星地越過了人叢投進空地來，身形一凝間，衆人盡皆看出，那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

而一直端坐不動的胡應龍，這時也倏忽站了起來，叫道：「鳳凰！」

來的兩人，不是別人，正是金鳳凰和張隆兩人。

金鳳凰也不望向胡應龍，只是應了一聲：「胡師叔。」

而張隆已大聲道：「各位，鐵

掌崔廣已將天山雪妖勾引出來了。」

張隆的眞氣充沛，聲音响亮，這一句話，在場數百名武林高手人人可聞，而且每一個人聽到之後，都大吃一驚。

要知道天山雪妖是邪派之中的第一高人，在這裡的許多人之中，曾經參加過當年羣雄聯手大戰雪妖一役的人，雖是寥寥可數，但是却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件事，如今聽得張隆說這個大魔頭竟和崔廣勾結在一起，如何不驚訝。

鐵掌崔廣見自己的奸謀突然之間被張隆當衆揭穿，他也不禁驚惶失措，忙高聲呼喝道：「胡說，我……」

可是，才講了三個字，便突然聽到人叢之中，傳來了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那一陣怪笑聲才一傳了出來，崔廣也爲之臉上變色！

隨着一陣怪笑聲，只見一個黑衣人在人叢之中大踏步走了出來，由於那怪笑聲實在太驚人，是以每一個人的目光都落在這個黑衣人的身上，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認得出他是誰。

只見他來到空地上中心，身形陡地向上一拔，拔高了兩尺，站在一塊大石之上，雙臂向上一振，隨着他雙臂一振，只聽得「嗤嗤」的裂帛之聲不絕於耳，他身上的那件黑袍碎成了片片，飄落了下來。

那件黑袍分明是他運用內功震碎的，這一手絕頂內功已然驚人之極了，而更驚人的是，他一身震裂之後，現出了一身銀光燦爛的長袍來。

緊接着，只見他伸手在臉上一抹，抹下了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慘白的怪臉來，只聽得他「嘿嘿」兩下冷笑，道：「崔兄，何必否認，我們兩人携手，天下還有何人可懼？」

這時候，人叢中已有人叫了起來：「天山雪妖，他便是天山雪妖！」

而所有的人中，最尷尬的莫如鐵掌崔廣了，多少年來，他一直維持着十分良好的聲名，可是這時雪妖一出現，便和他稱兄道弟，而且，還說和他携手，便天下無敵，一下子便將他的假面具撕得粉碎了。

而且，更令他吃驚的是一切變化都不在他周詳之計劃下算計之內的，他更感到若是自己眞和雪妖携手的話，那也是雪妖控制自己，而絕不是像自己算盤那樣的，是自己控制雪妖。

一時之間，迴光谷外的混亂，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但是在這裡的，畢竟全是武林的高人，刹那之間，許多人向後退了開去，而且三五十人組成個圈子，將雪妖和崔廣二人及張隆金鳳凰等四人圍住。

一時之間，「鏘鏘」「錚錚」之聲不絕於耳，每一個人都已撤出了兵刃比鬥。

張隆一拉金鳳凰的手，兩人也迅速地向外掠了開去，變得被圍在圈中的，只有雪妖和崔廣兩個人了。

而張隆又大叫道：「各位千萬小心，雪妖已練成一種極歹毒的暗器，名叫毒蜂神刺，閃電劍武豪已死在這種毒刺之下了！」

閃電劍武豪已死的消息，又給衆人帶來了一陣新的震動，衆人都凝神望住雪妖，只聽得雪妖冷笑道：「這小子說得不錯，當年，我被五十餘人圍攻，才將我逼下山谷去，參加當年圍攻我的，現在有多少人在？」

太極門掌門人王泰來首先一聲大喝道：「雪妖，王某人在此！」

雪妖向他一望，道：「原來是王老英雄，王老英雄昔年的賬，也該算一算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王泰來指了一指，他這時和王泰來的距離至少有三四丈，是以他伸手指向王泰來，却是誰也不曾注意。

而金鳳凰和張隆二人知道他「毒蜂神刺」的厲害，也只有武豪臨死之前所說的，實情如何，他們也不知道，當然也無從警告王泰來。

而就在雪妖伸手一指之間，五枚「毒蜂神刺」已然電射而出。

光天化日之下，他發出了五枚劇毒的暗器，那麼多武林高手在，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聽到有什麼聲响，也沒有一個人看到了什麼，那是因爲「毒蜂神刺」實在太細小了，而且也沒有人想到了他竟會一點警告也不發出，便猝然發出了暗器！

他的話才一說完，只聽得王泰來發出了一下冷笑。

王泰來才一冷笑，便又怪叫了一聲，身子騰騰的向後退了三步，在他的身後，總有六七個人，一齊被他撞了開去！

王泰來刹那之間身中了五枚毒蜂神刺，是以突然之間向後退去的，可是衆人却還未知道他何以後退，都問道：「王老英雄，什麼事？什麼事？」

雪妖所發的五枚毒刺，一枚正射在王泰來的唇上，是以王泰來口部發麻，已然說不出任何話來，而另外四枚中三枚，是穿透了他衣服，直射進王泰來的心脈要害的。

是以，毒性一發，王泰來在後退了二步之後，天旋地轉，眼前發黑，張大了口想出聲，可是終於什麼聲音都沒有出，身子一倒，「咕嚕」一聲，栽倒地上，臉皮發紫，已然氣絕身亡了！」

這一下的變化，令得所有的人皆呆住了。

只聽得雪妖「哈哈」大笑，道：「各位看到了?這便是我練成的無形無影的毒鋒神刺，你們識趣的快退開數丈，莫枉丟了生命。」他一聲大喝之下，所有的人當眞不由自主，一齊向後退了開去。

雪妖更是大笑道：「各位，我復出武林，本也無意提起當年的往事，只想進迴光谷一轉，迴光谷壁上有絕世武功，本是我最早聽西域一個人說的，現在讓我進迴光谷去，你們在外替我守着，你們服是不服？」

這一番話，說得衆人面面相覷，因爲雪妖現在還沒進迴光谷，武功已然驚人，如果給他在迴光壁上參悟了絕世的武功，那還有誰能敵，那還不是成了他的天下了！

可是，剛才像王泰來那樣的高手，也說死就死，其餘人都沒有法子，無不感到心寒。

在寂靜之中，只聽得崔廣話中略有怒意，說道：「雪兄，你曾答允助我進迴光谷去的，何以……何以現在又改變了主意?」

雪妖笑道：「迴光壁上的武功，不是常人所能領悟的，你進去也是枉然，要不然，我豈會在三十年前，便將這消息傳了出來，好讓你們互相去爭奪?崔兄，我看你還是別和我爭了！」

鐵掌崔廣這一怒，實在非同小可，手臂一振，「鏘」地一聲响，已將那柄寶劍拔了出來，喝道：「雪……」

可是他只說了一個「雪」字，突然住了口，手臂一振，那柄寶劍竟突然脫手飛了出去，「嗆」地一聲，恰恰落在張隆的脚下。

張隆急忙一伸手，拾起了那柄寶劍來。

這時，只聽得崔廣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怪笑聲，一面笑，一面不住地道：「好！好！好！」

他連說三聲好，雙掌一錯，帶着疾勁無比的掌風，向前猛地撲攻過去，擊向雪妖胸口！

只見雪妖輕描淡寫也似的向外橫跨了兩步，避開了他的來勢！

本來，以鐵掌崔廣的武功而論，即使身子在半空，敵人避了開去，他也可以轉身攻擊的，但是，剛才雪妖又在崔廣萬萬料不到之際，又發出了五枚「毒蜂神刺」！

那五枚「毒蜂神刺」一齊射中了崔廣的胸口，換了別人，早已立即身亡了。

但是鐵掌崔廣畢竟是功力深厚，非同小可，只是在中刺之際，雙臂突然一揚，寶劍才脫手飛去，他立時運住了最後一口眞氣，雙掌向前疾拍而出。

這兩掌，乃是他所能運的最後一分力道，叫他在半途之中轉身應敵，那却是在所不能了，只覺他身子向前直衝，而且，直衝到一株大樹之前，「叭叭」兩下聲响，兩掌一齊拍在樹上！

那株樹被他兩掌打得枝葉亂搖，崔廣的身子也突然向後跌了出去，「砰」的一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和王泰來一樣，臉色發紫，已然斷了氣。

這一下的變化，更是令所有的人盡皆呆住了，人人都不由自主的再度向後退出了七八步去。

雪妖仰天一笑，道：「現在，我進迴光谷去，怕沒有人反對了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迴光谷口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在場所有的人沒有一個出聲。

在王泰來和崔廣這樣的兩個高手突然死去之後，還有誰敢出聲?誰不怕一出聲之後，便在突然之間死於非命了?

每個人都看向雪妖，看他向前走去，看他來到迴光谷只有丈許之處。

那迴光谷的谷口，只有兩尺來寬，兩旁是參天的峭壁，一來到了離谷口只有丈許處，雪妖回頭一看，看到數百人沒有一個敢阻攔自己，不禁心中大喜，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掠起，向前直穿了出去！

也就在他剛一穿進谷口之際，突然之間，只見谷中也飛起了一條黑影，向他迎面撞了過來，那人影的來勢也是快疾無比。

而谷口只不過兩尺寬，那在谷中掠走的黑影，和雪妖兩人，實在都沒有迴避的餘地，而雙方面的來勢又都是十分快疾，電光石火之間，祇聽得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怪叫，而那怪叫聲發出之中，「砰」地一聲巨响，兩人已撞了個正着！

兩人在發現了自己不可避免要和對方相撞的那一刹那之間，都疾運眞氣，想將對方撞了開去，由於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是以天山雪妖來不及發射「毒蜂神刺」！

那自谷中飛掠而出的，不是別人，正是金環張百勝。

張百勝在三年之前，迴光谷羣雄大會上爭勝，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這時，兩人各運眞氣，身堅如石，各以極大的力道向對方撞了過去，這種情形，在高手與高手之間，可以說從來也未曾發生過的，而其力道之猛，實在也和比拚內力不相上下。

在「砰」地一聲巨响之後，兩人的身子一齊向下落下來，而在落下之際，兩人各自向後退了半步，剛才這一撞，力道是如此之猛，實在

令得他們天旋地轉，是以一覺得已和對方分了開來，雙手不約而同的一齊向前，疾推而出。

這時，他們雙手向前疾推而出，只是一種自然的動作，但是兩個人一齊推出了雙手，卻只聽得「叭叭」兩聲響，四掌已然相貼，及至四掌相交，兩人心中盡皆一凜，在那樣情形之下，再想縮掌回來，已然不行了！

而雪妖的心中，不禁連聲地叫起苦來，因為他一和對方比拚內力，便再也沒有機會去發「毒蜂神刺」了，而這時候，他也看清了對方正是金環張百勝，要在內力勝過張百勝，仍然不是容易的事。

雪妖心中一亂，內力還未及蕩出，張百勝的內力已如排山倒海也似的湧了出來，令得天山雪妖向後連退七八步，才內力疾吐，將對方的力道頂了過去，穩住了身形。

而這時候，他們兩人都經已退出那狹窄的谷中來了，所有的人，只見雪妖掠進迴光谷去，也只聽得幾下震天動地的聲響，卻是無法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此際，他們二人一齊退了出來，眾人才知道，原來雪妖才一進山谷，便遇到了張百勝，兩人已然在比拚內力了。

雪妖此際心中的慌亂，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並不是怕和張百勝比拚內力，只要任何一人對他下手的話，那麼，那人立即便可死於非命的了。

在雙方比拚內力之際，如是旁邊有人在暗算其中一人，那人絕無抵抗的餘地，暗算別人的人，也必然為普天下武林人物所不齒的，雪妖自己是無惡不作的人，是以他怕人家暗算他，其實，這時在旁的人雖多，都全是正派中的高手，不會行此卑劣的事情。

雪妖心中越急，內力越是不繼，剎那之間，已是汗如雨下，他心中只是想到一點，快快設法騰出雙手來放射毒蜂神刺，只要一枚毒蜂神刺，就可以贏了。

是以他在突然之間，運了最大的力道，內力由掌心透出，向前連衝了三衝，那三衝的力道，一道大似一道，令得張百勝也後退了半步。

雪妖一見張百勝退了半步，心中大喜，連忙內力一收，身子向後疾退而出。

他一心只想找機會發射毒蜂神刺，卻忘了比拚內力之際，若是抽身後退，那實是犯了武林中的大忌，他一退出，便已發了三枚毒蜂神刺。

那三枚神刺，也射中了張百勝，可是張百勝施展無比的內力，卻也接着轟轟發出了三聲，雷霆萬鈞之掌力，向前方壓了過去。

雪妖一覺出對方的掌力如山一般壓到，再想運氣相抗時，如何還來得及，只見他的身子「砰」然一聲，向外飛了出去，撞在一塊大石之上。

那塊大石只及他一半人高，他撞在大石之上，上半身竟然硬生生地被張百勝的內力壓得向後倒折了下去，只聽得他發出一聲慘叫聲，口中鮮血狂吐，身子癱瘓在石上，已一動也不能動了。

而張百勝身形踉蹌，向後跌出了兩步，那三枚毒刺，兩枚中了他的肩頭，一枚中在他的腰部，他的內力消耗過多，這時也支持不住，倒了下來。

張隆向金鳳凰望去，只見金鳳凰偏過臉去，不去看她的師父，張隆忙道：「鳳凰，令師好像中了毒針。」

這時許多人向張百勝奔了過來，胡應龍在最後面，一奔到了張百勝的身後，便將張百勝扶了起來，大聲叫道：「師兄，師兄！」

張百勝掙扎着道：「我不行了，師弟，各位，迴光谷的壁上……」

眾人本來正在七嘴八舌，聲音十分嘈吵，但是，一聽得金環張百勝提到了迴光壁，卻全都立時靜了下來。

張百勝續道：「迴光壁上，根本沒有什麼絕世武功，那石壁光滑如鏡，面壁而坐，鬚眉皆見，各位想想，面壁三年，也就是自己對着自己三年，在這三年之中，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實在是看得再清楚也不過了。」

他講到這裡，頓了一頓，突然又怪聲叫了起來，道：「看別人的好處容易，要看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若是誰想去看清楚自己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不妨在迴光壁前面壁而坐，但絕世武功……卻是沒有的。」

他說完了最後一句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面皮已開始變色了。

張隆低聲道：「鳳凰，妳聽到了沒有？他面壁三年，將自己心中所想的不正當之事，全都想了出來，唉！人誰能沒有錯呢？能看到自己的錯，確是極不容易了，現在我也知道，以往進入迴光谷的人，全是面壁之後，覺得自己實在不是什麼好人，是以才突然銷聲匿跡，鳳凰，妳不能太責怪師父的。」

金鳳凰的眼中已淚水直流，她向前奔去，排開眾人，在張百勝屍體旁跪了下來，哭叫道：「師父！」

人，誰能沒有錯，能有幾個人，可以獨自靜思三年，而無愧於心的呢？

（完）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採花賊猖獗　弱女子無辜

桐城縣衙門右方的佈告架子移走了，兩個衙役抬到城門口，緊貼着城門左方豎起來。

為什麼把告示架移到城門口，當然是有原因的。

如果仔細看告示牌上貼的兩張告示，便知道事情不得了，因為五天之間，兩張捉拿採花賊的告示貼上去了。

只是採花也就不會出重金捉拿採花大盜了，偏偏這個採花賊手段辣，採了花之後還殺人。

弱女子被姦殺夠殘忍吧，嗨，這位採花賊還真絕，尖刀均扎進女的奶幫子上，被姦殺的女子都一樣，每人挨兩刀，都在奶頭穗子上。

只不過，貼出的告示在賞金上不一樣，一個賞金五百兩，另一個賞金只有一百兩。

同樣是姦殺，賞金竟然不同，路過城門看告示的人都搖頭。

搖頭有三種含意：一是女子死得可憐，由同情而搖頭，二是對於賞金不一樣，莫名其妙而搖搖頭，三是不知道採花賊是何許人物。

另外，附帶着也令人嘆息的，乃是這位桐城縣知縣大人曹拓郎，為了節省公帑，便把唯一的告示牌移到了城門口。

桐城縣城的南門最熱鬧，城門外有通邑大道，過往的人也最多，告示牌當然支在南城門口了。

＊　＊　＊

夕陽照在東坡上，把山坡上的紅葉照得宛如染上一層血紅色，山坡下的大道上，正有一個乾瘦漢子急急而行，從這人的步履看，邁的腳步三尺遠，那灰慘慘的藍衫前襟掖在腰帶上，一雙舊得快要破的薄底快靴，蒙上一層泥灰，髮髻上挽了個黑帶子，脖子上纏着汗巾，三尺長的木棒挑着個小包袱，木棒子就搭在左肩上，光景就是長年風霜在外面混日子的人物。

這人的面貌十分平常，一雙眼睛稍稍的圓，一隻鼻子稍稍的扁，大嘴巴下唇要比上唇長，嘴巴一張便成了彎月形，嘴圈一撮青壚壚的鬍渣子，那面皮倒還白晰，只可惜生在這種人的面皮上。

可別小看這位三十出頭的仁兄，就好像不能以為他肩上的三尺棒子是個普通的木棒一樣。

這位仁兄叫陶克，剛由塞外進關來，只因為性子爆，吃糧當兵受人氣，這是棄官不幹了，回來找他的妻子，準備這一輩子在山裡討生活了。

陶克本來就住在雞公山，那是豫鄂邊上的大山，十五歲那年，陶克在山裡遇見個老和尚，那和尚見陶克天資不錯，就傳了陶克幾路刀法與氣功。

一年後和尚走了，一年後陶克也娶了老婆，再一年陶克有了女兒，爲了能叫她們母女二人過上好日子，那年頭最佳的途徑便是去吃糧當兵。

有道是，太平年間文官樂，亂的時候武官笑。

清咸豐，捻匪之亂剛平定，西北回子又造反，陶克隨着兩湖人馬出關，但左帥的人馬中又分了派系，最吃香的便是三湘子弟兵，再接下去，才是兩湖人馬。

陶克就是心有不平，才棄去他來之不易的小小統帶而回來的，他一點也不後悔，這幾年在戰場上的殺戮，他的武功更見精進。

從回軍中傳出一句話，刀槍我不怕，注意拿棒人。

這話就是針對陶克說的，誰又知道陶克的棒子是個什麼玩意兒。

現在……

陶克走到桐城縣城門口，他在人羣外面伸頭看，從二十多個人頭上面看見告示牌上的捉拿採花賊告示。

陶克也弄不懂，爲什麼同樣的兩個姑娘被姦殺，爲什麼賞格銀子不一樣？

看告示的都搖頭，陶克也搖頭，有個公差站在告示一邊，陶克本想上去問，但見這位公差的手插在掖下，對着看告示的人一副怒目的樣子，就好像淫賊就在這些人當中，他便低頭進城了。

陶克心中想着，自己回家鄉準備當善良老百姓，這一輩子也不再離開雞公山，何必多此一問，惹痲煩吶。

陶克當軍三年半，他的火爆性子已被磨得差不多了，憑他的武功，如果他善於逢迎拍馬，早就成爲都統身邊的紅人了。

陶克離開家的時候，他的女兒快十歲了，這丫頭不知長得什麼模樣，這一回突然回來，還不知丫頭認不認得這個當軍爺的爹。

桂花應該告訴女兒，她爹的武藝好，將來一定飛黃騰達，然而……却見自己這副模樣回來，她母女就不知是什麼感受了。

陶克正自思忖，斜刺裡過來一個人。

陶克見那人肩頭搭着毛巾，便知道是飯館小二拉客人。

「客官，天黑了，住店吧，現成的飯，現成的麵，燒酒小菜帶花捲，你吃飽喝足就上床，咱們這兒蚊子臭蟲沒一個，跳蚤虱子看不見，你請進。」

陶克也覺餓了，再看天色快黑了，便點點頭走進東邊一家小館裡。

陶克帶回的銀子不多，在軍中省吃儉用存了還不足三十兩銀子，他總得給桂花買些東西，還有女兒的新衣也得打點。

陶克轉進桐城，便是準備買些東西的。

他要了四個花捲，二兩燒酒，外帶一碗清菜豆腐湯，這樣吃着，眞是沒飽沒醉，算一算銀子三錢。

當然，這樣的客人是不會被小二青睞的，這一夜，陶克睡的是大通炕。

這一夜，陶克只在天快亮時睡了一陣，因爲他這一夜在同蚊子臭蟲跳蚤打仗。

一大早，陶克一把揪住小二叱道：「小二，你昨晚招攬我進門是怎麼說的？」

小二一瞪眼，道：「怎麼啦！」

陶克叱道：「你說你店裡一個臭蟲蚊子也沒有，夜裡却咬得我睡不着，豈有此理，騙你家陶爺呀！」

小二再瞪眼，道：「我說的是後院客房，再說我的話對你說得很明白，一個臭蟲蚊子沒有，我可並沒說一窩臭蟲或一羣蚊子沒有，睡通炕，當然餵臭蟲。」

陶克聞言火大了，他的巴掌揚起來了。

不料那小二胸一挺，吼道：「你想打人？桐城縣是有王法的地方，官家正在捉拿採花賊吶！」

陶克狠狠的推開小二，大踏步出店去了。

他不能在這時候惹事，如果小二撒潑，硬說他就是採花賊，自己立刻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就算自己有一百張嘴，衙門還是不要去的好。

早飯也不在這家飯館吃，街邊買了四個大饅頭，這一天的飯也有了。

他在街邊買了藍布紅布共三丈，花粉胭脂四大件，紅頭繩、絨繡球、針線包之外，他又買了一把好鋤頭。

陶克張羅着這一輩子在深山中幹活，再也不出山了。

陶克也打算好了，深山中種地之外，他還可以打獵，便又多買了一支鋼叉帶回去。

他想得眞齊全，但摸摸腰包，銀子已不足二十兩，可得省着花用了。

* * *

銀子雖然不多，但陶克却是愉快的，因爲他就快要與妻女團聚了！

雞公山在望了！看到雞公山，還有三十三！

那在當地的人說，要是看到雞公山的最高峯，那還再走上三十三里才會到山邊！

陶克就一邊走一邊叨嘰着，便在這時候，迎面走來兩個人，一個是公差模樣的人，另一個是老者！

那老者一看到陶克，便舉手直喊：「阿克呀，是你呀，你可回來了！」

陶克細看，發覺老者是族裡的二大爺，哈哈一笑迎上前去，道：「二大爺，你老這是幹甚麼，這位……」

老者一把拉緊陶克，指着那人道：「阿克，這位是桐城縣衙官差呀！」

陶克一怔，道：「二大爺，你同誰打官司呀！」

那公差上下看看陶克，他沒開口，那模樣相當神氣！

老者道：「阿克，不是我同誰打官司，是你呀！桂花母女出事了！」

陶克幾乎眼珠子也迸出來了！

「甚麼？我的桂花，我的小娟！她們……」

公差這時才問老者，道：「這人是那母女兩人的甚麼人吶！」

老者嘆口氣，道：「他是桂花丈夫，三年多以前去投軍到西北打仗，今天……唉……」

公差衝着陶克一抱拳，道：「是軍爺，眞抱歉，請你隨我快進城去吧！」

陶克急問：「二大爺，桂花母女怎麼了？」

老者一把拉緊陶克，重重的道：「阿克，二大爺自小看你長大，知道你那火爆性子，阿克，這件事你一定得沉住氣呀！」

陶克反而牢牢抓緊老者：「二大爺，你是咱們陶家族長，你的話阿克一定聽，二大爺，你放心，阿克這幾年別的沒學會，可在這忍字上得了不少教訓，二大爺，有甚麼事情發生，只管對阿克說！」

老者點點頭，道：「好，阿克，有你這幾句話，二大爺我便也放心了，阿克，最近咱們這方圓幾百里內出了淫賊，這該死的東西，只認定大姑娘，便先姦後殺，而且出手又毒辣，刀子打在女子的……唉……兩個奶幫子上！」

陶克已知不對勁了！

他想到小娟，今年應是虛歲十四了吧！

老者又道：「四天前，唉，那淫賊找上桂花那裡……」

陶克急道：「桂花去那裡了！二大爺？」

老者道：「桂花就在你走後不到半年，她帶着你女兒進城去，桂花說，你不在家，她進城去幫大戶做點工作，也好賺點銀子，在家閒着也不是辦法，所以她帶着你女兒進城了，這一去就快三年了，不料昨日來了公差，說你女兒……她……」

陶克面無表情，他的雙目只是癡呆的直視着老者！

「阿克，你可是答應二大爺的，千萬沉住氣！」

陶克面皮一鬆，他露出個笑，但那眞比哭還難看！

他拍拍肩頭上的鋤，道：「想不到這鋤……」

轉身對公差一抱拳，道：「公爺，我那妻子她……」

公差拍拍陶克肩頭，道：「城邊的小屋裡，我來時她已奄奄一息，是她告訴我們，她母女住的地方，我們只有把陶家村的族長請來料理了！」

陶克自言自語：「料理她母女後事！」

轉身咬咬唇，陶克對老者道：「二大爺，這事還眞的巧，偏偏我在這時候回來了，二大爺，你老回去吧，讓我進城去料理吧！」

老者狠狠的擰了一把清鼻涕……天不冷，這清鼻涕早就在他的紅鼻頭裡面要流下來了！

「阿克，官家在辦案，你千萬沉住氣呀！」

陶克道：「二大爺，我是辭官回來的，阿克沒有存得甚麼，就把這匹紅布送你老吧！」

老者叱道：「阿克，你送東西眞會撿時辰，這是甚麼時候，我老人家能收嗎？快去吧，桂花也許還有話對你說，告訴她，族裡人都想她回來了！」

老者說完，又是一把鼻涕帶淚的甩在地上，沉重的搖搖頭回去了！

陶克沒落淚，他也不開口，跟着那個中年公差便又折回桐城縣城！

他的心中盡是當年他與桂花在一起的光景！

桂花不是漂亮女人，但她却另有一種淡雅的風韻，桂花在笑的時候總是用手遮住嘴巴，那不是她的嘴巴笑起來不好看，而是她就是那模樣才更具女性美！

桂花也不多話，她只喜歡聽陶克說話，只要陶克在她身邊說話，她總是會笑！

一個女人能不嘮叨就不錯，何況桂花總是那麼的順從着陶克！

桂花永遠也沒有忘記她是個女人！

這世上就有許多女人要騎在男人頭上，有的甚至騎在男人頭上撒尿，只不過到後來，這樣的女人就不是女人，當然也就沒幸福可言了！

陶克棄官回家，有幾分也是想他的桂花，如果桂花是騎在他頭上撒尿的女人，打死他也不回來！

* * *

已經看見桐城城門了，陶克這才又想起一樁事來！

他已知道女兒慘死，更知道城門口的告示，原來其中一張是他女兒的！

「公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公爺面前請教！」

那公差點點頭，道：「陶弟，你家遭不幸，令人同情，有甚麼話你問吧！」

陶克道：「我也看過城門兩張告示，爲甚麼兩張告示的賞金不一樣？」

公差道：「嗨！你問這個嘛，事情是這樣的，十一天前先被淫賊姦殺的姑娘，那是西城外劉家莊莊主的女兒，官家捉拿淫賊出銀只有一百兩，劉莊主自己添加四百兩，爲的是希望有人能把兇手捉住！」

他看看臉色慘白的陶克，又道：「另一張出賞銀一百兩，才是官家出的！」

陶克不開口了，他總算把這事弄清楚了，便也爲女兒的死悲哀！

* * *

陶克隨着公差轉入一條小巷，那條小巷是沿着城牆邊形成的，巷子進去不到二十丈遠處，一座低矮的小屋子裡面，黑暗中只有一張舊木床，屋子裡連張櫈子也沒有，倒是後面支着一個小鍋灶！

屋子是舊，但房子也收拾得乾淨，只不過這時候屋子內很靜，陶克走到屋前，公差指着對陶克道：「有你出面就好辦了，她保証會同你詳說，我這就不進去了！」

陶克輕點頭，道：「辛苦公爺了！」

公差轉身便走，走得眞快，轉眼之間便不見了！

陶克推門走進去，這一回他才看清楚，床上躺着的一共是兩個人！

陶克有些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妻女，他步履沉重得就如同雙脚黏在地皮上似的，一步步走到了床邊，他先是看看雙目迷惘的直視着上面的一對大眼睛！

是的，那眞的是他的桂花，臉色蒼白，雙目下陷，頭髮散亂的攤開來！

「桂花，桂花！」

床上沒有反應，一點動靜也沒有。

靠牆的一面，舊薄被遮蓋着半張面，從鼻子以上露出來，頭髮還紮着兩條辮子。

陶克低聲的：「我的小絹。」

猛可裡，陶克一聲叫，他撲倒床上：「桂花！」

陶克只是嚎叫，却一滴淚水也流不出來，那種叫聲，比流淚更令人痛苦。

陶克就在流血，他買的東西早就抛在地上了。

便在陶克悲傷中，門外面來了三個中年人，爲首的只一進門，便走到床前拍拍陶克：「喂，喂，你是她母女二人什麼人呐？」

陶克回過頭，看看那人，又看看擠進門來的另外兩個人：「她們是我妻女，你老兄是……」

「地保，我姓丁！」

「丁爺，痲煩你了。」

丁地保嘆口氣，道：「你早到兩個時辰，也許還可以同你老婆說句話。」

陶克道：「早上還有人進來餵了她兩口豆汁。」

陶克立刻跳上床，雙掌運力，已把桂花扶坐起來，手掌抵上桂花命門，另一掌壓在左背上。

這動作令地保三人吃一驚，人都快僵了，那裡還能有得救。

三個人不能攔阻，人家這是救人，又不是害人。

三個人只得站在一邊看，誰也不說話。

陶克學過氣功，對於氣血的調適，他十五歲那年就入門了。

他在軍中也以氣功救過人，而能把氣功轉變內力輸入另一人體內，這人的氣功便可以在體內游走而清晰可見。

陶克就有這本事。

人如果斷氣不超過兩個時辰，這人的魂尚未進閻王殿，如果救治得法，鬼門關內晃一圈又會出來了。

陶克自然不放棄這機會。

只不過陶克已是汗流浹背了，桂花依然瞪着兩隻眼睛不動顫。

一邊的丁地保開腔了：「老弟，別費心了，她是先生半月病，再受打擊，怕是救不回來了。」

另外一人也道：「陶家嫂子生了病，一病眞不輕，再看她女兒那麼乖巧，却遭惡人害死，怎麼受得了。」

陶克急了，他大吼一聲：「桂花！」

只見他左掌猛一推，右掌痛苦的才收回，便聞得「啊！」

這一聲發自桂花口中，却也令陶克一把抱緊桂花：「桂花……桂花……桂花……是我，阿克呀！」

癡呆的眼球轉動了，桂花嘴巴在嗡動着。

丁地保立刻叫身後的人：「快，去弄碗熱薑湯。」

那人拔腿就往門外跑：「眞是奇蹟！」

陶克如果知道桂花母女二人在桐城，昨夜他就不會住那家蚊子臭蟲咬死人的飯店了。

他相信，如果昨日找到桂花，桂花就不會這樣。

陶克改以右掌在桂花的前胸推拿着，一邊在桂花的耳邊叫喚：「桂花，我是阿克呀！」

桂花的眼睛可以左右看了，這光景只有一種解釋，桂花是氣結昏死過去了，她的腦筋半清醒，套一句俗家的話，心有不甘死亦難。

桂花就是死不甘心。

陶克用盡力氣爲桂花推拿，慢慢的桂花張嘴了。

她張口沒聲音，但那已經令陶克告慰的了。

便在這時候，那人端來一碗熱呼呼的薑湯進來了，丁地保接過說，對陶克道：「快，餵她喝薑湯，催動血氣出把汗。」

陶克取過薑湯，小心的餵入桂花口中，每一杓有一半流出來。

那陶克邊餵邊叫喊，還眞的把看上去像斷了氣的桂花叫醒過來。

「桂花，妳喝呀，我是阿克！」

桂花只能動眼神，張口不清的道：「阿……克……」

陶克大聲道：「我是阿克，我回來了。」

「阿…… 克…… 我 的…… 阿克……」

「桂花！」陶克心碎的一聲大叫。

「阿克……我們小……娟……」

「桂花，我回來了，小娟的事擱在我肩上，桂花，我要你活下去。」

「阿 克…… 怕 是 太…… 晚了……」

陶克回頭對丁地保急急的道：「丁爺，煩你請個大夫來，我有銀子。」

丁地保道：「老弟，不如你背負着她，我帶你去找大夫，唉，本來是要抬出城外廟裡暫宿，想不到又活了一個……」

陶克已抱起桂花來。

「丁爺，我們走！」

丁地保叫另外二人暫時回去，他把門扣上，這才領着陶克往街上奔去。

* * *

桐城縣的仁義堂藥鋪，就在南門裡不遠處，藥鋪一共是兩間門面全拉開着，這才剛開過午飯不久，丁地保只一走進鋪子裡，便對伙計叫起來：「快請我們本家出來，人又救活了。」

陶克抱着桂花坐在一張櫈子上，那伙計一看是地保帶來的病人，忙奔到後面去叫大夫。

這一叫足足叫了一盞茶時光，才見那位八字鬍半百老者提着烟袋走出來。

這老者大抵烟癮不小，正塞了一顆藥丸在口中嚼。

「是你呀，地保！」

「你可出來了，快給這位陶老弟的妻子看看。」

這位大夫也姓丁，他把眼睛只一瞧，道：「還活着呀，我瞧瞧！」

這句話令陶克幾乎發火，這是什麼話。

地保却開口了：「一家子，前天你給她吃了藥，可是她一點起色也沒有，你說……」

姓丁的抓過桂花的手，他把食中二指搭上去：「前天的藥錢我沒有收她的。」

說着便閉上雙目了。

丁大夫忽然睜開眼睛，道：「兄弟，你可別說我不救人，咱們盡人事吧！」

陶克吼道：「我有銀子。」隨即掏出兩錠銀子擱在桌面上，又道：「夠不夠？」

丁大夫搖搖頭，道：「不是銀子問題，兄弟，咱們也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不收快死了的人的藥費，不過你放心，我還是會用最好的藥下在帖子上，這銀子你收回去。」

這眞是一碗凉水澆在陶克的身上，他一哆嗦！

丁大夫把藥開出來，命伙計抓藥，他伸手拍拍陶克：「兄弟，我同別的大夫不同，病家的情形我直言，兄弟，你妻子是心碎病，她心碎了。」

陶克吼道：「沒聽過有這樣的病。」

丁大夫道：「你現在就聽到了，兄弟，你別吼，她的情形我知道，先是女兒慘死，她又病在床上，你老弟出征去平回亂，這一去就是三年半。」

陶克道：「你怎麼知道？」

「你妻子病了，你女兒把我請去爲她治病，是你妻子對我說的，唉，她只一提到你，就滿面的喜悅，打自心眼裡在思念你呀！」

陶克聞言，幾乎放聲大哭！

丁大夫又道：「就是前不久的事，半夜你女兒來敲門，說是她娘快出不了氣，我只有跟你女兒去城邊巷，誰知道我走後不久你女兒就出事了，眞是天殺的！」

* * *

藥包好了，伙計送到陶克面前了！

丁大夫道：「回去吧，把藥煎了餵她吃下去，只要過了今夜，她也許就活了！」

陶克嘴巴緊緊的閉着，他見人家不收銀子，知道是丁大夫見自己已遇上這種悲慘的事，免費爲自己出力，便只有重重的對丁大夫點點頭！

陶克抱起桂花匆匆的走回來了！

他很難相信，桂花眞的就此離他而去！

就好像他不相信，這麼悲慘的事會發生在他陶克身上一樣，天爺太不公平了！

* * *

匆匆的煎藥，急急的餵進桂花口裡！

陶克把藥餵了一大半，却見桂花「哇」的一聲又把藥吐出來，而且還帶着泛烏的血塊！

陶克大叫：「桂花！桂花！」

桂花無力的眨動眼睛：「阿！克！你……回 來了，可……是太……晚了……我……」

「桂花，桂花！」

「咱……們……女 兒……死……得慘……吶……」

「桂花……桂花……」

「阿…… 克…… 小…… 娟好……可憐……我……要陪……小娟……我……」

陶克大叫：「桂花……妳不能死……」

「啊……」桂花又吐出一堆血塊，便痛苦的倒在陶克的懷裡了！

「桂花！」

陶克的喊叫，幾乎把屋頂蓋掀掉！

＊ ＊ ＊

陶克買了兩匹布，一匹藍布，他把桂花的屍體包起來，他是從頭包到脚，很嚴密！

另一匹布是紅色的，他掀開舊被子，也撩起女兒小娟的衣服！

陶克面似冷酷的十分呆板，他把小娟的兩處刀傷加以仔細的視察，從刀痕上，他把刀的形狀長短加以估計，然後在小娟那痛苦的臉上撫摸着！

「孩子，爹回來得太晚了，妳娘也說我回來得太晚了，孩子，爹不該拋下你母女遠走塞外，爹眞的來晚了，孩子，陪你娘去吧，妳母女在這世上沒享用過甚麼，留下來的由爹來爲妳處理，爹一定不會叫妳失望，孩子，妳就會看到那禽獸的下場！」

於是，陶克以左掌撫過小娟那怒視的雙目，果然，小娟閉上眼睛了，她再也不用看這個齷齪的世界了！

＊ ＊ ＊

陶克找來一根扁擔，他挑起妻女的屍體走出桐城縣，就在縣城外的黃土坡上，陶克找了一個背陽的野林下，把妻女埋掉！

他買的那根鋤頭，便高高的掛在一棵老松樹上！

陶克似乎又發火爆性子了！

他大步走到桐城縣南城山，伸手便把那張懸賞一百兩賞銀的告示揭去，有個守城的沒攔住他，一路奔往縣衙門去找人了！

陶克步履變得十分沉重，他並沒就此離去，他又走回那家飯店，他本來發誓不來的！」

陶克迎面就撞見那伙計！

「喲，花捲未出鍋，燒酒豆腐湯現成的，只不過你不怕夜裡蚊子臭虫多呀！」

陶克暗中咬牙，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道：「有甚麼吃的快拿來！」

伙計也眞快，豆腐湯外加二兩燒酒先送上，不料陶克一口便把二兩燒酒送進肚子裡！

「酒！」

伙計又送上二兩燒酒！

陶克只一仰脖子，二兩燒酒又下肚了！

「酒！」

伙計火了：「喂，你到底要喝多少？」

陶克一把揪住伙計，叱道：「酒！」

伙計大聲道：「你想打人？桐城縣是有王法地方，官家正在捉拿採花賊吶！」

陶克出手就是一嘴巴，打得伙計暈頭轉向，他果然大叫：「你是採花賊，採花賊呀！」

「在那兒！」街上三個人，都是官差！

「好小子，你走不了啦！」

陶克冷冷的推開伙計，一掌拍在桌子上！「酒！」

那伙計身子撞在桌邊上，見來了公差與捕快，膽子可就來了！

「你別喝酒了，王八蛋，你喝尿去吧！」

「噹！」

眞絕，陶克坐在桌邊，他的那根棒子就好像長了眼睛似的，一閃便敲在伙計的頭上！

伙計就是沒躲開，光頭頂門上立刻就是個大肉包，腦後的髮辮甩一半，他抱着頭彎腰坐在地上了！

陶克又吼：「酒！」

三個公差走上前來了，爲首的一瞪眼，道：「朋友，你撕下告示的？」

陶克眼皮也不抬一下：「不錯！」

那人手握腰刀把，冷冷道：「你可知道撕下告示的後果嗎？」

陶克道：「甚麼後果？」

那公差冷笑一聲，道：「你要知道嗎？」

不料陶克回敬一句：「不必啦！」

公差斜退半步，他剛才已發現陶克是個會家子，便沉聲道：「朋友，走吧！」

陶克仍不抬頭，左手着木棒，右手舉着空杯子：「走？到那兒？」

那公差嘿嘿一聲，道：「請你進衙門吃大菜！」

他此言一出，緊接着又是一聲吼：「鎖上！」

眞快，另一公差已自腰間抖出鐵鍊來，猛一套，對着陶克的脖子就要纏上了！

陶克的木棒出手了！

「咚咚咚……」之聲甫起，鐵鍊嘩啦一聲落在地上了，那公差抱頭也不是，抖手也不對，四棒打得他直喊娘！

爲首的公差腰刀拔在手，另一公差也撲上來了！

陶克仍然坐着，但他左手的棒却閃電似的左右連打，兩把腰刀被他打落在地上了！

「好喔，拒捕呀，你這行爲視同造反吶！」

陶克雙目猛一瞪：「滾！」

門口已圍了不少人，三個公差打不過，立刻對另外兩人道：「這小子一心在造反了，快回去稟太爺！」

三個人擠着走出門，店掌櫃的過來了！

「年輕人，你有麻煩呀，要是我，立刻逃跑了！」

陶克道：「我不是你！」

他看看抱頭吃驚的伙計，一掌拍在桌面上：「酒！」

掌櫃對伙計叱道：「平日我是怎麼交代你的，上門的客人不論身份地位，都是咱們衣食父母，你怎麼就是聽不進耳朵裡，還不快拿酒！」

頭上挨了個大肉包，伙計還得陪笑臉，提了一支半斤重的酒壺送上來：「爺，小子有眼無珠，得罪你了，這半斤燒酒算我的，你喝着，我再爲爺切上一盤好吃的。」

眞怕再挨打，伙計連忙往灶上跑。

「彭……」

一錠銀子擱在桌面上，陶克對那位瘦掌櫃道：「除了你的酒錢，餘下的叫小二爲我去辦些香燭冥紙供品，包好了馬上送來。」

瘦掌櫃一楞之間，立刻點頭道：「是，是，馬上叫他們去辦。」

陶克的心中一時間充滿了恨，他本來是性子就暴躁，如今遇上家中遭劇變，打碎了他的美夢，在這個時候有人敢來找他麻煩，這人就算是天王老子地王爺，陶克也會出手揍人。

燒酒喝了快一斤，花捲吃了四個半，小二送的一盤下酒菜，早就被他扒進肚子了。

買香紙的店舖在對面，伙計包來一大包擱在陶克的桌子上，這時候，一邊侍候的瘦掌櫃開了腔。

「你朋友這是心裡苦，我在桐城開飯館三年多，見的客人也不少，你朋友這樣子，一定遇上什麼難題了，能說出來聽聽嘛？你撕下官家貼的告示……」

陶克一瞪眼，抓起桌上的香紙供品，便大踏步往店外走去。

陶克往西城走，因爲他把桂花與小媚埋在西城外的黃土坡林子邊。

只不過他還未走到城門口，後面已追來七個大漢子。

這七個人都拎着刀，爲首的是個中年虬髯大漢，此人虎背熊腰，雙目似銅鈴一般，走地有聲的吼叫：「站住，想逃哇！」

這七個人的後面還跟了一批愛看熱鬧的，其中就有飯館的那個伙計。

虬髯大漢的吼聲，早就傳進陶克的耳中，只是陶克不理會，他大步的往前走。

那虬髯大漢正是桐城縣衙的捕頭，平日裡他人在大街上走，行人自然的往兩邊讓，如果誰家孩子哭，只要說張飛來了，這娃兒立刻嚇得臉焦黃，咬緊嘴唇不出聲。

桐城縣衙捕頭叫章飛，與三國時的張三爺同音不同字，而長相倒也差不多。

此刻章捕頭在後面追得緊，陶克就是不停，眼看已出了西城門，陶克這才猛回身。

「幹什麼？」

章捕頭七個人追上了。

這些捕快都受過嚴格的拿人訓練，只一照上面，便把陶克圍在中央。

那些看熱鬧的人就擠在城門口，有些還奔上城牆了，居高臨下看得清。

本來是鬧哄哄，如今却是靜得連出氣的聲音也聽見了，章捕頭就在喘大氣。

章捕頭手上拎着刀，他冷冷的看了陶克一眼，覺得這人土裡土氣的不怎麼樣，可是剛才三個兄弟怎麼會連這種人也難侍候。

「朋友，那條道上的？」

陶克道：「別管我那條道上，我請問，追我幹什麼？」

章捕頭嘿嘿一笑，道：「放眼桐城，還未有人敢同本捕快如此說話，你好大狗膽。」

陶克道：「你是捕頭？」

章捕頭胸一挺，道：「我就是章飛。」

陶克淡淡的道：「你這個章飛一定不怎麼樣。」

章捕頭聽得陶克這麼說，不怒反笑，道：「果然是個瘋子。」

陶克道：「捕頭大人，如果我是你，早就撞死在面前謝罪了。」

章捕頭怒叱道：「狗東西，你說什麼？」

陶克忽然忿怒的道：「你食公祿所辦何事，縣境出了採花賊，就是你失職，惡人你不查，偏追我這苦主，姓章的，你是混飯吃的吧！」

章捕頭驚怒交加，道：「你是苦主？」

陶克道：「如果你再不用心，桐城縣民都將變成苦主了，哼！」

這二人對話，使城牆上的人也聽到了。

章捕頭在桐城是威風八面的人物，再怎麼不濟事，也不能被陶克這麼損他。

章捕頭嘿嘿冷笑，道：「你是苦主，就該縣衙去伸冤，這乃有王法地方，容得你在此撒野。」

陶克怒道：「姓章的，你可知道我這包內是什麼？」

章捕頭怒叱道：「我管你包的是什麼，給我拿下。」

嚄，只這麼一聲吼，膽小的就會嚇一跳。

又是鍊子又是刀，一齊往陶克的身上招呼上去了。

陶克早就火大了，木棒交在右手上，他的木棒乃千年棗木製成的，比鋼還硬幾分。

只見他捧在手上挽個花，彭彭之聲隨之响起來，三個近身的公差已被打得往外倒，三個人都抱住頭。

隨之又有三個跟進，却被章捕頭喝住：「閃開！」

他一晃手上刀，冷冷對幾個公差叱道：「平日裡叫你們多下工夫，你們他娘的只當耳邊風，吃虧了不是？」

說着，章捕頭撐着鐵塔似的身子，鋼刀斜指，便往陶克逼上來了。

陶克默然的冷哂：「章捕頭，你這架式很能唬人嘛！」

章捕頭暴吼一聲似猛虎，鋼刀已自下往上殺到，刀聲窒人，刀光似流電掣閃。

陶克上身後滑，木棒已自刀背上滑下，「噹」的一聲打在章捕頭的握刀手背上。

章捕頭幾乎拿刀不穩，痛得他差一點叫出聲來了。

陶克只一招就令章捕頭不舒服，但陶克却跳出圈子外，他冷冷的道：「章捕頭，你且回衙門等着我，半個時辰之後我自會前往衙門說明白。」

章捕頭挨的一下子很少有人會發現，他心裡明白，對方的本事大，這是給自己個下台階，如果眞的幹，只怕桐城捕頭這碗飯就別再吃了。

章捕頭心中只一亮，立刻對陶克道：「好，我相信你是苦主，你大概是去墳上燒香吧，今天我開恩，不過你朋友可得守信諾，咱們衙門口等你了。」

他回身一揮手，又吼叫：「走，回去！」

打了一半不幹了，看的人就不懂。

陶克提着木棒與冥紙香燭，大步往黃土坡前走去。

他奔到剛堆起的新墳前，臉上的肌肉便也在抽動不已，就在冥紙焚燒完，他低聲的禱告。

「桂花、小娟，如果抓不到兇手，就叫我死在外面吧，這是個醜陋至極的世界……」

* * *

陶克又進城來了，只不過他胸有成竹的先找到丁地保，由丁地保陪着他往衙門走去。

丁地保一路走，還對陶克抱怨：「陶老弟，民不同官鬥，這句話你都不知道？惹了官家，你有什麼好處。」

陶克道：「我不在乎，我還在乎什麼？一羣飯桶，我陶克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丁地保道：「陶老弟，我剛才聽你說，那章捕頭又未派人跟着你，以我看，章捕頭是有意放你一馬，你又何必非要去見知縣。」

陶克道：「我如果逃掉，城門口的告示就會多一張，我又沒犯法。」

丁地保道：「我知道你是苦主，唉，你的性子太耿直了，這會吃虧的。」

陶克不開口，前面已到縣衙了。

二人尚未走進去，斜刺裡奔來一個公差，這人陶克是認識的。

就是這人前往陶家村把他二大爺找來的那個公差。

「嗨，是你呀，你怎麼打官差？」

陶克一抱拳，道：「差爺，那是我陶克得罪了。」

三人一路進了衙門，大堂前面，章捕頭暗自開聲罵：「這個王八蛋，眞是豬腦，還眞的前來討苦吃。」

他迎上前來冷冷道：「好，你總算沒逃跑。」

陶克道：「我又沒犯法，爲什麼逃？」

章捕頭道：「撕了公文不見官，打了公差六個人，你還沒犯法呀？」

陶克道：「不只打了六個，連你一共是七人。」

章捕頭的右手還在痛，怕的是有人笑話他，陶克這麼一說，那是不給他留面子。

章捕頭火大了。

「代他擊鼓，請大人上堂啦！」

這是有意拖累陶克，那年頭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縣門口的鼓只一响，擊鼓的人有理沒理先就二十大板吃下來。

就在章捕頭的叫聲裡，縣門口的牛皮鼓被人敲得咚咚响，嚄，三班衙役立刻出現了。

屏風後，兩個文案跳出來，拍灰擦欖的取筆紙，那山羊鬍的縣太爺曹拓郎，在師爺王巴斗的侍候下

扶着官帽便出來了。

曹拓郎屁股還未坐穩吶，驚堂木已拍得「叭叭」响：「給我打！」

「是！」

打誰呀，幾個公差去拖丁地保，嚇得丁地保直叫娘：「不是我，不是我呀！」

章捕頭一指陶克，吼道：「是他！」

縣太爺再拍驚堂木，叱道：「給我打！」

幾個公差轉而去拖陶克，不料陶克吼聲如雷，道：「滾開！」

還有人在公堂上叫罵的，縣太爺氣得一瞪眼。

「給我拿下！」

陶克身子一橫，吼道：「可惡！」

丁地保忙對縣太爺叩頭，道：「太爺，此人乃是那被姦殺少女的爹，他是來伸冤的呀！」

縣太爺一瞪眼，那地保又道：「他的女兒被姦殺，連他的妻子也死了，他是苦主呀！」

縣太爺再瞪眼，道：「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他的行爲却不值得鼓勵，桐城縣大堂的規矩不能廢，擊鼓就得先清清背，二十大板是不能免的。」

說完他再拍驚堂木，吼叫：「來人，打！」

丁地保忙低聲問陶克：「身邊有一百兩銀子嗎？」

「銀子？」

「是呀，把銀子送上，這要命的二十大板就免了。」

陶克這才發覺四個衙役在拿架子，就等他取銀子了。

他心中那股子忿怒，幾乎就像快要爆炸的火山一樣。

再看姓章的捕頭，他領着十幾個衙役堵住大堂的出口在冷笑了。

陶克伸手入懷，大堂上的差役還以爲他掏銀子了，臉上立刻都帶笑。

不料陶克取的不是銀子，他取的是那張告示。

他把告示攤開來：「縣太爺，這上面的賞銀一百兩，等我砍了那淫賊，上面的銀子你留着。」

縣太爺一翹鬍子，冷冷道：「還有挖東牆補西牆的呀，給我打！」

所有的衙役不笑了，只見四個衙役撲上來，就要把陶克往地上按。

陶克一見氣衝牛斗，雙臂一揮，四個衙役往地上滾了，他的棒子又抓在手中。

縣太爺一聲吼：「造反不是？章捕頭，拿下，他若敢回手，你就砍了他。」

章捕頭絕對想不到，陶克這楞小子竟然敢在衙門之中出手反抗。

他怎知陶克已失去了妻女，這等於失去了他的一切，他還在乎什麼？

其實陶克前來，原是一番善意，目的是想幫助官家找出兇手，因爲官家辦案，一定有什麼蛛絲馬跡可循，不料官府對他這苦主也是這樣的照打不誤，再聽說可以銀子換得免挨二十大板，他豈能再按捺得住？

有這樣貪贓的官家，這案子便休指望他們了。

陶克見衙役要打他，他可管不得那麼多了。

如今又見姓章的揮刀撲來，他還客氣什麼？

章捕頭揮刀撲過來，陶克厲吼一聲迎上去，姓章的心膽寒，表面上還得硬起頭皮幹。

「我宰了你。」

他的鋼刀未落下，那氣勢就已經嚇死人，却不料他的鋼刀永遠也休想落下來，因爲陶克的一棒打在他握刀的手腕上……刀落地了。

「圍起來，殺！」

章飛這一聲吼，還眞像張飛，十幾個公差圍上了。

陶克心中豁上了，這要是被按倒，那就不只二十大板了，鍊子套在脖子上，牢裡吊起來，那就任那些惡衙役們挑肥撿瘦的修理了。

陶克當然明白這一套，挨打不如打人好，揍吧！

只見棒影空中飛，陶克只展開身形，公堂上成了老百姓打當官的了。

但聽「邦邦」之聲接連响不斷，七八個衙役已抱頭往外閃，那淒叫聲傳來，便也發現頭被打出鮮血了。

曹拓郎坐大堂，驚堂木拍得「叭叭」响：「反了，反了！」

陶克火大了，他舉棒就去找曹拓郎。

「操他娘，我修理你！」

曹拓郎他叫成操他娘，却也嚇得縣太爺往師爺的身後閃不迭。

師爺王巴斗見陶克不要命了，忙搖手，道：「年輕人，你犯了抄家滅門罪呀！」

陶克一聲冷笑，道：「去你娘的抄家罪，老子孤家一個人，老子西北殺回子，官也幹到統帶，手下也擁有百二十個兵丁，流過血也流過汗，如今老婆女兒被害，你這狗官還伸手要黑心錢，我不打爛你的狗頭才怪。」

怎麼，原來是有功朝廷的軍官吶！

縣太爺這一聽陶克的叫，立刻挺身叫道：「大家住手，快停手！」

就要一擁再上的衙役十多個，聽得太爺的叫喊便又立刻退回原地。

（未完·一）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可飛・圖

朝天一棍

風雨飄搖膺重任　當務之急救欽犯

在蘇夢枕、白愁飛命喪風雨樓的當晚，也是「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另一次對決對壘的夜晚，張炭就遇上了一個人。

故人。

故人有許多種：相識的朋友是故人，深交的舊友是故人，記憶裡的老友是故人，連死了的友人也是故友。

張炭跟這位「故人」可沒有深交。

可是沒有深交並不等於也沒付出眞情。

你不一定對交得最久的朋友付出最深的感情，是不？

交情，畢竟不是以年歲計算的。

何況，張炭對這位「故人」的「感情」還非常微妙、十分複雜。

其微妙程度到了：自從王小石進入「天泉山」、入了「金風細雨樓」之後，張炭一直神不守舍，似有一個微弱的聲音，一直在哀哀呼喚着他。

那是個熟悉而陌生的聲音。

那像是他自己心底裡的聲音。

那是女子的聲音。

若不是這事分了張炭的心，張炭還眞不至於輕易讓溫柔撲向白愁飛與王小石，蘇夢枕對壘的場中，以致溫柔一度爲白愁飛所制，用以脅持王小石和蘇夢枕。

只不過到頭來，白愁飛還是沒忍得下心殺掉溫柔。

這冷傲自負、桀傲不馴的人，大概也對溫柔有點眞情吧？

奇怪的是，張炭越來越把持不住了。

雖然大敵當前，端的是一番龍爭虎鬥，但他確是心神彷徨，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在那兒？

在馬。

他只想打馬而去。

他甚至能辨別得出，那聲音在那裡（離此不遠）如何急切的呼喚他，而這聲音又對他如何重要（雖然他說不出所以然來），他眞想立即騎上一匹快馬，在這哀呼停止之前找到這個人。

但他不能說走就走。

今晚對決的是他的好友、至交、兄弟。

何況犧牲了的蔡水擇，更是他兄弟、至交、好友。

他要爲這個兄弟報仇。

說也奇怪，他以前極瞧不起這個兄弟。他覺得自己含辛茹苦，冒風冒霜，爲「七大寇」、「桃花社」同時建立起聲名地位，但蔡水擇卻自謀私利，坐享其成。

不過，一旦發現他爲大義衆利、殺身成仁時，敬意油然而生，甚至那種震佩之意，尤甚於對一般人，使張炭也不禁捫心自問：

一，他是不是一直對蔡水擇都有極深的期許，極大的信任，以致他愈發容忍不了蔡的背棄，而對他有極大至深的誤會，也致一旦蔡不失所望時，他便份外愉快呢！

二，是否一直以「反方」表現的人，一旦以「正方」姿態出現時，更易令人感動，珍惜呢？

三，這樣說，豈不是一向鞠躬盡瘁的人，還比不上一向作惡但有朝一日忽爾一念向善的人來得可珍可貴？

四，這樣，公平嗎？

不知道。

對想不通的事，張炭應對的方法是：暫時擱下了，不想了。

也許，過些時日，再回想這事的時候，已不成爲問題了。

他不知道這方法也正是王小石應對問題的辦法。

王小石應付解決不了的難題時，就把它寫下來，記下來，放到抽屜裡去，過些日子，再拿出問題來審察，發現大多數的問題，已給解決了。

給什麼解決的？

光陰。

歲月。

時間。

* * *

所以說，歲月雖然無情，但却有義。

張炭一直要等到「金風細雨樓」裡的風風雨雨告一段落之後！

白愁飛喪生。

蘇夢枕死去。

張炭却不重視這個。

他討厭白愁飛。

他巴不得他死。

他敬重蘇夢枕。

但他跟蘇夢枕却沒什麼感情。

你對一個很知名也頗敬重的人物，生死反而不像身邊親友來得震撼；是以，人天天幾乎都得悉自己所知的人物夭逝，但却不如得知自己所熟的人歿亡來得感傷。

張炭對蘇夢枕就是這樣子。

等到局面一𡚒（王小石）控後，他即行向唐七味和溫寶說了一聲，馬上打馬而去。

去？

去什麼地方？

他也不知。

他只知有個地方（不遠處）有個人（熟悉的人）在呼喚他。

他就去那兒。

* * *

孤樹。

寂橋。

星燦爛。

在這風大雪小的寒夜裡，河床隱約鋪雪，酒旗遠處招曳，還有溫馨的梅香。

到了這兒，心底裏頭那一種呼喚之聲，可更斷續而急切了。

（誰在喚我？）

（是誰在呼喚我？）

張炭在發現那呼喚聲竟似來自他內心的同時，正好發現橋墩那兒匍伏着一個人影。

他沒有細慮。

立即過去。

就像唯恐錯過一場千里姻緣，萬年約誓一樣。

* * *

於是他就眞的見到曾在他生命裏十分特殊的人物。

一個女子。

一個曾在「甜山」老林寺裡因特別的因緣際會而一度「連爲一體」的女子：

無夢女。

* * *

「冷啊……」

這是無夢女見着扶她的人，原來是一張半黑半白的俊臉滿佈髫子的張炭後，凍得發白的櫻唇，所吐出來的第一句話。

彷彿，他來了，就可以給她溫暖了。

「他搶走了我的『山字經』，」無夢女頭上和臉上的血原已凝固了，但只不過是動了一動，新的血又湧現流落，不過……

她的血好紅。

十分紅的血，跟雪光相映分明，份外悚目。

張炭見之心驚。

也心疼。

心疼是怎麼一種感覺？

心疼是不忍見所愛所惜的事物受到傷害的感受。

無夢女依然怕冷。

傷後的她，更怕寒。

她淒艷一笑，張炭不明白她說的是什麼，說了什麼，但他知道的是：

她右腕已斷。

頭上着了一掌。

要換了旁人，只怕早已香消玉殞。

要命的傷，不在手（但斷腕的傷口却足以使她流血過多而歿）而在首。

那一擊的確非常要命，使得無夢女的額頂髮際也凹陷了一塊。

但無夢女却沒死。

至少沒馬上死。

這是什麼原因？

難道是殺她的人手下留了情？

看又不似。

要是「留情」，就不致一掌拍擊她的「天靈蓋」了。

難道這女子的頭骨，有特殊抵受重擊的異能？

張炭不敢想那麼多。

也不及細慮。

他先爲她止血。

療傷。

他畢竟是「天機」組織張三爹的義子，對於敷傷止血，慣於行走江湖的人，自有一套。

誰傷了她？

爲什麼要傷她？

張炭不禁對那個傷害這麼一個失憶而怕冷女子的兇手，感到無名的憤恨切齒。

却聽無夢女悠悠噩噩的又說：「神君……師父……無情……小侯爺……」

神君？師父？無情？小侯爺？

張炭瞥見雪地上凝了一大灘的血，不覺也感到一陣寒意。

在他以自身功力注入無夢女體內，先護住她心脈之後，寒風一吹，他也不禁覺得很有點瑟縮。

難道他也怕冷了起來？

忽然，奇特地，他也感到頭痛欲裂起來了。

那感覺就像他也着了一掌。

＊　＊　＊

人已散去。

王小石重掌風雨樓。

也不知怎的，他却沒有成就、勝利，意與風發的感覺。

他只覺一片凄然。

還有惘然。

要不是他眼下還有當務之急，他眞想從此撒手不理。

但這是蘇大哥的基業……

他要保住它。

發揚它。

＊　＊　＊

風雨樓。

曾經風風雨雨，而今仍是獨峙京師武林的金風細雨樓！

曾經樓起，曾經樓塌，但樓仍是樓，誰也抹煞不了這數十年代她在動亂江湖中無以取代，傲視同儕的貢獻與地位、權威與氣派！

風雨樓：風風雨雨的一座樓！

＊　＊　＊

王小石的悵惘不僅是對歷史的烟雨樓台萬千感慨，也對人事變遷無限追廻。

乃至於對到底不識愁滋味的溫柔（白愁飛的死，溫柔是最傷心的了，她始終不知白愁飛想對她做過什麼事——也許不知道，就是一種莫大的幸福），以及完全不可捉摸的雷純（對王小石而言，她是恩人——不是她配合率同蘇樓主攻入「金風細雨樓」，王小石此役必凶多吉少；但如不是她意圖控制蘇大哥，蘇夢枕也決不會自求一死：這使得她又成爲了王小石的仇人）他卻有着極深刻難以言論的迷思。

但此際，他得把一切困惑暫時放下來。

因爲他有急務極需解決。

有大事要做。

因爲他是領袖。

京城裡第一大幫（「金風細雨樓」已與「象鼻塔」合一，此際在聲勢、實力上，絕對是城裡第一大幫會）的首領。

＊　＊　＊

首領該怎麼當？

人人都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要有魅力；有的說：要有人緣；有的說要有勇氣；有的說要有骨氣；有人認爲不怕殺頭；有人認爲要有靠山；有的說要武功好；有的講智謀高；都莫衷一是，人人說法不同。

但當領袖的，首先是得要有肩膀：

敢擔當。

當然，不管怎麼說，天下間還是有太多的「領袖」沒有「肩膀」、不敢「擔當」，不過，作爲一個眞正的好領袖，首要的還是得要有承擔責任的勇氣。

要做大事，若連面對擔待的勇色也付諸闕如，那一定是個誤人誤己的「領袖」。

甚至連「嘍囉」都不如。

王小石現刻，就在擔當一件事。

大事。

而且是要命的大事。

＊　＊　＊

王小石正在「紅樓」。

對他而言，紅樓是一場夢魘。

青樓是一闕怨曲。

而今青樓已毀……

只剩紅樓和當年的夢。

只是而今夢醒未？

＊　＊　＊

未！

人生本就是一場夢。

不死不休的夢。

至少，是一日不死、一日不休。

因而，王小石正在開會。

＊　＊　＊

開會的目的很簡單。

「唐寶牛和方恨少因爲毆打天子和宰相，明天就要押瓦子巷菜市口斬首，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的意思就是：不是該不該救他們（因爲一定應該），而是要不要、能不能救他們？

開會還有另一個重大論題：

「蘇樓主死了，白愁飛也死了，象鼻塔與金風細雨樓兩大勢力合併，勢所必然，如果現在爲了出兵去救唐、方二人，會不會壞了大事？砸了大好形勢？着了蔡京的陰謀？中了雷純之計？」

這本來就是京城兩大勢力大整合期間，而兩大幫派實力都聽命於王小石，王小石應抓緊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去鞏固住俠道實力，壯大成一股足可外抗敵寇、內除奸惡的力量才是。

與會的人都很沉重。

因爲無論決定是什麼，都有犧牲的成份：

救唐、方，就得犧牲不少兄弟的性命，還有「金風細雨樓」及「象鼻塔」的大好前程。

不救方、唐，會給江湖人唾爲不義，而且，就算武林人士能夠諒解，「風雨樓」和「象鼻塔」的衆兄弟們自己心裡頭也過不了自己這一關。

怪只怪方恨少和唐寶牛爲何要在這節骨眼上，幹出這等荒唐事來！

但話說回來：唐寶牛與方恨少這一番按着人揍、揪着人擂，却是大快江湖好漢心、人人拍掌叫絕的得意事！

怪得了誰？

怨得了那個？

＊　＊　＊

那個不表態的，都可能成爲日後正道武林的罪人。

同樣的，那個表示態度的，也一樣可能成爲他日江湖中予人咒罵的不義之徒。

但總是要擔當。

總要有人擔當。

江湖好漢，尤其是要擔當。

與會的人雖不多，但却經精挑細選，而且，都極爲重要（無論是在「象鼻塔」還是「金風細雨樓」），極受信重，極有代表性。

其中包括何小河。

＊　＊　＊

王小石仍信任她，仍待她當自己人，仍邀她參與極高機密的會議，她極爲錯愕。

幾乎有點不敢置信。

王小石却只是問了她一句：「妳還清雷姑娘的情未？」

何小河答：「還清了。」

王小石再問了她一句：「妳是不是還當自己是『象鼻塔』的人？」

這次何小河沒答。

她（眼眶汪着淚）咬着唇反問：「不知道還有沒有兄弟姊妹當我是自己人？」

「既然是兄弟姊妹，怎麼不是自己人，說笑了！」王小石啐道，攬着何小河的肩把她推擁直上紅樓專開重大會議的「高雲軒」：「快來開會，給我意見，否則才是見外呢！」

＊　＊　＊

你說，遇上這樣的王小石，你能怎麼辦？他對你推心置腹，你總不能狠心狗肺；他跟你肝膽相照，你願不願意死心塌地？

何小河在生死關頭、重要關鍵，毫不客氣的射了他一箭。

箭傷的血還未全凝呢。

他卻把對方當作心腹，渾忘了發生過的事、傷過他那一箭，只把精力集中在：

一，要不要營救唐寶牛、方恨少？

二，如何營救方恨少、唐寶牛？

三，營救方、唐後的善後工作。

四，如何穩住並壯大風雨樓和象鼻塔合併後而恰又遇上唐、方事件的衝擊。

「我知道，做大事不拘小節，」何小河仍是百般不放心的問，「可是，你眞的不恨我出賣你？不記這個仇？」

「妳出賣過我麼？妳只是爲了報恩。而且，我和白老二都各自着了一箭，公平得很。一個人要是連『暗算』人時都講究公不公平，想來『奸極有限』。」王小石笑道：「也許我也有喜怒。只不過，我這個人，生氣得快，生氣得容易，忘得也越快越容易——有什麼仇恨有必要讓它記住一輩子來折磨你自己一生一世的？嗯？」

＊　＊　＊

遇上這人她沒辦法。

至少何小河是全沒了辦法。

＊　＊　＊

誰都開過會，不管古代或現代，都一樣有會開、有開會、有人開會，而開會通常只有兩個理由：

一，解決問題。

二，逃避問題。

有些會議，是用作拖延，避免某些事或某個問題的托辭。

有的會議，永遠議而不決。無論再開十次八次會，再開十年八載會議，會照開，議照樣未決，問題仍然是問題。

故此，有些會議，旨在浪費時間，聯絡感情，人事鬥爭或顯示權威，不是眞的會議，或者，根本沒必要開會。

「金風細雨樓」是京城第一大幫派，諸事繁多，自不允許像蔡京常在朝中召開什麼國事大會一般，其實只是歌功頌德、相互諂媚、虛飾浮華、吃喝玩樂一番算數。

蘇夢枕主掌「風雨樓」會議的時候，一早在時間上設限。

時間一到，他便停止會議。

無論多重要、重大的事，時限一至，便只下決定，不再作空泛討論。

要是遇要事而負責的人沒及時提報，後果自負：要知道，蘇夢枕向來「賞罰分明」，這點還眞沒人敢於輕犯的。

所以大家給這「設限」一促之下，自然會有話快說、有事快報、有議快決了。

就算時間未到，只要旁人瑣語

閒話連篇，蘇夢枕立即做一件事：

呻吟。

他一向多病。

體弱。

他最「豐富」也最「有權」的時候，一身竟有二十七種病，樹大夫無時無刻不在身邊侍候着他。

是以，他只要一呻吟，大家就會感到一種浪費這病重的人所殘存的歲月時光的罪過，趕忙結束無聊話題，立即產生結論，馬上結束會議。

白愁飛則不然。

他冷。

且傲。

他不像蘇夢枕。

蘇夢枕是寒。

但他內心裏並不激烈。

而且還相當溫和。

白愁飛則沒人敢對他說些不着邊際的話。

他講求的是紀律。

他甚至要人站着開會。

坐着、讓人鬆弛下來；站着，話就簡練得多了。

他認爲不必要聽的，就會立即打斷別人的話，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他也不排除拗斷對方的頭的手段。

時間便是人的一生。

他決不容人浪費他的時間。

王小石又不同。

他無所謂。

他認爲：浪費時間和不浪費時間，都是一生，只要浪費得開心、「浪費」得「有意思」，「浪費」一些又何妨？

他覺得：珍惜時間如雷損，死了；把握時間的蘇夢枕，也死了；決不肯浪費時間的白愁飛，也一樣死了——再珍惜時間，到頭來仍然一死，死了之後，什麼時間都是假的，也無所謂浪費不浪費了。

所以，他開會很講究情調、氣氛，甚至有說有笑、不着邊際，不過，這些在最輕鬆時候大家有心無意的話兒，他都會記住，當作是參考意見，一旦要決定的時候，他只找內圍熟悉的幾個人來開會，有時候，甚至不召開會議，已下決定。

重要是決定，不是會議；會議本就是爲了決定而開的，只不過，會開到頭來，會開多了，有些人已本末倒置，忘了開會的主旨和意義了。

不過，此際這關節眼上，他就必要開會。

他找了幾個關鍵性的人物來開會。

* * *

明天要不要救方恨少與唐寶牛？

「救！」梁阿牛爽快俐落的說，他最能代表主張「全力營救」這一派人的意見，「兄弟手足落難，見死不救，我們還是人來的？日後再在江湖上行走，也不怕人笑話麼！」

「不是不救，問題要怎麼救？」溫寶嘻嘻笑着，全場以他爲最輕鬆，但說的話却是最愼重，「現在，離當街處斬只有三、四個時辰的時間，咱們如何部署？象鼻塔與風雨樓剛剛合併，蘇樓主和白愁飛屍骨未寒，王塔主氣未喘定、軍心未穩，以現在的實力要跟朝廷禁軍、大內高手打硬仗，值不值？成不成？能不能？」

「我救，但王小石不要去。」朱小腰的意見又代表了另一大衆人的意思，「他不去，我們就可當作是個別行動論，罪不致牽連塔中、樓裏；萬一功敗垂成，只要小石頭在，羣龍有首，也可不傷元氣，保住實力。」

「如果營救方、唐，王塔主不出手，只怕難有希望。」唐七味又回復了他的森森冷冷，寒浸浸的語音正說出了許多人的顧慮，「王小石要是去了，只怕也是凶多吉少。蔡京老奸巨猾，早不斬人，遲不斫人，偏選這時候，就是要咱們氣勢未聚、基業未固，打箇我們措手不及。」

王小石在聽。

很仔細的聆聽。

然後他一問：

「有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問題很簡單：若救，王小石得要親自出手，這一來，救不救得成，尚未可知，但却必予朝廷口實，徹底剷除「金風細雨樓」和「象鼻塔」的方興勢力。如果王小石袖手不理，當給目爲見死不救，貽笑天下，成爲不義之人，聲譽亦大受影響。

大家都搖搖首。

王小石凝注楊無邪：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楊無邪滿臉的皺紋就像佈在眼前的一道道防線，但眼神卻是清亮、伶俐的：

「你要聽眞話？還是假話？」

王小石道：「這時候還聽假話？還有人說假話？你會說假話？」

楊無邪道：「假話易討人歡心，你若要我說，我自會說。眞話只有三個字：不要去！」

王小石：「爲什麼？」

楊無邪：「你是聰明人，原因你比我更清楚，問題只在你做不做得到。」

王小石嘆息：「你的話是對的，問題只在：我做不做得到！」

楊無邪：「做大事的人，要心狠，要手辣，你心夠不夠狠？手夠不夠辣？」

王小石：「我不是做大事的

人，我只求做些該做的事。」

楊無邪：「俠者是有所爲，智者是有所不爲……關鍵是在你能不能在這時候無爲？」

王小石沉思再三，毅然道：「不能。」

楊無邪咦然：「不能你還問什麼意見？」

王小石仍執禮甚恭：「我想去，也必要去，但又不想牽累塔子裏樓子裏，不想把這大好局面，因我之言行而一氣打散。你可有良策？」

這次輪到楊無邪一再沉吟，最後說：「除非……」

王小石急切的問：「除非什麼？」

楊無邪道：「我不便說。說了也怕你誤解我意。」

王小石當衆人前深深向他一揖：「小石在此衷心向楊先生請示、問計，並深知良謀傷人、猛藥傷元，小石決不在得到啟悟後歸咎獻策之人，或怨責定計一事，請先生信我教我，指示我一條明路。先生甘冒大不韙，授我明計，這點小石是常銘心中，永誌不忘，此恩不負的。」

王小石以兩大幫會首領之尊，向楊無邪如此殷殷求教。

楊無邪依然沉吟不語。

要是唐寶牛在場，一定會拍桌子拍椅子拍(自己和他人的)屁股指着對方鼻子或者眼睛舌頭喉嚨牙齒不等，大罵了起來。

可惜他不在。

若是方恨少在，他不一定會罵，但一定會引經(雖多引錯經文)據典(也多據錯了典故)來冷諷熱嘲一番。

可是他不在。

只朱小腰冷哂道：「你別迫他了。我看他搔斷了白髮也想不出來。」

「這算是激將法？」楊無邪只一笑，然後向王小石肅容道：

「我的辦法，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你用了我的計，或許可保象鼻塔和風雨樓一時不墜，但却可能使你他日去投無路、墜入萬劫不復之境。」

王小石苦笑，摸摸自己的上唇，「看來，我眞該蓄鬚了。」

此時此境，他居然想起「蓄鬚」這種事來。

這可連楊無邪也怔了一怔：「蓄鬚……」

我人中太淺，怕沒有後福，先師曾教我留鬍子，可擋一擋災煞……」王小石說罷，又向楊無邪深深一幅：「無論小石結果如何，小石今晚都要誠心求教，請先生明示道理。」

楊無邪深深吸了一口氣，悠悠的道：「也不一定就沒好下場，只是往後的事，得看因緣際會、人心天意了。」

然後他才說：「你要先找到一位德高望重、能爭衆望的人……」

說到這裡，他忽然欲言而止，環視衆人，巡邏一遍，然後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來取代你！」

衆人一聽，自是一愣，只見楊無邪銳利的眼神自深摺的眼瞼中寒光般掃視了大家一遍，在場人人都有給刀鋒刷過的感覺。

「只是，這兒，無一人有此能耐……」楊無邪嘿的一聲，也不知是笑，還是嘆息，加了一句：

「自然也包括我在內。」

這時候，商生石等人傳報：張炭回來了。

抱着個昏迷不醒垂危的少女回來。

* * *

一個時辰之後，會議在爭論中下了決定，王小石跟溫寶、楊無邪、何小河即行趕赴三處，並安排由唐七味、梁阿牛等鎮守「金風細雨樓」，朱小腰、朱大塊兒等人是守在「象鼻塔」，以防萬一，便於呼應。

唐七味絕對是個愼言愼行，高深莫測的將材，有他固守「風雨樓」，至少可保一時之平靖。

朱小腰聰敏機智，雖然今晚她總是有點迷迷惚惚，但暫由她率領大夥駐守「象鼻塔」，也可應付一切突變。她在此際還出去走一趟，手上帶着鏹冥蠟燭，回來時眼略浮腫，像是哭過了兩三回。

梁阿牛和朱大塊兒則是「實力派人物」，他們都能打。

王小石帶去的，則是「象鼻塔」和「金風細雨樓」的重將。

溫寶是個把微言深義盡化於戲謔中的人。

楊無邪一向是「風雨樓」的智囊。

王小石在這緊張關頭，有所行動，必有重大意義，他把何小河也一起找去，不計前嫌，更令何小河感動莫名。

他們先去一個地方。

「發黨花府」。

他們夤夜請出了花枯發。王小石來請他出馬，他就一定赴會。

然後去另一個地方：

「夢黨溫宅」。

他們也請動了溫夢成。

溫夢成也欠了王小石的人情。王小石既提出要求，他就一定赴約。

之後他們就一齊去一個地方……

「神侯府」。

* * *

必經黃褲大道，北座三合樓，南望瓦子巷，往通痛苦街，街尾轉入苦痛巷。

「諸葛神侯府」，名動天下，就座落在那兒，既不怎麼金碧輝煌，也不太豪華寬敞，只有點古、有點舊，以及極有點氣派。

* * *

這一天，神侯府裡，却傳出了爭論之聲。

事緣於王小石帶同楊無邪、何小河、溫寶、花枯發、溫夢成一起去見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馬上聯同哥舒嫩殘、大石公在「李下瓜田閣」接見他們。

事實上，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也十分留意今晚「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在「天泉山」一帶的調動。

果然出事了！

是夜京師風雲色變。

不過，對於王小石在「動亂」才剛告平定後，即子夜來訪（還帶了「發夢二黨」的黨魁來！）也感到詫異。

這一次，四大名捕沒有參與會議。

可是，無情、鐵手、追命、冷血都齊集了。

他們都明白王小石的處境。

他們都知道方恨少、唐寶牛的事情。

他們就在「李下瓜田閣」隔壁的「文盲軒」議事：怎麼才能幫王小石救助唐寶牛和方恨少。

他們是公差，當然不便直接插手劫法場的事。

以公論公，他們不把劫犯的人逮捕正法，已有失職守了。

不過，唐、方二人打的是皇帝、丞相，雖然荒唐一些，但方、唐二人做的正是大快天下人心的事，打的也是天底下最該打的人。

在這一點上，方、唐不但不應該受到懲罰，甚至應有奬賞。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而今，這般分開押二人在街市口斬首，分明另有目的。

這一定是蔡京在幕後策動。

尤其如此，自己等人一切舉措，更要小心翼翼，不致着了蔡京的計，還連累了諸葛世叔的一世英名。

他們當然也不能坐視不理。

但也的確束手無策，愛莫能助。

他們只想站在「道義」的立場，在「合法」的情況下幫忙。

正討論期間，他們聽到一些對話（他們都無心要聽，也不會刻意去聽，但有時候有些對話，仍斷斷續續傳到他們聽辨能力極高的耳中，但常無頭無尾，難知其詳）：

* * *

「我知道世叔府上近日有這樣一位來客……我們想……」那是王小石的聲音

「什麼？」這是花枯發和溫夢成一齊脫口喊道。

「你們眞的要找他？」諸葛先生微詫的語音。

「迫不得已。」這四個字說得很沉重，也很有力，是楊無邪說的。

接下來的，好一會都聽不清楚，當然他們也沒仔細去聽。

但由於剛才所聽得的對話引起了濃烈的好奇心，所以，四人都難以自抑的偶然去留意「李下瓜田閣」的談話內容。

不過，不是常常都聽得見。

而是大多數時候都聽不到什麼。

* * *

「最好還是不要採取行動……」（諸葛先生）

「我是迫不得已，也只有這樣了。」（王小石）

「蔡京就等你這樣！你這樣做會牽連象鼻塔和風雨樓以及發夢二黨的好漢們的！」（諸葛）

「我就怕連累……所以請師叔配合……」（王小石）

「嗯，這或許可以……但你得有一段時候……一有遇合，我當會盡力爲你想點辦法……」（諸葛）

「謝謝師叔！」（王小石）

（謝什麼？）

這時候，四位名捕，都可以說是好奇心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但往後的，又聽不清楚了。

* * *

這三次的對話，更短、更少、更促。

「你跟他可是相識的麼？」（諸葛）

「我在逃亡的時候，曾有幸結識他，並蒙他義助，逃過了虎尾溪一帶的伏襲……」（王小石）

「哦，原來是故人，那就好辦些了……」

「我還要跟師叔借一樣事物。」

「說。」

「一張弓，三支箭。」王小石說，「一張射日神弓，三支追日神箭。」

這時候，語音已十分清晰。

清晰的主因是：諸葛先生已跟王小石緩步行了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只是諸葛先生和王小石兩個人，其他的人仍留在「李下瓜田閣」，沒出來。

他們經過「文盲軒」。

四大名捕立即稽首招呼。

諸葛微微頷首，左眉軒動三次，嘴唇微微一牽，他的左手輕觸右耳，他的耳珠又潤又厚、既長且白。

王小石也把拳還禮。

他們沒有說話。

四位名捕就眼看着這師叔侄二人走過「文盲軒」，走向「神侯府」的另一貴賓住處：「六月飛霜小築」去。

* * *

他倆到那兒去做什麼？

四位名捕有些猜着了，有些猜了也不知着不着，有些人猜着了但不明白，有位明白了但猜不着。

他們只好繼續商議：

議定如何助羣俠「一臂之力」，營救唐寶牛二人。

法規不一定合理。

合理的不一定就是法律。

四名捕份外感到「法理難全」的矛盾，甚至「情理兩難容」的痛苦。

就在大家討論乃至爭論之時，忽然，一道影子，自軒前急掠而過，一閃而逝。

四捕目光何等之速，已認得出那身影：

王小石！

他肩背上似乎還掛了樣事物。

* * *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六月飛霜小築」只聞有人大喊：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暗殺先生哪！」

今晨有霧。

霧濃。

霧濃得打噴嚏時也驚不走離鼻尖兩寸的雨粉狀的粒點，打呵欠時卻像吸進了一團濕了的棉花。

皇宮內也氤氳着霧，只不過，霧氣在雕龍畫鳳、漆金鑲銀的牆垣花木間，映得帶有一點兒慘青。

這一天，蔡京起了個大早。

他平時可不會起那麼早，也不必起得這麼早。

主要原因是：沒有原因可以使他早起。

天子絕對比他晚起，有時，甚至乾脆不起床，在龍榻上胡天胡帝就胡混了一天算數。

比起皇帝來，他這個丞相算是夠勤力勤奮，任勞任怨的了。

說起來，他昨天在兩個未開苞的姑娘兒身上花了不少精力，但仍得一早起了床。

因爲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

也是個重大的日子。

* * *

說起「任勞任怨」，任勞和任怨就眞的來了。

他們已在外邊苦候許久了。

蔡京接見了他們。

他帶同多指頭陀、天下第七，以及他自己兩個兒子，一齊接見任勞與任怨，還有「天盟」盟主張初放、「落英山莊」莊主葉博識。

他在聽他們經徹宵不眠查訪而得的報告。

任勞詳細報告情形，到最後的結果，自是：白愁飛死，蘇夢枕歿，雷純退走，王小石成了「風雨樓」的樓主和「象鼻塔」的塔主。

蔡京聽得仔細。

他聽了，臉上既沒有流露出滿意的神情，也沒有不滿意。

他只是淡淡的說：「王小石？他好威風！不過，我看他這樓主塔主什麼的，有一天半日好當，已可心足了。」

然後他又問起「象鼻塔」和「發夢二黨」及「金風細雨樓」的人，聽天子有什麼異動？

這回是張初放報告。

他派了不少「天盟」弟子，徹夜監視這三方面的人，得回來主要的結果是：

昨晚，「風雨樓」顯然終宵會議，「象鼻塔」人手有大調度，且調動都頻密而急。

王小石曾赴「發黨花府」和「夢黨溫宅」那兒，還請出了兩黨黨魁。

蔡京聽了，就嘴邊浮現了一點、一點點、才一點點的滿意的笑容，然後才問：

「他們之後去了那兒？」

這回到「落英山莊」莊主葉博識回答：

「神侯府。」

蔡京拂髯而笑，頷首慈和的道：「他去找諸葛？那就對了。」

葉博識銳聲哼道：「敢情王小石一定向諸葛老兒請救兵！」

蔡京瞇着眼笑道：「是諸葛先生，或叫諸葛正我、諸葛小花也無妨。」

葉博識堅持（他的討好）說：「我討厭這個虛僞的諸葛老不死，所以才這樣叫他！」

蔡京再次笑着更正：「是諸葛先生。不要叫外號，更不要給他一大堆難聽的綽號。要鬥一個人，不必從名號上着手，那太幼稚。要鬥他，把他失驚無神、猝不及防的鬥死掉，最好抄家滅族，才算是贏。咱們不鬥這種傷不了人氣不死人的小玩意。」

葉博識怔了一怔，這才欠身道：「是，博識識淺，受教銘記。但諸葛這等妖魔小丑，那是相爺對手，授首是遲早的事！」他說話時仍有傲慢之色。

蔡京微笑問：「後來呢？」

葉博識一楞：「後來……」

蔡京耐心的問：「王小石進入神侯府之後呢？」

葉博識赧然道：「那我……我就沒跟進這件事了，我以爲他們……王小石既然躲入神侯府，就像烏龜縮進了殼裏，一時三刻，只怕都不會……」

（未完・一）

上文提要： 楊開心正欲從一乞丐口中探知胡樹華身世之謎，却有人突然將那乞丐殺死滅口，觀兇手的身影，懷疑是蘇老丐所爲。陸鹿齡終於從胡之親友那裡探知他之身世，但却仍解釋不了胡樹華常來商丘之謎。這時，胡樹華的妻子劉英玲及褚南邨等人亦來商丘追查此案，爲加速弄清實情，陸鹿齡又去彭府……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案情漸露端倪　老丐三緘其口

由於地道僅能容一人站立，不易閃避，也不易以刀磕飛，是故楊開心這一驚非同小可！

只見楊開心驚而不亂，首先一蹲身，避開射向頭頂的飛刀，再抽刀護住全身！別看這事簡單，若光天化日之下，難不倒一般練武的人，但在伸手不見五指之狹窄地方，只憑聽覺要判斷那把飛刀先至，那柄飛刀後發，就非有高深之造詣不可！這裡面得加上經驗、膽量、判斷力、反應以及運氣！

幸好楊開心今天這幾項因素都具備，只聞「噹噹」兩聲，兩柄飛刀已落地，而此時，其雙眼已稍能視物，感覺有人因發飛刀失手，而迅速後退！楊開心藝高人膽大，雙脚一蹬，人即如離弦之矢般射出！「葉家盛，看你往那裡跑！」

風聲急響，楊開心單刀一揮，又一把飛刀落地，他去勢不變，但對方逃得也不慢，且仗着對地形熟悉，楊開心一時也追不及。

兩人一前一後，在地道裡追逐，也不知跑了多遠，忽然前面那團人影停了下來，不停地喘着氣，楊開心放慢脚步走上前，冷笑道：「怎地不逃了？」

「你擅闖民居，意欲何爲？」

「此處是你的？」楊開心已看清對方是位披頭散髮的老頭。「就算你是葉家盛，你也只不過是胡家的伙記而已，但在下却是受胡樹華的未亡人之託，下來調查是誰擅闖民居的！」

那人顯然料不到楊開心有此一着，怔了一怔，道：「胡樹華把此條地道贈予老夫，此處便是我之產業，任何人未經許可，都不得擅闖！」

「在下來此不是爲了與你分財產，而是來找你的！蘇老丐，你還是乖乖跟我上去吧！」

蘇老丐哈哈大笑。「老夫爲何要跟你上去？你要去，你自己去！」

楊開心沉聲道：「咱們根本沒有歹意，你敬酒不吃吃罰酒，就別怪我了！」楊開心趨前一步，揮刀劈出。他向來以快刀著名，但這一刀却出得慢。

蘇老丐以打狗棒應敵，他棒法中夾着劍招，仔細觀之，有梅花劍法之影子，楊開心更認定他必就是葉家盛，更立定主意非活捉他不可！

楊開心刀法逐漸加速，三十招過後，蘇老丐漸漸抵擋不住，不斷後退，可是他只退了三步便停住了，似乎背後已是盡頭，退無可退。

激鬥中，楊開心覷得眞切，倏地一刀畢直劈下，這一刀，疾如閃電，重如泰山，正是楊開心平生功

力所聚！蘇老丐沒辦法，只好挑起打狗棒抵擋。「篤」地一聲，單刀雖被蕩開尺餘，但打狗棒已被劈掉一小截！

楊開心一招得手，更不放過他，手腕一翻，單刀霍地化劈爲削，直奔蘇老丐之脖子！這一刀表現雖然凶狠，實則他已留力，只迫對方舉棒來格，再將之劈掉一截，蘇老丐便等於赤手空拳。

不料，蘇老丐居然十分强悍，打狗棒不擋，反而畢直向楊開心戳去！意圖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打狗棒斷了一截已不比單刀長，可是棒尖忽然冒出尺餘長之一根尖錐般的鐵器，黑黝黝的鐵管，在黑暗中更不易發現，弄個不好，可能楊開心比對方反要先死！

幸好楊開心之運氣一向不錯，又本不想殺他，是故單刀倏地一沉，敲在打狗棒上，尖錐鐵器離地三寸沉下。直至此時，楊開心方發現打狗棒的秘密，心中怒火頓起，左腿倏地踢出！蘇老丐虞不及此，手腕被踢個正着，五指一鬆，打狗棒登時落地。

楊開心踏前一步，左拳當胸劈出，右手單刀仍然猛砍對方脖子，蘇老丐視死如歸，不退半步，雙掌同時向楊開心胸膛印去。

好個楊開心，左拳化掌一圈，將對方雙臂迫開，說時近，那時快，蘇老丐脖子已被擊中，身子如泥一般癱倒地上。原來楊開心以刀背擊之，蘇老丐求死心切，不欲躲避，正好着了道兒！

楊開心下去已不少時候，井口旁之陸鹿齡等人又憂又喜，喜的是可能有眉目，憂的是恐楊開心遭不測，駱雪道：「鹿齡，你看那姓楊的是不是溜掉了？」

陸鹿齡道：「他不是那種怕負責任的男人，絕對不會溜！」正說着話，忽見楊慧跑了進來，陸鹿齡忙問：「有情況麼？」

楊慧也剛好開腔：「少爺呢？」

駱雪看了她幾眼，覺得她有點眼熱，不由上下看個不停。楊慧也不說破，自己與楊智化名易容套她口風之事，緊張地道：「陸大哥，岑維義他們三個又向此處走來了，我家少爺到底去了那裡？」

「他下井去探察，已有好一陣子了，還未……」

楊慧不得他說畢，便奔向井口探望，正好見到楊開心自井洞中探頭出來，見到楊慧，忙道：「快拋一根繩子下來，我已抓住蘇老丐了。」

井上衆人聽後，精神均一振，楊慧道：「那裡有繩子？」

陸鹿齡道：「你趕快出去買一根來！」又往下道：「小楊，岑維義他們三人又來了，你還是先別上來！」

「眞是鬼魂不息！」楊開心把頭縮進去。

陸鹿齡道：「咱們走到樹下去，不可提楊開心的事，先打發掉岑維義三人，再作計較！」

四人剛在樹下坐下，岑維義、江帆和沈孔明三人已進來，見到樹下坐着四個人，都是呆了一呆，岑維義訝然問道：「陸大俠不是要去開封麼？」

「半路聽到玉人已痊癒，隨乃師回閩南，故此又折回來了，岑兄怎地會在此？」

「唉，說來話長，咱們是打聽到，胡樹華每隔一段時間便會來商丘，是以來此調查一下，而此處正是胡樹華祖屋。」

劉英玲要開腔，却讓陸鹿齡以眼色止住，問道：「不知三位調查得如何？不知是否有收穫？」

沈孔明快口問道：「諸位來此，不知是爲了什麼？」

陸鹿齡哈哈笑道：「沈兄不愧有『賽孔明』之稱，陸某眞是白問了！咱們來意跟諸位一樣！既然彼此都是爲了弄清眞相，何不互相合作，交換調查所得？」

「好啊，請陸兄先說。」

陸鹿齡不悅地道：「沈兄這樣說便不上道了！在下所問，您一句沒答，却一口氣提了幾個問題，眞不夠意思！」

江帆忙道：「實不相瞞，並非咱們不想說，而是咱們一無所獲！其實殺人者便是楊開心，何須再調查！」

岑維義道：「話不能這樣說，事實上此案的確有疑點，否則怎會引來這許多人來商丘？」

「不知岑兄所知究竟有多少人來商丘？」

「武林中成名人物，至少有十來個是岑某認識的！至於實際來了多少人，岑某便不知了。」

劉英玲冷冷地道：「既然閣下無意合作，那就請速速離開吧，胡家不歡迎三位。」

陸鹿齡忙替她解釋：「這位是胡掌門之夫人，換而言之，此屋是其夫家產業，她既不歡迎三位，便請離開吧！」

劉英玲是胡樹華之夫人，其身份也叫岑維義三人嚇了一跳！劉英玲又道：「三位請吧，以免壞了同道及朋友之禮儀！請請！」

岑維義沒有辦法，只好招呼同伴一齊離開。

* * *

楊開心縮回地道裡，沉吟了一陣，以指封住了蘇老丐之痳穴，再推上石頭，方解開蘇老丐之暈穴，然後附其耳道：「乖乖答我幾個問題，否則便不客氣了！」

蘇老丐冷冷地道：「你休想在老夫嘴裡探到一丁點東西來！」

楊開心嘆了一口氣。「胡樹華死得這般冤枉，你身爲胡家舊人，居然沒半點同情，沒半點義憤？」

蘇老丐咬牙道：「誰說的！老夫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只可惜老夫找不到楊開心那狗賊！」

「哦？」楊開心心頭一沉，冷冷地道：「若胡樹華做出那種傷天害理的事來，難道他不該死？難道楊開心替天行道，他反而要死？」

蘇老丐冷笑道：「他替天行道？他知道個屁！」

楊開心心頭一跳，脫口道：「聽你話中藏有玄機，可否說清楚一點？若楊開心冤枉了胡掌門，老子也饒不了他！」

蘇老丐似乎發覺自己失言，只淡淡地道：「總之楊開心混帳，他該殺！胡掌門根本沒有錯！」

「老哥，在下千里迢迢自閩南趕來這裡調查眞相，爲的就是要爲胡掌門洗脫冤名，你既然知道，爲何不直言？爲何要讓楊開心逍遙法外？」

蘇老丐遲疑地道：「閣下是誰？」

「閩南『小刀王』陳先至，在下表姨是華山派弟子，她曾點撥過在下武功，說起來，在下跟你一樣，與華山派都有淵源。」

「老夫跟華山沒有淵源，你不要胡說！」

「我沒有胡說！你打狗棒法，摻雜了許多梅花劍法，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因爲在下自表姨家，也學過幾年梅花劍法！你不信我使幾招讓你看看！」楊開心言畢長身，拾起其打狗棒，使出一招「春梅笑雪」，接着又是「斜枝怒放」、「火樹銀花」、「一枝三蕾」。「如何？是不是梅花劍法？」

蘇老丐點點頭，楊開心又問：「你果是葉家盛？」

蘇老丐忽然抬起頭來：「不錯，老夫正是葉家盛，今日我只能告訴你，强姦清音的不是胡樹華！楊開心絕對是殺錯了人，冤枉了胡掌門！」

楊開心似被人擊了一拳般，澀聲問道：「那强姦清音的是另有其人？」

「不錯，另有其人，老夫要說的只是這幾句！」

「到底是誰强姦清音的，你爲何不說？是你師父？」

蘇老丐哈哈笑道：「若是老夫之師父，不是已八九十歲？他還會去幹這種事？」

楊開心道：「在下再次請你將行兇者之姓名相告，感激不盡！」

葉家盛看了他幾眼，「你只是要替我家少爺洗脫冤名，又何須問其他的？老夫絕對不會再告訴你半句話！」

楊開心心念電閃，不敢迫得太緊，又問道：「你爲何又重回商丘？又住在胡家老宅？」

「在外面混不到飯吃，只好回來，叫化子沒有棲身之所，不來此處，又該去何處？」

「這條地道是胡家掘的？」

「當然是，否則老夫如何知道？」

楊開心再問：「你大可以堂堂正正住在此處，何須躲在地道裡？」

葉家盛冷哼一聲：「武林中的事，難說得很，明哲保身，最好便是躲在此處。」

「在下曾問過其他乞丐，他們說若住在此處，便會遇到鬼神，請問鬼神是不是你假扮的？」

「不錯，是老夫扮的，老夫不喜太多人，唯有用此法趕跑他們！」

「那胡樹華，每隔一般時間便來商丘，便是爲了見你？他每次來此，最少也得住二十多天，是爲了授你武功？」

「小哥眞聰明，都讓你說對了！我也沒有其他的話好說，你要殺便殺吧！」

楊開心沉默起來，他又一指封了葉家盛之暈穴，忖思道：「他爲何會知道眞正强姦犯之身份？又爲什麼不肯將其姓名相告？瞧這老頭之脾性，即便用刑也不可能讓他說出實情！原因在何處？」

想到此，楊開心又搬開石頭，探頭出井，不見人影，乃凝神靜聽。心中尚存一個希望：說不定葉家盛見到劉英玲，便肯和盤托出，是故他心急如焚，不理三七二十一，由井壁爬了上去。

* * *

岑維義、江帆及沈孔明走後，四人仍坐在大樹下等候楊慧買繩回來，陸鹿齡不敢大意，一對眼睛沒有半刻是閑着，雖然再不見有人進來，但他心中却老覺得附近有許多對眼睛在盯着。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仍不見楊慧回來，駱雪低聲問道：「鹿齡，那丫頭可不可靠？怎地去了半天還不回來？」

「她是楊家忠心耿耿之奴婢，不會出賣其主人，我只擔心她在路上出了事！」

褚南邨道：「不如由褚某出去另買一條。」

「不，你們身份已暴露，說不定外面便有許多人在等你！你一出，不是送羊入虎口？」

可是等了頓飯工夫，仍不見楊慧回來，褚南邨長身道：「還是由褚某走一趟，不過我得先易易

容！」

陸鹿齡道：「你隨便找個隱蔽的地方換好衣服才出去！只是不可隨便同人來往。」

褚南邨見他不再反對，便躲進中院房內易起容來，最後他由後院那頭，翻牆離開。

* * *

楊慧離開胡家廢宅，便往大街跑去，她心急如焚，三步併作兩步走，終於找到一家雜貨店，買了一根長三丈的粗繩子，付了錢便回頭去。

不料到了一條小巷，後面忽然出現一個老頭，看他來意不善，楊慧暗吃一驚，回頭望去，背後也站了一位俊俏的青年，她强打個哈哈道：「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還有人敢收買路錢！」

後面那老頭道：「姑娘只要肯合作，咱們絕對不會爲難你！」

楊慧笑吟吟地道：「怎地合作？難道你看上我這小丫頭？」她一對大眼睛，不斷地轉動着。

老頭冷冷地道：「你別想溜掉，屋頂和左右都有咱們的人！」他頓了一頓續道：「只要你老實答覆老夫幾句話，便放你過去！」

楊慧心頭一沉，這才吃驚起來，問道：「你要問什麼話？」

「你買繩子作甚？」

「買繩子當然是爲了縛東西啦，你這老人家爲何問得這般好笑？」

「哼，別跟老夫來這一套！」老頭沉着臉道：「你的行動早落在咱們眼中，還想胡說八道？看來非將你抓住，剝光衣服，你才會說實話了！」

背後傳來那位俊俏青年的聲音：「你是從胡家老宅出來的，買繩子縛什麼東西？不說實話，休想活着回去！陸鹿齡自顧不暇，他救不了你！」

楊慧背後昇起一股冷氣，乾巴巴地道：「陸大俠只着小婢買一條三丈長的繩子回去，小婢只能遵令，不敢多問，他要幹什麼，小婢也不清楚！」

老頭又冷哼一聲：「楊開心去了何處？」

楊慧道：「昨夜至今沒見到他！」

俊俏青年又道：「他昨夜去何處？」

楊慧心中暗道：「這男人的聲音爲何這般清脆好聽？」嘴上却道：「咱們做下人的，怎敢問少爺要去何處？這是實話。」

那青年冷笑道：「若是普通婢女，當然是實話，但你是他小老婆，他怎敢不告訴你？」

楊慧心頭又是一沉，却苦着臉道：「這確是實話！因爲昨夜小婢到外面打探蘇老丐的下落，回來便不見少爺了，眞的不知道……」

老頭的話更似一把匕首般，直刺進其心窩。「楊開心是否在井底下？他下井作甚？你別以爲咱們什麼都不知道！再不說實話，便要你好看！」

楊慧一本正經地說：「小婢早已說過了，自昨夜至今尚未見過我家少爺，至於他是否下井，小婢眞的不知道，諸位若不相信，可回去問問陸大哥！」

「想得眞美！看來這丫頭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必跟她多說！」背後那青年倏地出劍向楊慧後背刺去。楊慧嘴上說得輕鬆，實則一直在戒備，對方劍出匣，她的刀也同時出鞘，半轉嬌軀擋架。

「噹」地一聲過後，前面那老頭亦出手了，右手斜擊楊慧肩膊，左手五指如鈎，抓其後衣領！

不料屋頂上竟有人冷笑道：「兩個男人欺侮一個女人，還振振有詞，不怕貽笑大家？」

老頭抬頭上望，見是岑維義，臉色一變，冷聲道：「老夫的事，不要人管！」

「岑維義是出名的好管閑事，今日便多管一樁！」岑維義未言畢便自屋頂躍下，落在老頭之後，與此同時，在老頭及楊慧之間，又跳落一個人，正是江帆！

一聲長笑響起，又一條人影落在俊俏青年之背後。「咱們三人形影不離，又怎能少了我沈孔明一份！」

本來老頭及俊俏青年是以一敵二，如今對方加上楊慧，人數反是己方一倍，形勢如何，可想而知，他怪笑一聲：「好好，今日便且讓一讓你！咱們走！」言畢拔身而起，那青年亦十分乖巧，沒待他把話說畢，便亦溜了。

沈孔明叫道：「請留下姓名，他日相見好說話！」可是那老頭早已去遠。

楊慧芳心忐忑，但不失禮儀，抱拳道：「多謝三位大俠相救，小女子感激不盡！」

沈孔明道：「你是楊開心家的婢女？你不必多禮，只須你家少爺感激咱們便行！」

楊慧心頭一沉，仍含笑道：「我家少爺若知道，他自然也會感激三位！」

沈孔明冷冷地道：「這小丫頭牙尖嘴利，不是省油燈，不過你若不喜吃敬酒，咱們只好請你喝罰酒了！」

楊慧哎唷地叫了一聲：「原來你們跟剛才那兩個一樣，眞是前門拒狼，後門迎虎了，我眞蠢，還感激人家！這年頭大俠跟大賊已無分別，小婢眞是少不更事啊！」

「你嘴裡最好放乾淨一點！」岑維義冷聲道：「咱們也不想爲難你，只想問你幾句話……」

「這幾句話，剛才那兩個人也說了，說得一字不差，結果又如何？小婢的話有說錯麼？大俠跟大賊有何差別？」

江帆大怒。「臭丫頭，你再胡說八道，我頭一個不饒你！」

「哼，難道我跪在地上，你便會饒我？你們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我命只有一條，要殺要剮，隨你的便！」

楊慧言畢反而把刀收了起來，她這一招反讓三個大男人怔住了，半晌作聲不得。

楊慧索性放肆起來，「難道你們要我自己動手不成？」

沈孔明忽然揮揮手，道：「姑娘既然不肯合作，咱們也不爲難你！哼，讓你領略一下，大俠跟大賊之分別，快走吧！」江帆要說話，却讓沈孔明眼色止住。

楊慧呆了一呆，然後格格笑道：「三位果然有大俠之風度，小女子這廂有禮，多謝啦！」她一躍上屋頂，放眼望去，不見附近有人，想了一下，還是往胡家老宅奔去。

* * *

陸鹿齡等人正在不耐煩，却見楊慧氣喘吁吁地跑進來，不約而同地問：「怎地去這麼久？可否見到褚南邨？」

「沒有……」楊慧把繩子丟給陸鹿齡，喘着氣道：「陸大俠，岑維義他們三個跟着來了，你看如何？」

陸鹿齡把繩子拋回給她，道：「你們進屋，待我守在這裡，看他們有什麼把戲，快！」劉英玲、駱雪和楊慧三個女人往後院奔去，陸鹿齡却往對面圍牆旁的大樹跑過去，藏身在葉叢中，居高臨下，暗中監視。

等了一陣，却不見有人奔過來，正想下樹，忽聞後院傳來劉英玲之罵聲：「岑大俠，你又潛進寒舍，到底有何目的？」

耳畔又聞岑維義結結巴巴地道：「夫人……咱們來此可是爲了調查尊夫自殺之眞相，別無他圖，尚請亮察！」

「多謝大俠美意，不過拙夫的事，自有未亡人及朋友們以及華山派弟子料理，不勞煩心！」劉英玲頓了一頓續道：「不過三位鬼鬼祟祟的，也難教人放心！」

只聽江帆怒道：「岑兄，這婆娘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咱們不必跟她客氣……」

「好啊！看來你們是想對我下手了，眞是枉稱大俠，貽笑江湖！寒舍的事，不要別人管，便是不識好人心？簡直豈有此理！」

岑維義乾咳一聲。「但爲何夫人讓楊開心留在府上？這就難免教知情者起疑心了！」

「楊開心在那裡？未亡人還想生啖其肉哩！你們看見他躲在何處？眞是多管閑事！」

此後即不聞有聲音，大概是岑維義三人知難而退。陸鹿齡也在此刻，發現有兩個人偷偷向胡家老宅蛇行鼠伏而至，可惜相隔太遠，看不清面貌，只自年紀上看出一個年老，一個年輕。

再過頓飯工夫，只見那兩人落在一堵牆後面，不斷望着胡家老宅。陸鹿齡心血來潮，偷偷滑落地上，跑到內院，輕輕叫了幾遍，方見到那三個女人自房裡跑出來。「把繩子給我！我先把小楊吊上來再說！」

楊慧道：「小婢陪大俠去。」

駱雪盯了他一眼，道：「鹿齡，小妹跟你一齊去！」

劉英玲忙打圓場，「還是由駱雪去吧，他們都認得楊姑娘，一見你們走近井邊，便知有乾坤！」楊慧這才老大不願意地把繩子丟給駱雪。

陸鹿齡道：「我先出去看看有沒有人，回頭再招呼你！」言畢奔了出去。

劉英玲焦慮地道：「不知褚大爺是否遇險，否則怎會至今未見回來？」

過了一忽，陸鹿齡在庭院裡向駱雪招手，駱雪忙跑過去。他倆雖剛經胡樹華撮合，但相處時日不多，幸好江湖兒女，都比較磊落爽朗，是以並無一般人之忸怩。兩人合作把繩子放了下去，用力搖晃。過了一陣，楊開心探頭向上望了一下，伸手把繩子拉了進去。

又過了兩盞熱茶工夫，方見他慢慢將蜷曲的葉家盛推了出來，陸鹿齡和駱雪忙將之扯上去，然後陸鹿齡向內院招呼一聲，劉英玲和楊慧搶了出來，將之抬進去。

陸鹿齡再把繩子拋下去，楊開心抓住繩子，爬了上來，劈頭便道：「附近可有外人？」

駱雪忙道：「我去樹上把風，你們趕快進去審問。」

陸鹿齡應了一聲，便與楊開心衝進內院，楊開心道：「將人抬進房內，小慧，你到窗外把風！」言畢解開葉家盛之暈穴。

葉家盛醒來之後，一骨碌地坐了起來，眼睛在面前的幾張臉上來回掃射。楊開心道：「剛才在地道裡，我已問過了，這廝果然是胡春之藥童兼弟子葉家盛，只是其他的他不肯多說！」

陸鹿齡沉着聲道：「葉家盛，在下陸鹿齡，武林中小有名氣，也許你沒聽聞過，但這位你則一定要拜見一下，她便是胡樹華之妻子劉英玲！今日咱們並不是要爲難你，只是要你解開咱們心中幾個謎團！」

葉家盛向劉英玲行了一禮，嘴上却道：「老夫離開胡家已久，已不算是胡家的人，不過這個禮儀，還是不能廢！」

劉英玲澀聲道：「免禮，請坐下，我有話問你，希望你知無不言，使眞相水落石出，大白於天下，否則便算你對不起胡家那一點情了！」

「老夫所知不多，夫人亦不必搬石頭壓人，能說的我一定說就是，不能說的我便是死也不會說出半個字來，你請問。」

葉家盛這幾句話不亢不卑，全不像胡家藥童。劉英玲呆了一呆，她也有點城府，不急於開門見山地查問，而是先曉以恩惠。「不管如何，你今日還能在叫化子當中，有點聲譽，有點地位，這全仗學過醫，而你所學的可是胡家眞傳……」

不料她語未說畢，葉家盛已道：「夫人不必多說，胡家雖然對我有恩，但葉家盛替胡家提了好多年藥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換而言之，胡家的恩，老夫早已報答了，而不拖欠，是故你要知道的事，老夫喜歡說便說，不喜歡說，你們休息聽到半句！若要殺老夫來洩憤的，如今便可動手了。」

陸鹿齡道：「我看你身子十分硬朗，大可再活一二十年，也何這般不珍惜性命？」

葉家盛哈哈大笑：「叫化子朝不保夕，活到一百歲又如何？老夫早已活得不耐煩了，你們要殺我，絕不相怪！你們到底問不問話？」

他態度如此，劉英玲反而不知該如何問他，陸鹿齡也望着楊開心。楊開心乾咳一聲，道：「老葉，咱們清楚你是完全知道內情的，只是因爲有些事你不便說而已，不過你大可放心，咱們三個不是外人……」

「不是外人，難道是老夫自己？笑話！」

「胡樹華並沒有强姦清音？」

葉家盛唔了一聲，楊開心續問：「强姦清音的是另有其人？」他見葉家盛點頭，便又問：「你知道强姦犯的身份姓名？」

葉家盛又點點頭，楊開心再問：「你可知包庇犯人，是違王法的？」

「當然知道，但老夫已說過，早已活得不耐煩了！」

楊開心則毫無半點不耐煩。「此人因爲對你有恩，是以你不能出賣他？」

葉家盛沉吟道：「你猜得很對，連老夫都忽然佩服你！」

「但你可知如此會讓胡樹華清白受損，沉冤難雪，他妻子在別人面前也抬不起頭來？」楊開心聲音越來越高。「朋友之間尚有相助之義，何況你跟胡家有一段淵源，更不能因此而包庇外人！」

「哼，你說得很有理由，不過老夫主意已定了！」葉家盛忽然抬頭反問：「我若完全配合你們，能讓胡樹華活回來麼？眞是呆鳥！今日若胡樹華尚在人間，老夫自然會爲他洗脫冤名，但他已死了，人死不能復生，又何必讓活着的人難受？」這老匹夫比狐狸還狡猾。

陸鹿齡突然道：「你以飛刀射殺同行，只爲恐人洩你之秘密矣，然如今又如此視死如歸，前後矛盾，可有解釋？」

「螻蟻尚且貪生，人豈例外？人落在你們手中，自不希望秘密外洩，入了你們手中，心志便不相同矣！老夫心中之秘密，願以性命相護，諸位明白否？」

陸鹿齡頷首道：「明白了！在下很敬服你，不過各爲其主，咱們一定會想盡辦法找尋眞相，不要相怪！」

「你若能得到答案，老夫也很高興，只要不是由老夫嘴裡說出來，一切與我無關！」

楊開心點點頭，道：「有你這句話，咱們便放心了！如今再委屈你一下！」言畢又封住了其暈穴，將其放倒地上。

劉英玲恨恨地道：「想不到這老匹夫嘴巴這般硬！楊開心，你有何辦法？」

楊開心皺眉道：「剛才他的話裡，隱藏了不少秘密，咱們先逐條逐項分析，屆時自會想出辦法來！」

劉英玲冷笑道：「原來你心中根本還沒底，剛才居然還多謝人家，眞乃笑話！」

陸鹿齡忙道：「小楊說得有理，咱們先分析一下，值此時機，不可內鬨，以免坐失艮機！」他頓了一頓續道：「剛才聽那老頭的話，他分明知道一切，只是不肯說出眞相而已！其實現在已很明顯，强姦清音的，不是胡樹華，而是另有其人，而這個人對葉家盛必有恩惠，是故他寧死不說！」

劉英玲道：「既然樹華沒有做出那種醜事，他爲何要自殺？」

陸鹿齡看了楊開心一眼，「他是在受了重創之後才自殺，也許他認爲受傷之後，必非小楊之對手，爲免受辱，倒不如……」

「不對！」劉英玲斬釘截鐵地道：「若爲求清白，就算他眞自殺，也可讓上慧禪師他們檢驗身體！」

楊開心這才抬起頭來，雙眼佈

滿紅絲。「你們之分析很有道理！看來我是殺錯人了！儘管胡掌門是自殺的，但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為我而死，弄清楚真相之後，劉夫人，楊某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

陸鹿齡忙道：「你有什麼看法，還是趕快說出來，讓咱們琢磨琢磨吧！這些話以後再說未遲！」

楊開心吸了一口氣道：「針對胡夫人所言，可能胡掌門後來已想到暴徒之身份，而他倆感情關係不比尋常，是以胡掌門願意代他死！」

「荒謬！」劉英玲道：「我是他妻子，他的事我會不清楚？他會為別人自殺，而拋棄自己之髮妻？」

楊開心忙道：「夫人不必緊張，在下只說可能，不是說一定！目前只在推測及分析，不是說事實！」

「好！那未亡人再問一句，此人縱然跟樹華有要好之關係，但與清音有何關係？她為何要寃枉樹華！」

「在下再大膽假設一下，此人之外貌必與胡掌門很相像，並且有意假冒胡掌門，是以清音便誤認他是胡掌門！換而言之，清音也是受蒙蔽，而非有意寃枉胡掌門！」

劉英玲冷笑一聲。「這個推測真好，清音是受蒙蔽，你自己當然也是，如此你便沒有責任了！」

楊開心再也忍不住，喝道：「你若要找碴子，在下立即就走，由你自己去找尋真相，待你找到真相之後，再來找我吧！」言畢轉身欲去。

陸鹿齡一把將他拉住，「夫人息怒，如今只是推測，不作多種推測，難以找尋真相！嗯，小楊，愚兄覺得你之分析很有道理！不過，清音見到胡掌門之後，仍然一口咬定暴徒便是他，這又如何解釋？」

「唯一之可能性，便是暴徒是胡樹華之兄弟！」

劉英玲又叫了起來，「他們胡家數代單傳，我是他妻子，可以証明他沒有兄弟！」這一說，楊開心登時默然。

陸鹿齡嘆息道：「剛似抓到一根線頭，誰知又斷了！若無血緣關係，世上何來的兩個如此相像的人！」

劉英玲接道：「這正好証明清音那淫尼，有心栽贓嫁禍！誰知她是否真的被人强姦？」

「不，夫人的話不能解釋此案！」楊開心固執地道：「假如清音是有心插贓嫁禍，而此人跟胡掌門關係不深者，他不必為他而自殺……」

劉英玲快口道：「他不但沒有兄弟，更沒有關係至深的人！」

「你是他妻子，算是目前在世上與他最親的人了！除你之外，誰跟他關係最親？夫人可否告訴在下？」

劉英玲沉吟起來，久久作不得聲。楊開心續道：「華山派弟子有誰值得他這樣做的？他是掌門，難道會委屈自己，故意讓自己蒙上汚名，而來成全門下弟子之清白？捨華山派弟子之外，誰是他最親密之朋友？」

劉英玲喃喃地道：「他跟『鐵筆書生』很投緣，跟崑崙三子很談得來，跟天衣老叟是忘年交，跟河洛大俠、嶺南『無影腿』一見如故，跟……」

「這些人有誰值得他捨棄性命，拋下妻子而自殺的？若沒有，是否還有誰？」

劉英玲不答，陸鹿齡道：「胡掌門性格沉默寡言，冷靜謹慎，又以華山興衰為己任，不是熱情膨脹，熱血沸騰，為朋友兩脅插刀的人！」

「是以楊某才會懷疑他還有一個兄弟！」

劉英玲大聲道：「未亡人沒有說你胡說八道，但事實上他沒有兄弟，這是盡人皆知的事！」

楊開心忽然在房內踱起步來，楊慧探首去窗口偷聽，楊開心向她揮揮手，道：「留神有外人走近！」

劉英玲叫道：「怪了！褚大爺為何還沒回來？」

陸鹿齡突問：「胡掌門跟褚南邨感情如何？」

劉英玲搖搖頭，道：「還未至於到那個程度！」

楊開心忽然道：「還有一點，你們都疏忽了！清音說暴徒左臂有團碗口般大小的胎印……」

劉英玲快口道：「但拙夫右臂才有胎印！」

「大小是否也如碗口？清音斷不可能知道此秘密！」楊開心沉聲道：「在下再假設一次！假設清音不是存心栽贓嫁禍，証明暴徒有此團胎印，那麼除了左右之外，為何會這般巧？依在下看，巧合之可能性不多，是故在下仍然認為胡掌門有個親兄弟！」

劉英玲沒好氣地道：「你翻來覆去都是這句話，難道沒有新鮮一點的？」

「除非你有別的理由，可以推翻在下之假設，否則在下信心不改！」

「但假如拙夫有兄弟，為何我沒見過？甚至我聞未所聞！拙夫有兄弟，那是值得慶幸的事，他有什麼理由不告訴我？須知我倆感情一直不錯！」

「在下想問夫人一句：胡掌門平日曾跟你說及家內的往事麼？包括他之童年以及祖上之事？」

劉英玲沉吟道：「你也知道他從來不喜歡多言，包括他們胡家的事，也絕少跟未亡人談及！但也絕非沒有談過！」

「性格如此，怪不得他。」楊開心道：「也許其中另有苦衷，他沒有告訴你吧！」

劉英玲不以為然地道：「這可就奇怪，有兄弟可是宗大事情哩！何況未亡人也未曾聽他爹提過！」

「比如說這孩子一出生便被人抱走；又比喻說他家仇人殺了他；當時胡樹華不懂事，他自然不知！而胡儒郎也因不願觸及傷心處，是以也不願在下輩面前提及，你不知道有何奇怪？」

「總之未亡人不相信！」

陸鹿齡道：「老弟，你說得太牽强了，連愚兄也難以入信。」

「雖然有點牽强，但你不能說無理，而且他能解釋得通！這幾天我每晚上都在琢磨，捨此之外，似乎還未找到能更合理解釋的原因！」楊開心反問：「你倆能給在下一個合理解釋麼？假如沒有，便請先按此推測來作進一步之探索，兩位意下如何？」

陸鹿齡和劉英玲是頭一遭領略楊開心的固執，但冷靜下來之後，仔細將其話思索，推敲過後，又覺得這推測，並非沒有理由，最低限度，它能夠「自圓其說」，且「照顧」了好幾方面的可能性。

捨此之外，陸鹿齡實在想不到還有更合理、更具說服力的可能性來！陸鹿齡經深思之後，終於向楊開心點點頭，表示同意其看法。

劉英玲長長吐一口氣，「未亡人始終難以接受樹華還有兄弟之說法！」

「剛才在下一再推敲過，有一個人，他與胡樹華極之相像，且同時在後臂上有團胎印，若是一般之親兄弟，可能性還不大，他應該是胡樹華的攣生兄弟！」楊開心說得斬釘截鐵，連雙眼都吐出閃閃的光芒！

陸鹿齡這次反而道：「我怎沒想到這一點！若胡樹華另有兄弟，必有人知道，只有攣生兄弟，別人才不知道！須知接生的是胡儒郎本身，而其妻又因難產而死，胡樹華在當時又不懂事，唯一知道的就只有一個人：胡儒郎！」

楊開心接口道：「只要他不說出去，便無人知道！但他臨死之前，胡儒郎一定告訴了胡樹華……」

劉英玲截口道：「荒謬！若樹華知他還有位攣生之兄弟，他一定會請人到處打探、找尋！若如此，我會不知道麼？你們越說，未亡人越難以置信！」

「也許這裡面另有咱們還不知道之原因！」楊開心越說越快，「他不是每隔一兩年便要下山麼？你怎可說他不是去打探其攣生兄弟？」

劉英玲答得也很快。「他每次下山都來此處……」

「他來此處作甚？來見葉家盛？與他商量找尋攣生兄弟的計劃？他把此事交給葉家盛去調查？」楊開心咄咄逼人，「他來商丘，天天窩在此處？這有誰看見？」

劉英玲一時語塞，楊開心又道：「依我推測，胡掌門不但已找到了他的攣生兄弟，而且還偷偷教了他的『梅花劍法』，是以那廝方敢冒名頂替！只是他太不肖了，居然幹下那種傷天害理的事！」

陸鹿齡猛吸一口氣，道：「剛才咱們沒有問過葉家盛，有關此問題，假如再問他一下，便知真偽，不必作無謂之爭論了！」

「那廝那肯說！」

「不管如何，終須試一試！」陸鹿齡蹲下身來，準備替葉家盛解開之暈穴，忽然遠處傳來駱雪之呼叫聲，他像一頭受傷的豹子般，穿窗射出。「此處交給你們！」

他話音未落，楊開心也向窗口奔去。「屋頂上有人！請夫人守住老葉！小慧你進屋助夫人！」

屋頂上站着三個人，可不正是岑維義、江帆及沈孔明？楊開心驚怒交集地道：「好啊，你們真是寃魂不息啊！擅闖民宅，何有大俠之風？」

江帆先下手為强。「楊開心，咱們是跟你來此的！正要殺你替胡掌門報仇！」

楊開心哈哈大笑，「在下是主人家請來的！要報仇，還沒輪到你們三位！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當真好笑！」

江帆大喝一聲，長劍急向楊開心胸膛刺去！楊開心橫刀一擋。「眞是欺人太甚！你們今天不找我，他日在下也要找你們算賬！」他出手甚快，只三個照面，便反守為攻，一連七刀，把江帆之劍勢完全壓住。

岑維義向沈孔明打了個眼色，沈孔明會意，抽出寶刀自旁殺上去，合鬥楊開心，集兩名高手之力，方堪堪壓住楊開心。

三人刀來劍往，眨眼間已過了六七十招，沈孔明仍沒法取勝，只看得岑維義暗暗點頭，心中忖道：「這姓楊的果然有兩下子，難怪能揚名江湖！」他轉頭望後，但見陸鹿齡與駱雪也正與一老一少兩個男人惡鬥，看樣子，陸、駱兩位還落了下風。

岑維義心中驚詫，仔細看了十來招，只覺那老頭一對枯瘦的手掌十分厲害，打得陸鹿齡守多攻少，

而看樣子還沒盡全力，駱雪與另一青年之鬥，則平分春色，一時難分勝負。他不知這一老一少是什麼來頭，又忖道：「這兩人若是要與咱們爭，可就不妙！」他心頭一動，打定之意，也抽出長劍，加入戰團。

只氣得楊開心雙眼似要噴火，「三個打一個，眞好不要臉！」

忽聞一道短嘯傳來，接着有人道：「不錯，三個打一個，的確太不要臉！」只見一條人影橫空掠來，疾如奔馬，氣吞牛斗，人未至，兩條短槍已蓄勢待發！

岑維義吃了一驚，連忙閃開一旁，準備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心頭猛地一跳，脫口問道：「閣下便是『雙槍』傅三陽？」

「不錯！」來人雙脚落在屋瓦上，輕若飛燕，單這份功力，已敎人瞠目以對。「久仰岑兄大名，今日却敎在下失望得很！」

岑維義臉上不動聲色，道：「你可知咱們圍攻的是什麼人？」

「當然知道，他是楊開心，赫赫有名的殺手！」

「你可又知道，楊開心殺了華山派掌門胡樹華？」

「知道！不過嚴格來說，只能用迫死，不能說是殺死！但是此案有疑點，爲何他不讓人檢驗身體？」

岑維義道：「事後檢驗過屍體，發現峨嵋尼姑根本是胡說八道！」

「岑兄太武斷了，世上之事，千變萬化，豈能凡事以表面現象而作判斷？何況要報仇，也還沒輪到諸位！胡樹華夫人還願意跟他合作，探求眞相哩！」

「你爲何會知道這麼多事？」

忽然屋頂上又鑽出一個人來，「因爲這是我告訴他的！」

岑維義問道：「你是什麼人？」

「在下南陽褚南邨，是胡樹華掌門生前之好友，是次承蒙劉夫人信任，陪她來此，調查眞相，三位均是江湖上有名的俠士，何必做出這等讓人失望的事？當然三位可以不聽勸告，但最終吃虧的必是三位！尚請三思。」

岑維義估計一下實力，今日確沒有把握取勝，但就此離開，臉上又掛不住，是以冷冷地道：「岑某自十七歲起闖蕩江湖，至今已二十五年，從來不怕人恫嚇！」

劉英玲的話音適時自下面傳了上來：「岑大俠，外子之死，弄得滿城風雨，實非未亡人所願，不過我想先把眞相弄清楚，至於楊開心，他跟未亡人已有協議，故請三位高抬貴手，不要爲難他，他日若需要三位幫忙者，未亡人必定三顧茅廬，親自求您！」

岑維義聽了這幾句話，心情方輕鬆起來，高聲道：「既然夫人有此言，岑某就不便越俎代庖了！咱們三個住在古都客棧南三號房，若有需要，只須一紙相召，在下等必定赴湯蹈火，後會有期，咱們走！」

岑維義等三人走後，楊開心向傅三陽致謝。回頭望去，那一老一少兩個男人，見岑維義他們離開，亦虛晃一招，越牆逃之夭夭了！

傅三陽問道：「楊兄可知那兩人之身份？」

「不知道，正想請敎，莫非傅兄知道？」

傅三陽搖搖頭，道：「你們是否仍要在此辦事？」

「正是。」

「傅某在此替你們把風，速去吧！」

「有勞了！」楊開心抱抱拳，躍落地上，恰陸鹿齡及駱雪亦走了過來。傅三陽十分君子，跳到最邊緣處，坐在屋脊上。

褚南邨則道：「駱姑娘，褚某與你再辛苦一陣吧，咱們分守兩邊圍牆，若有人侵犯，便以嘯聲爲號，互相支持。」駱雪那能不答應？

陸鹿齡與楊開心匆匆入屋，幸好一切如昔，証明還無人進來，劉英玲及楊慧便守在葉家盛兩側，劉英玲問道：「如今怎辦？」

「沒有其他辦法！只好按原訂計劃，先解開葉家盛之暈穴，再問一問了！」陸鹿齡蹲下身去，忽又扭頭道：「小楊，他不肯說，咱們還有一條路，也許彭冲知道一些蛛絲馬跡，咱們再行推敲，亦能知道眞相！」他言畢便拍開葉家盛之暈穴。

這次葉家盛緩緩張開雙眼，看了他們幾眼，索性躺在地上問道：「你們是準備放老夫自由，還是要餵我吃午飯？」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衆人方覺得飢腸轆轆，原來早已過午，自早至今滴水未進，楊開心乃對楊慧道：「小慧，你去買點食物回來！」

劉英玲道：「我叫雪兒陪你走一趟，萬一有意外，也有人能回來通風報訊！」

陸鹿齡盡量讓自己看來比較輕鬆，聲音亦盡量放軟。「老葉，咱們再問你一件事，希望你從實告知，咱們感激不盡……」

劉英玲搶着道：「胡家上下幾代都感激你！」

葉家盛霍地坐了起來，反問：「到底是什麼事？讓你們緊張兮兮的？」

楊開心道：「咱們想知道，胡樹華是否有位親兄弟？」他目光灼

灼地盯着葉家盛，葉家盛臉色也一變，眼皮一垂，不敢接觸其目光，又慢慢躺回地上。

楊開心步步進迫，「他那位兄弟，還是孿生兄弟，兄弟倆自離母體之後便分開了！」

葉家盛澀聲道：「沒有，這件事你們應該問劉夫人才對！我離開胡家時，胡儒郎還沒成親哩！」

「你一定知道，其實咱們心中已有數，只希望你表示一下，得到証實，心中比較踏實！」

葉家盛淡淡地道：「既然心中有數，何必再問我？」

楊開心低聲道：「老葉，咱們與你無冤無仇，並不是要爲難你，只希望你……」

葉家盛似乎恢復了常態，搶着道：「你不必多說，你們的想法及用意，老夫知道得很清楚，不過各爲其主，很多話我不能說……」

楊開心亦截口道：「你的意思，咱們也明白，並不怪你！」他頓了一頓，耐心再問：「胡樹華是不是有位同胞兄弟，且是孿生兄弟？這件事你知道的！甚至你認識他的，我沒有說錯吧！」

「既然你認爲沒有猜錯，根本用不着問老夫！」

楊開心腦海裡靈機一閃，所有的謎團似都已解開，他興奮地道：「我知道啦，謝！」

陸鹿齡和劉英玲聞言大喜，不約而同地問道：「你知道了什麼？」

楊開心雙眼落在葉家盛的臉上，語氣充滿興奮和信心。「在下已摸清了本案之眞相，胡掌門不但有位孿生兄弟，而且已暗中有來往，而葉家盛亦跟他有來往！」

陸鹿齡急問：「你能肯定？憑什麼？」

楊開心斬釘截鐵地道：「我憑老葉的話，得到了証實！」

葉家盛臉色一變，澀聲問道：「老夫那句話說錯了？你別冤枉我……」他話未說畢，楊開心已再度封住了其暈穴，再慢慢將他放倒地上。

劉英玲問：「你到底從他那句話得到線索？」

「你倆想想，葉家盛沒有否認過，胡樹華有位孿生兄弟！他只不斷地說他不會告訴咱們以及反詰：『既然你們知道，何必問我！』這說明他只是不願意由他嘴巴裡說出來而已！」

劉英玲喃喃地道：「這是不可能的，樹華有兄弟，他爲何不告訴我？」

「若我沒有料錯，胡家這位不肖子必是自幼便分散，也許是賣掉，亦可能是被人拐走的，更可能是被仇家搶走的，胡儒郎認爲是種恥辱！連兒子都保護不了！是以他一直不說，可能直至臨死之前，才告訴胡樹華，他暗中查訪……」

劉英玲截口道：「我仔細想過，自未亡人認識樹華後，他下山次數及時間並不多，天下茫茫，要他去何處找個不認識的兄弟？」

陸鹿齡道：「世上巧合之事不少，也許剛好讓他碰上了，是故才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會不費工夫這句話！」

楊開心看法比他深多了，他對整件事已有全面之看法。「胡儒郎死前，必然跟胡樹華說了許多家史……」

陸鹿齡截口道：「請恕愚兄打岔問一下夫人，胡儒郎死時你夫婦是否在床前？」

「樹華聞訊先趕去，我隨後而去，只看了他一眼，老爺子便斷氣了！」

「死後胡掌門一直在守靈？」

「是的，那時他還沒當掌門，是故華山派的事，用不着他操心。我則在半年後先回華山走了一趟，後來便兩三個月跑一趟。」劉英玲陷入沉思。「咦，第一次回華山，還是樹華叫我回去的！」

楊開心吸了一口氣，「你一走，他便來此，這是人之常情！因爲去此之前，他從沒回來看過。而南陽離此又不太遠！也許他在此處，便遇上了葉家盛或他的孿生兄弟！在下再大膽假設一下，胡樹華之兄弟一定是心術不正，名聲不好，是以胡掌門便決定隱瞞這件事，以免影響自己當上華山掌門之機會以及聲譽！這便是我對全案之看法。請兩位想想，是否有漏洞？」

劉英玲和陸鹿齡席地而坐，楊開心仍興奮地接道：「也許胡掌門對他兄弟還有什麼承諾，那次那廝要去華山找他，湊巧遇到清音，便幹下這令人髮指的事來！」

「樹華對他會有什麼承諾？他已冒犯派規，偸偸授了梅花劍法予他了，這還不夠麼？」

「中間的細節，在下便推測不到了，也許這只有他倆兄弟才知道！」楊開心道：「我估計胡樹華之兄弟經常來此，也許此處是他兄弟見面之所。爲了不讓別人知道，也爲了清靜，是故他倆兄弟便扮鬼嚇人！須知他倆相貌幾乎一模一樣，俗子凡夫如何分得出來？只覺那『鬼』，忽之在前，忽之在後，那有不相信之理？」

陸鹿齡接口道：「這個推論十分合理，是故葉家盛住在此處，從沒遇到鬼，他仍在當胡家僕人的身份，料理胡氏兄弟之飮食起居，並得到好處，亦受到警告，因此他不敢正面承認這回事！」

楊開心道：「小弟不是只問你

這一點，你認爲我對全案的推論，是否還有漏洞？胡樹華還有一位孿生兄弟，淸音只是受蒙蔽，不是有意寃枉胡掌門！」

陸鹿齡轉頭對劉英玲道：「夫人，愚兄認爲小楊之推論合情合理，捨此之外，似乎沒有比這更能合理解釋的推論！」

他說話已毫無商榷之意，顯然完全贊成楊開心之看法，劉英玲心中亦明白他倆說得有理，但心裡始終不肯相信，蓋她不能相信，胡樹華會將這種大事完全隱瞞自己！在此之前，她一直認爲丈夫對自己坦誠無私，她常以夫妻兩位一體而自詡。

楊開心見她沉思不語，忍不住問道：「夫人意下如何？是不是有高見？」

劉英玲忽然爬了過去，拍開葉家盛的暈穴跪在地上道：「葉……老，請你告訴未亡人，胡樹華並沒有親生兄弟……」

葉家盛剛醒來，一時摸不着頭腦，劉英玲聲音似哭，「你爲何不開腔？快說，你說胡樹華沒有兄弟，我給你錢吃飯！」

陸鹿齡和楊開心不能理解其心情，一時怔住了。

葉家盛臉色一變，「老夫要吃飯還不容易？但却不要人用此方法施捨！你省點錢吧！」

楊開心怕她誤導葉家盛，而使案情更加撲朔迷離，是以伸手去拉劉英玲。「請夫人冷靜一點！」

劉英玲撕心裂肺地叫道：「不，你滾開！葉家盛，你到底說不說？」

楊開心怒道：「你該要他說實話才對！怎能這樣逼他？」

葉家盛冷冷地道：「不管你怎樣說，老夫是不會開腔的！夫人，事實是殘酷的，事實就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言畢他再度閉上眼睛，忽又睜開眼問道：「飯到底來了沒有？老夫已兩天沒吃飯了！」

楊開心道：「很快便會送來了，如今請你再委屈一下！」他又伸指封了其暈穴。「陸大哥，你看如何？」

「正如你所說，他在話中已多次有所暗示！」陸鹿齡長長一嘆：「不過，這一次他已說得很明顯！夫人，夫人！請你振作一點！」

劉英玲呆若木鷄地坐着，喃喃地道：「樹華他有很多事瞞着我……」

楊開心忽然覺得她很可憐，輕嘆一聲：「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這句話說得眞好！」

正說着話，只見楊慧及駱雪提着食籃進來，道：「快趁熱吃吧！」駱雪盛了大半碗飯，加上菜，雙手遞給劉英玲，「師娘請吃飯。」

「我吃不下，你們吃吧！」

「鹿齡，師娘怎地啦？不舒服？」

陸鹿齡搖搖頭，低聲道：「她心情不好……除非有萬分一之意外，胡掌門是有一位孿生兄弟，長得與他很相像，而强姦淸音的，十有九成是那廝冒名幹的！胡掌門爲了護住這位兄弟，是故他在自殺前方會對楊開心多番强調，那一戰之後，全部一筆勾銷！」

「那師娘應該高興才對呀，因爲師父沒有幹過那種令人髮指的事！」

劉英玲罵道：「你懂個屁！他把兄弟之聲譽看得比我還重要，我還會高興？我這十多年是白嫁給他了。」

楊開心乾咳一聲：「夫人，其實胡掌門大概沒有考慮得那麼全面……他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你不要怪他！」

「我不怪他怪誰？他若把我放在心上的，會貿貿然自殺？他若不是存心維護兄弟之性命，會讓楊開心斬下一條手臂？」劉英玲厲聲道：「楊開心，你說是不是？」

楊開心想了一下，道：「不錯，他的劍法到後來是有點奇怪，經常露出破綻！若非經夫人提點，我竟忽略了，還道自己在事前對梅花劍法下過一番苦功，破敵有方！唉！胡掌門他……」

（未完・六）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勒令練飛刀　驚聞强搶親

上文提要：于阿坤終於找到了香香館，白大少吃了他的虧暗中跟踪着他，指使人用毒茶毒殺他，却被於阿坤識破陰謀，未被毒死。他面對一羣惡人，連使出他習得的「龍捲風」，致使那伙大漢傷亡慘重，可惜他要找的白大娘並不在此地，于阿坤連連擊敗歐太北等人後，還提出拿銀子換命的條件……

猛回頭，梵各道：「你大概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于阿坤道：「你是我爹的同父異母兄弟！」

梵各點點頭，道：「你應該叫我什麼？」

于阿坤道：「叔叔、叔父都可以。」

點點頭，梵各道：「爲了你爺爺于玄的前程，我娘業已奉獻了一生幸福，三十年前，黑衣女俠關天鳳，道上何人不知，誰人不曉？唔……」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時候跟我娘奔走江湖，那歲月雖苦，也令人懷念，等我長大以後，方知我娘不但是當代的俠女，且是一位犧牲自己愛情的偉大女性，我從沒聽她老人家對你爺爺有一句怨言！」

坐在草堆上，于阿坤仔細的聽——聽這些他從未聽到過的往事！

梵各和尚又道：「這以後，你關奶奶把我送到少林寺學藝，十年之間不來看我，她忍著心，要我把藝學成，她曾說過一句話：『藝不成不下山』，唉……」

于阿坤摸摸腰帶上的柳葉飛刀，道：「叔叔，你並未令關奶奶失望。」

梵各突然臉色一沉，道：「但你卻令關奶奶失望！」

一楞，于阿坤道：「我……」

梵各沉聲道：「你的良心何在？」

于阿坤眨眨眼睛，道：「叔叔！」

梵各嘆了一口氣，道：「上次因爲你沒有對我說實話，害得想救你們也不能，你的父母全亡，便房子也被燒得精光，這次你又不聽話了，是嗎？眞要你們于家斷了根絕了嗣？」

于阿坤仰起臉來，道：「叔叔，我自有計較！」

梵各叱道：「你成事不足，調皮搗蛋有餘，于阿坤，你知道你現在有多危險？」

于阿坤道：「危險？我還等著白大娘回來呢！」

梵各突然揚起大手，光景是要打下去了。

但他的大手停在半空中未落下，臉色卻冷冷的道：「土眞不知天高地厚，你以爲白大娘與白二娘張八他們一樣？」

提起大山腳的黑店，于阿坤一驚，道：「怎麼，叔叔都知道了？」

梵各冷冷的道：「我找到了大山腳，才找到這兒來的，于阿坤，那家黑店我早就知道了！」

于阿坤道：「是他們要害我，我不得不下手！」

梵各道：「我現在要說的是白大娘！」

于阿坤道：「白大娘又怎樣？叔叔，你教我的武功眞管用，只等白大娘回來，我便叫她嚐嚐我的龍捲風！」

梵各一聲嘆，道：「于阿坤，你可眞天眞，你也不加思索想一想，那白大娘能位列惡水灘三當家，領袖一羣殺人不眨眼的凶漢，她的武功必有過人之處，就憑你學的那點本領，在香香館對付那羣人還可以，碰上白大娘，你便休想走得脫！」

于阿坤道：「白大娘眞有那麼厲害？」

梵各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于阿坤道：「既然她厲害，我便給她來暗的！」

梵各重重的道：「來暗的又怎樣？白大娘也不是省油的燈，她能以强盜婆身份，搖身一變而在上元鎭開一家規模大的香香館，她會是省油燈？」

于阿坤道：「我明白了，叔叔已經見我大鬧香香館了，是吧？」

梵各點點頭道：「我午後就來了！」

于阿坤伸手入懷，摸出一大把銀票來，道：「叔叔，這裡是三萬五仟兩銀票，你知道我爲什麼敲詐他們？」

梵各道：「他們善財難捨，你往後可得多加小心！」

他一頓，又道：「至於這些銀票……」

于阿坤一笑，又道：「他們燒了大皇莊，我要他們賠，這些就是他們應付出來的賠償費！」

于阿坤雙手捧給飯桶和尚，道：「叔叔，你替我收著，我要重建大皇莊，蓋得更高更大，我要把關奶奶接回大皇莊，她……她應該是我們于家的人……」

梵各一怔，忽然一把摟住于阿坤，道：「好……好孩子，今天能聽你說出這句話來，叔叔高興，你關奶奶更是高興吶！」

誰說和尚不掉淚？

梵各落淚了，只是他並沒叫于阿坤看到，他以袖拭掉了！

于阿坤道：「叔叔，等到那一天到來，我看你也別當什麼和尚去，跟我們住在大皇莊吧！」

梵各一怔，低聲道：「阿彌陀佛！」

于阿坤心想：什麼阿彌陀佛，和尚師父，乾巴巴的過日子多沒意思！

梵各面色忽然一變，道：「銀票我替你收著，你對關奶奶的一片孝心，我自會替你帶到，不過……」

于阿坤心中琢磨，這位叔叔和尚又在出點子整人了！

果然，梵各指著前面，道：「于阿坤，你剛才進廟時候可曾留意廟右面？」

于阿坤道：「沒有注意！」

梵各沉聲道：「你爲什麼不注意？」

于阿坤一驚，道：「我爲甚麼要注意那些不相干的事物？」

梵各怒叱道：「一個行走江湖之人，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必須認清四週環境以應突變，誰能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于阿坤道：「從前我不知道，經過叔叔這麼一提，往後我會記住的！」

梵各道：「你跟我出來！」

于阿坤跟隨梵各走到破廟門口，只見梵各指著破廟右側，道：「于阿坤，你來看，右面一片竹子，這對你可是十分熟悉了！」

于阿坤點點頭，道：「竹上渾身功夫我已經練會了！」

梵各道：「聽海音師太說，你在遮陽洞騙了她，害得她回去挨你關奶奶的抱怨！」

于阿坤道：「是我對她不起！」

梵各道：「等到我趕回去，你關奶奶就立刻派我追來了，說起來……」

于阿坤忽然想起關奶奶說的話，梵各是去找那些玩把戲强盜們了！

抬起頭，于阿坤渴求的問道：「叔叔，你發現那批强盜的下落了沒有？他們……」

梵各冷沉的道：「還不到你應該知道的時候，你還是先把那幾把飛刀絕技學會了再說！」

于阿坤心想：白大娘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回來，我那有心情學飛刀？

突見梵各指著竹林附近幾株老松樹，道：「你可要看清楚，先用石頭在地上投擲大樹，要粒粒石頭中的，再爬上竹子彈身空中，人在空中擲樹，直到粒粒中樹！」

于阿坤道：「那得學多久？」

梵各道：「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繡花針！」

于阿坤聞得此言，心頭一緊，怎麼叔叔也會這句話！這是幾個老夫子掛在嘴邊的話，天底下誰會那麼豬，去拿根鐵棒磨針的？

想是這麼想，于阿坤還是點點頭，道：「好嘛，我在這兒練就是了！」

于阿坤又道：「叔叔，我好比孫猴子，你就是如來佛，怎逃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梵各道：「你知道就好！」

他突然大吼一聲，道：「練！」

于阿坤不敢再開口，便匆匆的撿來大堆石頭，惡狠狠的對著幾棵大樹砸。

這才剛開始，他十顆已能中三四粒！

站在地上投擲，當然比人在空中容易多了。

于阿坤練到四更天，梵各才從廟中走出來，道：「睡吧！」

于阿坤已練得一身是汗。

他走到廟裡便躺在一堆乾草上面呼呼大睡！

這一睡直到午時才起來，只見梵各塞過來兩個大饅頭，道：「吃吧！」

于阿坤醒來就餓，接過來就吃光，道：「叔叔，就是兩個饅頭？」

梵各道：「足夠了！」

于阿坤道：「饅頭沒有包子好吃！」

他嚥了一口唾沫，又道：「包子裡有肉餡！」

梵各道：「如果你在此苦練，我會替你找來包子吃！」

于阿坤道：「叔叔放心，這次我非把柳葉飛刀練成功，不成功便吃饅頭！」

梵各道：「你最好打定主意苦練！」

于阿坤又在四下裡找石頭，他在竹林邊堆了一大堆拳大石頭！

這一下可慘了幾棵老松樹，樹皮被他砸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于阿坤過午就開始練，直到夜晚不休息！

晚上仍是兩個乾饅頭，吃得于阿坤直噎大氣，不吃又餓得慌！

第二天過午時分，于阿坤睡夢中忽然一陣肉香傳來，他睜開眼睛看，不由大喜道：「叔叔，肉包子！」

梵各道：「除了肉包子，還有一件你穿的衣裳！」

于阿坤接過那包裹打開來，果然是一件紫色長衫，另外便是一包吃的——肉塊加包子，足夠他吃兩天！

想起王家大姑娘，于阿坤道：「叔叔，你去了王家飯舖了？」

梵各點點頭，道：「不錯！」

于阿坤道：「我先穿穿看，王家姑娘的手藝如何！」

一件紫色長衫，可眞不賴，穿在于阿坤的身上是那麼的合身又漂亮，眞瀟洒。

于阿坤前後轉了幾圈，笑道：「比我在大皇莊時候穿的還好看，好極了！」

梵各道：「脫下來！」

于阿坤道：「爲什麼？」

梵各道：「練功夫的時候不能穿！」

于阿坤只得又脫下來，道：「好嘛，不穿就不穿！」

梵各道：「快吃吧，吃完了出去練！」

于阿坤拿著肉包子湊和著吃了十幾個，笑了……

梵各道：「你笑什麼？」

于阿坤道：「叔叔，我差一點就變成了包子餡，你可願意聽？」

梵各道：「你一定上了白二娘的當，是嗎？」

于阿坤點點頭，道：「不錯！」

梵各道：「你是怎麼掙脫的？」

于阿坤道：「白二娘有個女兒二十歲，原是她要來剝我的皮，可是，哈……他們又要招我爲養老女婿，還要教我怎麼剝人皮，叔叔，你想想，我于阿坤會同他們一起混日子？於是呀……」

于阿坤說出那晚上在大山腳對付爺兒三人的事。

梵各一聽，冷冷道：「是你走運！」

于阿坤道：「怎麼說？」

梵各道：「如是張八三人合力殺你一人，只怕你早就死在那兒了！」

他這話不錯，那夜于阿坤是分別把張八三人殺死的，白二娘三人雖然被殺，但若合三人之力，于阿坤便不一定是白二娘三人對手了！

話雖如此，于阿坤心中還是不服氣，香香館中他就一人對付七個大漢，他還是把七人擺平，便香香館的歐太北也不是他對手！

頓了頓，于阿坤道：「叔叔，我在這荒山破廟加緊練，你去上元鎭上替我弄吃的，可是有一樣，一定要打聽白大娘的下落，我要從她的身上知道陶津那幫傢伙！」

冷冷一哼，梵各道：「何用找白大娘？你練吧！」

于阿坤一楞，道：「叔叔早已知道陶津那一批强盜的下落了？」

梵各怒道：「忘了我的規矩，練功期間不許多話，更不許多問！」

于阿坤道：「不問，我心中有塊疙瘩！」

梵各道：「便疙瘩也不許問！」

于阿坤心中有氣，但對梵各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吃完手中的肉塊，于阿坤道：「叔叔，我去練功了，你還是吃些肉吧！」

梵各道：「出家人怎可吃肉！」

于阿坤道：「記得有個夫子教我唸書，他唸道：『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關奶奶仍健在，你這個兒子當和尚，太不夠意思了！」

梵各一怔，道：「你關奶奶不反對，你多的什麼嘴？」

于阿坤大聲道：「叔叔，你也是我們于家的人，我有權要說，我爺爺怎麼會要他的兒子當和尚？」

梵各愕然一瞪眼，道：「你說什麼？」

于阿坤道：「你是我們于家的人，我要叔叔快還俗！」

梵各道：「你的話也太多了，出去，出去練功去！」

于阿坤站起身來，道：「練功我聽你的，可是，還俗你要聽我的！」

梵各戟指廟外，叱道：「去，去，去練功，你這個調皮搗蛋的小傢伙！」

于阿坤見梵各臉色泛青，不敢再多說，立即往廟外走去！

可好，于阿坤一肚子的不愉快，便全發洩到幾株老松樹上，看吧，他也不知是那裡來的勁頭，一口氣擲了近千粒石頭，打得幾株老松叮叮咚咚的落了一地樹皮，可也打得于阿坤雙臂酸痛。

這一天，于阿坤苦練擲石頭，直到二更天過後才回轉廟內歇息，不料廟內已不見了梵各的影子了！

于阿坤遙遙望向遠方，三十里外的上元鎮上，他忽然想起了王家大姑娘，便也想起王家大姑娘縫製的紫色長衫。

於是，于阿坤的精神來了！

他進入廟內，取出那件紫色長衫穿起來，更把關奶奶送的鹿皮軟帶子紮在腰上，五把柳葉飛刀便分別露在腰前。

于阿坤把前衫襬掖在腰上，立刻又擺了個架式，便不由得笑笑，道：「不錯，英雄氣概俠士樣，大概就是這般吧，哈……」

便在這時，突然廟外面叱道：「還不脫下來！」

是叔叔回來了！

于阿坤忙著脫下紫衫，便見梵各臉色寒寒的走進來，道：「練累了快睡，瞻仰什麼新衣！」

于阿坤道：「叔叔去了那裡？」

梵各道：「我閑不着，你可別令我失望。」

于阿坤道：「叔叔放一百二十個心，我這回非把關奶奶的柳葉飛刀練成不可！」

梵各道：「不能光說說完事，你要以事實證明！」

于阿坤道：「怎麼證明？」

梵各道：「不論聽到什麼事情，你都不能分心，而且再是令你吃驚的消息，也不能有所衝動！」

一怔，于阿坤道：「敢情叔叔聽到什麼風聲了？」

梵各道：「不許多問！」

于阿坤道：「不問就不問，我睡了！」

原來梵各已探聽出惡水灘的消息，也是從上元鎮的王家飯舖伙計那兒得知，那香香館的白大娘，就要在這幾天兼程趕回來了。

白大娘非趕回上元鎮不可，經營了那麼多年的香香館，竟然在自己離開的幾天裡，被一個半大不小的小子連敲帶詐的弄走三萬五千兩銀子，還打傷了不少人！

道上什麼時候出了這麼一個小潑皮？

白大娘人在惡水灘，她聞得來人報，第一句話就是這麼吼吼的！

於是，白大娘兼程趕回來了！

白大娘回到上元鎮，她坐鎮在香香館三天不出門，然而她左等右等，就是不見她要等的。

白大少在他娘的面前幾次落下淚，一邊的歐太北更把于阿坤整人的事添些顏色！

白大娘氣得哇哇叫！

白艮也覺得于阿坤可能不敢來了，他便把一口怨氣出在王家父女二人的身上了！

「娘，說來說去，事情出在這王家父女身上，那天他父女可高興，兒子看了氣不過！」

白大娘抖動著頭髮上插的馬櫻花，沉聲道：「又是王家大姑娘，對你說過多少次，別去找南城的王家姑娘。

「兒子，你難道還聽不懂娘的話，要殺人放火得在幾百里外，上元鎮咱們開著字號，不能亂來，要知道！兔子還不吃窩邊草！」

白艮道：「這次是由他父女而起，娘，我們就說那小子是他們請來的，逼他父女交出人，這是理所當然的了！」

白大娘正思量，歐太北一邊加把火，道：「當家的，當年的雄心何在？我們的威名還要不要？

「我們惡水灘出身的哥們，只對別人伸手，可不興被別人伸手要，三萬五千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呀！」

白大娘突然沉聲道：「自從當年惡水灘收山之後，陶津哥便率幾位兄弟奔走江湖找仇家，慶幸他替老當家的報了仇，如今正準備在惡水灘東山再起，我這次去便是為了商議這件事！」

歐太北道：「窰子生意我們也幹夠了，當家的要是重回惡水灘，我同意！」

白大娘道：「當年你號稱『拚命太歲』，這些年來未動刀子，你養了一身肥肉，這次竟被個娃兒打敗，哼，還談什麼東山再起！」

歐太北身上的傷還未好，他卻齜牙咧嘴的道：「是我小看那小子了，如再遇上絕不輕饒，不過，當家的，我倒有個主意把那小子誘出來！」

白大娘道：「你有什麼餿主意？」

歐太北道：「半夜裡把王家姑娘劫來，然後放出消息要那小子前來救人，當家的，八成那小子會上當！」

白艮也拍手點頭，道：「好計謀，先把王家姑娘弄來香香館的後大院，等著那小雜種上鈎！」

白大娘道：「萬一那小子不來呢？」

白艮道：「為了補償我們的損失，兒子就收王家姑娘做老婆！」

白大娘怒叱道：「你眞的叫王家姑娘勾去魂了，我看你活罪受得還不夠！」

歐太北道：「當家的，妳拿個主意吧！」

白大娘道：「再等三天，如果那小子再不上門，我們就從王家父女下手！」

玉兔東昇，于阿坤抹抹嘴巴走出來，身後面，梵各和尚道：「練得怎麼樣了？」

于阿坤指著樹上，道：「人在空中，一次能擊中五七次，也許……」

梵各叱道：「要用心練，切記萬無一失，失一便會招致喪命！」

于阿坤道：「叔叔，那是不可能的，便吃飯也會掉粒米飯，吃燒餅會不掉芝麻？」

梵各沉聲道：「練武不是吃飯，你少貧嘴，練！」

于阿坤往竹子上爬，邊苦兮兮的道：「叔叔，你總得告訴我其中的竅門吧？」

梵各道：「關奶奶不是把擲飛刀的口訣告訴了你？你怎麼還問我？」

于阿坤摸摸口袋，關奶奶的口訣就在一張紙箋上，上面幾句話他早已背得滾瓜爛熟了！

就在竹子的反彈中，于阿坤忽的被彈起四丈高下，他只在空中毫不賣弄的翻了一個觔斗，一招平沙雁落剛開始，忽然抖手兩粒石子擲向一棵老松樹幹，「咚」的一聲，石頭打中樹幹上，另一石頭卻落了空！

于阿坤斜身地上，一個漂亮的翻滾站起身子道：「兩個打中一個！」

梵各冷冷道：「練，還差得遠了。」

梵各返身走入廟裡。

于阿坤卻低聲道：「練，練，就會叫我去練……」

說歸說，于阿坤可不敢偷懶，撿了兩粒石子又爬上竹子頂。

一遍遍，一次次，于阿坤上上下下，石頭擲完了便自己再撿回來，整日裡就做這種事。

雖然，他站在地上可以百發百中的擲中樹幹，但如今在空中他却無法得心應手，因為人在空中失去重心，這正是口訣中的「眼觀目標，意念在心中」。

于阿坤身子一旦翻滾在空中，這幾句話就不及細想了！

這日過午，梵各坐在廟裡對于阿坤道：「教你擲刀！」

于阿坤取出一柄柳葉飛刀，梵各便把飛刀托在掌中，道：「看清楚，掌中一把刀，應記住刀心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

「這把刀是要去取敵人性命，一把欲傷敵的刀，它必具有一定靈性，這個靈性就是用刀人的意念！」

于阿坤道：「意念在心中，原來是這麼解釋的！」

梵各又道：「飛刀在掌中，如果具備靈性，就如同你多了一根指頭，這根指頭要指什麼地方，就會送到欲去的地方！」

于阿坤托起掌中柳葉飛刀，比試了一下，道：「叔叔，我現在懂了！」

梵各指著門外，道：「今天站在地上用飛刀，看你的造化了！」

于阿坤喜孜孜的走出廟外面，對著老松樹練飛刀，幾棵老松樹倒了楣，先挨石頭後挨刀！

廟裡面，梵各憂心忡忡的自言自語：「王家飯館果然出事了，王掌櫃眞是可憐，可是于阿坤這娃兒……」

夕陽西下的時候，梵各要走了。

他心中十分明白，此時如果帶于阿坤回尼姑庵，打死他也不會回去，然而，自己又無法強行攔住于阿坤不報仇。

於是，這事令梵各也煩惱起來了！

臨走，他對于阿坤再三告誡：「于阿坤，你現在終於開始練飛刀了，要記住，心無二用，專心練刀！」

于阿坤道：「叔叔，如今除了準頭稍差，力道如何？」

梵各道：「差强人意！」

于阿坤道：「我加緊的苦練，只是……只是這些天怎麼沒有上元鎮上的消息？難道白大娘還沒回來？惡水灘到底有多遠？」

不料梵各一瞪眼道：「剛叫你心無二用，你跟著便問起上元鎮，令我失望！」

于阿坤道：「好嘛，不問就是了！」

梵各站起身來，道：「這裡替你留了三天吃的，你不許隨便離開，等我回來！」

于阿坤道：「叔叔要走？」

梵各點點頭，道：「我去見你關奶奶，你大概是不會隨我回去了！」

于阿坤道：「叔叔為什麼要去見我關奶奶？」

梵各道：「到了非去的時候，我怎能不去？」

于阿坤道：「萬萬拜託，千萬別對海音小師太說我在上元鎮上練飛刀，她呀……」

梵各道：「你是個令人擔心又

討厭，可恨又可愛的小搗蛋！這話是海音小師太說的。」

于阿坤道：「所以，我不想見到小師太！」

梵各道：「你以爲她想見你？錯了！」

于阿坤道：「最好大家不見面！」

梵各淡淡一笑，道：「我走了，三天之後我就回來，記住，你可不能亂走！」

重重的點點頭，于阿坤道：「從前，你雖教我武功，我心裡可著實討厭你，你太會整人了！」

梵各已走到破廟門口，聞言回頭沉聲道：「現在呢？你還討厭我？」

搖搖頭，于阿坤道：「現在不了！」

梵各道：「爲什麼？」

于阿坤道：「現在知道你是我叔叔，你是爲我好，我自然不討厭你了！」

梵各一怔，猛然把于阿坤摟在懷裡，道：「孩子……」

他的聲音有些沙啞，一把把眼淚正往肚子裡吞，露出一副血濃於水的表情來！

于阿坤道：「叔叔，你我是一家人，我們身上都流的于家鮮血啊！」

梵各道：「所以我要你記住，不論外面出了什麼大事，你都要專心在此把飛刀練好！」

于阿坤點著頭。

梵各已大步走出廟外面！

果然，于阿坤在這破廟附近更加勤練飛刀絕技。

第二天夜裡，便試著在空中發刀了！

草堆中睡了個足。

于阿坤正要吃了東西去練刀，忽然摸到身邊的包袱。

那隻小包袱裡包著王家姑娘送的一件紫衣衫，挺漂亮的，如今叔叔和尚不在，且試著穿一穿！

于阿坤說穿說穿，更把關奶奶送的鹿皮飛刀帶子纏上腰。

他就在廟中走了一陣，忽然心想，王家姑娘的這件衣衫是她連夜做給自己的，如今穿在身上連個謝字也不向人家說一聲，未免有些不對勁！

于阿坤看看天色，天才剛剛黑下來，不由一笑，道：「天還早，上元鎮距此不過三十里，走一趟上元鎮，向王家姑娘當面道謝，順便再弄些吃的帶回來，萬一叔叔和尚趕不回來，自己也不會餓肚子！」

于阿坤說走就走，他可走得輕鬆，

如今他的功夫練得勤，練好飛刀武功更上一層樓，展開身法直往上元鎮來！

于阿坤扳著指頭算一算，自己離開上元鎮已經快半個月了吧，要說，那白大娘也該回來了。

難道白大娘打掉牙齒和血吞，她自認倒楣了？

于阿坤伸手去拍門。

裡面傳來小二聲，道：「誰？」

于阿坤道：「是我，于阿坤！」

門立刻刻拉開了，年輕的小伙計見是于阿坤，立刻叫起來，道：「小祖宗，你可來了呀！」

于阿坤一楞，道：「小二哥，你這是歡迎詞？還是抱怨我來得不夠早？」

「咚！」的一聲關上門。

小二道：「那個和尚沒告訴你？」

于阿坤知道小二口中的和尚是叔叔，便笑笑道：「什麼事情？」

小伙計頓足道：「跟我來，去看掌櫃！」

于阿坤道：「掌櫃怎麼了？」

小伙計道：「病了！」

于阿坤道：「你們姑娘呢？」

小伙計突然停下來，他咬著牙，道：「我們姑娘……姑娘她……嗚……」

小二哭了，哭得眼淚汪汪。

于阿坤全身一震，道：「快說，你哭個什麼勁？」

小二拭著淚，聳動著雙肩，道：「小祖宗，你在上元鎮上捅馬蜂窩，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可是，那香香館的白當家一回來，三天剛過，還以爲她不會遷怒我們。

「那知第五天夜裡就找上門，硬說你小祖宗是我們掌櫃請的人，一陣大鬧之後就著人把我們姑娘架走了！」

于阿坤咬牙切齒的吼道：「和尚叔叔眞可惡，這麼大的事情他不對我說，偏叫我苦練飛刀，這要是王家姑娘有個三長兩短，我于阿坤不瘋才怪！」

小二道：「小祖宗，令人可恨的事情還有哪！」

于阿坤已經氣得打哆嗦，聞言道：「快說！」

小二道：「他們架走姑娘三天後，掌櫃的就病在床上直叫女兒的名，不料才又過兩天，香香館送過來消息，再等兩天不見你小祖宗的面，他們就要來個冤家變親家，白艮那小子就要同我們姑娘同一張床了！」

于阿坤大怒，道：「什麼時候要同床？」

小二嘆口氣道：「就是今夜呀！」

于阿坤「咯崩」一咬牙，道：「你去告訴掌櫃的，說我去替他把女兒救回來，叫他放心的等吧！」

于阿坤剛要轉身去，小二上前抓衣裳，道：「小祖宗，你這時去

不得！」

于阿坤道：「爲什麼去不得？」

小二道：「誰不知道白大娘當過女强盜，她的功夫可不尋常，你怎會是她的對手？」

冷冷一哼，于阿坤道：「去她娘的女强盜，小爺今夜宰活人！」

便在這時候，屋子裡傳來蒼老的叫聲，道：「誰呀，你同誰在說話，小六子！」

小二立刻道：「我們早也盼晚也盼的小祖宗來了！」

小二的話剛落，便聽得木門呀然一聲響，掌櫃的已跌跌撞撞走出來！

于阿坤忙上前去扶，掌櫃的一把抓住不放手，道：「你……你去不得……」

于阿坤道：「爲什麼去不得？」

掌櫃喘著大氣，道：「他們設下陷阱，你一進去準出不來，去……就上他們……當了！」

于阿坤道：「掌櫃的放寬心，我的本事不夠大，可是我的頭腦卻不差，好點子不多，壞點子一籮筐，如果整他們，準叫他們喊爹娘！」

于阿坤眞靈光，他話剛說完，「颼！」的一聲上了房！

他不走大街上，怕的是又被香香館的人盯上！

于阿坤上了房，掌櫃與小二嚇得慌，原來這位小祖宗還是個能人，怪不得他敢獨闖香香館！

于阿坤躍在房頂上，展開身法便往西城街上掠去！

上元鎮本不大，于阿坤又是來過香香館，很快地便找到香香館的後院牆！

翻過牆頭，只見院子裡百花盛開，看得于阿坤一怔。

這女强盜眞會享受，前院兩道院開著香香館，後院住著她的家人，前門有人送銀子，後院她就收起來。

難怪他們樂陶陶，這種日子當然好！

于阿坤躍落牆裡面，花叢中他慢慢摸近大廳房後面，隔著大窗看過去，大廳正中央的太師椅上坐著個高大的婆娘王！

于阿坤一瞪眼，只見這婆娘王眞絕。

她一足翹在桌子上，光著腳丫子，正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用雙手替她捏著腳趾頭，椅子背後還站了個小姑娘，兩隻拳頭盡在這婆娘王的背上擂，一面搓，一面擂，婆娘王瞇著眼睛吸大氣，似乎正在叨嘮著什麼！

桌面上可並非放的什麼吃的喝的，而是一把特大號砍刀，燈光下砍刀射出冷芒流光！

于阿坤心想：這把刀便是大男人也怕不容易施展得開，嗯，八成這女人就是白大娘！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廳左面傳來一聲怪吼，道：「美人兒，你怎麼死心眼兒還不脫衣服上床？」

于阿坤一驚，這才聞得哭聲就在左耳房，便不由得怒髮衝冠，熱血奔騰起來。

廳上面，那女人王冷沉的道：「阿艮啊，你眞替娘丟人，怎麼那麼窩囊，娘在外面替你擔綱，你放心的上牙床，大男人還壓不住一個大姑娘？嗯！難道這種事也要做娘的去幫忙？」

這時屋裡面傳來白艮的聲音，道：「娘，我這是先禮後兵，美人兒這是頭一遭，難免，難免！」

女人王大吼道：「好個小兔崽子，盡講好聽的行嗎？換了當年你老爹，二更天已經三次了！」

房內的白艮又道：「娘，妳在外面坐，姑娘就不上床，我看……」

女人王大吼道：「娘要是離開大廳上，那小王八來了怎麼辦？」

房內的白艮道：「娘在香香館，諒他小雜種也不敢來！」

女人王道：「不行，我不放心！」

于阿坤在後窗看了一陣，他還眞擔心王家大姑娘，還好，這時候姑娘還沒有上床！

于阿坤雙目左右閃又轉，立刻被他想出個妙招來。

計謀一旦想出來，于阿坤立刻又隱起身形來。

他繞過一片花圃，順著牆邊往前走，只見暗中還埋伏了不少人，一個個抱刀蹲在暗角裡，光景就等著一場搏殺了！

東牆邊有棵樹，于阿坤見樹上沒有人，他像隻狸貓也似的一躍而上，那眞是神知鬼不覺！

西側是個大閣樓，從燈光中看，這樓上住的是姑娘們。

于阿坤見層層紗帳隔房間，便暗中取過一盞燈，就在一衆姑娘在中間廳上吃喜酒時，他把油燈澆到紗帳上，刹那間從中廳燃燒起來！

香香館這夜沒開館，爲的是給白大少爺賀新婚。

如今前面兩道院子的人還在熱鬧著，大廳上已有人高聲大叫起來：「不好了，失火了！」

那晚刮著西南風，風助火勢燒開來！

正在後廳上閉目養神的女人王，突然聽得失火了，她一躍而起，右手抓住大砍刀，一個箭步就到了廳外面！

便在這時候，已有個大茶壺跑過來，道：「大奶奶，不好了，中廳失火了！」

女人王一瞪眼，道：「怎麼著

的火？是不是看到有人在放火？」

大茶壺道：「明樁暗樁都問過，沒有人闖進來！」

女人王道：「那是不小心著火了？」

大茶壺道：「大概是吧！」

女人王道：「別廢話了，快叫他們救火！」

便四下埋伏的人全走出來了。

大夥望著衝天火光叫得人撕破喉嚨般的到處跑，三十多人生生把一座大廳圍起來，便西街的人們也在鬧哄哄的叫喊救火！

這時只有一個人不救火，他當然是于阿坤！

于阿坤可並不急著救王家大姑娘，他十分篤定的坐在一片花叢下，因爲他相信白艮的慾火再高漲，也敵不過外面這片大火來得兇！

果然，白艮衣衫不整的跑出來！

已見那女人王提刀往第二道院走來！

白艮追上去，道：「娘，怎麼會失火了？」

女人王，不錯，正是白大娘。

她咬咬牙，道：「一定是酒喝多了不小心，眞是一羣混帳東西！」

白艮道：「娘，今夜風勢大，小心往後院蔓延開來！」

白大娘道：「回去上你的床，今晚可不能白入洞房。」

白艮道：「外面失火了，我那還有心情玩那個？」

白大娘道：「這裡不用你煩心，快去辦你的正事去！」

白艮剛剛轉過身，不由哇哇大叫，道：「不好了，娘，我們住的後屋也著火了！」

白大娘回頭看，不由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八成是那小雜種摸進來了！」

白艮已大叫道：「王姑娘還在洞房，快救她出來呀！」

白大娘怒叱道：「別再叫了，我們過去截住那小畜牲，奶奶的，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後大廳的火苗子業已騰空而起，上元鎭的西街已經紅了半條街！

街上，看熱鬧的人眞不少，就是沒有救火的！

香香館內大火通天紅，斜刺裡一條人影從暗影中竄出來，大聲吼道：「快抓那放火的小雜種，他往後院跑了！」

此刻，香香館內的人全慌亂一團。

聞得那日來香香館搗亂的小子來放火，便在白大娘的率領下一齊往後院撲過來，連前兩廂房裡幾個正在養傷的大漢，有一半也抄起傢伙出來了！

香香館二當家「拚命太歲」歐太北本來傷得不輕，聞得于阿坤放火，氣得哇哇怪叫著抄起大砍刀便衝向後院來。

正遇上白大娘也回撲過來！

白大娘道：「你們不要過來，快救火去，那小子由老娘對付足夠了！」

歐太北道：「在那兒？那小子在那兒？」

衆人正在四下裡找。

後廳的大火已無法控制！

白大娘大吼如母獅般，道：「個王八操的小雜種，老娘的家當全燒光了！」

白艮一邊叫道：「于阿坤個小狗操，你出來呀！」

歐太北跺著腳叫罵道：「捉住這王八蛋，老子要他死上百回千回！」

忽然間，前院的一羣姑娘失聲叫：「這裡也起火了！前樓起火了！」

姑娘們這一叫，火光中便見她們奪門往街上跑。

香香館四十七位姑娘全跑出來了！

原本刮的東南風，香香館的第一道大院連著一座樓，樓上樓下三十個房間盡是錦被羅帳，原是姑娘們住的地方。

風往西北吹，應該不會燒到前院，然而，前院的火更加兇猛，等到白大娘率人撲到前面來，二樓已無法再上人了！

白大娘這才頓足大叫，道：「完了，這一下眞的完了，我誓不放過那小畜牲！」

她遊目四下看，忽然地轉身而起，又已落在圍牆上，便在熊熊的火光中，她看得仔細，除了街上看熱鬧的人羣，什麼也看不到！

這時候，左右鄰的屋頂上已站了許多人，這些人盡把清水往自己的房子上澆，就是不把水潑過來。

原來是怕怕大火延燒了過去！

白大娘氣得咬牙切齒，就是罵不出口來！

便在香香館的大火燃燒中，西街的暗角處，于阿坤低聲對王家姑娘道：「姑娘，妳快抄近路回家，這幾天最好同妳爹找個地方躲幾天，別出來！」

王家姑娘拉住于阿坤，道：「小英雄，你呢？」

一笑，于阿坤道：「我閒不住！」

王家姑娘道：「小英雄，你要小心吶！」

于阿坤道：「放心，打不過，我就跑！」

王家姑娘摸著于阿坤身上的新衣裳，道：「還適合你的身子嗎？」

于阿坤心中甜甜的，道：「妳縫得眞好，穿了很舒服，妳看！」

于阿坤伸開雙臂！

王家姑娘看了看又摸了摸，忽然湊近于阿坤，嘟起溜紅的小嘴在于阿坤的面頰上香了一下，便立刻往西南急急的走去！

于阿坤一怔，伸手摸摸被香的地方，雙目直視著遠去的王家姑娘！

記得老娘曾香過自己，便爹也未曾香過，兒子再調皮，仍是娘的心上肉，但這王姑娘香那麼一下子回頭便走，她……

她又是什麼意思？

用力甩甩頭，于阿坤把新紫衫整了整，他大搖大擺的往西街走來。

他看熱鬧來了！

擠在人羣裡，于阿坤踮起腳來看，哇，自己的傑作眞不賴，一人點火衆人忙！

香香館變成了火焰山，從前院連接到後院，一片大火上了天，外面便是有人想救火，也不敢貿然衝進去！

香香館的姑娘，有一半不知去向。

看光景是藉著這場大火溜了！

只有二十幾個年紀大的姑娘，一齊擠坐在對街的廊下面，人手一個小包袱，敢情就是那麼一點家當了！

仍在香香館內的人分成三批，前後院各兩批，站在大火前乾瞪眼，中間大院困了十幾個人。

他們原是在救火的，這時候也不救了，四週燒著大火，十幾個躲在院中央，幾乎變成了活關公，一個個燒得臉通紅。

于阿坤看得高了興，哈哈笑想叫好。

他還未曾張開口叫，廊簷下，突然一聲尖叫，道：「在這兒哪，快去告訴大奶奶！」

于阿坤一怔，猛回頭，他忽然吃吃笑！

那叫聲就在于阿坤身後，這麼近，于阿坤一眼便認出喊叫的人！

于阿坤使了個身法，眨眼便與叫喊的人並肩坐在一起！

叫的人吃一驚，低聲道：「好，好，我不叫了！」

于阿坤哈哈笑道：「你這位姐姐，敢情受驚過度了，快坐下來歇歇！」

「好，我坐下來歇歇就好了！」

于阿坤右手按在對方的腰，左手扶著那人的左臂，一副關懷備至的樣子！

「小白兔，你可眞眼尖，我才站到這兒，便被你認出來了，嗯……這才好……」

于阿坤小聲在那人的耳邊說，宛似兩個有情人。

對面大火燒得凶，誰也沒注意于阿坤！

那人，正是香香館的花魁女小白兔！

熊熊大火正在對面燒，于阿坤緩緩收起小白兔背後的牛耳尖刀，兩個人在廊下小聲說起來！

「小白兔，妳長得眞漂亮！」

「再是漂亮有什麼用，別人眼裡的殘花敗柳！」

于阿坤道：「妳是怎麼進入香香館的？」

「提起來，話兒長！」

于阿坤看看對面大火，笑笑，道：「你長話長說，我有的是時間！」

小白兔一聲嘆，道：「小時候沒爹娘，被人帶到大山裡養，原是跟著一位姓陶的亡命子練功夫，後來遇上白大娘，她看我長得美，就把我帶到香香館來了！」

于阿坤怔了一下，道：「妳還學了功夫？」

「一點點，都是輕功！」

于阿坤道：「記不記得妳家鄉是什麼地方？」

「洛城。」

于阿坤幾乎跳起來，道：「妳是洛城人？」

「不錯，那年我九歲，是荒年，我爹娘……」

小白兔目中有淚！

于阿坤拍拍小白兔的肩頭，低聲道：「小白兔，我叫于阿坤……」

小白兔道：「那天便知道了，你很鬼靈精……」

于阿坤道：「我也是洛城人，家住大皇莊！」

小白兔驚喜的道：「原來是同鄉，你……」

二人四隻手拉在一起，四目相對，半天說不出話來！

果然，親不親故鄉人，又道是：人不親土親，土不親故鄉人！

小白兔低聲道：「小老鄉，我勸你趕快遠走高飛，白大娘急急從惡水灘趕回來，就是要殺你，你絕對打不過白大娘！」

于阿坤道：「如果我聞白大娘之風喪膽而逃，我于阿坤就不會來上元鎭了！」

小白兔抹去鼻頭的汗水，道：「小老鄉，你不知道白大娘有多厲害，她一手可以舉起個大男人，聽說當年她更厲害，惡水灘是三大王，殺起人來像切蘿蔔……」

于阿坤道：「小白兔，白大娘狠不過我這一關，要知道白大娘沒遇上我于阿坤，有道是：一物降一物，酸漿降豆腐，我就能專剋這婆娘！」

小白兔道：「你這麼小……」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原來湖島石屋子裡住着一個沒有鼻子和一個長髮掩身的兩老人，江豪等人分析他們可能與當年朱元璋收集的一批武林珍寶有關，爲使其現身，決定將三聖會引來……白翎告訴天衣大師，他的一個師兄與千手飛花唐虹暗中勾結，天衣大師等人對白翎日漸神秘的身法既驚異又擔心……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欲蓋彌彰洩天機　引人火併籌對策

人仙之間，會是一段恐怖的鬼域？大和尚雖然是修爲深厚的高僧，可也無法想通個中的道理，那是徒無典籍傳世的巔峯，只能憑個人的智慧去推想……

大和尚想了很久，還是想不明白，乾脆不想了，盤膝而坐，排出心中雜念，調息行功。

這一坐物我兩忘，直到了日上三竿，才由坐息中清醒過來。

睜眼看去，江豪、飛雲子竟然都在房中，心中暗叫了兩聲慚愧，忖道：坐息入定，竟不知客人登門，和平日大不相同，可見昨日的傷損很大。

「大師已坐息醒來，就不用再擔心了。」江豪有點自言自語，又似在對道士說話。

接口的是和尚，道：「發生了什麼事？」

「本來是大事，但你一醒過來，」江豪笑道：「大事就化成小事了。」

和尚一躍下榻，順手搶起戒刀，藏入腰間。

敢情和尚調息打坐時，戒刀就放在胯下。

看和尚臉上微現焦慮之色，飛雲子接道：「三聖會來得快速，天色初亮，前鋒已入杜家堡，而且，搜兵四出，也正向此地搜查，你如再不醒來，我和江三就無法決定帶你走，還是留下來陪你了。」

「來的是不是三聖會的主力？」天衣大師道：「慕容、南宮、散花仙子三位會主是否都到了金陵？」

「隨行有大批篷車，」江豪道：「方姑娘說，看上去頗似由三位會主統率的主力，但卻未見三位會主近衞出現……」

天衣大師急道：「方姑娘呢？」

「和綠雲去探查眞相了。」江豪道：「我勸阻不了，只得派了幾批武士去接應她們。」

天衣大師道：「走！咱們也一起去，能不動手，盡量忍耐，眞的被逼出手了，又是我們三個人，也可以使三聖會疑心消退。」

「大師，引誘他們來此，旨在逼出湖中石屋那批怪人，」江豪道：「我們接手打起來，豈不是偏離了主旨？」

「方秀媚和綠雲絕不能落入敵手，只要她們稍透風聲，以慕容、南宮、散花仙子的精明，很可能有所警覺，」天衣大師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寧願暴露了我們行踪，也不能讓二女落入敵手。」

「對！我們走！」江豪道：「可惜白姑娘行踪飄忽，這等救人的事，她比我們高明多了。」

三人兵刃就帶在身上，說走就走。

江豪取出一張人皮面具戴上，

本是一張年輕、英俊的臉，一剎間，變成了一個四旬中年人，一張黃中透青的臉孔。

街上行人稀少，三聖會的佩刀武士公然奔行於大街上，而且路人廻避，這份惡行，令人側目，似是全不把官府放在眼中。

像金陵這樣的大地方，尚且如此，三聖會在江南的實力，不但統轄了黑、白兩道，連官府也要畏懼他們三分了。

天衣大師、飛雲子也都經過了簡略的易容，江豪更是全變了一個人，飛雲子長劍藏在長衫中，江豪的紫金刀倒是露出了一段刀柄，三個人看不慣那羣佩刀武士的囂張氣勢，心中都有些冒火，抬頭挺胸的硬向那羣黑衣武士撞過去。

還眞是鬼怕惡人，一向慓悍的黑衣武士竟然閃到一側，讓開了去路。

江豪早已運集功力，準備在和黑衣武士接觸時，好好讓他們吃點苦頭，但却沒料到他們會閃到一側。

大和尚目光敏銳，發覺這羣黑衣武士中，有一個體型瘦小的人，混在十八名黑衣武士之間，引人注目的是有四個黑衣武士環守在他的身側。看得出四個人是全力在保護他，但却又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天衣大師運足目力看，終於發現四個黑衣武士和別人不同之處，他們的左腕上都戴了一個金環。

那瘦小的黑衣人似乎也注意到大和尚，兩道目光直直的射了過來。

四目交觸，大和尚心頭一動，只覺這目光有點熟悉，却想不出是什麼人？暗暗忖道：江湖上，果然是詐得厲害，把高手或是主腦人物混在一般武士之中，既可收奇襲之效，亦可觀察敵人，不會爲人發覺。

這個人，如果再蕭灑一點，不要四個從衞隨護，今日絕難發覺。

這個人會是誰呢？

飛雲子和江豪處身險地，都有着很高的警覺之心，兩人發覺了天衣神情有異，立刻注意上了，隨着天衣大師的目光，看到了那位瘦小的黑衣人。

瘦小黑衣人亦生警覺，放開腳步，向前行去。

四個保護他的大漢，亦擺脫了黑衣武士，隨身後而行去。

天衣、江豪、飛雲子也加快了速度，轉入了一條巷子中。

這裏很僻靜，不見行人。

「他是誰？」天衣大師道：「眼光很熟，一定見過，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亦想不起他的身份。」

「如果他是女扮男裝，」飛雲子道：「大師能記憶起他是誰麼？」

「女扮男裝，女扮男裝……」天衣大師道：「南宮秋月？」

「貧道和大師所見略同，只是不敢肯定，」飛雲子道：「只是不敢肯定，大師能叫出南宮秋月，十之七八就是她了。」

「南宮秋月已到了金陵，慕容長青、散花仙子也應到了，」江豪道：「方秀媚還沒傳出訊息，他們來得太快了一些。」

「方姑娘和綠雲也因比多了三分危險，」天衣大師道：「一定要找到她們。」

江豪點點頭，道：「如此緊急的尋覓兩人行踪，恐非我們三個人力量所及了……」

「三公子要動員江南伏兵？」飛雲子道：「此事能發不易收，三公子要仔細考量了。」

「三聖會的首腦到了，決戰在即，唐虹的佈署也無法再深藏潛隱，」江豪道：「家父佈署江南的人手，也是備此一戰，箭已在弦，不能不發。」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先派出鐵飛龍率領的年輕高手，以追查綠雲和方姑娘的下落爲主，如有麻煩，盡快的通知我們，找到她們更好，盡速收兵，隱藏起來，就等着張三爺安排好藏身之處，看熱鬧了。」

「大師，」江豪道：「我看情形有點不對。」

「怎麼說呢？」天衣大師思維清晰，論事明徹，但對江湖上的機變反應，實顯不足。

「三聖會的三個首腦，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江豪道：「三個人走在一起，這番南宮秋月單獨出現在金陵城中，而且，放下身份，混入黑衣武士中行動，會是爲了什麼呢？」

「慕容長青、散花仙子，都已到了金陵，」飛雲子道：「他們也發覺了情勢有異，變化很大，分別混入了武士羣中，視察情況。」

「金陵分會黑衣武士的精銳，早已埋身在鍾山幽谷之中，」江豪道：「餘下的很可能四散逃去，想擺脫三聖會的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正副會主全被殺死，組織潰散，名籍資料，也可能被偷竊散失，三聖會的金陵分會早已流散，杜家堡已經是人去樓空，這些黑衣武士，八成是由三聖總會帶來的，他們悄然進入了金陵城……」

「方姑娘傳遞訊息的計劃，似已再無必要，」飛雲子接道：「畫蛇添足，反會露出馬腳。」

「對！我去要他們全力動員找人，」江豪道：「不能讓兩個小美女落入三聖會的手中，敵人有備而來，她們却全然不知內情，一旦遇上了混入黑衣武士羣中的散花仙子

等人，只有束手待擒了。」

江豪是眞的緊張，一面說，一面開步向前跑去。

他如何去找張鳳樓，江豪沒有說，天衣大師、飛雲子也沒多問！此事關係着洞庭盟門戶之秘，外人也不便探詢，但見江豪去勢快速，一往直前，似是胸中早有成竹。

「大師，你得仔細的推敲一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飛雲子道：「他們未得傳報，大軍突然集於金陵，貧道最擔心是仝大夫的安全。」

「我相信仝大夫還有自救之道，」天衣大師道：「他不肯說出來，可能是其術詭異，害怕驚世駭俗，再說，白翎如若沒把他安置妥當，不會來得如此輕鬆，這方面不用擔心。事實上，處此情境，我們已無能相助仝大夫，倒是金陵城中的情勢需要用番心思，商量一個應變的辦法。」

「最重要的事，是把三聖會的主力引入湖島之上，」飛雲子道：「以飛鴿傳書的方法十分容易，只需寫上幾句動人的詞彙，就可以引他們找上門去，現在這個辦法已失效用，要引誘他們進入湖島之上，眞得要大費一番心思了……」

但見江豪快步奔了過來，接道：「快走，三聖會中十餘輛特製的篷車進入了金陵，估算篷車中運送的才是高手，剛才，咱們發現了南宮秋月，也可能被她發現。」

天衣大師道：「如若已被她認出身份，倒可以引誘他們進入湖島了。」

「說得是，此事由我們三人引起，」飛雲子道：「最好不累及無辜，再說投入戰場，才能眞正看清雙方的武功技藝。」

「能和數十年前就享譽武林的高手一戰，幸何如之，」江豪英氣奮發的道：「不過，先去休息一下，誘敵進入湖島，也該有一番計議才成。」

「三公子，能否見到白姑娘？」飛雲子道：「我們既然已決定親身誘敵，難免會捲入這一場惡戰之中，這件事要先知會白姑娘，聽聽她的意見。」

江豪道：「白姑娘神出鬼沒，總在我們需要她的時候及時現身，但在下還是交代了他們，盡量設法通知白姑娘。」

江豪一面說話，一面舉步帶路，轉過了兩個巷口，又轉入了一座民房之中。

飛雲子恍然大悟了，張鳳樓在金陵各處租了很多的房屋，不一定有人要住，但却包羅於一個通訊的網絡內，想來亦必有聯絡的暗記。

進門是一個很長的甬道，甬道盡處，有一個不大的天井，是既傳警，又好防守的所在。

正廳的木門大開，兩個收拾俐落的大漢，分左右站在門口迎客。

他們沒佩刀劍，但腰中微微隆起，暗藏革囊，似都是暗器能手。

飛雲子突然想到張鳳樓的外號叫八臂金剛，是當今暗器名家，能施用多種暗器，雖然名氣不如千手飛花唐虹，但一手能飛七星，打出不同的暗器，也是江湖一絕，張三爺調教出來的弟子，當然是暗器高手。

進入客廳，鐵飛龍、席一山早已在廳中等候。

「我已派出去五男五女十個人，希望他們能盡快找到綠雲，」鐵飛龍一面迎客入坐，一面說道：「如果不遇上特別的人物，綠雲丫頭應變的能力很强，應該不會涉入危險。」

席一山道：「南北車行，也派出一批人手，我知會他們，暗中留心綠雲的下落，同時派出了兩輛篷車，在街上巡行……」

「三聖會的黑衣武士，無法無天，他們可能攔下篷車，」江豪接道：「車上人豈不是自投羅網？」

「我們早已準備，篷車是打着將軍府的旗號，」席一山道：「將軍府統帥了金陵駐紮的上萬人步騎大軍，也是三聖會唯一有所畏忌的衙門，我們那兩輛篷車上，裝釘了將軍府的標幟，不但可以嚇阻三聖會攔車檢查，還可以在車上載運人手，唯一痲煩的是要人換上軍士衣服，才能不露破綻。」

「果然想得週到，」江豪道：「現在如能調來一輛，我們就可以乘車出巡，也可借機查看一下敵情。」

「三哥老謀深算，已想到三公子可能要乘用篷車，」席一山道：「已要他們去調換三匹健馬，再馳來候命……」

但聞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兩個黑衣佩刀的武士行了進來，只是兩人身材嬌小，看上去有些瘦弱。

用不着江豪去請，當先一人已開口說道：「三公子，我是綠雲，這位是方姐姐。」

「一直躭心兩位陷入三聖會的手中，」江豪道：「見着兩位就放心了。」

話中充滿關愛之情，二女都聽得有些感動，相視一笑，微現羞澀，但反應却是各有不同。

綠雲道：「方姐姐一見那些佩刀武士，立刻看出不對，是三聖總會的武士到了，拉我躲入一間民房中，我們換了衣服，也在臉上塗了污垢，隱藏在一處屋角觀察。」

「可曾發現了重要人物？」江豪道：「例如散花仙子、南宮秋月、

慕容長青。」

「沒有見到三聖會三位首腦人物！」方秀媚道：「但我肯定他們都已到了金陵，我見到了慕容長青的近衞，也見到了南宮世家最精銳的殺手組合，他們配備了必殺的武器……」

「慢來慢來！」天衣大師道：「此事關係重大，姑娘可否說明一下，什麼是必殺武器？」

「好像是一種水澆不熄的毒火。」方秀媚道：「配方出自南宮世家，但更可怕是他們的對敵之法，以人命換人命的自殺方式去毀滅敵人，甚至以三五條人命換一個，亦是在所不惜，死士由慕容、南宮兩大世家的門下武士合組而成，交由南宮世家統領，那批人有十幾組，近百人的大組合，三位也就是他們要殺的主要目標。」

「聽說江湖中有一種特殊配製的毒火，」鐵飛龍道：「中人之後，很難熄滅，是一種惡毒無比的暗器，三位是他們預定對付的人，可要特別小心才成。」

「大家都得小心！」天衣大師道：「這種奇毒之火，除非事先早有防範，一旦惹火上身，可是無法施救，這方面，得花番心思才行，數十年苦練的技藝，一旦被一把毒火燒死，不但有負師長厚望，也覺得大爲不值。」

方秀媚道：「除了這些殺人組合之外，我也發現明月觀中的高手。」

別人還不太知道明月觀中殺手的厲害，但飛雲子最清楚，梨花女差一點要了他一條命，聽說明月觀中又有高手趕到，第一個接口說道：「來了多少人？什麼等級，比起梨花女技藝如何？」

聽到了飛雲子這番問話，天衣、江豪、鐵飛龍、席一山，都有種非同小可的感覺，全都凝神靜聽了。

「和梨花女是同一個等級的金牌人物，」方秀媚道：「不過，來的六個人，偏重術法奇技，兩個是劍手，四個是術法高手。」

「四個人哪？」飛雲子吁口氣，道：「如若他們合在一處，只怕白翎姑娘也對付不了。」

言下之意，似有怯敵之心。

明月觀中的殺手，技藝如何？現場中無人知道，但飛雲子的武功之高，劍術之精，却是人人知曉，看他凝重的神情，人人都感覺一股壓力襲來。

飛雲子的話中，也表現出了另一種心聲，白翎的技藝，才是幾人中最强的一個。

鐵飛龍、席一山，都是老江湖了，什麼事，一點就透。

但却沒法子接得上口。

具有說話身份的人，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我相信三位的劍術、刀法，不會輸給明月觀的金牌劍手，」開口的仍是方秀媚，接道：「但四個身具奇術的高手，已逾越了武功技藝的範疇，對她們精湛的刀法、劍術，能不能破圍而出，晚輩不敢妄言，但我聽師父說過，內功精深、技入化境的人，可以對抗術法。」

「說得也是，日前我和梨花女那一戰，她雖然連出奇技，但我一劍護身，破去了她十餘種障眼奇術。」飛雲子也發覺了自己把所有的人都嚇住了，不能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否則，戰志消散，將失去對抗敵人的勇氣，只好改口說道：「仔細的想來，也無特別可怕之處。」

誰都聽得出，這番話有些勉强，志在激厲人心。

「任何惑人的術法，都和心魔有關。」天衣大師道：「佛門禪定心法，是對抗奇術的要策之一，至少可以保持心神不亂，如若諸位有興趣習禪定心法，貧僧可以提供一點心得。」

「要學，要學，」江豪道：「大師肯指點，在下先行謝師。」

說完，抱拳一個長揖。

「玄門之中，也有入定心法，」飛雲子道：「只不知這釋道兩門心法，是否有不同之處？」

「這一點，老衲不敢妄論，」天衣大師沉吟了一陣，道：「但萬法同源，縱有不同之處，也是大同小異。」

「可惜，上次對抗梨花女時，貧道竟然忘了一試玄門入定心法，」飛雲子道：「但盤坐入定，不能運用兵刃却敵，坐待敵人攻來，豈不是坐以待斃麼？」

天衣大師道：「佛門的禪定於心，是一種淨心術，能保持心情平靜，不受幻象引誘，但用不着放下手中之劍，仍可揮劍對敵。」

「佛門禪機深奧，似非玄門能及，」飛雲子道：「道家打坐入定，是一門修持的學問，要專心一志，心無雜念，適能入物我兩忘之境……」

「佛、道兩家修心法，各有所長，」白翎突然在室中出現了，就站在方秀媚和綠雲的身側。

室中一流的頂尖高手，都不知她何時進入了室中。

只此一樁，就使人有點驚恐莫名，這樣無聲無息的出現在你身側，形同鬼魅，要殺人豈不是易如反掌？簡直是防不勝防。

「禪定心法，可保住人不爲幻象所誘，」白翎道：「也可保持技藝不受影響，但眞能抗拒術法的，還是本身技藝的修爲。」

「白姑娘說得太籠統了，」天衣大師道：「可否說得具體一些？」

「好！我舉一個例子說吧。」白翎道：「飛劍，也是術法的一種，在役物的奇術中，可以使一柄長劍盤空飛舞，追踪殺人。」

天衣大師道：「貧道聽過這種傳說，白蓮中人，都有這種本領。」

「很大的不同，白蓮教是邪術，役用的都是紙刀、紙劍，」白翎道：「靠符咒役使，但役物術用的是眞刀眞劍，可以傷人，也可以殺人，也需要人的意志力……」

「梨花女的用的鐵牌上，也畫滿了符咒，」飛雲子接道：「是邪術，還是役物？如若一個人的意志力可以役物，貧道和大師、江三公子，也都可以練了？」

白翎笑一笑，道：「一定要練，當然可以，但這種跡近邪術的奇術，不太適合陽剛之氣的男人，這也就是仝大夫不忍讓諸位參與習練的原因，它是在陰晦、幽暗中成長的術藝，有點玄秘，也有點詭異，我剛提到役劍術，它確有殺人的能力，但絕對殺不了大師和道長……」

「爲什麼？」天衣大師道：「我們的軀體，雖經藥物淬煉，但還不是金剛不壞之身……」

「大師，」白翎道：「以你和道長的成就而言，你們手中的刀劍，就不難擊毀或擊落飛劍，技藝有高低，術法有深淺，這中間的分野，才是關鍵。」

飛雲子還是不很滿意，原想再追問下去，但却被天衣大師示意阻止。

白翎已和方秀媚、綠雲談了起來，三個女人的聲音雖然不大，但聲音配合着手勢動作一齊來，似是談得十分投入，但以天衣大師、飛雲子、江三公子三個人耳目的靈敏，又近在咫尺，只聽到三個女人清脆的聲音，却聽不清楚她們說些什麼。

天衣大師心知是白翎有意隔絕他們的聽覺，心中忖道：這丫頭的術法成長，一日千里，但是這滅音滅意的方法，只怕不是武功所能作到，它完全混亂了一個人的聽覺。

大和尙也曾凝神試聽，竟然無效。

「只聞其聲，却聽不出她們說些什麼。」飛雲子道：「可是從未有過的事，這算是武功呢，還是術法？」

「是術法！」天衣大師道：「老衲的聽力，可聞五丈內樹葉落地之聲……」

一陣急促的脚履聲，打斷了天衣未完之言，也打斷了三女的交談。

張鳳樓在四個年輕大漢護衛之下，快步行了進來，道：「三少，我替你們準備了一輛篷車，上面有將軍府的招牌，可以暢行無阻，三聖會不太敢招惹將軍府，敵人來得太快了，原訂的計劃，恐得改變一下才成……」

「正要和三爺商量，」白翎道：「原訂的計劃取消，江南伏兵也暫時息隱不動，三聖會大批人馬入金陵，用心在追殺三公子、和尙、道士和小妹，誘敵之計也就用不着勞動他人，由我們自己承擔，三聖會此番出動大批殺手，我們要避實就虛，不能硬拚，洞庭盟人，是未來接收三聖會各處分會的主力，以維持江南武林的寧靜局面，不可過早介入這場大火併中。」

話說得很明白了，洞庭潛隱在金陵的人，不能捲入這場大搏殺中，這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的對決，技藝不到水準的人，參與此戰，只是白白的送死。

事實上，張鳳樓也很明白，洞庭盟隱匿江南的一點力量，只能和三聖會下面的武士們週旋週旋，碰上對方的高人殺手，根本無能對抗。

「三叔，」江豪開了口，道：「白翎姑娘說得對，勢不均力不敵的對抗，是任人殺戮，這也是少林、武當、洞庭盟，不肯出動大批人手征伐三聖會的原因，但頂尖的一流高手畢竟有限，一陣拚殺過後，還要大批人手收拾殘局，何況，現在局面混沌，晦暗不明，是鬥智重於鬥力的時刻，引人火併，才是上上之策，三叔就不用堅持出動大批人手了。」

「好！我知道，出動了也幫不上忙，」張鳳樓道：「但一般物力支援，倒可略效棉力。」

「最需要的是三爺的傳訊網絡，隨時把消息傳給我們，」白翎道：「當然，也需要散佈各處的接應，及時的補給食物，以保持體力，除此之外，我還想借用鐵五爺訓練的一批人手。」

鐵飛龍哈哈一笑，道：「綠雲都告訴白姑娘了，我訓練二十四個弟子，眞能派上用場的，大概只有四男三女……」

「對！正要借重他們七個人，」白翎道：「世上人事多不平，能者無所不能，武功練得好，智慧也過人，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準備用三叔手下三位女弟子，合上方秀媚，在我的身邊聽用，我想先傳她們幾招互相配合的武功，再邊用邊學，這一戰打下來，她們應該有點進步才對，四個男的，交給三公子，我相信和尙、道士，都會盡力傳授他們的一些武功。」

「好極，這是他們的福份，固所願也，不敢請爾，」鐵飛龍道：「事實上，鐵老五已帶他們來了，正守在外面候傳。」

天衣大師忖道：江湖中人，察顏觀色的能力，實須我們大大的下番工夫了。

事實上，早已有人傳出訊息，四男二女六個年輕人，魚貫行入廳中。

江豪很注意這六個年輕人，大約估算，四個男的，都在二十至二十四歲之間，個個精神飽滿，兩面太陽穴微微突起，顯示出這些人都已有很好的內功基礎，是一批極可造就的人才，年輕、英挺、氣質不凡。

兩個女的小一點，但又比綠雲大一點，雖然不及綠雲的姿色出衆、秀絕人間，但窈窕脫俗，也是相當出色的美女。

在鐵飛龍示意下，四個男的行近江豪，二個女的行到白翎身側。

她們不似綠雲活潑，規規矩矩的站在白翎身側。

鐵飛龍哈哈一笑，道：「少主，鐵老五辛苦了十幾年，也只有這點成就，二代精英人物，全交三公子了。」

「五叔辛苦，江三會珍惜他們，我不能保証他們和敵人動上手後的安全，但我會盡全力維護他們，希望他們在這番江湖大搏殺中，能夠淬煉成英勇頑强的英雄。」

「張前輩，安排好傳遞消息的人，請把動員的人手遣回原處，好好的隱藏起來。」白翎道：「三聖會以篷車運來的殺手，都是藥物控制的死士，他們沒有人性，惡毒得很，而且以夜間襲殺爲主，集息之地，要安排强弩、火陣的防守，那些殺手，未必會得到什麼消息，但他們有追踪氣息的本領，不能有絲毫大意。」

「多謝姑娘指點，張老三立刻就辦。」

白翎笑一笑，目光轉注到江豪的臉上，道：「三公子，咱們兵分兩路，希望明天黎明時分，把三聖會的人引誘到湖島之上，方姑娘告訴我，那地方藏身不易，最好的藏身方法，就是扮作三聖會的武士，希望明日的一戰，能打出唐虹的原形，也揭開湖島上息隱高人之秘，朱元璋收藏武林珍品中，除了一瓶九九回生丹，還有些什麼寶貝。大師、道長請助三公子一臂之力，小妹有方姑娘之助，再加上綠雲三位，小心些，可應付了。」

「貧道和大師，可要恢復本來面目，」飛雲子道：「除了讓三聖會中追殺進湖島之外，再也想不出一個誘敵辦法了。」

「以散花仙子之精，慕容長青的多疑，大師和道長以眞正身份出現，除了會立刻引起他們在場高手全部出動，羣攻之外，也會引起兩人懷疑，引他們入湖登島，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白翎道：「這個辦法不好。」

「此事太不易，」天衣大師道：「姑娘有何高見？」

「掩去本來面目，最好把你那柄戒刀，也換成一般的單刀，」白翎道：「遇上一個來歷不明的頂尖高手，引起三聖會慕容長青等三位首腦人物的心態是錯愕、興趣，希望能追查個水落石出，引他們進入湖島的機會，就很大了，如果三位的身份暴露，引起他們的是濃重的殺機。」

「對！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飛雲子道：「我們早已列入了三聖會必殺對象，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只恐還沒說上一句話兒，他們就下令全力出手了，且將是四面八方的合圍上來，絕不會給我們引君入甕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我們心存疑懼，決不會入湖上島，」江豪道：「這件事，要仔細的策劃一下才行。」

「第一，人數要減少，三個人同去，無疑是表露你們的身份，大師、道長走一起，」白翎道：「一把刀、一柄劍，也會引起他們的聯想……」

「姑娘的意思，是一個人單獨行動了？」天衣大師道：「貧僧願爲誘敵之餌。」

「一個人現身最好，」白翎道：「我可沒有說單獨行動，事實上，三位走在一起，有如天鏡、龍道長、江盟主三位老人家聯袂行動一般，大概可以擋得住江湖上頂尖高手的聯合圍襲，至少，可以破圍而出把行動聯合一處，一旦遇上大變，亦可聯手對付，只要稍爲花番心思，就不難行動仍在一處，但看上去却是只有一人拒敵了……」

「另外兩個人扮作三聖會黑衣武士，混在他們之中，」江豪道：「既可隨時支援，亦可監視現場變化，籌思應付之策，只不過，三聖會的三位會主，近身的侍衛、從屬，都屬心腹，要冒充他們，就有些危險了。」

「事情難一點，但不是太難，他們人數很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白翎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能冒險，一旦拆穿，不但白費了一番心血，而且，也誤了大事，」目光一掃天衣大師，接道：「江湖中事，變化多端，有些事，要隨機應變，不能墨守成規，固執己見。」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柳青青、燕子飛會同提督府的人去截查黑龍會準備偷運回扶桑的寶物，青青發現提督府的郭永年是黑龍會收買的人，正想將他緝捕，豈料他已將孫九峯刺傷逃走，衆人尾追至一尼庵，原來這裡是黑龍會的秘密巢穴，面向天津渡，一切盡收眼底。他們從暗門轉入，發現小洋芳子和錢通侃侃而談，田風和兩名高手面向渡口交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救人談條件　寒蟬可治傷

「沒追來最好，此處若被人發現，郭永年就是你的榜樣。」

「郭永年怎麼了？」

「他身份敗露，欲來此躲避，因後有追兵，本會長不得已只好將他擊斃！」小芳洋子道。

一語方了，有人叩門，與規定的暗號相符，毒玫瑰道：「誰？」

「花十郎！」

「進來！」

花十郎推門而入，小洋芳子立道：「花十郎，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別看花十郎油腔滑調，好色成性，最愛拈花惹草，而且老少咸宜，但在毒玫瑰面前却規規矩矩的，不敢亂來，正經八百的道：「事情一波三折，急也沒用，總得等大老闆作最後決定時才能來通知小洋會長。」

「廢話少說，我想知道本土的船是否已到？」

「還沒有。」

「事情這麼緊急，船沒到怎辦？」

「傍晚前，曾接到本土船上的飛鴿傳書，說南海風大，必須覓港避風，短時間之內恐無法到達。」

「本土亟需寒蟬使用，分秒必爭，萬一誤了大事，總會長怪罪下來，這個責任誰也擔當不起。」

「的確，責任重大，爲此老闆也急得不得了。」

「現在究竟作何打算？」

「老闆指示，一切仍照原定計劃進行，絕不更改。」

「船的事怎辦？」

「明晨有一條客船直駛扶桑，你們就坐這條船去。」

「客船混雜，耳目衆多，恐怕不大好吧？」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老闆已將底艙全部包下，只要守緊艙口，不准外人進入，應無大碍。」

「事實如此，也只好將就點了，請把寶物拿來吧。」

「爲了愼重起見，寶物要在貴會長上船才交付。」

「好吧，請回去代本會長上覆，說我們立刻行動。」

花十郎一揖告別，小洋芳子吹熄油燈，也與田風等人由暗門結伴離開。

張鐵虎作勢欲追，被燕子飛攔了下來，小聲道：「讓他們去吧，事有輕重緩急，奪回寶物最要緊，其他的事都可以暫時擱一邊。」

「可是，此處分明又是一條秘道，不尾隨追去，萬一被他們溜掉再找就難了。」

「不妨，就算毒玫瑰有飛天入地之能，歸根結底，她必須乘船東渡，咱們何不利用這段時間，調兵遣將，妥爲安排，在渡口等着她來

自投羅網。」

主意既定，當即循原路退出，返回渡口，見嚴元伯正在重新部署提督府的兵士，待他調遣完畢後，燕子飛才上前說道：「跟郭永年親近的人查得怎樣了？」

嚴元伯道：「業已查明，全部還不到十人。」

「這些人作何處置？」

「爲防萬一，已將他們寄押在天津牢裡。」

「是嚴總親自押去的？」

「不，是由金大柱與張一夫同去的。」

「如此，在客棧裡豈不就祇有小陶一個人在照顧孫大人了？」

「孫提督傷勢不重，經郎中診治後已無大碍，安全應無問題。」

話至此處，金、張二人已返回渡口，金大柱道：「總教頭，嫌疑犯均已收押完畢，其中有不少人大喊寃枉，他們說親近郭永年，祇是部屬對長官應有的尊敬，並無任何不可告人之事，務請各位大人明察。」

燕子飛道：「這些人祇是涉嫌，並未定罪，孫大人不是不講道理的人，本俠相信他會秉公處理，不會寃枉好人的。」

將尼庵秘道內耳聞目見之事告訴大家，又作了一番計議，將各人的任務、位置分配好後，便即散開，各就各位，準備甕中捉鱉。

月姐，早已墜落西山。

路邊的風燈，光線昏黃。

渡口，仍有零星的客旅在上船。

沒見黑龍會的小洋芳子、田風。

却見中州四煞大模大樣的走過來。

四煞的後面緊跟着兩頂轎子，錢通像極了一隻搖尾乞憐的哈巴狗，手扶轎桿，亦步亦趨。

轎後，另有四條彪形大漢，持刀執劍，甚是威猛慓悍。

行至上船的長木板前，轎子停下來，錢通打開轎簾，石大勇父子相繼下轎走出。

石太師望着面前的三桅大船，怒容滿臉道：「錢總管，你現在辦事是越來越不俐落了，叫你包租一條船都辦不好，老夫是何等身份，跟這些人混雜在一起，成何體統？」

錢通彎着腰，哈着背，誠恐誠惶的道：「老太師，不是奴才辦事不力，實在是租不到船，好在已將船上的頭等艙都包下來了，不會跟那些雜七雜八的行旅擠在一起。」

「我們帶來的東西上船了嗎？」

「早就上去了。」

「那幾隻箱子很重要，可有專人看管？」

「奴才均有周全安排，連太師府的廚子，你老人家喜歡吃的東西，送人的禮品，都在上面，請老太師寬心。」

「嗯，你辦得很好，別忘了告訴船家，咱們住的地方外人一概不准出入，違者格殺毋論。」

「是，這些事奴才已有交代。」

扶着老太師，登上長木板，忽見船舷上有人圍觀不去，錢通馬上換了一副嘴臉，大聲喝斥道：「老太師在此，還不快滾到一邊去！」

「滾！」

鐵大錘聲如獅吼，隨着這一聲滾，彈身飛上甲板，他生就一副兇神惡煞相，再加舞動雙錘，虎虎生風，圍觀的人早已嚇破了膽，四散奔逃。

柳青青目送他們全部上船完畢後，道：「子飛，石大勇父子去扶桑作甚？」

燕子飛皺着眉頭道：「誰知道，希望是去遊山玩水就好了。」

「這是不可能的，遊玩何必帶禮物，石大勇父子心機最深，是出了名的老狐狸，身邊再加上一匹狠，準不會有甚麼好事。」

「沒錯，我也是這樣想，他們此去扶桑的目的，定然非比尋常，從種種跡象顯示，石家父子跟倭人的關係頗耐人尋味。」

「子飛，我很躭心一件事。」

「甚麼事？」

「萬一寶物被石太師夾帶出去就糟了。」

一語驚四座，站在柳青青身旁的人皆臉色大變，有人已拔劍在手，欲往船上衝。

就在這個時候，土山脚下的樹叢中，走出一個白髮蒼蒼，身穿藍色大褂，手上提着一個竹籃子的老太婆來。

老太婆的一旁，另有一位白髮老頭相伴，後邊還有四個年輕人結伴隨行，似是子侄晚輩。

與此同時，在其他不同的方向，又出現六個人，大家都朝着渡口走，不約而同的停在長木板前，準備登船。

這十二個人全部身穿同色衣褲。

每人的手中提着一隻竹籃，裡面放着一個包袱。

竹籃子的大小、式樣，完全相同。

籃子裡面的黃布包袱，四四方方的，也全部一個樣兒。

怪事年年有，就是沒有今夜多，沿着海河岸邊，又出現一個衣服、籃子、包袱一模一樣的老頭兒，低着頭，朝渡口匆匆行來。

老頭兒似有急事，速度極快，又是低着頭，一個不留神，與站在長木板下方的老太婆撞個滿懷。

人，摔倒了。

籃子，也掉在一旁。

「對不起！」

「對不起！」

雙方相互致歉，各自拾起一隻籃子，老頭兒兀自向前走，老太婆的脚已登上長木板。

然而，籃子已非他們自己原來的，雙方神不知鬼不覺地掉了包。

燕子飛看在眼中，猛地「大鵬三展翅」，從天而降，沉聲喝阻道：「慢着！」

老太婆以蒼老而又顫抖的聲音道：「年輕人，有事嗎？」

柳青青手握長鞭，面籠寒霜，道：「妳是何人？」

「一個鄉下老太婆。」

「把籃子打開。」

「一包土產四方糕，沒甚麼好看的。」

「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你們都帶四方糕？」

「這個，老太婆就弄不懂啦，大概是扶桑的親友喜歡吃咱們天津的四方糕，所以大家都帶着去送人。」

「休巧辯，本姑娘親眼看見妳跟那個老頭兒掉了包。」

「這位大姑娘一定是看走眼啦，籃子都是一樣的呀。」

「打開！」

柳青青堅持要她打開，老太婆執意不肯，燕子飛一閃身，探手入籃，驀然……

「殺！」

老太婆身後十一人齊聲喊殺，蜂擁而上，攻來五劍、二刀、四掌。

出手極快，辛辣無匹，燕子飛一掌震退三人，柳青青反手打傷兩個，其餘六個人被嚴元伯、張鐵虎、金大柱、張一夫、范魁截住，大打出手。

就這麼一躭擱，那老太婆已騰空而起，正往船頭落，柳青青的長鞭彷若靈蛇飛鷹，爆出一串鞭花，準確無誤地兜頭掃過去。

掃下一張面具，一束假髮，原來是黑龍會長小洋芳子。

「毒玫瑰，妳插翅難飛！納命來！」

燕子飛身輕如燕，凌空發掌，砰！的一聲巨响，毒玫瑰應變不及，被震得離船飛起。

柳青青趁勝追擊，再加一鞭，竹籃立告破碎，黃布小包飄在半空中。

所有的扶桑高手均已摘下面具，田九段正與金大柱交手，祇見他步步緊逼，招招殺着，一招「天女散花」，耍得金大柱眼花撩亂，再一式「百蛇吐信」，砰！一聲，金大柱當場一劍穿心而亡。

嚴元伯睹狀駭然，怒火攻心之下，殺人之心陡生，一掌劈死了一名倭寇，掉轉頭來猛攻田九段。

提督府的兵勇已從四面八方湧來，將黑龍會的人困在核心，但他們面對的乃武林高手，佈崗放哨有餘，眞正交手過招，則嫌力有未逮，產生不了多大作用。

張鐵虎身爲刑部總捕，自非浪得虛名，幹掉一個，又重創一人。

可是，天津捕頭鐵扇范魁却吃足苦頭，交戰甫十回合，鐵扇就被一名黑龍會九段高手挑飛，再攻三招，范魁口中鮮血狂噴，已魂歸西天。

扶桑客二死一場，毒玫瑰尚身在半空中，剩下來的八人全力對付嚴元伯、張鐵虎、張一夫，形勢險峻，危如燃眉。

提督府的兵士捨命撲擊，雖然減輕了嚴、張等三人的壓力，却付出了慘重代價，死傷累累，令人不忍卒睹。

燕子飛心急如焚，道：「青青，毒玫瑰交給我，妳去助嚴老哥他們一臂之力。」

柳青青道：「好，你先搶下黃布包袱，再殺掉扶桑女魔，今夜務必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猛打「千斤墜」，人尚未落地，長鞭已出，捲走一刀二劍，待她身形一站穩，攻勢更緊更急，力可碎石摧金，剎那工夫，又有二人的脚被削斷，癱瘓在地。

張一夫得理不饒人，手中的緬刀倏東乍西，來去如風，舉手投足之間便將先後三名受傷的扶桑客送進鬼門關。

黃布小包仍在空中，燕子飛凌空飛渡，好似天馬行空，企圖先奪到手再及其他。

毒玫瑰豈是省油的燈，迎面襲來，雙掌齊出，用足了十成的功力。

燕子飛以牙還牙，也用足了十成功力，發掌相迎。

四股剛猛無匹的掌力，在半空中撞擊在一起，砰……一聲震天價的巨响過後，小洋芳子被震得暈頭轉向，摔落在船邊。

燕子飛也被反震出一丈七八，落地後仍自搖搖晃晃，站不穩脚步。

餘威所及，黃布小包也被震開了，赫然現出一個方形物體，反被掌風送上了更高的空際。

「玉璽！」

場中爆出一片驚呼。

玉璽是何等重要的東西，燕子飛早將個人的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忙再挺腰蹬腿，飛往高處，決心奪回玉璽。

嚴元伯、張鐵虎、柳青青、張一夫也是同一心意，同時起身飛縱，在空中佈下一道肉屏風，打算

阻截扶桑人。

六名扶桑高手好大的膽子，拚死硬闖，在空中和嚴、柳等人幹起來，看得人心驚肉跳，魂魄皆飛。

「姓田的，你死定了！」

柳青青鞭如怒矢，在田風的胸腹之間抽出一條血痕，衣裳碎裂，血肉模糊，痛得他發出一聲殺猪也似的慘叫，墜落地面。

嚴元伯、張鐵虎正與兩名九段高手過招，一時半斤八兩，難分瑜亮。

張一夫的情況最糟，他祇有七段的功力，與對手相形見拙，何況他背叛了黑龍會，乃倭賊必殺之人，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燕子飛飛得最高，動作最快，這時已將玉璽撈在手中，道：「青青，先別管這羣兔崽子，快去搜毒玫瑰，我看到她從籃子裡拿了個東西藏在懷中了。」

柳青青聞言應好，長鞭巧妙無匹的舞出一個大圈，將兩名扶桑高手困在裡面，然後猛一使勁，硬將這二人拖落地面，摔得鼻青臉腫，灰頭土臉。

一落地，柳青青也無暇追殺落水狗，迫不及待地撲向小洋芳子。

燕子飛奪回玉璽，心下甚喜，向下墜落，順勢一脚，將一名與張一夫交手的倭寇踹下去，凌空來了個大廻旋，欲去對付另兩名九段高手。

這一切說來話長，其實均發生在一瞬之間，快如電光石火，變幻莫測。當躺在頭等艙內的石家父子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時，石太師將中州四煞喚至身邊交代道：「你們注意，如有可乘之機，不妨給燕子飛、柳青青一點顏色看看。」

石如山畢竟是太師的身份，講話很有分寸，並未將眞正的目的說出來。錢通當然聽得懂，在一旁猛敲邊鼓道：「燕、柳二人自命不凡，目中無人，處處跟大少爺作對，亦沒將老太師放在眼內，你們放手去幹，祇要殺掉這兩個狗東西，老太師定有重賞！」

石大勇的話說得更明白：「一條命黃金千兩，絕不食言！」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中州四煞互望一眼，步出艙門，方待縱離船面，伺機行兇，夜空中忽然飛來一條人影，正是已將血手印掌功練成的黑衣人，當下二話不說，衝着燕子飛劈面就是一掌。

熱浪滾滾，熾熱難當，燕子飛知是血手印，連忙墜身閃避。黑衣人則窮追不捨，燕子飛情急拚命，反手還擊。

砰！兩股剛猛無匹的掌力在半空中猛一撞，燕子飛一掌難敵雙手，立感神搖目眩，胸悶腹脹，落地後雙腿發軟，全身滾熱，連脚步都站不穩。

此刻，所有的人均已力盡落在地面，雙方各站一邊，壁壘分明。

柳青青本來是要去搜寒蟬殺櫻櫻的，却被去而復返、化裝成老頭兒掉包的花十郎搶先一步救走了，一見燕子飛情勢危急，忙又折轉回來，未去追殺花十郎。

黑衣人得寸進尺，毫不放鬆，雙掌一錯，又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燕子飛，柳青青人在三丈以外，祇能以長鞭施救，疾取黑衣人的雙手。

燕子飛緊抱着玉璽不放，單手反擊。

嚴元伯、張鐵虎、張一夫睹狀駭然，聯手發掌橫劈，希望將黑衣人震歪，却被隨黑衣人一齊攻來兩名九段高手的掌力抵消了不少勁道，作用不大。

黑衣人好似出柙猛虎，去勢如風，帶着一團熱浪，呼嘯而至，燕子飛心知不妙，欲待退避，怎奈爲時已晚，黑衣人已一掌印上胸膛，悶哼一聲，當場仰面栽倒。黑衣人一伸手，去搶玉璽，幸好柳青青的皮鞭及時攻至，逼得他縮手倒縱出去。

傷了燕子飛，激怒了柳青青，一口氣接連攻出十二鞭，所有黑龍會的人全部被她逼退到三四丈以外去了。

嚴元伯乃沙場老將，經驗十足，見雙方分站兩邊，立命提督府的兵士張弓搭箭，攻擊黑龍會。

雖說弓箭不一定能奈何得了武林高手，但也足夠他們手忙脚亂，無暇再對燕子飛施襲，尤其是受傷的人，一陣箭雨過後，黑龍會這邊僅只剩下黑衣人、田風及兩名九段高手。

趁着第一批箭射出，第二批箭未發的空檔，黑衣人下令撤退，其中一名九段高手抱起田風，跟在花十郎的身後如飛而去，一瞬間便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窮寇莫追，古有明訓，況且燕子飛傷重不起，必須有人照顧，更何況就算追上，亦非黑衣人的對手。

柳青青急得熱淚盈眶，道：「燕子飛，你要不要緊？要不要緊呀？」

燕子飛口乾舌焦，有氣無力地道：「熱！熱！我感覺好悶好熱啊。」

柳青青打開他的衣襟，在燕子飛的胸膛上赫然發現一個血紅似火的手印，伸手一摸，滾燙如火，惶急萬狀的道：「嚴總，張總，這該怎麼辦？怎麼辦啊？」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柳青青一向足智多謀，但眼見心上人生命垂危，却方寸大亂，沒了主意。

嚴元伯發現船頭上的中州四煞蠢蠢欲動，立又下令道：「提督府的弟兄們聽着，從現在起，這條船宣佈封鎖，不論何人，一律不准上下，也不准開走，如果有人膽敢違抗，立刻就地射殺！」

下完命令，這才轉對柳青青道：「柳姑娘，事已至此，急也沒用，依老哥之見，不如先將子飛移至客棧，再作計較。」

柳青青早已六神無主，道：「嚴總，你怎麼說就怎麼辦吧！」

嚴元伯派人找來一塊門板，將燕子飛放在上面，由兩名提督府的兵士抬着，與張鐵虎、張一夫一齊在旁護送，並且交代代理郭永年職務的校尉，清理渡口，埋葬死者。

當一行人返回客棧，孫九峯、陶濤看到燕子飛命若游絲的樣子時，皆滿腔悲憤，痛不欲生。孫九峯熱淚盈眶地道：「都怪我，都是我一個人惹的禍，如非九峯用人不當，孫某怎會躺在這裡，我沒受傷，小陶就不必留在這裡，而百夫長假如不是扶桑奸細，無形中又多了好幾個幫手，千錯萬錯都是九峯一個人的錯！」

嚴元伯道：「孫提督請勿自責，事情已經發生了，說甚麼也沒有用，最重要的是如何解救燕大俠。」

燕子飛又在夢囈般地呻吟，不停的喊着熱、渴，柳青青倒了一杯涼茶，餵他喝下去，茶一入口，嘴裡面居然冒出蒸氣來，仿如他的體內有一盆火。

柳青青又親自打來一桶井水，以濕布敷在傷處，但見熱氣騰騰，濕淋淋的布很快便變成乾的。

陶濤、大牛、張一夫、柳青青，四個人忙得團團轉，不停的餵他喝水、敷濕布，燕子飛依舊一個勁的喊渴，喊熱，此外一句話也沒有，人已進入半昏迷狀態。

張鐵虎一臉凝重道：「孫兄是血手印的行家，可有療治之法？」

孫九峯嘆了一口氣，道：「血手印乃武林中最霸道，剛猛而又辛辣的一種功夫，所以先師在傳授此功時，曾一再叮嚀，用之防身則可，千萬不可傷人，就九峯所知而言，中了血手印而能倖存者，恐怕祇有燕大俠一人，這大概是子飛兄得天獨厚，內力格外深厚的緣故。」

張鐵虎追問道：「到底有無解救的法子？」

孫九峯滿面凄愴道：「據先師說，被血手印一掌擊中的人，恐怕……恐怕是兇多吉少，回天乏術。」

柳青青聞言臉色大變，滿腹的酸楚，再也無法忍受，淚眼汪汪地道：「天哪！難道……難道一點辦法都沒有？」

門外有一個女人的聲音接口道：「有！」

＊　＊　＊

話落人現，原來是石貴妃身邊的大紅人——宮女如意。

如意的出現，在場之人頗感詫異，柳青青急不及待的道：「妳有辦法救子飛？」

「沒有辦法本姑娘就不會來了。」

「是甚麼辦法？快說！」

「凡是被血手印擊中之人，五內如焚，其熱如火，可以說百藥罔效，生機全無，祇有一樣東西可以起死回生。」

「那一樣東西？」

「寒蟬！」

「寒蟬？」

「不錯，是寒蟬！」

打從如意一入門，她的眼睛就一直凝注在燕子飛身上，這時輕移蓮步，走上前去，伸手撫摸着燕子飛受傷的胸膛，眼淚竟如雨而下。

見到這般情景，陶濤本欲上前攔阻，柳青青道：「小陶，由她去，對子飛她大概不會有壞心眼。」

如意默視片刻後道：「想要袪除血手印的奇熱，祇有寒蟬，餘皆無效。須知寒蟬乃大漠寒潭中所產之千年明珠，奇寒至陰，獨一無二，祇有它才能尅制熾熱，恢復生機。」

柳青青芳心已亂，拿不定主意，目注衆人道：「各位大人，子飛的生死，關係重大，青青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孫九峯道：「如意說的倒是幾句實在話，奇寒對酷熱，冷熱相尅，可以一試。」

嚴元伯、張鐵虎、陶濤亦有此同感，齊表贊同。

柳青青道：「如意，話是沒錯，我們也願意試。然而，寒蟬已被毒玫瑰帶走，下落不明，沒有寒蟬，空口說白話依然於事無補。」

如意換了一副冰冷的面孔，道：「寒蟬的事妳別管，我願負全責，關鍵是看咱們的條件能不能談得攏。」

「妳還有條件？」

「當然，爲了救他，我冒着生命危險，沒有條件怎行。」

「妳說，有何條件？祇要子飛平安無事，我甚麼都答應妳。」

嚴元伯手一擧，制止如意開腔，道：「且慢，老夫想請教如意姑娘，妳可有取得寒蟬的把握？若無此物，一切都是空談。」

如意的話十分肯定：「有把握，百分之百！」

「據嚴某所知，護送寒蟬等物回扶桑的人是小洋芳子，寒蟬就在此女身上，妳如何取得？」

「不瞞嚴總，小洋芳子傷勢嚴重，護送寒蟬回國的事已經交給我了。」

「妳是說寒蟬在妳身上？」

「先別管這個，條件談妥再說。」

柳青青急聲道：「妳到底想怎麼樣？快說呀！」

如意望着燕子飛，道：「第一：我如交出寒蟬，爲他療傷，你們必須保証，絕對不會佔有，傷勢一旦復元，應即歸還，而且，到達扶桑以後，未將寒蟬交出，完成任務以前，也不得動手搶奪。」

「成，我答應妳。」

「答應就好，先給他療傷，咱們再慢慢的談。」

從懷中取出一個錦緞小包，打開來，裡面有一個檀木盒子，盒內放着一顆大如核桃，晶瑩剔透，光采奪目，寒氣逼人，狀似秋蟬的珠子。

將珠子小心翼翼地放入燕子飛口中，冰冷的寒蟬，一碰到火熱的口腔，立如燒滾了的茶壺，蒸氣四溢。

張鐵虎等人睹狀大喜，陶濤脫口說道：「眞的有效哩！」

如意轉過頭來，對柳青青道：「第二：不准問本姑娘的身份來歷，絕口不談黑龍會，青龍會，以及石貴妃失踪的事。」

「這簡單，不問不談就是。」

如意的眸光忽又移往嚴元伯臉上，道：「總教頭，請馬上傳下令諭，將渡口的兵士全部撤離，准許我手下的人上船，明晨準時啟航。」

嚴元伯道：「小事一件，包在老夫身上了。」

如意道：「第三：燕子飛的傷勢極爲嚴重，絕非十天半月可以康復，而寒蟬却必須在明晨隨船東渡，因此，不管你們願不願意，假如不希望他死，燕子飛必得跟我遠赴扶桑。」

讓生命垂危的燕子飛遠渡重洋，任誰都放心不下，大家面面相覷，沒了主張。

張鐵虎道：「可否有人陪着去？」

如意頷首道：「原則上可以，但有兩個附帶條件。」

柳青青臉色一沉，不悅道：「妳眞難纏，有話快說吧。」

「一是船上業已客滿，你們必須情商別的客旅讓位子，能夠找到多少空位子，就去多少人，不加限制。」

「另外一個附帶條件是甚麼？」

「柳姑娘，這個條件對妳來說，可能很痛苦，甚至很殘酷，更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任何人都可以隨行，妳柳青青除外。」

打從第一次見面起，如意就愛上了燕子飛，柳青青心裡明白得很，聞言冷笑道：「好吧，不去就不去，祇要子飛安然無恙，妳嫁給他我也不反對。」

如意格格嬌笑道：「柳姑娘說笑了，你們青梅竹馬，情堅逾石，我能夠取得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就心滿意足了。」

這種男歡女悅，兩情繾綣的事，她也能說得出，且神態自若，毫不忸怩，大牛愈聽愈生氣，連說了三聲：「羞！羞！羞！」

大家商議一陣，決定由嚴元伯去辦船位的事。

孫九峯道：「姑娘的條件眞不少，該不會再有別的苛求吧？」

如意笑道：「經孫大人這麼一問，我倒想起一件事來，第四：孫大人回京後，請代小女子告個假，少則一月，多則半年，我還會回到玉華宮去的。」

「話，孫某一定傳到，准不准可沒有把握。」

「既是條件，就沒有折扣可打，孫提督若是不能一肩承擔下來，就不必再談下去，我立刻帶着寒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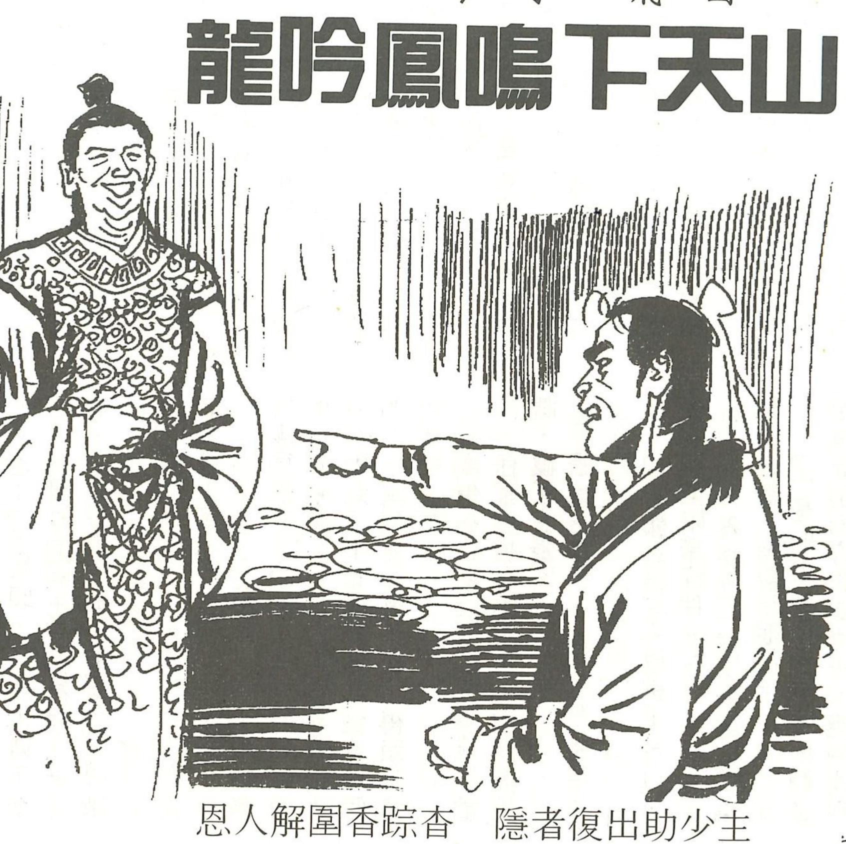
「好，算妳狠，本提督答應就是。」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王彩雲受松竹大師所托，替他打聽到了劉圓圓的下落後，又去尋找玄小龍的踪跡。就在玄小龍率人在鎮江分舵懲治余天生等一批惡人之際，不想中了白不染的毒霧散，當即昏倒。此時，王彩雲像一朵白雲飄然而至，又用她的術法擊敗了對方，即刻爲玄小龍解毒，玄小龍嗅了王彩雲開的藥方醒了過來，這時卻不見了姑娘的芳踪……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　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恩人解圍香踪杳　隱者復出助少主

玄小龍道：「你說對了，我乃大龍幫少幫主，你先幹掉我，他們任你殺！」

忽聽余天生大吼：

「放屁，大龍幫少幫主不是你，咱們的少主叫丘占魁，你是老幾，混充呀！」

玄小龍大怒，戟指余天生，道：「你們都是海盜，丘泰來乃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拜弟，你們陰謀篡奪我大龍幫，今天我來此地，就是要收拾你們這批妖孽，你等着，看我怎麼收拾你！」

他的話令余天生打個哆嗦，連那淮上五虎中的馬洪與風長山兩人也斷臂而逃，他余天生又算老幾？

忽聽大漢抖着手中利斧，吼聲如虎：「少在褚大爺面前暢論你們那些狗屁倒灶事，先過褚大爺這一關吧！」

他舉步直欺玄小龍！

玄小龍「嗆！」的一聲拔出長劍疾指，大吼一聲而上！

褚三元迎頭就是三斧頭砍，利斧砍左偏右，砍右偏左，最後一斧他矮下身子平削過去！

玄小龍冷然一哂！

「你就這麼點能耐嗎？」這句話他在半空中傳來，玄小龍在半空中露了一手絕活，那是修羅劍中最難施展的一招「龍戲雲」！

只見他一口真氣中，身子平飛在半空中還會旋轉大半個身子，人們以爲他會飛！

但就在下面的褚三元抬頭看上去，好一道電光射下來，褚三元閃之不及，大叫一聲：「噢！」

只見燈光下褚三元的一條右臂垂下來，肩頭冒出鮮血來，斧頭也掉了，但在他旋身中，仍然狂叫：「兄弟們，殺呀！」

玄小龍早已落在地上，聞言冷叱，道：「眞不要臉！」

隨之雙方便在這大院中狠幹起來！

這是混戰，有五個壯漢似乎早已商定好了，一旦動手，他們五人便圍殺玄小龍！

玄小龍見五個壯漢舉着不同的兵器圍撲過來，他不及再開口，大吼一聲直衝而上。

五個壯漢朝玄小龍揮劍撲來，好像早計劃妥當，他們把個陣式張口，就如同布袋似的叫玄小龍往布袋裡鑽，然後一人側身堵死玄小龍退路！

這種殺法原是高絕，只不過那是對付一般江湖高手，如要對付玄小龍就不靈光了！

玄小龍一聲怪叫，他右手長劍抖起一天劍芒，左手的修羅神掌立刻使出來了！

要知玄小龍的修羅神掌修練有年，不比他的師父「天山飛鷹」王子

正稍差分毫！

「天山飛鷹」王子正曾在大漠的小土屋中力敵「淮上五虎」與「開碑手」石沖，打得幾人只有招架之功，憑的便是那一雙肉掌！

如今玄小龍右手劍法是修羅劍招，左手掌法便是修羅神掌，他幾乎變成兩個玄小龍了！

雙方只不過剛照上面，便聽空中傳來劈啪脆响，隨之便見鮮血飛標，五個壯漢被玄小龍殺得不辨東西南北的亂撞起來！

玄小龍實不願殺死這些人，只因爲這些人並非丘泰來的人馬！

於是，他仗劍一路劈殺，一邊大吼：「不是大龍幫的人，再不退出，你們就永遠走不出大門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轟」的一聲大門拉開了，不少大漢帶傷往外逃，他們原是鎮江地方上的道上人物，組合並不嚴密，一旦到了玩命的時刻，少不得也會見風轉舵，更何況他們的武館第一教席與七大武士也不是人家一人對手，不走才叫笨蛋！

有九個大龍幫鎮江分舵的漢子也乘機逃去，留下來那是等死。

「轟通」一聲起處，兩個大漢又把大門關緊了，因爲便是剛才受過傷的人也由來的人抬出大門外了！

現在，這座大院中雙方對峙的人幾乎不成比例！

台階上有七個漢子提刀站在余天生的前面。

台階下的大場子上，黃忠帶來的五十名漢子中，在一陣砍殺中傷了六個，正在門牆邊坐在地上，有三個漢子正爲他六人包傷口。

玄小龍面色冷酷的站在院中央，他指着余天生，道：「你還不過來受死！」

余天生雙目盡赤，他陰惻惻的冷笑不已！

幹過海盜的人物，心中當然有着那麼一股子狠勁在！

「小子啊，你休在我這鎮江分舵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余大爺仍然不含糊你！」

他一頓手上砍刀，又道：「便是你小子今天得逞，相信不久咱們幫主必會找上你，小子啊，你以爲你能躲過幾時？大龍幫必然高手盡出，斬盡你們這批死囚！」

提到「死囚」兩字，黃忠火大了。

黃忠咒駡着：「王八蛋，狗娘養的，咱們幾乎已是死囚，被那大海盜囚在島上爲他挖山洞，你娘的，這就是你口中的死囚嗎？」

忽的五十人中，有九個狂怒的漢子大駡：「你娘的老皮，殺了他！」

「對，殺了這批海盜！」

玄小龍道：「姓余的，你不想他們跟你一起上路吧，那你何不英雄的走過來，咱兩人決一死戰，你也許仍有活的機會！」

余天生心中緊緊的，這是在趕鴨子上架，他明白，連那白不染等也非這小子對手，他出刀只有一成勝算，那還要玄小龍突然倒斃！

玄小龍當然不會突然倒斃，那麼，他半點勝算也沒有！

玄小龍見余天生在猶豫，忿怒的大吼一聲：「你怕死！」

余天生發了野性，他舉刀騰起自台階上衝下去，大吼一聲：「老子砍了你這小王八蛋！」

刀光閃耀，但玄小龍早已把注意力集中在余天生的一舉一動，他甚至注意到余天生會不會突然逃走！

余天生不顧一切的舉刀而上，奈何玄小龍出劍太快，加以玄小龍左掌的修羅神掌幻化神妙，威力又奇大無比，就在這狂飆勁湧，劍芒窒人中，余天生七刀砍空，人已着實挨了五掌，他的刀已被玄小龍的劍挑上了半天空！

就在余天生旋着身子往地上倒去的刹那間，黃忠已奔上去，狠狠一刀砍下去。

「叭！」

余天生連叫的機會也沒有，一顆人頭已被砍滾一邊！

台階上站的幾個漢子見這光景，他們發一聲喊，抛刀便往大廳後院奔去！

黃忠一見就要當先追趕，玄小龍攔住了！

玄小龍對黃忠道：「先救人，再派人把糧秣馬匹清理好，尤應看看銀錢來往的帳册……」

他這裡正自交代着，忽的後面火光衝天而起！

先是傳來劈啪响，立刻有人大聲叫：

「不好了，起火了！」

玄小龍心中忿怒，他明白這火是剛才那幾個漢子們放的，悔不該一己仁慈，如果黃忠派人進去，他們是沒有機會放這一把火的！

玄小龍道：「黃叔，快叫大伙救火，我去殺了他們幾個畜牲！」

玄小龍仗劍往後院衝去，不料後院中火勢大，大火已堵住他的去路了！

玄小龍忿忿然的又退出來，黃忠已與大伙們提桶往後院來救火了！

＊　＊　＊

大火不大，只燒了兩間廂房，等到鎮江地方官家有人奔來，玄小龍與黃忠等一衆兄弟們已奔往江岸去了！

分舵乃大龍幫的基業，如要收回，那得等玄劫把基業重新收回之後再派人前來了。

大船也不便停留在鎭江，三更天便離了岸！

玄小龍率船隊過了江直往鎭江對岸方向駛去，如今又多了一條雙桅快船，看起來已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玄小龍這下半夜就未曾走入大艙中，便是那黃忠三次前來船邊護駕，他仍然杵立不動！

玄小龍心中在想着他的師妹王彩雲了！

是的，從離開天山湧雲嶺至今已快五個月了，這段時間說長不短一百多天，想不到師妹也來了。

玄小龍不知道師父王子正是否與師妹一同來到關內，不過玄小龍明白一件事，師父早已不願踏入江湖了！

王彩雲的倩影，那一顰一笑，走路的模樣，以及在天山的時候兩人飛馬在大草原上追逐嬉戲，天眞無邪的日子，都是玄小龍懷念不已的！

玄小龍低頭看江水，江水中似乎有王彩雲的微笑！

他又抬頭看遠方，彷彿遠方有王彩雲在向他招手！

玄小龍有些後悔，爲甚麼在天山的時候，在同師妹一起練功的時候就沒有覺得那才是一段令他此生難以忘懷的好時光。

玄小龍也曾被王彩雲戲弄過，那是王彩雲學會了他爹王子正教她的奇門遁甲八卦陣之後，她拿玄小龍當實驗而把玄小龍也困住了！

想不到師妹就以此術用在對付白不染等人的身上！

當年，玄小龍也一直想習此術，但師父王子正告訴他，一方面他是男兒身，另一方面練此術者需要三至五歲之間開始方能練成。

玄小龍被送到山時候快十一歲了！

* * *

船行有浪花，浪花分兩舷，玄小龍的沉思也隨之變化起伏着！

玄小龍當然更懷念他爹玄劫！

玄劫潛藏在淮上，身邊有老古董夫婦兩人守着，來時他們在船上，那是一條不起眼的蕩船！

玄小龍想着，不知老爹爹近況如何，那張發旺也有些時光沒見了！

張發旺每月初一要有報告，可是玄小龍已在各地發動了，玄小龍先把各地分舵收復回來！

想到已收復了江上三個分舵，而且也十分的順利，玄小龍這才重重的吁了一口氣！

他抬頭看天色，已是五更天了！

* * *

過了嘉山往北行，路上河流特別多，各處渡口設有茶館與賣小吃的，走這條路往淮上，便不用再走高郵湖與洞庭湖了，那是一條大道，就在渡口處，只見一女子緩緩走來，她，正是青衣女子王彩雲！

王彩雲過了渡口抬頭看，只見茶棚之中四個人，這四個人之中兩男兩女！

王彩雲再細看，不由心中一怔！

「她們怎麼也來了？」

爲了一探究竟，也爲了好奇心，王彩雲便不吃茶也走入茶館中！

茶館中坐的不是別人，乃是太湖雙嬌丁梅丁蘭與兩個青年人！

王彩雲在上海黃浦江岸見過丁氏雙嬌，但丁氏姐妹並未見過王彩雲。

王彩雲更未見過那兩個青年人！

原來那天丁梅被她舅舅「紹興刀怪」金不換喝叱回太湖以後，丁梅心中悶悶的每日不發一言！

金不換也拿她沒辦法，只不過金不換早把丁梅丁蘭視同他的兒媳婦了！

那年頭，姑表親結婚是大喜，親上加個親不是更加的親密嗎？

只不過金不換也有煩惱！

自從他的兒子金玉自島上回來以後，便是丁梅也知道這位表哥原來是被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勾引而去了上島，因爲金申如玉有了個花滿天，才把金玉囚入島上山洞中，打算累死而不爲人知。

這是丁梅最不能忍受的，丁梅不說，是因爲金玉幾乎沒命，能回來，就應該有所表現。

那金不換找到事情的癥結，還有一項難題，他的兩個寶貝兒子，老大喜歡丁梅，而丁梅是妹妹，老二喜歡丁蘭，可丁蘭是姐姐，這光景如果變成一家人，妹妹成了姐姐的嫂子，而弟弟叫哥哥是妹夫，有點不太像話了。

那金不換得知玄小龍曾兩次救過人，一次是在淮上，這一次冷公元與丁氏姐妹在一起，第二次，乃是玄小龍在島上救回他的兒子金玉。

江湖中人最重恩怨分明，有了兩次救命之恩，就得有所報償。

於是，他答應由他的兩個兒子金玉與金石、丁氏姐妹四個人一齊去淮上，找機會幫助玄小龍。

丁梅當然很高興，這一路反而有說有笑了。

* * *

青衣女子王彩雲也入茶館中，又引起金玉、金石二人的注意。

丁氏姐妹也多看王彩雲幾眼，當王彩雲淡淡的看向河邊渡船的時候，丁氏姐妹已起身了。

那金玉還特別又看了王彩雲一眼，心中一動。

茶館外傳來馬蹄聲，原來他們四人騎馬而行，王彩雲苦笑，她不是因爲沒騎馬，而是她剛坐下來，還未聽他們說些什麼，人家就走了。

於是，王彩雲也付了茶資，匆匆的趕上去了。

* * *

前面一道荒河灘，黃沙碎石三里遠，遠處綠林成蔭，這一帶似乎少人煙。

爲什麼這一帶少人來？那是因爲這一帶有水寇，原來水寇出在洪澤湖。

前面四騎已到了林中了，忽的迎面來了五個大漢，這五人來得太突然，他們是快馬前往上海的。

去上海快馬比船快，因爲消息傳來，淮上大龍幫吃緊了，丘泰來已覺出大事不妙了。

五騎快馬不是別人，乃丘占魁親自率領的淮上三頭虎，「催命使者」于眞，「搏命郎君」楊遠山，「幻影劍客」邵爲仁，與一個鷹鼻老者。

須知這老者才是個狠角色，也是殺手的老前輩，此人名叫伍百萬，江南道上提起鷹爪伍，老一輩的道上人都會自動的靠邊站。

這伍百萬的侄子就是那江南刀才子伍超。

伍超接下丘泰來的這筆生意，他失手了，無奈把銀子吐出一半來，轉請那「奪魂旗」宋剛代他操刀，豈料便是宋剛也斷了一臂。

伍超最後只得把他的大伯伍百萬搬請出山了。

原來江南伍家世代爲人操刀，也算祖傳職業。

* * *

就在這一段荒涼的野林碎石灘小路上，就是那麼巧的雙方遇上了，說他是狹路相逢也不爲過。

爲首的「黑面金剛」丘占魁，發覺前面來了四騎，一開始他不在意，不料漸漸接近，他笑了，而且是哈哈的笑着把馬猛的勒住。

隨在他身後的是「鷹爪伍」伍百萬。

伍百萬幾乎撞上丘占魁，他半帶氣又好笑的道：「嗨，嗨，嗨，丘大少，你的毛病又犯了，遇見姑娘是不是魂兒又飛了？」

只這麼兩句話，對面的四騎也勒住馬不走了。

對面的金玉在前面，金石跟在最後面，中間二人正是那太湖雙嬌姐妹倆。

九匹快馬對面站，馬上的人有驚也有喜，但哈哈笑的却是那「淮上五虎」三個人。

于眞當先開了口。

「少幫主大喜了，人家把少幫主朝思暮想的美人兒送來了，哈……」

楊遠山接道：「有緣千里來相會嘛！」

「幻影劍客」邵爲仁道：「太湖幫打算來個劉備招親，雙方休兵結親家了，哈……」

伍百萬淡淡道：「喂，我可不是來當媒人的，我是爲了我的侄兒，當然也是爲了銀子，那有時間耗在這兒呀，需知老夫的悠閒時間是銀子呀！」

丘占魁道：「你老的悠閒也是銀子呀？」

「丘大少，這你不懂，我老漢今年六十七，我他娘的還有幾天好過的？所以我封刀、息影、收山，最好的地方去悠閒，悠閒一天我賺到，享受一天是一天，一身骨頭不能動，兩腿一蹬上西天，想悠閒也不易，再多的銀子也買不了悠閒，丘大少，你說悠閒要不要銀子去美化呀！」

丘占魁笑道：「你老解說得眞清楚，我聽得可眞糊塗，沒有銀子餓肚子，那兒有悠閒。」

他手指丁梅對面四個人，又道：「老人家，你現在也能賺銀子呀！」

伍百萬道：「怎麼賺，我要殺的人在裡面嗎？」

丘占魁道：「人是不在裡面，但與那小子有關的人在裡面，你老出刀，我仍然給銀子。」

伍百萬撫摸着花白鬍子，道：「多少？」

丘占魁道：「兩個男的你出刀，每人送你兩千兩，伍老，這是額外的外快。」

伍百萬道：「兩個女娃你出多少？」

丘占魁道：「兩個女的不能殺，制住二人我帶回家，每人也是兩千兩。」

伍百萬搖搖頭，道：「丘大少你比你爹小兒科，這件事情我不幹。」

丘占魁道：「我夠大方了。」

伍百萬道：「你大方個屁，你爹叫我收拾那姓玄的，開口白銀十萬兩，你叫我收拾四個人，加起來只有八千兩，我操，你不是小兒科是什麼？」

丘占魁道：「不同呀，伍老，他們與那姓玄的不一樣，姓玄的武藝高，他已威脅到大龍幫，他們四個不一樣，他們的武功也平常，他們只是太湖幫……而且……」

忽聽「得」的一聲，伍百萬把坐騎往大樹下撥轉過去了，他到了大樹下才開口。

「丘大少，你說他們武功不好，你何必花銀子找我老人家代出刀，把傷天害理的事叫我來幹呀，你們不是四個人嗎，一對一的你們

幹，我在一邊看，八千兩銀子你省下，這可是我老人家替你打算喲。」

他老人家下了馬，坐在樹下閉目養神了。

另一面，金氏兄弟與太湖雙嬌火大了。

金玉戟指丘占魁，叱道：「我把你這海盜種子王八蛋，金大爺差一點被囚死在海島上，原來你爹也是海盜呀！」

丘占魁冷冷笑，道：「你放屁，誰不知道我是淮上大龍幫丘幫主之子丘占魁。」

金玉叱道：「少人模人樣了，你爹與大海盜金申之洞勾結，陰謀十年篡奪下大龍幫，如今那玄小龍已收復了幾處大龍幫分舵，這就要找上你爹算總帳去了，你他娘的還在這兒造孽，不知死期之將到呀！」

丘占魁驚怒的回罵：「放屁，你小子少囉唆。」

他衝着丁氏姊妹嘿嘿一笑，又道：「就不信煮熟的鴨子會再振翅飛了，哈……」

丁梅吼道：「不要臉的東西，你想怎樣？」

丘占魁道：「男女之間的事，妳要我明說嗎？」

丁蘭道：「天下就沒有見過你這樣不知恥的人。」

丘占魁忽的大笑，道：「罵得好，正合口胃，哈……」

金石大怒，嗆的一聲拔出刀來，叫道：「姓丘的，聽你說了許多混賬的屁話，但不知你的功夫是不是同你的一張臭嘴一樣的狗屁，下來，同金二爺大戰幾回。」

丘占魁冷冷的張口，「哦呸！你不配，姓金的，你算老幾，便是太湖幫又怎樣？」

他忽的一聲吼，道：「于護法！」

「催命使者」于眞一聲高吭的回應：「屬下在！」

聽起來眞夠威風，那丘占魁道：「于護法，你不覺得這地方才是個殺人的好地方嗎？」

于眞已躍下馬來，三節銀槍「卡卡」兩聲猛一旋，立刻變成六尺亮銀槍。

他銀槍在手中猛一抖，哈哈笑道：「少幫主，你是把這姓金的小子送我了？」

丘占魁道：「乾淨、俐落，別拖泥帶水的。」

于眞端槍閃在一邊的沙灘上了。

「過來呀，小子，你怕了嗎？」

眞的會挑逗，金石忿怒的提刀逼過去，道：「王八蛋，你唬誰呀！」

「咻……」于眞抖槍便刺，金石不敢大意，金家刀法立刻使將出來。

一個是單刀，一個是花槍，兩個殺在一起，看樣子單刀破花槍，又像是銀槍挑單刀，這二人已狠幹起來了。

丘占魁心中不快，他以爲于眞是五虎之首，應該很快的收拾掉金石的，然而紹興金家刀法有絕活，要不然，那金玉也不會被金申如玉弄上海島了。

丘占魁不想把時間耗太久，他又是一聲吼：「楊護法何在？」

「搏命郎君」楊遠山一聲回應，道：「少幫主吩咐。」

丘占魁道：「把那個早該死在海島上的小子送上路吧，咱們不能窮磨菇。」

楊遠山砍山刀雙手端，大剌剌的走向金玉，冷笑得宛如山中冒出的泉水聲，道：「小子，楊大爺已迫不及待了。」

金玉本來滿腹怨氣，尤其丁梅對他的冷淡，心中更是有火憋得慌，聽了楊遠山的話，揮刀便殺過去了。

「且看誰送誰上路！」

金玉乃金不換的長子，他的刀藝早得到他老子的眞傳，此刻他要在丁梅面前好生的表現，爲了出這一口憋在肚中很久的窩囊氣。

金玉也能同浙東四公子之一的花滿天搏鬥，當然也不懼楊遠山，更何況此刻太湖雙嬌在面前，如果連她們也無法保護，這個人豈不丟大了？

金玉出招便是三絕殺，也就是紹興金不換的怪招式，初上來，楊遠山夠狂厲，但三招過後才明白這青年人的刀法也辛辣。

四個人捉對斯殺中，「黑面金剛」丘占魁回頭去看樹下的「鷹爪伍」伍百萬，這老者眞逍遙，靠在樹邊睡着了，就彷彿這兒的事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丘占魁多少有些氣結，他冷哼一聲，對身邊的「幻影劍客」邵爲仁道：「過去，收拾一個是一個。」

邵爲仁哈哈笑，「錚」的一聲拔出劍，他躍下馬便直逼正在惡鬥兩個人身上冒血的于眞與金石二人，這二人殺得眞凶狠，因爲，金石也要丁蘭看他是如何的表現。

此刻，丁蘭心中一緊，她明白金石心中有她，不由一聲喝叱，道：「想兩個打一個呀，不要臉！」

她喝叱着，立刻飛迎上去。

邵爲仁哈哈笑，劍尖猛一挑間，丁蘭立刻錯身閃，只這麼一閃便失了先機，就見劍芒在她的面前「刷刷刷」的把她逼得只有招架之力了。

丁梅大怒，也自馬上躍下地，她打算狙殺邵爲仁，但丘占魁嘿嘿

一聲迎來了。

姓丘的原是受了傷，他幾乎斷臂，那是被玄小龍殺的，如今左臂還吊在脖子上，他就是因爲被玄小龍幾乎斷去了一臂，才花銀子把五百萬這位老殺手請來。

丘占魁雖然身上帶着傷，他的右手仍然刀聲「咻咻」的砍向丁梅，口中也在調侃着。

「不上床沒關係，換個方式鬥一鬥，我的乖乖，我是越看妳越順心……殺……」

丁梅氣得臉煞白，一路刀法瘋狂的殺。

丘占魁邊殺邊又叫：「留下女的，砍了男的，你們十招之內獻成果。」

他這是下達命令了，搏殺的楊遠山忽的拖槍一個大轉身，那金石厲叱：「想走……啊……」

楊遠山怎麼會走，他拖槍走兩步，銀槍突然一記回馬槍，正扎中金石的肩窩上入肉一寸半，如非金石反應快，這一槍就叫他沒命了。

金石大叫，影响金玉，那金玉忙倒閃，一道冷芒削過來，這一刀削在金玉的足尖上，鮮血立刻往靴子裡流，痛得他忘了叫痛，他叫「兄弟啊……」

兄弟二人中槍又中刀，兩個人仍然拚命出刀，今天是個生死局面。

丁氏姐妹也慌了，可也乾瞪眼，因爲她二人也正在手忙脚亂。

大樹下傳來打鼾聲，伍百萬睡得好自在。

尖嗥聲又傳來，那是金石的大腿上又挨一扎，他幾乎跳閃也困難了。

尖叫聲直衝雲霄，樹林外飄然躍來一個人。

這人的身法很輕盈，好像天空一股煙，無聲無息的到了丁梅面前，只見她左手推右手拍。

丁梅的身子往後退，那丘占魁的臉上着實挨了一巴掌，別看只是一巴掌，那已令丘占魁鼻涕眼淚也流出來了。

丘占魁打着旋身往後退，張口也難出聲。

丁梅楞楞的張大了眼，這是個女子呀！

她怎知這女子是王彩雲。

王彩雲在渡口茶棚見過他們四個人，但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了，光景是騎馬要比走路快。

王彩雲打退丘占魁，一個身法到了「幻影劍客」身側，「幻影劍客」一看是女子，他右手劍仍然逼向丁蘭，左手去抓王彩雲。

他們幾人未曾見過王彩雲，把人家王大姑娘當成普通人，豈料他這一抓不要緊，手肘猛一疷，一條左臂好像掉了一般不動了。

他一驚回頭看，嚄，丁蘭猛的一刀扎，扎在邵爲仁的右臂上，扎得邵爲仁尖叫一聲猛的跳。

金氏兄弟二人可慘了，二人身上在冒血。

丁家雙嬌不忍心，立刻分別殺過去，形勢突變，楊遠山與于眞二人反而又吃緊了。

青衣女王彩雲把丘占魁與邵爲仁阻在她前面，看得丘占魁大怒。

丘占魁見是這青衣女子，他立刻大吼：「是妳，一定是妳，妳這妖女，風長山與馬洪兩人就是栽在妳手中，妳……妳是甚麼人，怎麼專門跟我大龍幫作對！」

王彩雲不回答，她只是淡淡的面帶微笑！

女子擺出這種表情，那是令人莫測高深的，丘占魁的心中就暗自吃驚！

吃了虧的邵爲仁大怒，只是他的身上被扎一刀，一時間痛得他不敢稍動！

丘占魁大吼：「妳是啞巴呀，操！」

青衣女子王彩雲仍然不開口，忽聽丘占魁大叫一聲，道：「伍前輩！」

大樹下，伍百萬用力的伸了個大大的懶腰，大巴掌還在口上拍了幾下發出「哇哇」响，他張開眼睛，笑笑道：「喲，丘大少的艷福不淺，又來了一個妞兒供你消遣了！」

丘占魁道：「伍老，你過來，生意有所調整！」

提到生意二字，伍百萬不見雙腿盤動，呼嚕一聲人已到了丘占魁身邊，兩下裡相隔五七丈，他這是怎麼過來的，看得人心一驚！

王彩雲不驚，她淡淡的一笑。

她也開口了：「你老這是在唬人呀，縮地功！」

伍百萬一瞪眼道：「好眼力，難怪他們被你修理！」

丘占魁道：「伍老，收拾這臭女人，我不要她活，這些時我們已得到傳回的報告，這女子專門同大龍幫作對，我要你老殺了她！」

伍百萬道：「嗨，丘大少爺，咱們的第一筆交易還沒成功呐，你不是花十萬兩銀子叫我收拾那個姓玄的小子嗎？怎麼中途再加上一個女的，這筆生意不對勁！」

王彩雲一聽這老人去殺姓玄的小子，那必然是去殺玄小龍，她的心中冷笑了！

丘占魁道：「當然，你老可以再開價！」

伍百萬眞的不客氣，他開口嚇人一跳！

「一樣的，也是十萬兩白銀！」

丘占魁聽得一瞪眼，道：「殺個她也需十萬兩？」

伍百萬道：「如果殺的是那兩個青年人，我每人只要你一百兩！」

丘占魁大為後悔的道：「一百兩呀！」

伍百萬道：「那是因為金不換的招式我知道！」

他此言一出，聽的人心中一動！

丘占魁立刻大聲吼：「住手！」於是，雙方不幹了，丘占魁何必在乎兩百兩銀子而叫他的身邊殺手吃大虧！

他對伍百萬道：「伍老，再加十萬零二百，咱們看你出手了！」

伍百萬撫撫花白鬍子，道：「其實我老人家封刀已久，只因為名字叫伍百萬，一生殺手賺的並不多，距離伍百萬兩銀子尚欠數十萬兩！」

他呵呵一笑，道：「老夫動刀四十春，也不知殺了多少人，從每次所得累計，應該不下五七十個吧，唉，只因為當年物價低，殺個人只不過百二八十兩，直到這幾年，才算有較高收入，可也不如我那個侄兒伍超有出息！」

他囉嗦半天，原來此生尚未賺滿伍百萬，但聽的人心中發寒！

丁氏姐妹也正在為金家兄弟在包紮傷勢，聽了他的話也直咬牙！

王彩雲笑笑，道：「老人家，原來你還幹殺人營生呀！」

伍百萬道：「江湖上誰不是以殺人營生，只不過有的動刀，有的動腦而已，老夫只動刀，那樣來得快！」

王彩雲道：「老人家，你這次出山，是為了殺個姓玄的青年人？」

伍百萬道：「現在又多了妳同那兩個小子！」

王彩雲道：「何必呢？同樣的事情幹多了也會膩人的，你已大把年紀了，還不膩呀！」

伍百萬道：「膩，當然膩，而且煩透了，只可惜這世上幹甚麼事情都少不了銀子，無奈何，我老人家便只有膩下去了！」

王彩雲嘆口氣，道：「我很想白白送你十萬兩銀子，可是我沒有，唉，我好像別的方法也沒有了！」

伍百萬嘿嘿笑，道：「老夫看到妳手法，那確實不錯，也高明，所以妳令老夫高興，因為放眼江南，還少有妳那一手『巧猴獻瑞』！」

王彩雲吃吃一笑，道：「那不是『巧猴獻瑞』，我那是隨便出招！」

伍百萬忽的騰身而上，口中仍然哈哈笑道：「那麼，妳再隨便一招吧！」

他的刀法還真怪，那是一把兩寸寬一尺長的帶尖兩刃刀，好像刀與刀把之間還有個尖鉤，當他的這把泛金色的怪刀快到王彩雲胸前時候，王彩雲已駢起左手五指巧妙的捏住伍百萬的刀身！

伍百萬掄刀想把王彩雲甩開，然而王彩雲的身子如同刀身上的棉絮一般隨着伍百萬的甩勢而在半空中飄動閃晃，只不過兩三下，王彩雲的另一手疾出，一把揪住伍百萬鬍子一大把！

也不知她的手力怎麼使出來，伍百萬的下巴皮肉鬍子脫掉一大塊，剎時間痛得他鬆了刀往外跳，鮮血狂流下來！

伍百萬的刀仍然被王彩雲左手捏着，當王彩雲飄在地上的時候，聽得伍百萬厲嗥！

「白蓮出水，妳是當年白蓮教……」

伍百萬才說到此，青影閃動間，就聽幾聲「叭叭叭」的響，打得伍百萬滿臉血花四濺，一目也看不見了……

王彩雲抖手一指戳在伍百萬的玉枕穴，於是，伍百萬傻了，他目瞪口呆的便往林中走了！

王彩雲喃喃的道：「我怎麼會叫你去殺我玄哥哥，你就忘了你的過去吧，別再以武害人了！」

他廢了伍百萬，也叫伍百萬忘了當年那麼「偉大的殺人過日子」的生涯！

王彩雲打發走伍百萬，她剛回身，就聽附近傳來急促的馬蹄聲，是的，丘占魁與他的淮上三虎沒命的拍馬而逃，他們幾曾見過這種殺法，不走，那才是猪！

丘占魁四人沒一個想當猪，便想多知道一些此青衣女子的身世，也免了！

高手逃走極容易，丘占魁當先拍馬走，于真、楊遠山與邵為仁三人緊跟上，他們的身上帶着傷！

金玉與金石兩人真慘，兩個人各自挨刀直哼哼，丁梅與丁蘭扶着兩人到樹下，王彩雲緩緩走過來。

丁蘭忙向王彩雲施一禮，道：「謝謝姑娘援手！」

王彩雲看看金氏兄弟的傷，她指着林中幾樣草葉，對那丁蘭道：「他們的傷流血先止，妳們就用那地上長的三葉草，搗碎了敷上去血就不流了！」

丁氏姐妹早已以為遇上仙女一般，兩人匆匆的在林中找了那些三葉青草，等到兩人把草藥找齊，再看看那位姑娘的時候，王彩雲早已不見了。

丁梅直問金玉，道：「那位姑娘呢？」

金玉道：「她進入林中就沒出來，還以為同妳兩人一起去採藥

草！」

丁蘭嘆口氣，道：「真是的，咱們連一聲謝謝也沒對人家說，太失禮了！」

金石咬牙的道：「我們受了傷，忘了這些禮教！」

丁梅道：「她姓甚麼也沒問，將來想謝人家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四個人在這荒林中折騰了半個多時辰，那丁梅嘆口氣，道：「咱們如今如此狼狽，還去什麼淮上回報人家，自顧已經不暇了，回去吧！」

丁蘭道：「真是霉氣，偏遇上這可惡的丘占魁！」

丁梅道：「我恨不得殺了他。」

兩姐妹反要將金氏兄弟扶上馬背，緩緩的往回走了。

* * *

玄小龍率船隊過長江，大船一條一條的往高郵湖內河駛去，剛入內河，鎮江分舵舵主林能找到玄小龍的船中來了，同來的還有大把頭黃忠。

他們三人一條船。

玄小龍正在想着他爹如何了，見這二人走進來，忙招呼二人坐一邊。

那林能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船隊到高郵之後就停下來。」

玄小龍一怔，道：「不是直駛洪澤湖嗎？洪澤湖才有咱們分舵呀！」

黃忠接道：「少幫主，你聽林舵主說了，便知道為什麼船停在高郵。」

林能指着遠方，道：「少幫主，當年的事你不清楚，當年那姓丘的帶人投靠咱們大龍幫的時候，大龍幫副幫主乃是江都人，他有個外號叫『賽張飛』，真名叫做石敢當，此人性烈如火，上不逢迎拍馬，下不欺壓弱小，丈八長矛舞起來少有人同他過招，只是來了姓江的以後，石副幫主就覺得這姓丘的很陰，幾次向幫主提及慎防此人，無奈姓丘的會表現，反而令幫主歡心，於是，石副幫主讓了他的副幫主不幹，回高郵來了。」

玄小龍聽得很仔細，那林能又道：「高郵與鎮江隔道江，我就常常過江來看看石副幫主，但他從不叫人提起大龍幫之事，他悠悠江河岸，一竿在手樂，只不過我心中明白，他對大龍幫可是忠心耿耿，唉，他却自比粗人，獨善其身。」

玄小龍道：「林叔，咱們正需要石副幫主重出山吶，你以為有什麼辦法可行的？」

黃忠道：「少幫主，我與林舵主陪少幫主去一趟高郵湖南口，石副幫主不出山也不行。」

玄小龍立刻同意了，是的，如今他率的船隊中真正能打硬仗的人太少了，一旦到了淮上，那丘泰來發動他的人馬迎頭痛殺，只怕勝算不大。

於是，玄小龍把他的船隊駛到了高郵湖南口處停下來了，這兒河道交錯，北望一片澤國，高郵湖上漁舟點點，看上去與太湖的景緻差不多。

玄小龍站在船頭看過去，只見附近大船上，馬超人在呼叫：「怎麼停船了？」

黃忠大聲回應：「馬老弟呀，咱們去找那石敢當石副幫主呀。」

馬超人一聽，大聲道：「去了也是白去，石敢當早就閒雲野鶴了。」

玄小龍道：「黃大叔，咱們去找石副幫主，他怎可以置身事外。」

黃忠道：「實際上已有幾年我未見過石副幫主了。」

那林能道：「我見過，而且我也常見他，尤其是我這幾個月吃閒飯沒事幹，弄個小船過江來，我二人在船上碰幾杯，吃他釣的江魚，哈哈……」

他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的笑了。

就在這時候，從高郵湖水道忽然駛來兩條雙桅船，只一看便知道是運貨船，船上的人們看向玄小龍這兩條大船，他們俱露出驚訝之色，因為玄小龍的大船改裝得很鮮艷，桅杆是紅色，船身是藍色，大帆又是淨白色，看上去相當夠氣派。

兩條貨船剛駛過，蘆葦中忽的有一條小船搖出來，真巧，那是個大個子中年人，頭上頂了一個大盤帽，船上放了個大酒葫蘆，有個魚簍在船邊水面下。

林能已高聲呼叫了。

「喂，那不是李春山李大哥嗎？」

小船上的中年人猛抬頭，他發覺林能在大船上，立刻揚手哈哈一笑，道：「嗨，是你呀，林老弟，你這是坐了新船去那兒呀？」

大船上的林能忙招手，道：「春山哥，過來說話。」河道不寬，小船已搖到大船邊，林能叫人把小船勾在大船邊，笑道：「春山哥，你知道石敢當他如今在那兒？」

李春山雙目一亮，道：「前些時還有人來找他去海上，好像他沒有答應。」

林能吃驚，道：「什麼人要石敢當去海上，要幹什麼呀？」

李春山道：「不知道，只不過至今石敢當沒離開他住的那條小船上！」

林能道：「他現在那裡？」

李春山道：「老地方，石橋馬

寡婦的門外岸邊。」

林能笑笑道：「咱們的石副幫主是個獨身主義者，可是他又偏偏喜歡看到那個馬寡婦，他的毛病是只看不說，便是說了也不幹。」

他對玄小龍又道：「少幫主，我陪少幫主去找這石敢當，黃老兄就不用去了。」

玄小龍道：「需要小船？」

林能已對李春山，道：「要勞駕你了，李兄，事情過了咱們少幫主有謝。」

「哈……」李春山笑笑，道：「上船來吧，就在前面水泊灣，那兒河邊有房舍。」

於是，玄小龍與林能坐上李春山的小船往內河灣處搖去，那李春山也好客，他請林能與玄小龍吃酒。

* * *

有一排房子，後門建在運河邊，那兒就停了幾條小划船，這其中就有一條划船的船房特別美，全是上好的梨木併成的，別看是小划船，上面的設備是一流的美，便是船門窗也是雕花的紅木，船頭有一張羅圈椅，船尾支起銅鍋灶，七八條江魚晒乾掛在木架上，嘿，還有一隻金華火腿吊起來，船門邊放了釣竿三支，有一根丈八長矛放在船邊架子上。

船上面有個虬髯大黑漢正自抬頭往人家的屋子裡看，好像在看什麼人似的。

忽聽這大毛臉漢子一聲吼：「馬姑娘，今天不叫我看一看！我今天不走開。」

什麼馬姑娘，他叫人家四十幾歲的馬寡婦是姑娘。

說穿了，這毛臉漢只是個色而不淫的人物，他是誰？石敢當也。

石敢當就是當年大龍幫的副幫主，也是與玄劫當年一起闖天下的大將。

自從丘泰來投入大龍幫，最不快樂的便是石敢當。

如今大龍幫出了事，最快樂的也是石敢當，聽說玄劫失踪，他心中既難過又氣憤，可也帶着一些不自在。

現在，林能與玄小龍坐着李春山的小划子過來了。

林能已招手道：「喂，副座，我帶一位貴客來看你了呀。」

「賽張飛」石敢當衝着玄小龍一瞪眼，他楞了一下。

「你……是有些面善。」

玄小龍忙跳到石敢當的船上，他單膝一跪，道：「石大叔，你忘了小龍了。」

「小龍？小龍是……誰？」

玄小龍道：「當年我還是個娃兒呀，我叫玄小龍，十年不見，把我忘了。」

石敢當雙目一亮，道：「我的乖乖，你可不就是那個穿開襠褲喜歡捏住鼻子嘰嘰呱呱亂叫的小娃呀，這麼大了。」

玄小龍頓覺心中一熱，道：「石大叔總算記起小龍了。」

石敢當忽然臉色一緊，道：「找我幹什麼？」

玄小龍尚沒回答，當頭一盆水潑出來了。

「嘩」的一聲，小船上的人頓時成了落湯鷄。

玄小龍抹去一臉洗脚水，他抬頭，而林能已大叫：「喂，不長眼睛呀，外面岸邊有人吶。」

李春山已划着船走了。

只見自岸邊屋窗處伸出一個粉頭來，這個女人的一頭長髮也垂到窗外三尺長，美眸斜乜，臉上尷尬的衝着石敢當抱怨中帶着笑的道：「都是你啦，有人在也不告訴我一聲，害了別人。」

石敢當哈哈笑，道：「今天聽妳開口了，哈……」

他有些樂不可支的樣子，好像一身洗脚水令他無比的快樂又得意。

他把船櫓一撥，笑道：「再見了，馬二姐，哈……」

石敢當眞是怪人，他與黃忠、玄小龍、林能，四個人乘了他的這艘漂亮小船往水道那面駛過去了。

有一道石灣，那兒好停船，石敢當把他的船停下來拴在一個石樁上。

只見他取出酒來又切了一盤肉，花生豆乾帶油餅，眞齊全，擺了一小桌。

「來，咱們喝酒。」

玄小龍雙手抱拳，道：「石大叔，我來……」

石敢當把手一搖，道：「什麼也不用說，我請你們吃酒，然後再送你們走。」

他微微笑的又道：「你們看我過的日子多逍遙呀，我一天三大笑，早上起來練筋骨，站在船頭哈哈笑，我中午去逗逗馬寡婦，然後又是哈哈笑，我過午江中釣魚，大魚上鈎我又笑，日子過得好，無憂無愁少煩惱，天下那有個人可與我比的。」

他舉杯一聲「乾」，重重的放下酒杯，又道：「人言花子三年，皇帝也不幹，操那娘的，我比花子更自在，哈……」

大伙一聽也怔住了。

黃忠道：「副幫主呀……你……」

石敢當道：「別再叫我副什麼幫主的，當年的日子我早忘了。」

林能道：「副幫主，少幫主這次親來，你就不聽聽少幫主說些什麼？」

石敢當道：「還能說什麼？大龍幫被人陰謀篡奪，武力已失，沒武力就完蛋，有什麼好說的。」

他頓了一下，重重的對玄小龍道：「我老實對你們說，我也曾打聽過，那丘泰來與大海盜是換過帖的好兄弟，大海盜的陰謀，十年奪取大龍幫，他們果然成功了，當年你爹不相信，還說他是最忠心的人，忠個屁。」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海盜與丘泰來，二人武功高，加以兇殘成性，很難對付。」

石敢當嘆了一口氣，又道：「前幾個月就有人找我出海，我沒答應，因爲我以爲那是以卵擊石，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何必找死？」

黃忠急問：「石副主，是誰找過你？」

石敢當道：「還不是咱們大龍幫的老人。」

黃忠急再問：「誰？」

石敢當道：「就是那總舵的兩個大把頭，趙起山與龍虎兩個老頑固。」

就在黃忠的驚愣中，石敢當又道：「他們兩個是有力氣，兩個人同樣用的大鐵杵，可是只有一條三桅船，大海上怎能與大海盜金申之洞交手，我叫他們別去，他們却要爲死難的兄弟報仇，笨蛋！無謀而動，猪！」

玄小龍楞住了。

玄小龍立刻想到當他第一次與金申如玉由上海去上島的中途，便遇上了一條三桅大船來攻他們，還是他把二者打敗退走的。

此刻玄小龍有錐心刺骨的難過，他目中含淚了。

是的，大龍幫仍然有那麼多的忠義之士，他們不畏死的在拚搏着，而他却出手打退他們。

忽聽林能對石敢當道：「這件事你怎麼沒對我說過？咱們常見面呀。」

石敢當道：「對你說？叫你也去送死？」

林能道：「爲大龍幫而死，我甘心。」

石敢當道：「那是無爲的犧牲，何必？」

黃忠道：「石副座，咱們今天找來，就是要對副座說個明白。」

石敢當道：「明白什麼？大龍幫充滿了牛鬼蛇神王八蛋，沒什麼好幹的了。」

黃忠道：「大龍幫十一條大船在海上失踪就有我在其中，當然，這件事副座不知道，因爲你早幾年就看不慣那丘泰來辭職走人了。」

他嘆口氣，又道：「咱們是上了當，海上大貨船進入大海，大海盜在海上佈下的圈套，貨船被掠走，人進山洞中，一百多人爲那大海盜挖山洞，四年下來死了十幾個好兄弟，還以爲今生死定了，你不知每天兩頓稀飯還不見天日，天幸少幫主潛到島上，才把咱們救出來，如今咱們自海上奪回大海船四艘，各分舵的快船也有五艘跟上來。」

他見石敢當雙目睜得大，又道：「少幫主有打算，先把水上的六個分舵拿下，再把陸上的也收復，然後殺向淮上再把大龍幫的一幫鬼魅們殺光。」

石敢當一把拉住玄小龍，道：「你爹呢？對付丘泰來，只有你爹行。」

玄小龍一笑，道：「我爹負傷在休養，石大叔，對付丘泰來與大海盜金申之洞，還不需我爹，我就足夠了。」

石敢當道：「你……」

黃忠道：「石副幫主，咱們這一路自上海殺過來，南通鎭江三個分舵已收復，咱們這是去洪澤湖，才決定來請你石副幫主再出山。」

石敢當怔了一下，玄小龍道：「如果石大叔你出山，這指揮大權由你石大叔擔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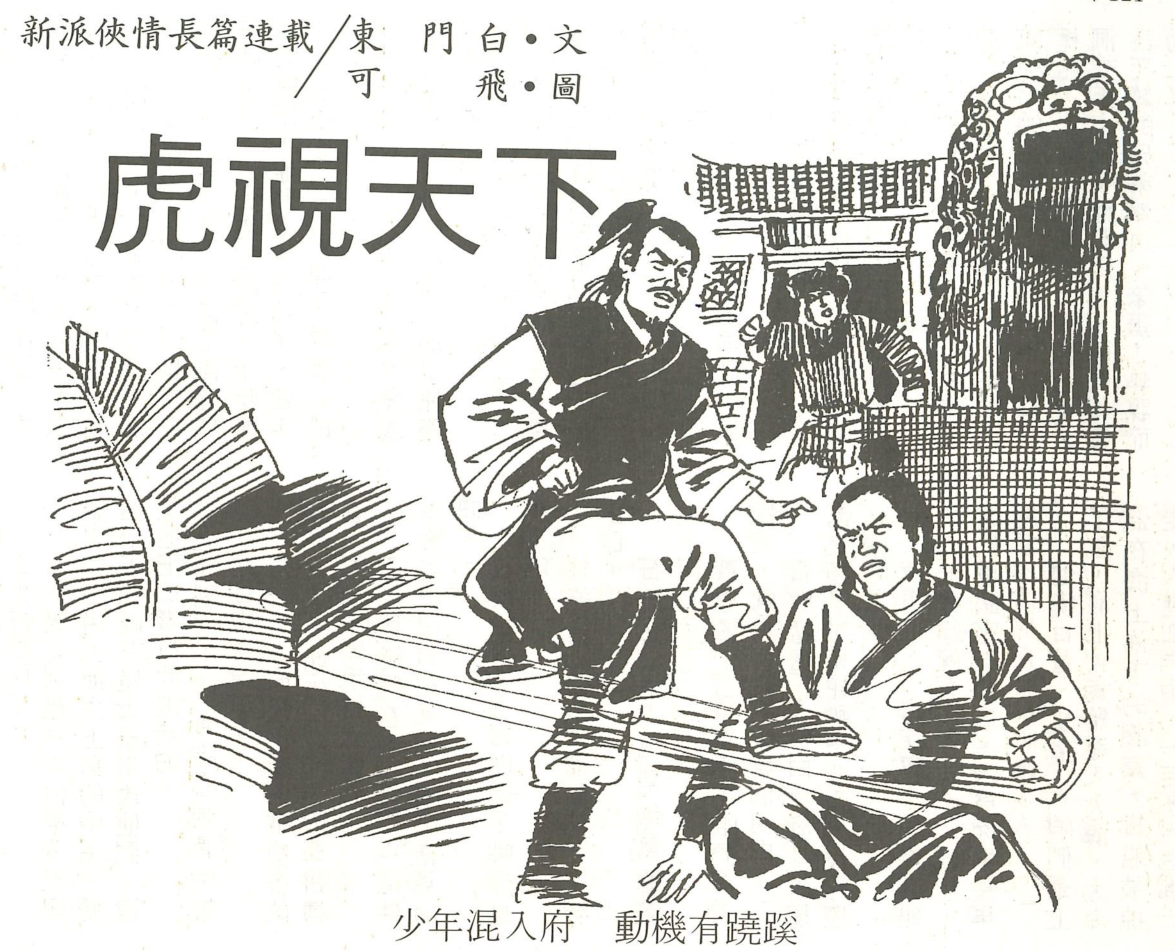
石敢當忽的仰天大笑起來。

石敢當對玄小龍三人道：「走，咱們去找馬寡婦。」

林能道：「怪了，你出山不出山要馬寡婦批准呀。」（未完・十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少年混入府　動機有蹺蹊

錢老爺子六十大壽，在武林是件大事，在帮會中當然也是一件大事，傳說錢大經是洪門龍頭。

錢家大宅在這鎮北面，幾乎佔有此鎮的三分二。

他在武林中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衆多帮會中（青帮、洪帮、排教等），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的花甲大壽，其隆重熱鬧情況，不問而知。

宅深五進，佔地五十畝。

申時末，拜壽者仍然絡繹於途！門口迎賓的外總管接應不暇，就在這時，這位外總管向斌發現大門外石獅子旁半臥着一個少年人。

這少年人雖然長得儀表非凡，卻是一臉病容。

他的情況非常潦倒，一個人是否潦倒，似乎不一定非自他的衣著上觀察不可，他的臉色白中透青，嘴唇泛紫。

稍有經驗的人可以看出，少年人的痼疾非輕。

「去去去！」向斌在少年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道：「這是甚麼地方，怎麼可以在這兒挺屍！去去去！」

顯然，他厭惡已極，卻又不便過份惹人注意。

向斌一揮手，有個僕人奔了上來道：「向大爺有何吩咐？」

向斌道：「看到沒有，這個小要飯的快翹了！」

僕人道：「是……是的向大爺！不過今天這日子不能不佈施。」

向斌牛眼一瞪道：「誰說的？」

僕人吶吶道：「向爺，小的祇是這麼想，老爺子大壽之日，怎麼能不施捨，這少年人也許會餓壞了。」

「你懂個屁！他有絕症，隨時都可能伸腿瞪眼。」

「向大爺，就算他死在這兒，老太爺也會施棺。」

「施你娘的頭！今天這個日子，這大門外能死人嗎？」

「這……」的確，大門外死個要飯的也太不吉利了。

向斌手一揮道：「把他弄到外面小巷中去。」

「是……」僕人不敢反抗，吃力地抱起少年人越過大街進入對面的巷中，這巷子很長很長。

僕人一直把少年人送到巷子的另一端。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僕人掏出七八錢碎銀子納入少年人袋中道：「小子，你的命比我還苦……」

那知這僕人還沒有走回錢宅大門口，已見石獅子旁又有一人半躺着，向斌正在大肆跳脚。

僕人走近一看，正是剛被他送進對面巷中的少年人。

這人是怎麼回事，半死不活的人比他的腿勁還快？

向斌道：「你是不是可憐他？或者你老婆一直沒生養，你想認這麼一個乾兒子？那好，把他弄回家去吧！」

「向大爺，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難道是他自己跑回來的？」

「向大爺，至少不是奴才又把他弄回來的。」

向斌以爲，這僕人的確也沒有這個膽量，今天在此死了人，那就太不吉利，也大煞風景了吧。

向斌手一揮道：「快點弄走！」

「是！」僕人也有點窩囊，心道：「小子，我可憐你，你卻找我的痲煩，眞是好人作不得……」

再次送進小巷另一端，出了巷子還走得遠一點才放下。

他一邊跑回去，一邊還回頭查看，少年人躺着不動。

巷子不是直的，轉過小彎子就看不見了。

這工夫少年人身邊出現了一個和這少年人年紀相若，卻比他更潦倒的少年人，髮如亂草，鼻管中還有兩道清涕，伸縮不已。

他走到少年人身邊，把他挾了起來道：「小龍，是不是再送回去？祇不過這一次你可能會挨揍的！」

少年人道：「不妨！快點！」

僕人返回大宅門前，向斌撲上去就是一個大耳光。

外總管打人，這算不了一回事，祇不過僕人以爲自己沒有犯錯。

「總管……奴才作錯了甚麼事？」

「你看！」向斌一指，這次少年人躺在石獅之後。

站在門前看不到石獅後有人躺臥着。

石獅子太大，加上石座，寬度比一個人還長。

僕人捂着臉楞住了，祇不過他也光火了，道：「小子，你這是恩將仇報，簡直是欺人太甚哪！」

僕人正要上前踢他一脚，忽然有人冷冷地道：「幹甚麼？」

僕人立刻聽出是總管白殿卿的口音。

白殿卿是總總管，向斌還要聽他的。

向斌道：「白總管，這小子眞氣人，明知今天這日子不同，卻躺在石獅子旁挺屍，屬下把他送走，又跑了回來，第二次送走，又跑了回來……」

白殿卿道：「沒有施捨點甚麼就送走，本府無此前例，如果老爺知道了，向兄，祇怕你要受處分的！」

僕人道：「回總管的話，奴才第一次送他到對面巷中，看他可憐，自動掏私囊送了他七八錢銀子。」

白殿卿掏出五六兩銀子道：「再送走！」

「是！」僕人要送，總管要向斌去送，道：「就偏勞向兄一次，可不要難爲他……」

向斌道：「白總管，這小子很刁！可惡透了。」

白殿卿喟然道：「向兄，以今天這場面來說，能不能用得上『朱門酒肉臭，路人餓死殍』這兩句話？」

「這……」向斌道：「的確……」

向斌挾起小龍，把五六兩銀子放進他的袋內。

當他走到總管身邊時，白殿卿正要回身進入大門，目光自小龍臉上掃過，似乎微楞了一下。

他想了一下道：「向兄慢走。」

向斌回頭道：「總管有吩咐？」

「把他交給我吧！」

「是的……」

現在小龍已到了白殿卿腋下，他喃喃地道：「大洪滿天下，仁義在四方，嘉陵渤海水，萬代一爐香。」

向斌是個吊兒郎當頗爲隨便的人，聽了此首詩，立刻肅立。

白殿卿挾着少年人走向側門道：「把少年人送走，有違老爺子的善名，在下以爲不妥……」

向斌道：「白爺未盤他的海底，似乎不便把他……」

「海底」就是洪帮隱語（來歷）之意。

據說「海底」又是記載洪門史蹟、規矩、隱語等的秘笈。已稱「金不換」或「衫仔」，凡是洪門中人都夢寐以求，希望能珍藏一册。

他們能珍藏一册的不多，藏此秘笈的被認爲是道高瓶滿。

眼見總管挾着少年人進入側門，向斌對僕人道：「總管眞愛多事，是『尖』是『敗』根本不知道……」

這是洪門的隱語，好是「尖」，壞是「敗」。

也就是說總管不知此人的「海底」，就把他弄進府內，也未免太多事了，所以和那僕人同時攤攤手。

現在，少年人躺在一個小院中的廂房內床上。

這裏是白總管的自用住所。

白殿卿打量少年人好一會，眼眶有點潤濕。

好一會才喟然道：「大小姐祇有這條根，卻有此絕症，上天也太不公平了！龍少爺，你醒醒……」

白殿卿正要動點手脚使他醒來，小龍卻自動醒來。

一個滿臉病容的人，目光中卻偶爾閃爍精芒。

這當然是極爲少見的怪事。

「你是龍少爺，是大小姐的……」

小龍道：「你說甚麼？」

「你不是姓龍？」

「不是，我姓何！」

白殿卿搖着頭，「不對吧？」

「大叔，我眞的姓何！」

「小友雖是一身痼疾，卻又有頗深的武功底子。」

少年人道：「大叔，你看走了眼，我是個不久於人世的人，那會有甚麼深厚的武功底子呢？」

白殿卿道：「小友爲何躺在本府門外？」

小龍道：「祇是巧合，到了府上門外，舊病復發就昏倒躺下了，晚輩常常犯這毛病。」

白殿卿道：「看小友的情況，又不像是癲癇症。」

「晚輩也弄不清，反正不會活得太久了吧！」

這工夫，院門口傳來輕微的步履聲。

白是高手，祇有他這種高手才能聽出來人是個高手。

祇不過白殿卿卻能猜出是誰。

他迎出來時，來人已站在廂房門外，他躬身道：「白殿卿見過姑爺，不知姑爺有甚麼事？」

來人三十五六歲，國字臉，予人以十分世故的感覺。

他正是錢老爺子的入贅女婿(也可以說兒子)馬雲。

此人入贅之前就是一個高手，到了錢家，自也學了錢老爺子的絕學，目前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馬雲道：「我祇是各處走走，老爺子大吉之日，也要小心宵小鬧事，或者閒雜人等潛入……」

白殿卿聽出對方的弦外之音道：「姑爺，今有一年輕人，病得很厲害，小可看他可憐，把他弄進來，府中有現成的大夫和藥材，在老爺子大壽之日，作點善事，不也可以爲老爺子添壽嗎？」

「嗯！說得也是……」馬雲入贅後改名錢起。他負手踱入，在門口向內探頭看了一下便縮回身子。

白殿卿道：「姑爺，這孩子很可憐。」

「當然，當然，不過這小子氣色太差，祇怕病得極甚，萬一治不好反而……反而……」

白殿卿道：「應該不會，再說，就算眞的不治，咱們也盡了力，問心無愧，姑爺請放心。」

「祇不過我並不放心！」

「姑爺以爲這年輕人的來路有問題？」

「雖不敢這麼說，卻以爲他躺在門外，且連續多次送走了又自動回來，不能不疑他有點怪異而已。」

白殿卿道：「姑爺的意思是……」

「找府中的大夫爲他看病，抓點藥讓他帶走……」

「這……」白殿卿知道此人很霸氣，錢家的事他要作主一大半，老爺子管的事也沒有他多。

「就這麼辦，好事是要作，祇不過……」

白殿卿接道：「姑爺，是奉了小姐的意思。」

錢起道：「誰的意思也不成……」

門外有人道：「祇有你的意思才成？」

一個少女穿著頗隨便，照理論今天是老爺子的壽日，應該穿戴十分整齊光鮮才對，卻又不像下人。

當然，下人那敢以這口脗和錢起講話。

錢起並未轉過身來，卻以柔和的語氣道：「是小松嗎？」

「是我！姨丈。」小松從不叫他舅舅，儘管錢起本名馬雲，已被錢家招贅，就算是老爺子的兒子了，也算是小松的舅舅，因爲小松是老爺子三小姐的女兒。

錢起道：「小松，你認識這年輕人嗎？」

「認識，不很熟。」

「祇要不是壞人就無妨，好吧！你們看着辦！」

錢起負手便走了出去，而且還面帶微笑。

兩人聽出錢起確實已經走遠了，白殿卿道：「小松姑娘，你是何時認識這個少年人的？」

小松道：「鬼才認識他。」

白殿卿道：「你不認識他爲何爲他說情？」

小松搖搖頭道：「白大叔，你是我外公的心腹，對不？」

白殿卿道：「也可以這麼說……」

小松道：「你既是老爺子的心腹，可知他老人家目前最需要甚麼？」

白殿卿一時還未弄清她的意思，道：「這……」

小松道：「爲人在世，不爲名即爲利，老爺子目前……」

白殿卿懂了她的意思道：「老爺既不爲名，也不爲利，但名利不請自來，有所謂：官大自發，也就是這個意思。」

小松撇撇嘴道：「白大叔，憑良心說，我外公他……」

「小松姑娘對長輩不可不敬！」

「白大叔，我對外公當然尊敬。」

「這算恭敬嗎？小松姑娘。」

「當然，白大叔可還記得當年孟嘗君門下食客馮某的故事，爲孟嘗君示義而不爲孟嘗君所諒解。」

「知道，孟嘗君請他去代收地租……」

「他非但未收回欠租，反而把租稅憑證當衆焚毀！」

白殿卿道：「小松姑娘自比馮某？」

「也可以這麼說。」

「老爺子樂善好施，『示義』二字用得上嗎？」

小松道：「蒲松齡攷究城隍聯語：有心爲善，雖善不償，無心爲惡，雖惡不罰。又有所謂善欲人知不是眞善之說。外公每次修橋鋪路，爲甚麼總要在橋墩上或明顯處刻上他的大名？」

「這……」白殿卿不能反駁，事實上老爺夏日施茶，冬季賜米，都是大肆宣傳，唯恐別人不知。

白殿卿以爲，小松以蒲松齡攷究城隍聯語比喻老爺子，那是很不敬的。按蒲松齡寫的聊齋上有這麼一個故事：陰間某城隍出缺，要選一位新的城隍，正在攷試，一個年輕人夜夢來到陰間，也參加了攷試。

攷試的文章以善惡爲主題。

那年輕士子就以一副聯語，道盡了善與惡的定義，有心爲善雖善不償，無心爲惡雖惡不罰。

意思一個人行善，而行善爲了名，是不能算是善心的，一個人如果無心作壞事，而一不小心作了壞事，那也是值得原諒的，三日後士子病危，他告訴家人，他攷中了城隍，要去上任了。

白殿卿道：「小松姑娘是說，你爲少年人說好話使他留下，完全是爲老爺子示義宣揚善名？」

「這有甚麼不好？」

「嗨，小松姑娘，你倒是一位有心人！」

小松道：「白大叔，你才是一位有心人，由你的話可知，你也知道我外公是個好大喜功的老人……」

白殿卿向外面看了一下道：「小松姑娘，聰明人說話要特別謹愼，一言可以惹禍呀！」

小松道：「我說的是實話！白大叔，你把他弄進來，似乎並不全是爲老爺子示義吧？」

白殿卿道：「是……是的。」

「那是爲了甚麼？」

「祇是一份憐憫和同情……」

＊　＊　＊

錢府的大夫有兩位，其中一位是江南名醫。白殿卿請這位梁大夫爲小龍看病。梁大夫一試脈就放回手，搖搖頭就往外走。

「梁大國手，這孩子怎麼哩？」

「白兄，這小子是絕症，最多祇能再活八九個月。」

白殿卿心頭一酸道：「以大國手的醫術，難道……」

「白兄，可記得藥醫不死病那句話嗎？」

「當然……」「藥醫不死病」是指藥祇能醫活不死的病，非死不可的病是醫不好的。

江南名醫梁昭明揚長而去。

白殿卿嘆了口氣道：「醫術和醫德完全是兩回事啊……」於是他又去把另一位請了來。

這一位沒有梁昭明這麼出名，卻謙虛得多。

他爲小龍試過脈，私下對白殿卿道：「白兄，此子有『鬼脈』，而且脈象極亂，在下開這劑藥，祇不過是治標而已……」

白殿卿自然知道這情況，不管能不能治，這幾句話就好聽多了，送走了醫生，就立刻爲小龍煎藥。

小龍服了藥，白殿卿道：「小友有何打算？」

小龍道：「大叔，以我的情況來說，會有甚麼打算。」

白殿卿道：「雖說生死由命，也不可太消極，你休息一會，這光景可能正是賓客爲老爺子拜壽時刻，我要去看看。」

小龍道：「大叔您請便。」

白殿卿道：「小友不要亂走動，以便予人藉口而攆你走。」

「不會的，大叔……」

白殿卿前脚出院，小龍後脚也出了院，而且暗暗跟着他走，因爲宅子太大，不跟他走一定會迷路。

府中傭僕人來來往往，誰也未注意小龍。

到了第三進的大廳附近，這兒能容納數百人乃至千人，在右邊設一壽堂，紅燭高燒。錢老爺子已就壽星位。

對面已設席，祇是尚未上菜，有五六百人準備拜壽。

白殿卿在門外照料。

小龍在大廳後窗外，他要仔細看看錢老爺子。

他們應該是親戚，卻沒有孺慕之情。

錢大經紅光滿面，眉開眼笑，身著長袍馬褂，生來一副富泰相，不怒而威，錢起站在一邊。

拜壽開始，一位賓客充當禮儐，分派客人十人一組上前拜壽。依錢大經的意思，大家一起拜就行了，但賓客覺得那樣不夠隆重。

小龍十分注意賓客中的人物。

這些賓客有洪門兄弟，也有武林同道。洪門即「天地會」、「三合」、「三點」、「哥老」等會。

又稱「哥弟會」，先入會爲兄，後入爲弟之意。

洪帮始祖爲顧洪盛，另有五宗：文宗是史可法、武宗鄭成功、宣

宗陳近南。

祇有達宗萬雲龍。

威宗蘇洪光。

此外尚有前五祖、後五祖。五義、五傑、三英(女性)、軍師及女軍師等等。

這些先拜的人多是武林朋友，拜畢出廳，到第二進大廳中入席，會員(隱語稱洪英)後拜，拜畢就在此入席。

洪英(會員)初入會隱語稱「入圈」，新會員稱「新貴人」，集會稱「開山」，投拜爲「領香」。

洪帮的帮規極嚴，由於她之成立是對付淸廷，組織必須嚴密、團結，要嚴密就必須有隱語。

因此，有所謂「三刀六眼」(刺三刀有六個透明窟窿之意)，以及「自己挖坑自己埋」的嚴刑。

據說最早是朱元璋起義，士兵紮紅頭巾以作識別，所以紅帮即爲「洪帮」。朱得天下後，立國號「洪武」，在他們來說，是「洪」「紅」同義的。

最後拜壽的是自己人，由白殿卿率領內外總管及僕傭拜下，然後入席，但小龍未找出他想找的人。

入席時天已黑，二更初，還未散席。

豁拳行令聲此起彼落，此刻有心人偶爾會聽到雞鳴聲，所以有人喝得醉醺醺地，還以爲天快亮了呢。

雞鳴聲此起彼落，而且彼此呼應，距離愈來愈近。

最後另一隻雞又到了白殿卿的院中。

兩隻公雞就是兩個人，而且都很年輕。

一個是小龍，一個是今日拜壽賓客中的一個年輕人。

這小子一身華服，皮膚卻黝黑，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

小龍打個手勢，兩人進院。

兩人互相打量，華服少年人道：「幾號？」

小龍道：「鷄鳴九號，也是最末一號。」

少年人道：「我是『雞鳴八號』。」

小龍道：「我叫龍秋，朋友貴姓？」

少年人道：「我叫柳談。」

經過一番「盤道」後，證明無差，柳談道：「其餘的人呢？」

「兄弟說雞鳴七號至一號？」

「正是。」

「那要一個一個地去找。」

柳談道：「龍兄知不知道，這雞鳴一至九號的來歷？」

小龍低聲道：「我也不大淸楚，大概至九人聚齊之後，才能知道，屆時雞首會出現……」

這時龍秋忽然示意噤聲。

似乎極輕微的聲音已到了外間。

兩人互相示意戒備，龍秋道：「是大叔回來了嗎？」

他明知來人不是白殿卿。

白殿卿回到自己的院中，絕不會鬼鬼祟祟的。

外間有人道：「想不到一個得了『鬼脈』絕症的人居然能以丹田之氣作雞鳴，無遠弗屆，失敬！失敬！」

這眞是有心人。

錢府大喜之日，上下都陷進狂歡之中。

素日各有所司，工作繁忙，下人不能大量飲酒，更不能賭博，也不能大聲豁拳，今天卻可以破例。

加之爆竹聲此起彼落，前後一片喧囂。

大宅中如此混亂，居然還有這麼一位有心人能聽到雞鳴。

這人竟能聽出這雞鳴聲與高手不同。

這工夫錢起已經進入內間中。

兩小不動聲色，卻是外弛內張。

因爲錢起臉帶笑容，一副很隨和的樣子。

柳談道：「這不是錢大少爺嗎？」

「不敢，正是區區。」

柳談道：「在下和何兄過去有一面之識……」

錢起道：「這當然可能。」

柳談道：「不意在此邂逅……」

錢起道：「據在下所知，兩位不可能在此遇上。」

柳談吶吶道：「爲甚麼？」

「因爲這小子本是病倒本宅大門外，是白總管可憐他才把他弄了進來的，想不到他居然是有預謀的。」

龍秋道：「錢爺，這話就不妥了……」

「有何不妥？」

「白大叔一份善意，他豈不也有通敵之嫌了。」

「不，白總管的爲人，在下素知他確是一份善心。」

兩小不出聲，小心戒備。

錢起道：「兩位小友作雞鳴聲，彼此呼應，這是甚麼暗號呀？」

兩小仍不出聲，而且作茫然狀。

錢起道：「怎麼？想打馬虎眼！」

兩小一齊攤手苦笑。

錢起道：「是不是以爲在下是在詐兩位？」

龍秋道：「錢大俠以爲我們兩人學過雞鳴，把我們當作了當年孟嘗君食客中的雞鳴狗盜之輩？」

錢起笑笑道：「兩位太謙虛了！」

柳談道：「這話怎麼說？」

錢起道：「兩位豈是鷄鳴狗盜之輩。」

龍秋道：「大俠眞會抬舉我們，似乎忘了在下是個落魄之人了。」

「客氣！小俠如果落魄，祇怕我錢起就更不值一提了。」

柳談有點不耐煩道：「我來此見客，錢大俠……」

「客？不錯，祇怕你是個惡客……」

往上一滑，眞是快得出奇，伸手去抓柳談。

柳談全力一閃，幸他小心戒備，「刷」地一聲，肩衣碎裂。

當然，肩上也受了皮肉之傷。

「嘿！還眞不單純……」錢起又向小龍抓去。

這一次更快，而小龍當然也有準備。

正因爲這次更快，小龍有備也不成，「嗤」地一聲，小龍的衣領又被對方的指尖劃破。

「嘿……」錢起仍然隨和地笑着，但笑聲中卻有金鐵聲，道：「好！這才有意思……」

兩小知道不會善了，聯手攻上。

聯手攻擊有時並不等於一倍的加法，那要看默契。

如果默契好，配搭得天衣無縫，就會有相乘的結果。

兩小初次相遇，那會有甚麼默契。

如果有默契，兩人的威力是十分可觀的。

兩個沒有默契的毛孩子高手，錢起卻是不怕。

不出七八招，兩人就十分不穩了，且已由內間打到外間。

祇不過錢起卻也不由暗暗吃驚，這兩個小子絕非泛泛之輩，如果這一個沒有絕症，那還得了。

兩小才接了十六招就感到壓力無限，不由驚震。

他們感到自卑自餒，以爲自己太差勁。

其實他們第一次聯手，面對這個絕頂高手已經很不錯了。

「如果在下能讓你們拖過三十招的話……」

忽然後窗外「颼」地一聲射進一塊小石。

此刻正是錢起面向內，背部向後窗之時。

距離太近，幾乎是窗紙一破就到了身邊。

但是，錢起眞正了得，一甩肩堪堪避過，沉聲道：「甚麼人施襲……」說話間又攻出凌厲的一招。

「颼颼颼」又是三塊小石，手勁十足，攻擊三個人。

錢起甚怒，忽然捨棄兩小，穿戶而出就上了屋頂。

後面以小石施襲的人也很快，已經不見了。

錢起正要下去，以防兩小溜了，但忽然又射來一石。

這一次不論施襲之人動作如何快，還是被錢起發現。

「原來是小松，你這丫頭開甚麼玩笑！」

「誰說我是開玩笑？」

「甚麼？你幫助外人，吃裏扒外？」

「你對客人動粗，我看着不順眼！」

「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來路？」

「來此拜壽的人，哪一個沒有點來路？」

「可是他們心懷鬼胎，來此是有陰謀的。」

「請問他們有甚麼陰謀？」

「我現在無暇和你胡搞蠻纏……」翻下屋面，但兩小已經不見，立刻向左邊牆外追去。

他很冷靜，不以爲兩人對錢府太熟，但至少他相信，兩小逃走的路綫絕不會往人多處逃走。

果然，抄近路居然被他在花園中堵住。

「你們兩人說出鷄鳴的用意和動機，我可以考慮放你們一馬。」

兩小一左一右再次攻上。

此處地方寬敞，兩小可以盡量施展。

而小松乾脆也明目張膽地上了，還亮出了傢伙——雙匕。

三人都可以說是武林中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祇不過他們有信心能支持到七八十招以上。

三小愈打愈心驚，這錢起的底子眞叫人摸不透，掌掌不離三小要害，但又似乎不想下煞手似的。

對小松可以如此，對兩小似乎不必。

儘管錢起手下似乎留情，大約九十招左右，柳談換招稍遲，「啪！」地一聲，左肩背上被砸了一掌。

柳談栽出兩步，小龍和小松的壓力更重。

小松似知錢起不敢傷她，居然祇攻不守。

這種打法，最使敵方頭痛，所以小龍可吁一口氣。

柳談中了一掌之後，受了內傷，等於減了一半的功力。

如此一來，就算小松祇攻不守也不成了。

這工夫錢起把小松及柳談逼退兩三步，有如泰山壓頂，掌上隱隱傳來「嗤嗤」罡氣聲。

這一掌本是砸向他的靈台要穴

的，但又稍稍偏了些。

他似乎不想一掌砸死這個有絕症的少年人。

即使稍偏，不是砸中「膏肓穴」也是「神堂穴」。

甚至錢起仍怕他熬受不住，又暗暗卸了兩成內力。

大約祇有六七成力道，猛砸而下。

小松和柳談要馳援已遲了一步，而小松手中也沒有了石頭。

隱在假山後的白殿卿目蘊淚光，雙掌緊握。

祇不過此時此刻他卻不能像小松一樣貿然出手。

誰也想不到，龍秋身子半轉，也許是一時驚惶失措，也許是使出了奇招，竟然是反守爲攻。

「蓬」地一聲，雙方接實了一掌。

兩小在一邊楞了一下，弄不清小龍如何能反守爲攻。

就連隱在假山後的白總管也心頭一震。

這是甚麼怪招？

非但怪異，簡直是反傳統，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反擊。

祇不過，不可能卻實實在在地可能。

這一掌把錢起震退了一步半，小龍也退了一步半。

白殿卿含淚笑了，大小姐的後代，可能是個頂尖高手。

如果小龍沒有絕症，剛才他半步也不會退吧？

兩小趁機往花叢中一鑽，小松在後面一擋。

錢起往左她也往左，錢起往右她也往右。

錢起長身飆起，想自她的頭頂上越過，但小松在他前面約五六步之地，她也拔身昇起攔截。

錢起盛怒，提住她的衣領一甩，飛了出去。

若非白殿卿飛身接住，小松可能傷得不輕。

小松驚魂甫定，見是白總管接住了她道：「多謝！」

「小松，你不要命了。」

「他想殺我？」

「小松，他對你已經十分忍讓了。」

「白總管，你是在關心這小子。」

「是……是的，無親無靠，他怪可憐的……」

「祇怕不僅是可憐他吧？」

「那還……還有甚麼？」

小松道：「白總管，這兩個小子來此作甚麼？」

「他不是病倒在本宅門外嗎？而另一個好像是前來拜壽，衆多賓客中的一位。」

小松道：「白總管，你可別顧左右而言他，他們兩人怪怪的，可能大有來歷，你不會不知道。」

「我知道甚麼？」

「他們兩人一個是鷄鳴九號，一個是八號，這是甚麼意思？」

白殿卿一怔，吶吶道：「鷄鳴九號……鷄鳴八號？」

「不錯，你有沒有聽到雞叫聲？二更天雞會叫嗎？」

「有，祇是很少！每一更都會叫，所以稱爲『更雞』，也被稱爲雞中之寶，不過我到現在還沒有見過。」

「到底是甚麼意思？鷄鳴九號和八號代表甚麼？」

「我……我也不知道。」

「白總管，你有沒有看出，那個病小子不單純。」

「這……我也說不出來。」

「白總管能不能帶我追上他們？」

「祇怕來不及了！」

「你不以爲兩小很危險？」

「如果病小子剛才那怪招不是驚惶失措之下的產物，而且也不僅祇會一招的話，兩人可以脫身。」

「一個人在驚惶失措下的胡亂出招也能擊退頂尖高手？」

白殿卿未出聲，因爲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一個頂尖高手不可能被胡亂的招術擊退。

「白總管，算了！我才不管他們的事哩！」

「對對！兩個小子來歷不明，你犯不着爲了他們和錢爺鬧得不愉快，而他也給了你面子。」

「哼！剛才要不是白總管接住我，我會怎麼樣？」

「小松，你剛才對他也太過份了些，要是換了別人，祇怕他不會放過，算了！我要去照料客人了……」

小松道：「我也要去休息了……」她先向相反方向走去，便往小亭石柱後一閃，立刻又跟上白總管。

果然，白總管不是去招待客人，而是在西北方的牆邊拔身出牆而去，小松一笑，暗暗跟着。

錢起追了大約一里光景，追上了兩小。

兩小知道，在輕功方面比此人差一截子。

「我說過，祇要你們說出『鷄鳴』的秘密，我絕對放過你們。」

小龍道：「鷄鳴正是我們的聯絡訊號。」

「你們到錢府來幹甚麼？」

「找人。」

「找甚麼人？」

「仇人！但未找到。」

「恐怕是胡扯吧！」錢起道：「你們兩人一個是鷄鳴九號，一個是八號，分明是初次見面在此聯絡上的。」

「是啊！」

「你們找的仇人是誰？」

小龍道：「這是我們的私事，恕難奉告！」

錢起笑笑道：「小友，這可就不能怪我了！」

柳談道：「我們祇不過沒告訴你有關我們自己的秘密，這對你根本沒有甚麼害處，你憑甚麼欺負人？」

錢起道：「你們心裏清楚。」居然抽出刀來。

顯然，他知道要盡快拾掇兩小，不能不亮刀刄。

錢家的刀法是武林一絕。

小龍在腰上撤下了軟劍，柳談拔劍。

反正是非動手不可，兩小一左一右便上。

他們這次稍有了點默契，左邊的攻一招移到右邊，右邊的攻一招往左，有了些許變化。

但是，不在錢府之中，錢起就可以放手施爲了。

一旦放手大幹，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的刀法精純深厚，經驗豐富，兩小和他比武功，自是高不到那裏去，比經驗可就相差更遠了。

小龍的軟劍本來也很精湛，尤其機變很大，可惜他的內力因病而大打折扣，任何武功都要以力爲後盾。

柳談的劍法也不賴，祇是比小龍差些。

三人都全力施爲，卻祇是刀光如雲，兩劍的光芒則不易看到。

小龍知道，錢起動了殺機。

他如果已知小龍的身份，當然非殺他不可。

錢起知不知道他是誰？和錢家的淵源？

如果由白總管對小龍的關切上看來，錢起也該知道的。

七八十招之後，小龍又施展了兩三奇招。

錢起一點也不敢大意，祇可惜柳談未能及時配合，應感力就大大遜色了，錢起祇退了兩大步。

到此，小龍的體力用盡，開始不支了。

大約一百二十多招時，錢起先把柳談踢出五六步，然後刀芒閃爍，在小龍的軟劍上一攪。

這一攪看來力道不大，小龍心裏清楚，暗勁奇大無比，若是他沒有病，自然能應付，現在卻不成了。

「嗆」地一聲，兵刄落地，連退五七步原地倒下。

他暈了過去。

過去，他曾經有過脫力暈倒的事。

有人說他是羊癲癇（癲癇症），但行家知道不是。

此刻錢起雖然已動殺機，卻不急於殺小龍了。

他走向柳談，先把這個擊倒再說。

柳談雖也祇有十七八歲，在外面闖蕩了好幾年，也長了不少的經驗，他也知道錢起要殺他們。

柳談一邊繞着一棵大樹逃避，一邊大叫「救命！」

他的作風就是這樣，絕不冒充英雄好漢。

這棵樹大約有兩圍多粗，就算錢起比他高明得多，一逃一追，若猜不透對方是往左或往右，就很難逮住他。

深夜在郊外大喊「救命」，能傳出很遠，錢起的殺機更盛。

被一個小孩子逗着卻逮不住他，不由咬牙切齒。

不論是在武林中或在錢府中，他都有極大的權威。

柳談在樹後，一會自左邊探出頭來，一會又在右邊。

當然，祇要他的下一動作被對方猜到，那就要認命。

祇不過，兩人繞來繞去，錢起就是不能得手。

就在這時，錢起力貫刀身，認準方位，「颯」地一聲，長力竟然貫穿了兩抱粗的巨樹樹幹，這內力是十分驚人的。

刀尖自柳談的左腋下穿過，傷及皮肉。

「嗷……」一聲慘嗥傳來，柳談連退五步，仰身倒下，翻滾抽搐，哀號狂嘶不已。

這一刀當然未中要害，但必然已失去了動手的能力。

因此，錢起並不急於去看他傷在何處。

兩抱粗的巨樹，一柄單刀怎能洞穿？通常刀身都在兩尺半左右，超過三尺的很少，又怎能貫穿樹幹，且能傷及樹後的人？

這是不是太玄了，表面看來確是不可能的。

其實不是，而且錢起盛怒之下，用力過猛，用力推刀，竟把刀吞口都震落，連刀柄也沒入樹幹之中。

也祇有這樣才能傷及柳談。

此刻他走到小龍身邊，打量這小子。

小龍面目討人喜歡，所以小松看他一眼就喜歡他了。

原來在大門外時，她就在一邊看到了，不久，白總管把小龍弄進府內。

錢起提起一脚就要踢下，忽然有所發現。

此刻他似乎有點恍然而悟了。

這大概就是爲甚麼白總管關心他，而把他弄進府中的原因。

錢起在小龍臉上發現了另一個人的影子。

他立刻收回脚，躬身要去制住他的穴道。

可能，他要把小龍帶回交給老爺子或者另有他意。

那知地上的小龍剛醒來不久，卻在佯作未醒。

他忽然疾戳錢起的「曲澤尺」。

此穴在肘彎處，他要點錢起的其他要穴，很難夠上部位，因爲他是仰臥在地上的，祇有此穴較近也較重要。

但是，一個人站着下戳或躺着上戳，在力道上不一樣。

力道不一樣，速度自也不一樣。

因而，小龍上戳不如下戳快，錢起迅即收手。

當然，他也嚇了一跳，自是更恨這小子。

幾乎在此同時，本是在那邊翻滾哀號的柳談，突然長劍出手，因爲長劍就在他的身邊地上。

長劍出手，去勢如電。

事實上，對方的刀自他腋下穿過，僅傷及皮肉。

錢起已夠滑了，兩小卻毫不遜色。

錢起絕對未想到背後還有個敵人，乍聞金風已到背後，偏身、錯步、回頭、伸手，一氣呵成。

長劍在他身手可及之處，被他以內勁震飛。

幾乎在此同時，一躍而起的小龍，猛然蹴出一脚。

祇不過，小龍的突襲，卻在錢起的意料之中。

柳談施襲，錢起急而應付，小龍怎會錯過這機會。

所以錢起又閃了開去，反而攻出一掌。

這一掌可以說是預謀。

他老奸巨猾，經驗十分豐富，猜到小龍要施襲，必定是這個角度和這種招式，果然不錯。

小龍一驚，十分勉强地閃過這一掌。

因爲他攻對方，等於把自己送入虎口。

祇不過這時柳談又到，才三招已被錢起砸了出去。

小龍剛暈倒過，每次犯毛病，就像大病初癒一樣，體力大打折扣，動作遲緩不靈，所以錢起再攻出凌厲無匹的招式，小龍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刻錢起忽然嗅到一股異味。

在這黑夜山野之中，絕對不應該有這味道。

那是一種魚腥和另一種說不出的異味。

錢起反應極快，立刻收招射往上風頭。

四下打量，未見人影。

「難道是自己的錯覺？」他相信自己的鼻子，剛才的確有此異味，此處無河流，不會有魚。

吹來異味的方向是西北，他知道這方向二十里內無人烟。

錢起心中嘀咕，就不敢大意。

武林中人不怕敵人强，就怕施毒。

「是哪一位……」叫了兩聲無反應，卻又隱隱嗅到一股異味，和剛才嗅到的異味一樣。

這絕不是死豬死狗或死人的屍臭。

除了微腥(鮮魚的腥味)，還有別的味道。

錢起心知不妙，祇好放棄兩小，向上風頭疾馳而去，這工夫，大樹後走出一位中年人。

兩人知錢起爲何虎頭蛇尾地離去，猜想必和這個中年人有關連，小龍抱拳道：「多謝前輩援手。」

「算不了甚麼，祇不過略施小計把他嚇走而已。」

「略施小計？可是前輩剛才並未現身！」

「是的，我雖未現身，卻比現身更有用。」

「這是爲甚麼？」

「走，我們向相反方向走，邊走邊談吧！」中年人道：「不知兩位小友有沒有嗅到一股帶點魚腥的異味？」

「有……有。」兩小同答。

中年人笑笑道：「這就是了！那是我弄的。」

「毒藥？」

「當然不是，要不，兩位小友不是也中毒了？」

「那是甚麼？」

中年人笑道：「祇是我的藥材中的一種粉末。」

「無毒？」

「是的，如果是不懂醫藥的人，在這郊外嗅到，必然以爲有人施毒，所以他先搶上風，到了上風處仍有此味，他就祇好逃走了。」

小龍道：「前輩的大名是……」

「我叫鄧不飢。」

「原來是武林名醫鄧大國手。」

柳談道：「前輩這名字似乎……」

「不雅是不是？」鄧不飢道：「我出世時，正值大旱，樹木枯死，百姓爭啃樹皮，我父母怕我餓死而取此名。」

柳談道：「人類眞能以樹皮作食物嗎？」

(未完・一)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